

周禮正義

詒澤題

伍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周禮正義卷三十

瑞安孫詒讓學

里宰掌比其邑之眾寡與其六畜兵器治其政令

邑猶

疏

時掌比其邑之眾寡者此亦四里也小案比也云與其六畜兵器

器者兵謂五兵器謂車轡用器之等詳玉府疏注云邑猶里也者明此邑即一里一十五家之邑也爾雅釋言云里邑也鄭注云謂邑居金鶚云云邑者民居之所聚也釋名云邑猶倡也邑人

聚會之稱也說文云邑圍也謂國都所在也邑為民居所聚民居有多少故邑有大小極其大而

言之則為王都之邑極其小而言之則論語有十室之邑其間大小不等未可枚舉也邑之制在

國中則始於一里二十五家在野則始於四井三十二家在國中者二十五家為一里里有巷巷

口有閭一里之人聚居於此故謂之邑也在野者四井之田凡三千六百畝其民居計三十二家

察於一處猶今之村落然如地狹勢偏不足四井則或三井或二井或一井皆可為邑孟子云鄉

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此可見一井亦可為邑矣論語謂十室之

邑即一井之邑一井八室言十室舉大數也鄉遂之邑以二十五家為制知有不足或四鄰或三

鄰或一鄰皆可為邑五家為鄰二鄰則十室也十室之邑此至小者下此不可以為邑矣六鄰五

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六遂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閭

五閭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自閭以至鄉自里以至遂皆邑也每閭每里星羅棋布徧於百里

其地則固也於三分去一之內矣 以歲時合耦于耨以治稼穡趨其耕耨行其秩敘以待有司之政令

而徵其財賦 考工記曰耨廣五寸二耨為耦此言兩人相助耦而耕也鄭司農云耨讀為藉杜子春云耨讀為助謂相佐助也玄謂耨者里宰治處也若今街彈之室於此

合耦使相佐助因放而為名季冬之月命農師計耦耕事脩耨耨具 疏以歲時合耦于耨者田器是其歲時與合人耦則牛耦亦可知也秩敘受耦相佐助之次第

歲之四時云趨其耕耨者趨亦當作趨詳縣正疏云以待有司之政令而徵敘其財賦者賈疏云以六途之賦稅縣師徵之旅師敘之則此財賦言待有司徵敘者謂縣師旅師也方苞云遂之財

賦遂師徵之疏誤案方說是也遂師云以徵財征則此官所待者即遂師之徵令及司稼之敘法是也財賦者大司徒以土均之灋以敘財賦注云財謂泉穀賦謂九賦及軍賦此財賦義與彼同

然亦當兼九職之力征言之縣師掌公邑旅師掌聚耨粟屋粟開粟成不掌六遂之賦稅賈說並非是詳縣師旅師疏注云考工記曰耨廣五寸二耨為耦此言兩人相助耦而耕也者彼注云

古者耨一金兩人併發之此合耦即謂兩人併發一尺之耦也惠士奇云古者二耨為耦而挽犁以耕管子乘馬丈夫二犂重五尺一犂程瑤田云耨之長自本至末尺有一寸其本廣五寸本有

鑿以受耨者也用以耕一人之力能任一耨而不能以一人勝一耨之耕河也無佐助之者力不得出也故必二人並二耨而耦耕之合力同奮刺土得勢土乃迸發以終長畝不難也故后稷之

為耦田亦必用二耨為耦廣尺深尺之法也里幸以歲時合耦於耨言農事最重必於先年季冬之月合耦於里宰治處合耦者察其體材齊其年力比而選之使能彼此佐助以耦耕也周頌曰

亦服爾耕十千維耦又曰其耕澤澤千耦其耘言耕者必言耦以非耦不能善其耕也耦之為言並也共事並行不可相無之謂耦鄭司農云耨讀為藉杜子春云耨讀為助謂相佐助也者遂人

云以與耨利壯注云鄭大夫讀耨為藉杜子春讀耨為助謂起民人令相佐助義並與此司賈疏云藉借也非相佐助之義故後鄭不從之也杜子春讀耨為助謂相佐助也於義合但文今不足

故後鄭增其義也云玄謂耨者里宰治處也者即里宰之官府治事處也段玉裁云鄭君說與遂人異者以經文言于耨則耨必有其地故訓為里宰治處云若今街彈之室者賈疏云鄭以漢法

都鄉正衛彈碑平民縣有南陽都鄉正衛彈碑金石錄有漢都鄉正街彈碑水經魯陽縣有南陽

熊碑云念蒸民勞苦不均為作正彈造設門更惠士奇云周書大聚云五戶為伍以首為長十

夫為什以年為長合閭立教以威為長合旅同親以敬為長飲食相約與彈相庸耦耕俱耘此里

宰合耦之法也與彈相庸者與起而檢彈之以佐助其功也漢於街立室名曰街彈蓋取之此云

於此合耦使相佐助因放而為名者後鄭亦從杜讀謂里宰治處名耦者亦兼取合耦相佐助之

謂義以里宰為親民之官合耦於民事尤重故因以勸名其治處猶王侯親耕之田藉民力治之即

云命農此引作農師者鄭以意增之引彼文證合耦之時也云合人耦則牛耦亦可知也者賈疏

云周時未有牛耦至漢時搜粟都尉趙始教民牛耕今鄭云合牛耦可知者或周太兼有牛耦

至漢趙過乃絕人耦專用牛耦故鄭兼云焉王應麟云山海經后稷之孫叔均始作牛耕月令季

冬出土牛示農耕早晚賈誼新書劉向新序禱事俱載鄭穆公云百姓飽牛而耕何待趙過特

教人耦犂共二牛費省而功倍爾案王說是也云秩敘受耦相佐助之次第者秩敘即次第也詳

宮伯疏左昭十六年傳云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杜注云庸用也用次更相從耦耕即此以次

第受耦之義賈疏云或家有夫二夫共耦若長沮桀溺耦而耕或先後次第相佐助為之也

鄰長掌相糾相受

舉相糾相

疏

各掌其比之治五家相受相和親有舉奇家則相及此云

相糾即糾其有舉奇家者有不舉者則亦相及也大司徒注云受者宅含有故相受寄託

也注云相糾相舉察者廣雅釋詁云糾舉也小宰注云糾猶察也是糾兼舉察二義 凡邑

中之政相贊

長短使

疏

求則五鄉共相贊助案賈疏云邑中者亦謂一里之內有上政令徵

稱凡一鄉五家不能成邑二鄉則可為邑所謂十室之邑不必積五鄉而後為邑也徒于他邑

詳里宰疏注云長短使相補助者州長先鄭注云贊助也謂以長補短使無闕乏

則從而授之

從猶隨也 授猶付也

疏

徙于他邑則從而授之者或於本遂之邑或於他遂之邑要不

而授之以國中及郊附於六鄉雖徙猶不出鄉界也若由遂而徙於鄉郊及公邑都鄙者則當如

比長所云者徙于他則爲之旌節而行之經文不具耳賈疏謂徙于他邑亦當以旌節行之則非

也詳比長疏注云從猶隨也者公羊隱八年河注云隨者隨從也云

授猶付也廣雅釋詁云授付與也此即比長注云從而付所處之吏是也

旅師掌聚野之勸粟屋粟閒粟

野謂遠郊之外也勸粟民相助作一井之中所出九夫之稅

者所出一夫之征粟

疏

聚此三粟聚者對下散利爲文謂會合儲積之以待用也此三粟本非農賦之

正法賈疏謂此旅師斂六遂之稅非是六遂之正稅非旅師所掌詳後疏注云野謂遠郊之外

也者委人注義同詳甸師疏案此野當通六遂及公邑言之鄭賈謂唯據六遂說未該云勸粟民

相助作一井之中所出九夫之稅粟也者此亦讓勸爲助與遂人里宰杜注河賈疏云六鄉六遂

與公邑三處皆爲溝洫法三等采地乃爲井田今此六遂之中鄭云一井之中出九夫之稅粟以

爲井田與例違者但鄉遂之中雖爲溝洫法及出稅亦爲井田稅之是以小司徒職云考夫屋

井言之江永云旅師所掌即遂人以與勸利之事勸粟者農民合出之因合耦于勸故名勸粟

正猶隋唐社倉義倉每歲出粟少許貯之當社以待年饑之用者也旅師所聚以勸粟爲主勸粟

公邑井田之法並非謂鄉遂出地貢之法也云屋粟民有田不耕所謂三夫之稅粟閒粟閒民無職事者所出一夫之征粟者皆罰粟也賈疏云此並載師職文但彼云出夫家之征彼注云夫稅者百畝之稅家稅者出士徒車輦此經云粟無取於家征之義故略不言也案鄭賈並據載師爲釋但彼經云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爲情民罰粟與大宰九職閒民無常職者唯出口泉異通而言之情民亦得謂之閒民故罰粟亦稱閒粟管子乘馬篇說士農工商皆與功而云不可使而爲工則視其貨難之實而出夫粟此足爲閒粟即夫粟之證又案屋粟閒粟雖以屋夫爲名其徵斂亦各有輕重之等不定以而用之以質劑致民平頌其興積施其惠散其利而均其

政令而讀爲若聲之誤也若用之謂恤民之艱阨委積於野如遣人於鄉里也以質劑致民案入稅者名會而貨之興積所與之積謂三者之粟也平頌之不得偏頗有多少縣官徵聚物曰

與今云軍興是也是粟縣師徵之旅師斂之而用之以調疏而用之者此當屬上爲句王安石食曰惠以作事業曰利均其政令者皆以國服爲之息

而用之者聚此三粟而用以頌以散也江永云此粟不必爲凶年之用即不饑之歲當東作時皆用此粟頌之待秋而斂之注云而讀爲若聲之誤也者鄭以此云而用之爲更需之語不當云

而故破爲若也段玉裁云而如若一聲之轉宋本作讀實若實蓋口之誤曰譌曰又譌實也讀曰與讀爲同王引之云而猶若也若與古同聲故而訓爲如又訓爲若書康語若有疾荀子富國

篇注而作詩甫田篇突而弁兮猗嗟篇頌而長兮正義而並作若都人士篇垂帶而厲淮南汜論篇注而作若襄三十年左傳子產而死呂氏春秋樂成篇而作若江永云舊讀而用之而字爲若

今詳文及經意當讀本音與上連爲一句此粟歲歲皆用非謂有時而用也案江說本王安石是也王昭禹王與之王應龍姜兆錫方苞莊存與武億莊有可讀並同云若用之謂恤民之艱阨

委積於野如遣人於鄉里也者賈疏云案遺人云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艱阨此六遂即鄉里也故鄭云委積於野如遣人之於鄉里也案賈說非也鄭意旅師以野積恤艱阨猶遣人以鄉里委

積恤艱阨耳鄉里自是六鄉不關六遂不得并爲一也云以質劑致民案入稅者名會而貨之者遂人云以下漸致注云致猶會也賈疏云所聚之粟還擬凶年振恤所輸入之人欲與之粟還

案入稅者之人名會計多少以貸之簿書若市券有長短故云質劑也案依賈說則鄭釋致為會計之會與遂人注同此勘乘徵斂時蓋與民為質劑以為信故頒予時亦案質劑以授之但致民

當以為授受之義鄭賈釋為會計義恐未協互詳遂人疏質劑詳小宰疏江永云質劑酒今之契券所以為授受之驗一半給民一半存官待其秋斂合符於官也民即田野之民平日合出勘乘者

案江說亦是也云與積所與之積謂三者之乘也者謂所與起之粟別為儲積即上勘乘屋粟閒粟是也管子權脩篇云凡牧民者以其所積者食之左襄九年傳云晉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

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是公私皆有積與遣人委積義同此旅師所頒者自是當官所與之三粟故經特言與積凡粟米儲藏於倉庾通謂之積詳大司徒疏云平頒之

不得偏頗有少者舊本書洪範云無偏無頗偽孔傳云偏不平頗不正平頒則無不平不正之弊今書頗作破乃唐人所改非是江永云平頒者其數皆均無偏饒偏乏也必平頒者勘粟本均

輸頒之有不平則人不肯出勘粟矣云縣官徵聚物曰與者縣官猶言公家鄭用漢時常語詳載師疏賈疏謂六遂已外縣師徵之故云縣官徵聚物曰與大誤云今云軍與是也者亦據漢時常

語也孔廣森云漢言軍與猶今言軍需也司馬相如傳曰發軍與制趙廣漢傳曰乏軍與云是粟縣師徵之旅師斂之而用之者賈疏云案上縣師職云歲時徵野之賦貢故知也案縣師掌公邑

之官不掌聚三粟三粟非九賦九貢之正稅亦旅師自徵之耳注疏說誤云以賜衣食曰惠以作事業曰利者司救注云施惠賜恤之又大司徒荒政十二一曰散利先鄭注云散利貸種食也貸

種以資稼穡亦作事業之一端也賈疏云以衣食先當時用不生其利故云惠所為事業後即有利故云利此對文惠利兩有故為此釋若通而言之惠利為一故論語孔子云因民所利而利之

利也云均其政令者皆以國服為之息者鄭以此貸民粟與泉府貸民泉物同故亦以國服為之息詳彼疏江永云均其政令者皆以國服為之息者鄭以此貸民粟與泉府貸民泉物同故亦以國服為之

貸於賈者先鄭注彼經云從官借本賈故有息是也此旅師主惠民所用粟春頒秋斂不言息則不同泉府明矣竊謂平政令即平施惠散利之政令所以防侵漁察欺盜也案江會說是也此貸粟不當使出息注說失之

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因時施

收之歲凡用粟春頌而秋斂之者江永云此申明用粟之時與斂粟之法粟不斂則無以繼歲

頌與積是一事賈疏謂上經所云是貸而生利此經是直給不生利失之注云困時施之饒時

收之者春耕種之時粟少民困則施之秋收穫之時粟多民饒則收之所以通盈而均斂散也

管子均藏篇云當春三月貸無種與凡新阡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以地之嬖惡為之等

無賦所以勸弱民與此春頌義合凡新阡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以地之嬖惡為之等

新阡新徙來者也治謂有所求乞也使無征役以地之嬖惡為之等

美惡為之等七人以上授以上地六口授以中地五口以下授以下地與舊民同旅師掌斂地稅

而以施惠散利是疏凡新阡之治皆聽之者此兼掌野外新阡之治也云以地之嬖惡為之等

以屬用新民焉者幾古美字詳大司徒疏注云新阡新徙來者也者經注阡字亦並當

作阡此亦變民言氓也孟子公孫丑篇云則天下之民皆說而願為之氓矣又滕文公篇許行自

楚之陳墾門而告文公曰願受一廛而為氓彼氓即指新民也氓古文作萌呂氏春秋高義篇說

墨子於越欲自比於賓萌賓萌猶言客民亦新民之謂蓋古者外來之民士工商皆於國邑受廛

而農則受田於野鄉遂夫家有定不容增減四郊地又無多則客民受田宜於遂外之公邑可知

周書大聚篇云乃令縣鄙商旅曰能來三室者與之一室之祿此即招外民以實縣鄙之意然則

新氓之治旅師專掌之職是故耳新氓互詳遂人疏云治謂有所求乞也者墨子經上云治求得

自二人以至十人為九等七六五者為其中但彼六鄉土地無萊此據六遂土地有萊五十晦已外中地下地外內同者三百晦耳案釋遂田制同賈謂六鄉土地無萊非也詳遂人疏云旅師掌斂地稅而又施惠散利是也然旅師不掌地稅但掌三粟耳鄭誤以勸粟為地稅故有此誤以塵地并同其惠利也

稍人掌令丘乘之政令

三乘四丘為甸甸與惟禹職之之同其訓曰乘由是改云是掌令都鄙脩治井邑三甸縣都之溝涂云三甸者舉中言之溝涂之人

名井別邑異則疏掌令丘乘之政令者此井田出車徒之法也稍人為主公邑之官四等公邑民之家數存焉

公邑不制井田則無丘乘故以此官所令者為都鄙采邑溝涂之法鉞官注亦云稍人主為縣師令都鄙丘甸之政也賈疏說亦同不知此職專掌公邑不掌都鄙也坊記孔疏謂公邑出軍與

釋遂同亦非稍人掌公邑詳縣師疏公邑制井田詳匠人疏注云丘乘四丘為甸者據小司徒井田法讀乘為甸也云甸讀與惟禹職之之職同者詩小雅信南山篇維禹甸之鄭彼箋云六十

四井為甸甸方八里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為賦法此引甸作職者賈疏云鄭先通幹詩此據韓詩而言職是軍陳故訓為乘惠棟云職古文陳見義雲章小司徒注云甸之言

乘也讀如中甸之甸又甸祝注云甸之言田也小宗伯注云甸讀為田古陳田字同陳又訓乘又與甸通丁晏云說文田陳也貞部陳外聲从木申聲支部職列也外支陳聲玉篇首部陳列也或

顏注陳完奔齊亦為田氏蓋以陳田聲相近云其訓曰乘由是改云者謂甸之名本取與乘同義作敕廣韻十七真陳敕古文爾雅郊外謂之田釋文引李巡注田敕也謂敕列種穀之處急就篇

故丘甸改為丘乘也甸訓乘小司徒注義同郊特牲互詳小司徒疏鄭必破乘為甸者以司馬法其於車賦出長穀一乘亦以丘甸為丘乘與此義同互詳小司徒疏鄭必破乘為甸者以司馬法

丘出戎馬一匹甸出長穀一乘乘非丘之所出况郊特牲以丘乘共乘盛彼共者為丘甸之人無與車乘事經記互證則丘乘為丘甸之借字明矣云是掌令都鄙脩治井邑三甸縣都之溝涂者

鄭意丘甸是都鄙制井田之法也賈疏云此據小司徒職云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而言也知直令為溝涂者以下文云若有會同則以縣師之法作其同徒彼是令

軍法明此惟令治溝余而已云云三甸者舉中言之者以三甸上有縣都下有井邑三甸在其中故經舉之以疏上下也云溝涂之人名井別邑異則民之家數存焉者小司徒注云一成積百井其中六十四井出田稅三十六井治洫謂成中實地一甸六十四井受田者三百家甸外虛地三十六井為溝余之地仍使甸民三百家治之同包四都亦放此而遞增其家數是校計治溝涂之人而井邑三甸縣都之家數已賅於其中也賈疏謂甸方八里其中六十四井使出田稅外加一里三十六井使治溝洫不出稅三十六井治溝涂人名在於一成之中非鄭指也又說井邑家數謂假令上地一井地有九夫中央一夫助入公傍八夫各治一夫以自入則一井地有九夫家則有八四井為邑三十二家今案依鄭匠人注義畿內不制公田與畿外侯國制異則上地一井九夫即為九家一邑凡三十六家賈以公田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縣師受法於司馬邦國為釋尤遠鄭義互詳小司徒里宰匠人疏若有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灋作其

同徒鞶輦帥而以至治其政令以聽於司馬

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縣師受法於司馬邦國都鄙稍甸郊里唯司馬所調以其法作其衆庶

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致於司馬也同徒司馬所調之同凡用役者都大都則稍人用縣師所受司馬之法作之帥之以致於司馬也同徒司馬所調之同凡用役者不必一時皆徧以人疏若有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灋作其同徒鞶輦者此掌公邑數調之使勞逸遞焉云若為不定之辭也會同者謂時見曰會般見曰同師田者謂出師征伐及田獵行役者謂巡守及輿役稍人屬縣師縣師屬大司馬大司馬得王進止縣師即受法於司馬縣師既得法稍人又受法於縣師故云以縣師之法作其同徒也云以聽於司馬者於經例當作于石經及各本並誤都司馬注云聽者受行其所徵為也此官非司馬之屬以大率作徒役為司馬所專掌故以連事通鞶輦聽於司馬也賈疏云既作同徒乃致與大司馬注云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縣師受法於司馬者據縣師文云邦國都鄙稍甸郊里唯司馬所調者欲見司馬調發周於天下縣師亦然賈疏云縣師注云郊里郊所居也謂六鄉之民布在國中外交故以縣師之法作其同徒蓋鞶輦以聽於司馬謂之縣師掌公邑之地域稍入治公邑三甸之政故以縣師之法作其同徒蓋鞶輦以聽於司

馬都家之戎令則都司馬家司馬掌之以聽於國司馬縣師之法不及於都家注以稍人主為縣師令都鄙甸之政非也案金說也是也縣師云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注謂縣師所主數

也又郊里為六鄉之餘地非即六鄉之民居國中及遠郊者賈疏亦誤並詳縣師疏云以其法作

其眾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者亦據縣師文賈疏云欲見縣師受法於司馬稍人又受法於縣師之意也云是以書令之耳者此家上引縣師職亦謂縣師

以書令之賈疏謂稍人善而令之誤云其所調若在家邑小都大都則稍人用縣師所受司馬之法作之帥之以致於司馬也者鄭意縣師所主周天下但稍人唯主都鄙所作所帥者即三等采

地之車徒其邦國公邑鄉遂之車徒則非稍人所作也今案此稍人專主公邑其所作所帥並專指公邑之車徒言之鄭謂令三等采地亦誤云同徒司馬所調之同者此釋同為均同之義也鄭

其謂同即百里之同金榜云說文云周制王畿千里分為百縣稍人以縣師之法作其同徒謂作其縣之徒役其縣方一甸賦春秋傳蕞言晉之九縣長段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以

是也沈夢蘭說同此稍人掌丘乘之縣之里數與周官經符合案金據司馬法十終為同釋此同徒

出草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者也經曰同徒明公邑制軍不用鄉遂伍兩之制矣互詳彼官疏

云凡用役者不必一時皆徧以人數論之使勢逸遞馬者釋文云遞本又作適賈疏云此釋其同

徒同其勞逸遞等也案賈本亦作遞不誤遞又見掌固注說文是部云遞更易也兩雅釋言云大

喪帥蜃車與其役以至掌其政令以聽於司徒蜃車及役遂人共之稍人者野盥是以帥而致之既夕禮曰既正柩實出遂匠納車

于階閒則天子以至疏大喪帥蜃車與其役以至者宰夫注云大喪王后世子也賈疏云此經

于士柩路皆從遂來疏釋天子之喪將葬使稍人帥蜃車及役人使至之事云以聽於司徒者

於亦當作于此以職事聽於本官之正乃大率八法官屬之常例以聽於司徒也注云蜃車及役

材等來入此官皆受而儲之也江永云委人惟斂薪芻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不掌粟米布帛泉

貨諸物之賦也注云野謂遠郊以外也者旅師注義同此亦通六遂及四等公邑言之故下文

有甸稍縣都之聚而不及六鄉四郊蓋附郭場圃之疏材場人掌四遠郊以內之薪蒸疏材甸師

掌之此官則專掌六遂以外與彼官互相備也月令云季夏命四遠郊以內之薪蒸疏材甸師

牲又季冬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共郊廟及百祀之薪燎注云四監主山林川澤之官百縣鄉遂

之屬今月令四為田案彼四監官於經無所見而百縣共薪芻等則與此官斂野薪芻事同竊疑

當從今月令為田監田甸字通此官掌斂六遂及公邑之薪芻六遂在甸故亦謂之甸監百縣即

公邑也賈疏云委人所斂皆據六遂已外至王畿故鄭據言之也云所斂野之賦謂野之園圃山

澤之賦也者明此野賦內無農賦也賈疏云此則九職所出貢賦通言之九職之中有園圃隸

草木又有虞衡作山澤之材故以園圃山澤言之也云凡疏材草木有實者也者賈疏云疏是草

之實材是木之實故鄭並言之九職中有臣妾聚斂疏材鄭彼注云疏材百草根實不以木解材

文略也彼臣妾聚斂雖無貢法要知此疏材亦是草木有根實者鄭不言根亦略言之也案賈說

非鄭指也木根不可以充疏故此注不言根大宰注不言木者文偶不具凡草木之實通謂之疏
疏材謂百疏之材材猶物也疏強為分別失之云凡畜聚之物瓜瓠葵芋禦冬之具也者畜即蓄
之段字說文艸部云蓄積也廣雅釋詁云蓄聚也大戴禮記夏小正云八月剝瓜畜瓜之時也月
令云仲秋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務畜菜多積聚注云始為禦冬之備呂氏春秋仲秋紀作務蓄菜
高注云蓄菜乾苴之屬賈疏云七月詩八月斷壺瓠也有甘可食者信南山詩疆場有瓜士喪
禮又有葵菹芋故知畜聚物中有瓜瓠葵芋之等但士喪禮籩豆之差之葵菹芋芋為長菹不得為
芋子其南方有芋子堪食與士喪禮芋別也案誦審注意芋似即指賈所謂芋子與士喪禮葵菹
芋異說文艸部云芋大葉實根駭人故謂之芋也禦冬之具者詩邶風谷風云我有旨蓄可以御
冬箋云蓄聚美菜者以禦冬月之無時也依鄭說凡畜聚之物亦即疏材為其可儲畜以其食故
鄭特別出之也云野之農賦旅師斂之者亦明此委人不兼斂農賦也然此說非也旅師三粟非
農賦野之農賦六遂當為遂師斂之公邑當為縣師斂之詳旅師疏云工商嬖婦遂師以入玉府
者明委人亦不兼斂工商嬖婦之賦也賈疏云案遂師云入野職野賦於玉府雖不言工商嬖婦

但遂師既入野之賦貢明嬪婦工商之賦也知者以其玉府掌玩好之物其工商嬪婦所作堪為玩好故入玉府者工商嬪婦也云其牧則遂師又以其野性者明委人又不兼斂蕝牧之賦也賈

疏云上遂師云凡國祭祀共其野性也知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羈旅聚凡畜聚之物也九職之中數牧養鳥獸者遂師共之也

香云當一疏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羈旅者遺人云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此官掌委積雖與遺人為官聯而唯掌斂野賦則內不及郊里故自甸稍以外

與彼不同江永云與遺人之待賓客羈旅者別異委人無遺人之粟米而遺人無委人所聚之物也案江說是也距王國二百里為甸三百里為稍其地則六遂及公邑也詳職師疏注云聚凡

畜聚之物也者據上文亦謂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言之者皆隨地儲儲主其地者守以待賓旅道路之

用也云故書羈作奇杜子春云當為羈者段玉裁云遺人職作寄古者奇寄羈同部徐養原云遺人羈作寄此作奇其寄之譌字邪抑寄之省文邪羈字俗從奇作羈其誤蓋有由也後漢書馬援

傳援鑄銅馬式依儀氏鞞中鞞凡其餘聚以待頒賜餘當為餘聲之誤也疏凡其餘聚以待

遺人職掌互相備頌為常賜即遺人恤羈兜養老孤之等莊子人間世篇支離疏曰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晏子諫上篇云無委積之氓與之薪檢使足以舉霖雨是凡疾病災荒受粟

者必兼受薪蒸之證賜為好賜則恩澤所加非由恆秩或亦有受薪蒸疏材之法矣頒賜義別詳膳夫疏注云余常為餘聲之誤也者段玉裁云此蓋亦古文假借字職方氏昭餘祁淮南子作

昭余徐錯說文亦作余云餘謂縣都畜聚之物者賈疏云以其委入掌斂野物從二百里至王畿上已云甸稍明此言餘聚是縣四百里都五百里中畜聚之物如上稍甸畜聚之物也以

式灋共祭祀之薪蒸木材賓客共其芻薪喪紀共其薪蒸木材軍旅共其委積薪芻

凡疏材共野委兵器與其野圍財用式法故事之多少也薪蒸給炊及燎蠶者曰薪細者曰蒸木材給張事委積薪芻者委積之薪芻也軍旅又有

疏材以助禾粟野委謂廬宿止之薪芻也其兵器謂

守衛陳兵之器也野圃之財用者苑囿藩羅之材

云此一經以委人掌斂野賦故所有委積皆供之云賓客共其芻薪者蓋通道各及致饗殮言之

上云以稍聚待賓客亦當有芻薪此又共之者凡云待者皆豫儲以俟求索此云共則臨時奉而

致之客館以給用故立文有異也江永云芻禾又見於舍人蓋委人共其物而舍人載之於車猶

春人舍人各言共米也薪則委人自載之與注云式法故事之多少也者此亦注用今字作法

也式法即大宰九式之法謂此祭祀以下五事所共多少之節度並依故事為之不得有羨缺也

云薪蒸給炊及燎者薪以給內外養及饌人之炊爨蒸以給大宗伯及圜人司烜氏之燎燭也云

事詳掌次疏賈疏云以蒸者甸師注云木大曰薪小曰蒸與此義同云木材給張事者若帳檣之屬張

故云給張事案賈專據祭祀之經喪紀亦其木材者掌次喪事有帷幕帶等亦以木材給張事

又喪車飾亦用木材縫人云衣髮柳之材是也云委積薪芻者委積之薪芻也者此委積與遣人

積同以軍旅車徒既衆所用薪芻尤多非平時道委積所能給諸官特於所出塗別為委積書費誓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芻無敢不多偽孔傳云鄉遂多積芻芻供軍牛馬是其事也

若然有軍旅則此官其薪芻其米穀則遣人與廩人倉人共之亦與彼為官聯也墨子旗幟篇云凡守城之法樵薪有積菅茅有積萑葦有積木有積松柏有積蓬艾有積此亦軍事城守時薪芻之委積其數尤多彼又有木材之積費誓亦云時乃積諒此經文不具也賈疏謂大行人掌客注云芻芻積為廬九章算術商功篇有芻芻芻童之積皆是也云軍旅又有疏材以助禾粟者賈疏云以其疏材是百草根實可得助禾粟以供馬牛故云助禾粟云野委謂廬宿止之薪芻也者謂廬宿人所止舍之處有薪芻之聚謂之野委也賈疏云案遺人云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積委積之中有薪芻在野外故云野委也其六鄉之廬宿委積薪芻自六鄉供之案依賈說則此注兼廬宿市言之是也竊謂鄭意蓋以遣人宿有委市有積委少

亦有米穀而以薪芻為主積多亦有薪芻而以米穀為主經云野委不云野積故注亦唯據廬宿而格市實則委積散文亦通野道既有市積則亦須有守器此官自當備其之矣然則此云野委

乃是省文實當兼有積國語周語云野有庾積是也云其兵器謂守衛陳兵之器也案賈說亦非經注指也

此野委兵器與下野圍財用文例正同注云其兵器其字即冢野委為文明其為野委所用兵器也

也掌戮云髡者使守積是凡委積皆須使人監守野委兵器蓋謂廬宿市有委積之地平時陳器以爲守衛防盜賊竊略非以守衛賓客也但經例凡云兵器者兵與器並當為二此兵謂五兵

守衛耳詳玉府疏云野圍之財用者苑圍藩籬之材者釋文羅作羅云本亦作羅案羅籬字通宋建陽本岳本明注疏本並作羅土方氏巡守則樹王舍注亦云爲之藩籬方言云羅謂之籬籬謂

雅釋宮云藩籬落也地也羅與籬一聲之轉國語楚語云爲之關籬籬即藩籬籬亦即籬籬也廣

外苑圍亦有守衛遮刃故須藩籬材亦謂木材也賈疏云委人所爲皆據二百里上經稍聚待

賓客據三百里此圍故知在野故鄭以野圍言之古者田獵皆在圍故書傳云鬻之取於圍是勇

力取今之取於澤是揖讓取若然田在澤澤中有圍田在山山中有苑其苑圍藩籬以遮禽獸故

云野圍也案賈說是也六遂以外亦有苑圍爲田繼之所對圍人所掌郊內之圍言之謂之野圍

此官則共其藩凡軍旅之賓客館焉館舍也必舍此疏凡軍旅之賓客館焉者賈疏云謂諸羅之財用也

之賓客也注云館舍也者司儀注同謂野之路室候館之等左傳釋文引字林云館客舍也案秋官環人云舍則授館館者人所止舍故亦謂之舍館舍對文義異散文則通云必舍此者就牛馬之用者此官掌委積之薪芻軍旅之賓客牛馬須芻秣故就委人儲待委積之處爲館舍取便飲養也

土均掌平土地之政以均地守以均地事以均地貢

政讀爲在平之稅邦國鄙鄆也地守虞衡之屬地事農圃之職地貢諸

侯之疏注云政讀為征者均入掌均地政注亦云政讀為征地征謂地守地職之稅也詳小宰九貢疏云所平之稅邦國都鄙也者賈疏云案下文云以和邦國都鄙者故知此平者亦據

邦國都鄙若六鄉六遂及公邑征稅自均人平之詒讓案土地之征當為九賦地稅均人注以為即地守地職之稅此注義亦當同非經義也詳彼疏云地守虞衡之屬者均人注同云地事農圃

之職者小司徒云以任地事注云地事謂農牧衡虞也此止云農圃者以虞衡別入地守也又均入云均地職與此地事相當故知事即職也彼注亦云地職農圃之屬又載師云以物地事授地

職職事不同者對文則異散文則通云地貢諸侯之九貢者明與大司徒地貢為九職之貢異也賈疏云此土均均邦國都鄙而云均地貢明據大宰九貢而言詒讓案大司徒五等邦國公食者

亦據此官均地貢為釋詳大宰大司徒疏以和邦國都鄙之政令刑禁與其施舍禮俗喪

紀祭祀皆以地媿惡為輕重之灋而行之掌其禁令所行先王舊禮也君子行禮不求變

俗隨其土地厚薄為之制豐省之節耳禮器曰禮也疏以和邦國都鄙之政令刑禁者賈疏云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萬物疏均主調即是和義故土均以和畿外

邦國畿內都鄙之政令案和與大宰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義同亦當讀為宣謂宜布政令刑禁及以下諸事也賈說誤和宜字通詳大宰疏凡邦國諸侯都鄙采長其政令刑禁雖得

自專主之然其典法則成稟於王國故此官依六官治法參以邦國都鄙土地所宜宣布頒示使遵行之也云與其施舍者小司徒云以辨其貴賤老幼癯疾凡征役之施舍是也謂賦役施舍之

事亦依土地所宜制為法令宣布之邦國都鄙使依行之若大宰八法治都鄙五日賦貢以馭其用八曰田役以馭其衆皆有施舍之法是也云禮俗更紀祭祀皆以地媿惡為輕重之灋而行之

者敬古美字詳大司徒疏此三事亦依王國之法宣布邦國都鄙使行之大宰八則治都鄙一曰祭祀以馭其神六曰禮俗以馭其民大宗伯云乃頒祀于邦國都家鄉邑小行人云其禮俗政事

其輕重之法也賈疏云自禮俗喪紀祭祀三事皆以地之美惡輕重者地美則重行之地惡則輕

行之以其禮許儉不非無故也案依賈說則以地美惡為輕重之法唯此三事大司徒注說侯國地貢謂必足其國禮俗喪紀祭祀之用乃貢其餘即據此經為釋則鄭意當如賈說今審玩經著皆以之文似當通包上政令刑禁以下言之蓋此官職掌與均人略同唯大司徒均之法是其專職本不掌政刑禮俗之等因以上諸事皆須以地美惡為輕重之法則與土均法相通貫故兼使此官修定等差宣布之則此章諸事咸依地制法明矣云掌其禁令者謂禮俗以下三者別有禁令以警敕其不如法與上刑禁異猶小司徒云祭祀飲食喪紀之禁令也注云施讀亦為弛也者段玉裁云亦者亦遂人遂師而言岳本無亦字案遂大夫注亦同詳小司徒疏云禮俗邦國都鄙民之所行先王舊禮也者大宰注云禮俗昏姻喪紀舊所行也謂非當代所行之禮從其舊俗不變者也案此禮俗當分為二即大司徒十二教之陽禮教讓陰禮教親及以俗教安也鄭并為一事未安詳大宰疏云君子行禮不求變俗者曲禮文鄭彼注云求猶務也不務變其故俗重本也謂去先祖之國居他國孔疏云此謂大夫出在他國不變己本國之俗案鄭答趙商以為衛武公居殷墟故用殷禮即引此云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如鄭之意不變所往之國舊時風俗與此不同又引熊氏云王制云脩其教不易其俗又左傳定四年封魯公因商奄之人封康叔於殷虛啓以商政封康叔於夏虛啓以夏政皆因其舊俗也案據孔熊說則鄭釋曲禮本有兩解此注引證禮俗誦訓先鄭注引證地俗並與蒼趙商義同又士昏禮云若不禮則雖用酒鄭彼注云若不禮謂國有舊俗可行聖人用焉不改者也亦引曲禮彼文為證與此注同云隨其土地厚薄為之制豐省之節耳者賈疏云以厚薄解經幾惡豐省解經為輕重之法也江永云以地嫩惡為輕重之等如居沃土者當禁其奢侈示之以儉居瘠土者當救其鄙陋示之以禮引禮器曰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萬物者證此以地嫩惡為輕重之法即設於地財之義

草人掌土化之禮以物地相其宜而為之種土化之法化之使美若汜勝之術也以物地占其形色為之種黃白宜以種禾之屬

注云土化之法化之使美者此亦注用今字作法也土化之法即草人之官法謂土地磽瘠則察其土質所含異同贏腑蕪穰和齊而變其質化之使和美也云若汜勝之術也者漢書藝文志農

家汜勝之十八篇本注云成帝時為議郎顏注引劉向別錄云使教田三輔有好田者師之徒為

物色之以說其詳又有波種法亦其一隅也云以物地占其形色為之種者載師物地事注云物

種即職方氏豫州宜五種兗州宜四種之等是也詩小雅大田箋云將稼者必先相地之宜而擇

其種為種與釋種義亦同云黃白宜以種禾之屬者賈疏謂凡糞種耕剛用牛赤緹用羊墳

壤用糜湯澤用鹿鹹瀉用犴勃壤用狐墳壇用豕彊梁用蕒輕費用犬凡所以糞種者皆謂糞取汁也

赤緹緹色也馮澤故水處也編鹵也編糯也物壤粉解者墳壇黏疏者彊梁強堅者輕煖輕脆者

也謂之糞種墳壇多宜鼠也墳壇疏也凡糞種者糞釋文作糞云本亦作糞案說文犴部云糞棄除

田疇孔疏云糞壅苗之根也案依二鄭義則此為糞穀之子種或子種苗根兩壅之法月令季夏云可以糞

反轉寫之誤疆不得音其兩也月令可以美土疆鄭彼注引作彊梁強與疆同蓋讀如僮疆之強

故此注為疆堅者矣案嚴說亦是也云經與用犬者與不體釋文作樂阮元云釋文與象體合孔

從九等而區別之上土三十物中土三十物下土三十物此經賦瀉次於馮澤赤緹次於駢剛皆

詳後注云凡所以糞種者皆謂糞取汁也者荀子富國篇云多糞肥田廣雅釋詁云糞饒也謂

種齊民要術引汜勝之書有劉馬牛羊豬麋鹿骨養取汁澆種法云骨汁肥使稼耐旱是鄭所本也云赤緹線色也者酒正緹齊注云緹者成而紅赤說文糸部云緹帛丹黃色也線帛赤黃色廣

雅釋器云線謂之紅緹赤色也喪服記鄭注云線淺絳也爾雅釋器云一染謂之線再染謂之窵三染謂之緹蓋赤為窵緹之通語緹即線為赤之淺者乃一染之專名故鄭直釋為線色釋名釋

地云土赤曰鼠肝似鼠肝色也孔廣森云地員五引其色如鼠肝所謂赤緹者也云渴澤故水處也者說文水部云渴盡也爾雅釋詁云涸渴也案渴今通作竭字與訓欲飲之漱別渴澤猶竭澤

也澤故有水今涸渴則無水而可耕種故云故水處禹貢揚荆二州厥土惟塗泥近此所謂渴澤管子乘馬篇亦云涸澤百而當一是也云滷鹵也者說文鹵部云鹵西方鹹地也安定有鹵縣東

方謂之鹵西方謂之鹵此滷即府之俗肉貢海濱廣斥史記夏本紀漢書地理志斥並作滷史記集解引徐廣云滷又作斥又引鄭書注云斥謂地鹵鹵史記河渠書云澤鹵索隱云澤一作滷本

或作斥又貨殖傳云滷鹵漢書地理志作滷鹵顏注云為鹵即斥鹵也謂鹹鹵之地也文選木華海賦云襄陵廣為李注云尚書廣斥史記斥為鹵古今字也案據說文則鹹鹵正字當作席席隸

變為斥或段為為之或又加水為滷實一字也左襄二十四年傳表滷鹵孔疏引賈逵云滷鹹也滷鹵即此鹹滷惠士奇孔廣森呂飛騰並以地員所云五築之狀甚鹹以若為鹹滷是也孔又以

地員之五屬亦即此鹹滷然則彼屬字或即為之論與云狃貓也者讀狃為羆也賈疏云案爾雅云狃子貓或曰狃故以狃貓為一也案賈說非也釋獸云狃子貓子貓子貓子貓子貓子貓子貓子貓

說文牙部云狃狃之類貓獸也羆野豕也爾雅釋文引字林云貓似豕而肥據釋獸則狃貓非一獸和懿行云方言云羆關西謂之貓郭注羆豚也廣雅羆豕也貓豕同故古通名草人注狃貓也

淮南齊俗訓云狃貉得唾防弗去而緣高注狃狃豚也是皆借狃為羆賈疏失之案說文王念孫說同詩魏風伐檀箋云貉子曰狃不云貓則此注以狃為羆之借字明矣云物壤粉解者者

說文邑部云地之起者曰狃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云埤土曰埤勃埤埤聲類並同大同徒注云壤和緩之貌地勃發而和緩則解釋如粉解說苑復思篇埤于堯曰蟹埤也互禾蟹即解

之段字蟹埤即粉解也呂飛騰以地員五沙之狀粟焉如屑塵厲為勃壤是也云埤埤結疏者考工記總敘注云埤埤也禹貢徐州厥土赤埤填考工記賈疏引鄭書注說同又豫州下土埤

墟偽孔傳云墟疏也此注蓋亦以結訓也

散釋盧亦與黏疏義相應但釋墟為細密則與墟疏不合說文土部又云墟黑剛土也鄭許劉各

色齊民要術引沱勝之書云春地氣通可耕堅硬強地黑墟土玉燭寶典引崔寔四民月令云雨

地也黑土黏墟殆所謂墟矣呂飛鵬云地員五種之狀強力剛堅五種之狀甚溼以疏離拆以

蓋亦植墟之屬云強榮強堅者者宋本及注疏本強作強宋婺州本強又作強未知孰是惟嘉靖

本述經作強釋義作強今姑從之釋文載經別本強作強廣韻四十九敢云強土地之堅也榮同

引周禮注云強榮地之堅者集韻四十九敢云強土也或作強亦書作強案以字形考之榮當

與鄭同說文反部云堅剛也九章算術商功篇云穿地四為壤五為堅三蓋堅者謂之榮與解者

謂之壤正相反也月令季夏可以美土強注云強強藥之地孔疏云強是不軟藥是罇闕並謂礪

礪礪亦同惠氏孔氏呂氏並引地員五墟之狀芬焉若糝以強為強藥礪確之地蓋土強則礪確

之狀廩焉如墟疑亦強藥之類尹注云墟猶強也虫部云強斬也力部云勢迫也今字並借作強通

月令注強榮字同致說文弓部云強弓有力也虫部云強斬也力部云勢迫也今字並借作強通

校全經六篇遂人疆予字經注並作疆司諫強之道藝車人強不足弓人目也者必強強者在內
維幹強之經注並作強梓人強飲強食經同掌次禁暴氏輿人注亦並作強諸文錯出必有謬舛
以意求之疑此及司諫遂人皆當經作疆注作強即經用古字注用今字之例惟考工記字例與
五官不甚同或自作強則未可定耳云輕輿輕脆者輿亦當作輿丁晏云說文火部輿火飛也廣
韻四宵輿今作票同引申之為輕票之意釋名釋地土白曰漂漂輕飛散也漂票聲相近案丁說
是也漢書五行志谷永言成帝崇聚輕票無誼之人與此義同輿漂聲類同說文水部云濃浮也

土性輕浮則不韌甜故鄭以輕脆釋之玉燭寶典引四民月令云三月可菑沙白輕土之田可證釋名土白曰漂之說惠士奇謂與與劑通引地員五劑為釋孔呂說並同案地員說五劑云如芬以振振常即胞字形近而誤云故書辭為擊者段玉裁云說文馬部無駢字徐鉉新附駢字作駢云從馬駢省聲案土部曰埤赤剛土也從土駢省聲此周禮駢駢字且牧人駢牲魯頌駢駢皆玄借用從土之聲今皆從馬則為倒置徐養原云駢剛之駢本作埤埤聲引易曰其牛駢今易作聖蓋部解角低仰便也引詩曰解解角弓又有駢字一角仰也凡角切聲引易曰其牛駢今易作聖蓋駢與切義類相近故駢字轉為駢與擊俱切擊與聖俱从手聖聖擊三字其音亦相近是其轉相變之因也云埤作蚤者聲近段借字徐養原云蚤與埤古字通春秋左氏經叔弓帥師敗莒師於鄆泉穀梁作黃泉是黃與蚤同也蚤即蚤字凡古書多假借今書多用本字故書借蚤為積蚤也猶曰埤壤當以後鄭之說為長云杜子春擊讀為駢謂地色赤而土剛強也杜讀與說文達字說解同依其義則駢剛土色與赤綫略同惟以剛為為異呂蒙鵬云地員篇赤纒歷強肥五種無不立蓋言埤剛也案呂說是也地員又有五粟云剛而不穀孔氏以當此駢剛亦通鄭司農云用牛以牛骨汁漬其種也謂之糞種者此即汜勝之法與後鄭前說同江永云種字當讀去聲凡糞種謂糞其地以種禾也後鄭謂煮取汁先鄭謂用汁漬其種是讀種為上聲凡糞當讀去土如用獸則以骨灰洒諸田用麻子則用擣過麻油之渣布諸田若土未化但以汁漬其種如何能使其土化惡為美此物理之易明者今人糞田未見有煮汁漬種者農家歲歲糞田欲其肥美多穀也若駢剛諸土未經變化恐非一歲所能化況又准漬其種乎案江說本項安世於糞近是經說糞種而辨九等土宜之異則糞宜謂施之土者若然此糞種宜讀如黃白宜以種禾之種與上經為之種之種不同但二鄭漬種之說自是古農家遺法今雖不承用未敢輕破也云墳壤多蚤鼠也者段玉裁校改墳壤為蚤壤云此依故書作蚤如其字解之今各本云墳壤多蚤鼠殊誤案段說是也蚤鼠者爾雅釋獸駢鼠郭注云依故書作蚤如其字解之今各本云墳壤多蚤鼠伯勞所作也一日偃鼠重文駢或從虫分蚤與蚤同本艸名醫別錄云鰥鼠在土中行陶注云俗中一名蟻鼠一名駢鼠形如鼠大而無尾黑色長鼻甚強常穿地中行討掘即得方言云蚘蟻穉鼠之場謂之坻郭注云穉鼠駢鼠也穀梁隱三年傳吐者外壤食者內壤楊疏云壤徐逸亦作

場壤信云齊魯之間謂鑿地出土鼠作穴出土皆曰場先鄭意蚕壤謂蚕鼠穴行地中起土上出浮解成壤即方言所謂穉鼠之場莊子天道篇亦云鼠壤有餘蔬是也此乃望文為訓故後鄭不

從云穰白色者禹貢冀州厥土惟白壤先鄭蓋據彼為說賈疏云禹貢有黃壤則此壤不得專據色白解之故不從也云賈麻也者廣雅釋艸云賸麻也賸正字賈段借字籩人注云等稟實也云

玄謂墳壤潤解者段玉裁云郭君則依今書作墳釋文引馬融云墳有膏肥也冀州白壤偽解詒讓案禹貢兗州厥土黑墳偽孔傳云色黑而墳起釋文引馬融云墳有膏肥也冀州白壤偽

孔傳云無塊曰壤說文土部云壤柔土也案馬云有膏肥即所謂潤孔云無塊即所謂解也呂飛鵬云地員五壤之狀芬然若澤若屯土注言其土得澤則墳起為堆故曰屯土蓋言墳壤也案呂

氏說也孔

稻人掌稼下地
以水澤之地種穀也謂之稼者有似嫁女相生
左襄二十五年傳之隰泉與小司徒遂人三等地

之下地義異注云以水澤之地種穀也者水澤謂澤地之有水者對草人芻澤為無水者也載師賈疏引孝經援神契云洿泉宜種稻說苑辯物篇云高者黍中者稷下者秬又復恩篇云下田

洿邪得穀百車下地即洿泉下田凡稻皆種於水田內則有陸稻管子地員篇謂之陸稻齊民要術謂之旱稻則稻之別種也云謂之稼者有似嫁女相生者彼官注云種穀曰稼如嫁女以有所

生與此
以豬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寫水以澮寫水以澮揚其芟作

田
鄭司農說豬防以春秋傳曰町原防規偃豬以列舍水列者非一道以去水也以澮揚其芟以其水寫故得行其田中舉其芟鉤也杜子春讀蕩為和蕩謂以溝行水也玄謂偃豬者畜流水

之陂也防豬旁隄也遂田首受水小溝也列田之畦埒也澮田尾去水大澮也澮以豬畜水者以下溝作猶治也開遂舍水於列中因涉之揚去前年所芟之草而治田種稻也澮並掌下地治水之

事云以澮寫水者說文卜部云寫置物也引申為輸寫之義廣雅釋詁云寫除也俗隸寫字作瀉非云以澮揚其芟作田者此於澤地芟草治田之事與上六者為禦水行水事異程璠田云稻人

法斯不得與水爭地於是豬以畜之使出者有所歸防以止之使入者不內汎夫然後鹽理
其地為遂於是每夫之田首則水之偏鍾於最下之地者今皆以其受之而受之所謂均水也其
水之在百畝中者則為陂以居之陂必成列是謂以列舍水送中之水受之以溝溝深於遂水乃
流行無所滯是曰蕩水而澮又深於溝其承溝水也隨納隨消是曰寫水如此則以澮承溝以溝
承遂以遂承列遞相受焉水乃不為困害而因以涉揚其芟以作田也此治溝澮亦專為除水害
蓋若種雖資於水而大浸亦必傷其稼故稻人之治之也既先有事於溝澮之餘事順而無者大患
而後為溝澮使水盡由地中行水由地中田乃可作涉揚其芟蓋治溝澮之餘事順而無者大患
注云鄭司農說緒防以春秋傳曰町原防閑地不得方正如井田別為小頃町先鄭意此經之地
規度其受水多少廣平曰原防閑地不得方正如井田別為小頃町先鄭意此經之地
防二者與彼正同故引以為說云以列舍水列者非一道以去水也者說文刀部云列分解也廣
雅釋詁云列布也國語楚語韋注云舍去也先鄭意水道分布衆多泄之外出因謂之列也賈疏
云先鄭以舍為舍去之舍後鄭以為止舍之舍以繪是寫去水以舍為止水於其中故不從先鄭
也云以涉揚其芟以其水寫故得行其田中舉其芟鉤也者說文冰部云櫟徒行瀉水也重文涉
篆文也水艸部云芟刈草也詩鄘風載馳傳云水行曰涉小爾雅廣言云揚舉也肆師注云芟芟
草除田也先鄭意涉為行田中之稱冢澮寫水為文以田水既寫去則泥淺可以徒行乃得舉芟
鉤以去草也國語齊語草注云芟大鎌所以芟草也芟鉤即謂鉤鎌所以迫地芟草詳蘇氏疏江
永云下地之田由中常有水足涉水揚舉除草之器以芟之若承壺寫不得謂之涉案江說是也
云杜子春讀蕩為和蕩者段玉裁云和蕩如澮器也蓋搖動而令之去也云謂以溝行水也者釋
名釋言語云蕩盪也排盪去穢垢也以溝行水亦排盪使去故謂之蕩水也云玄謂偃緒者畜流
水之波也者後鄭從先鄭說以豬為偃緒而申其義書禹貢茨波既豬孔傳釋為退豬退偃一聲
之轉書釋文又引馬融云水所停止深者曰豬水經凍水翻注云水澤所聚謂之都亦曰豬宮人
畜故云偃緒謂雷下之池愛畜水而流之者與此事異而義同凡五溝皆以通水此豬則以雍障停

說文曰防也防隄也隄唐也月令季春脩隄防鄭志隄防所以障止水使蓄於豬而不外泄故

也防詳匠人疏江永云鄭解防字未確此隄專掌稼下地凡下地常憂潦田閒之水欲其易出

外流之水欲其不入以豬畜水所以分減內水也以防止水所以堵截外水也匠人云凡行冀水

磬折以參伍欲為淵則句于矩此豬即防謂淵也於溝中之水減矣下地常濱大川大澤必為隄

以闌之今江南之圍田是也後鄭解為豬旁則是波磬之隄畜水以備灌漑也至原憂旱之地

非下澤憂潦之地矣案江說是也云遂田首受水小溝也者即遂人云夫閒有遂是也匠人為溝

田首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故云田首受水小溝也遂為最小也云列田之畦時也者莊

子天地篇釋文引李頤云埽中曰畦楚辭解結玉注云畦區也廣雅釋曰云埽埽也時即埽之俗

田中為區畛畦畔分列故謂之列說文土部云畦田畦也列蓋即畦程瑤田謂即畝亦是也沈

夢蘭謂大戴禮主言篇云三井而甸烈烈遂作列水道也即此以列舍水言三井而溝也案沈

說可備一解但井田之法三夫共一遂九夫共一溝此經溝遂列並出則列非即溝遂也夫戴所

云同閒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澮澮之法始於遂終於澮澮則遂川矣對遂為田首小溝言之故

以水珍草而芟夷之

為夷下麥言芟刈其禾於下種麥也玄謂將以澤地為稼者必於夏六

於溝澮也云作猶治也者說文人部云作起也引申為治作淮南子主術訓高注云治澮作也云

也後鄭意此芟即下文夏以水珍草而芟夷之之芟謂開遂放水使入止於田畦埽因涉水播揚

前年夏所變之宿草而後可以治田種稻也詩王風唐風並云揚之水箋云波流濡疾洗去垢濁

此揚與詩義略同皆激揚播盪之意依先鄭說則田故有水寫之令出而後可以芟

新生之草依後鄭說則田故無水放之令入而可以播揚所已芟之宿草二說迥異

凡稼穡

凡稼穡

凡稼穡

凡稼穡

凡稼穡

凡稼穡

凡稼穡

月之時大雨時行以水灌之凡稼澤者謂農民於澤地受田而耕稼即角人羽人掌葛

後生者至秋水涸芟之明年乃稼之凡稼澤是也云夏以水芟草而芟夷之者夷唐石經及各

刻本並作美釋文同惟芟州本及明錢求赤所藏宋本宋注疏本作夷與注及雜氏文合今據

正此亦謂澤地必先芟草乃可種稻與雜氏為官職雜氏夏夷秋芟分屬二時此不分者通言之

其義同也漢注云芟病也絕也者國語魯語云固民之疹病是待疹即病也又越語云疾疹貧病

詩大雅雲漢篇胡寧痼痼我以早箋云痼病也釋文痼韓詩作疹疹與疹痼聲類並相近又爾雅釋

詁云疹絕也故鄭兼二義為釋凡陸州不耐濕故可以水病絕之毛詩曹風下泉傳云稂童梁非

概草得水而病亦其義也云鄭司農說芟夷以春秋傳曰芟夷蕞崇之者隰六年左傳云稂童梁請

成於陳陳侯不許五交諫曰周任有言曰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蕞崇之絕其

本根勿使能殖杜注云芟刈也夷殺也蕞積也崇聚也先鄭引彼證此經芟夷即刈草義與杜同

說文則部云登以足蹋夷艸春秋傳曰登夷蕞崇之據說文則許所見左傳古文作芟夷據先鄭

此注則所見左傳自作芟夷與此職及肆師雜氏諸文同許鄭本自不同也芟夷互詳秋官敍官

及雜氏疏云今時謂禾下麥為夷下言芟夷其麥於下種麥也亦證夷為刈草之義段玉裁

澤地為稼者必於夏六月之時大雨時行以水芟草必在六月也凡殺草蓋於夏初先芟夷之雜氏所謂夏

部云麥芒穀秋種厚墾故謂之麥來部云不周所受瑞麥來楚一來二縫象芒束之形天所來也詩周頌思文孔疏引鄭書大誓注云禮說曰武王赤鳥翬芒應穀蓋牟麥也案麥宜於陸地而亦

有空於澤地者故孝經說那疏引鄭孝經注云下田宜稻麥公羊定元年何注亦云黑早暎其

其雲鄭司農云雲事所發斂稻人共雲斂稻急水者也疏祭也案禮有正雲有早雲經云早暎則謂夏五月六月

七月遇旱而雲非四月之正雲正雲之財用取之官不斂於民賈疏謂早雲及四月龍見而雲二種雲皆供雲斂非也二雲禮詳司巫疏注云稻人共雲斂稻急水者也者月令孔疏引服虔左

傳注云雲遠也遠為百穀祈膏雨是雲之為祭兼為百穀而積為水穀待水尤急故此官特共早雲之斂也鄭司農云雲事所發斂者修雲所需財用官不能盡共則斂之民故曰雲斂委子春秋

諫上篇云齊大旱逾時景公召羣臣問曰天不雨久矣吾使人卜云喪紀共其葦事葦以闢擴

疏者說文艸部云葦大稈也大戴禮記夏小正傳云葦未秀為蘆案葦即今之蘆互詳司几筵

疏掌盤共闢擴之盤注云闢猶塞也將并俸塞下以禦濕也賈疏云鄭言禦水之物則在棺下

也然司几筵云凡喪事設葦席注云喪事謂凡奠也則喪奠自有葦席但非入殯之也抗席耳又既夕記有葦苞以苞牲體此共葦事當亦兼共席苞之材鄭不備舉耳

土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道說也說地圖九州形勢山川所宜告王以**疏**掌道地圖者地圖

地之圖職方氏天下之圖彼藏其書此官則為王道之與彼為官聯也注云道說也者廣雅釋詁同毛詩廓風定之方中傳說大夫九能云山川能說即其義云說地圖九州形勢山川所宜告

王以施其事也者九州形勢山川所宜若職方氏所述各州山鎮澤藪川浸及畜穀所宜之屬大宰注云詔告也施其事謂施職貢之事與小司徒載師均人諸職地事義異賈疏云其九州地圖

乃是諸國所獻以入職方今土訓乃於職方取九州地圖依而說向王使依而責其貢獻之物云

若云荆揚地宜稻幽并地宜麻者釋文云麻一本作糜李及番氏亡皮反劉沈皆作糜音紀倫反

案注辨土所宜制湯皆言穀幽并不應論獸紀倫之音恐非段玉裁云以李聶之反語訂之則當

者實據職方氏職方荆揚但云宜稻與此注合而幽州宜三種并州宜五種注皆有黍無麻是麻

當作糜說文黍禾屬而黏者也糜稌也禾屬而黏者黍禾屬而不黏者糜對文異散文則通稱黍

通也案段程設是也道地以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詔地求其地隱若障蓋然也者賈疏云謂土

以此二者皆王之求也地所無及物未生則不求也注云地隱若障蓋然也者賈疏云謂土

鄭司農云地隱地所生惡物害人者若虺蜮之屬注云地隱若障蓋然也者賈疏云謂土

毒毒人所為也語讓案玉篇疒部云瘴瘴瘴也古止作障三國志公孫瓚全琮傳日南蒼梧南海

董有障氣是也盡詳庶氏疏云辨其物者別其所無者謂辨地所有善物也天官敘官注云

辨別也善物此有彼無若職方九州之利皆當別而志之尚書大傳云太子十八日孟侯於四方

諸侯來朝迎於郊聞其土地所生美珍怪異人民之所好惡山川之所有無與此辨地物原其生

之事略同云原其生有時也者原猶察度也墨子非命上篇云原察百姓耳目之實賈疏云雖

是當州所有而生有時也云以此二者皆王之求也者淮南子倣真訓高注云求索也國語周語

文彙部云巡視行兇儀禮經傳通解續引尚書大傳鄭注云巡行也視所守也天子以天下為守
 與此注同守字或作狩孟子梁惠王篇云晏子曰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公羊隱
 八年何注云巡猶循也守猶守也循行守視之辭風俗通義山澤篇云巡者循也狩者守也道德
 大平恐遠不同化幽隱有不得所者故自親行之也白虎通義巡狩篇云王者所以巡狩者何巡
 者循也狩者牧也為天下循行守牧民也文選東都賦李注引禮記逸禮說同此並以巡為循又
 以守為牧皆別為一義鄭謂所守者即指四海為王自所守之地言之書舜典偽孔傳云諸侯為
 天子守上故解守巡行之左莊二十一年傳云王巡視守並以守濠諸侯守土言之此與鄭訓同
 而義小異賈疏謂巡守中含諸侯為天子守土天子自守天下二義非鄭意也巡守年歲詳大行
 疏入

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
說四方所識久遠之事以告王觀博古
疏
注云說四方所識久遠之事以告王觀博古者

亦訓道為說詔為告也方志即外史四方之志所以識記久遠掌故外史掌其書此官則為王說
 之告王使博觀古事二官為職事也志識字同詳小史及保章氏疏云所識若魯有大庭氏之庫
 穀之二陵者賈疏云左氏傳昭十八年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往云大庭氏
 古亡國之君在黃帝前其處高顯賈引左傳注據服義也杜注云大庭氏古國名在魯城內魯
 於其處作庫孔疏云先儒舊說皆言炎帝號神農氏一曰大庭氏服虔云在黃帝前鄭玄詩譜云
 大庭氏在軒轅之前亦以大庭為炎帝也又傳三十二年傳秦蹇叔曰殺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
 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杜注云殺在弘農渑池縣西大阜曰陵皋夏
 桀之祖父此並四方所識久遠之事若後世地志所謂古蹟誦訓所道亦其類也 **掌道方志**

以詔辟忌以知地俗
方隱四方言語所惡也不辟其忌則其方以為苟於言語也知地俗博
疏
掌道方志以詔辟忌者此亦詔王也國語楚語左史倚相述衛武公曰倚凡有誦訓之諫即

此官也
韋注以誦訓為工師之誦書之於儿失之注云方隱四方言語所惡也者亦訓隱

爲惡也四方各有鄙惡之語爲人所惡故謂之方慝也惠士奇云王制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
蓋四方所惡所惡謂之方慝云不辟其忌則其方以爲苟於言語也者辟與避同韓詩外傳云指
緣認辭謂之苟謂王言若不辟其方之忌則聞者將竊議其言之苟認若大戴禮記保傳篇云天
子若遠方諸侯不知文雅之辭是也云知地俗博事也者上詔觀事是博古事此知地俗是博今
事也鄭司農云以詔辟忌不違其俗也者曲禮云入竟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注云俗
謂常所行與所惡也此辟忌即謂方俗所惡故告之使不違引曲禮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者證
不違其俗之
事詳士均疏

王巡守則夾王車

疏

王巡守則夾王車者與土訓爲官聯也

周禮正義卷三十一

瑞安孫詒讓學

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厲而爲之守禁

物爲之厲每物有蕃界也爲之守禁爲守者設禁令也守者謂其地之民占伐林木者也

鄭司農云厲

疏

掌山林之政令者山林之地有任農授地取升伐材及田獵征賦此官皆掌其政令也賈疏云案下文林自有衡官掌之今山虞兼云林者伐林是竹木生其

地者林衡掌之此山林并云者自是山內之林即山虞兼掌之云物爲之厲而爲之守禁者明山林等皆設守也林衡川衡並云不其守澤虞云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即大司徒小司徒均人士

均所謂地守也江永云凡山林川澤皆國所有使其地之人各占其地種莳草木長養魚鼈即九職中虞衡之民是謂之守而官爲之禁者皆取物之時各入其物以爲地職之貢闔師所請在衡

以山事貢其物在虞以澤事貢其物者也入貢之餘即是民所自有猶必令其取物有時取之有節若官自取物不在禁也○二虞二衡之通法也注云物爲之厲每物有蕃界也者蕃藩之借

字每物各就其地爲蕃界限使人不得妄入國語注云者離落也賈疏云但山內林木金玉錫石禽獸所有不湖每物各有蕃界設禁亦不詞云爲之守禁爲守者設禁令也者謂侵蕃

界邊時日及焚萊諸事並有誅罰設爲禁令也管子立政篇云前火憲敬山澤林藪積草天財之所出以時禁發焉使足於宮室之用薪蒸之積虞師之事也管子王篇說略同云守者謂其地

之民占伐林木者也者賈疏云案澤虞職云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于玉府頒其餘于萬民使是其地之民占取澤物者守之明此山虞所守亦然是以此下文亦令萬民酌斬材有

期日明是守山林之人也語與案占即大宰注所謂占會百物占伐林木謂其地是謂之守鄭司農少入賈於官伐賣之而取其贏者也官使以林木授占伐之民因使自其地是謂之守鄭司農

云厲遮列守之者庶士賈云厲古列字玉藻所謂山澤列而不賦也古厲同音列山氏一作厲山氏詩垂帶如厲左傳厲游纓康威皆訓厲爲蠻漢郊祀歌淫萬里晉灼曰逆古列字讀爲厲

完元云說文走部作通也列厲皆假借字家意阮二說是也續漢書與服志云遮列出入

也典祀墓大夫注並訓厲為遮列司諫注又作遮例列字亦作烈黃風大於子田仲冬斬陽

火烈具舉毛傳云烈也孟子滕文公篇云益烈山澤而焚之烈謂風火也

木仲夏斬陰水鄭司農云陽木春夏生者陰木秋冬生者若松柏之屬仲冬斬陽木仲

當作中凡經注四中字例皆作中不注仲輪人注約此經亦作中可謂石經及本並設以下斬

冬生者者文選間屏賦李注引神農本草云春夏為陽秋冬為陰後鄭王注說同故先鄭以春

十一月日短至伐木取竹箭竹箭秋冬生不用仲夏斬之故知先鄭之義非也云立謂陽木生山

南者陰木生山北者者柞氏注義同此破先鄭以四時分陰陽之說經梁禧二十八年傳云水北

注為陽山南為陽山北為陰爾釋山云山西曰陽山東曰朝陽若然生山北也山海經南山經郭

木唯生山北者為陰木矣云冬斬陽夏斬陰堅濡者阮元云堅濡感如竟反又音柔案據

威衰音如竟反則濡本作爽考工記雷字如竟反陸氏者本感音又音柔則仍濡字之音案阮說

是也此濡與候同說文人部云候弱也其字俗又作候威音得之詩大雅桑柔箋亦有柔濡之語

凡服耜斬季材以時入之

季猶稱也服與指皆用材

疏凡服耜斬季材者指即車人所

之相為未頭之金則不用木而云斬季材者通言之耜亦得稱耜也耜與服用材之小同故於耜

工同屬車人互詳彼疏云以時入之者入之工官事人等也賈疏云以其須堅故須依上文仲冬

仲夏之時也注云季猶釋也者說文子部云季小節也禾部云穰幼禾也廣雅釋詁云季稚少也穰稚古今字云服與相宜用釋材尚柔刀也者服與相材小而用勞故尚柔刀也賈疏云二物

皆須堅刀故斬季材少木為之刀釋文作忍段玉裁云刀朝古今字賈疏作堅刀是賈本作刀也岳本因之陸本作忍注云工記注則刃白且明也亦疏作刀釋文作忍詒讓案執人車人注堅刀字

亦作刃與此同一切經音義引字林云韜柔也詩鄭風釋文以韜為正字但說文無此字漢人皆段忍刀字為之鄭此注今本刃忍錯出月令注云柔刃詩小雅白華大雅抑箋並云柔忍又易革

王弼注作堅勿呂氏春秋仲冬紀高注作調物蓋本無正字故諸書互異矣云服韜服車之材者車人韜服二柯有參分柯之二注云韜服長八尺謂較也鄭司農云韜服謂車箱服讀為負詩小

雅大車云不以服箱毛傳云服韜服也既夕禮賓贊幣於棧左服注云服車箱是韜服可省稱服即韜韜較開木其圍徑蓋當與與人駟馬車較圍略同故亦以釋材為之亦詳車人疏令萬

民時斬材有期日時斬材斬材之時也有期王制云時斬材斬材之時也者賈疏云案禮記

木之時謂十月之中此云萬民時斬材亦謂十月時云有期日入出有日數為久盡物者謂凡邦依其所用木之多少為其出入山之日數恐其逾期多采則財物罄盡故為期限以節之

工入山林而輪材不禁輪猶擇也不禁者山疏凡邦工入山林而輪材不禁者邦工謂國之

賈疏云上文云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彼據堅刃之極時也國家須材不要任仲冬仲夏故此邦工入山林不禁又不言時節須取足之故也注云輪猶擇也者說文手部云輪擇也擇束

選也國語齊語論比協材章注云論擇也論與論通案注云猶則鄭以擇為引申假借之義非其才義蓋與許異云不禁者山林國之有不拘日也者釋文云拘本亦作作案說文人部云尙務也

於義無取或本非賈疏云此對春秋之斬木不入禁非冬夏之時不得人所禁之疏春秋之

萬民不得非時入入又有日數春秋之斬木不入禁非冬夏之時不得人所禁之疏春秋之

入禁者禁即上文之厲謂山林遮列之處以其地有守禁因稱之為禁也注云非冬夏之時不得入所禁之中斬木也者周書大聚篇云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長謂春不斬

木也月令孟春禁止伐木夏季樹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斬伐注云為其未堅刃也案

此經秋斬木不入禁中夏得斬陰木彼季夏禁斬伐者季夏與秋時耗接秦法與周略同賈疏云

上經云邦工入山林不禁止此據萬民取木故十月入山春秋之斬木不入禁云斬四野之木可者四野平地

冬亦得入山林此據萬民取木故十月入山春秋之斬木不入禁云斬四野之木可者四野平地

於三月不得伐桑柘故月令季春云無伐桑柘後注愛蠶食也凡竊木者有刑罰竊盜疏凡

木者有刑罰者賈疏云此謂非萬民入山之時而民盜山林之木與之以刑罰詒讓案萬民入山

之時占伐林木者各有部界越界私伐者亦為竊也注云竊盜也者廣雅釋詁同說文穴部云

盜自中出曰竊書微子陸氏釋若然山林則為主而脩除且蹕脩除治道場壇疏山林祭

則為主者即大宗伯以豐沈祭山林川澤是也此山虞為主者謂就山林而祭之其四望總祭五

嶽四鎮兆於四郊自有祭有司主之非山虞所職賈疏云此山林在畿內王國四方各依四時而

祭主謂主當祭事者也云而脩除且蹕者賈疏云謂掃除糞灑且復蹕止行人也注云為主辨

護之也者賈疏云案中候渥河紀堯受河圖云帝立壇於折西向禹進迎舜契陪位稷辨護注云

辨護者供時用相禮儀則此云辨護者亦謂其時用相禮儀者也案賈引中候注義尚未該辨即

今之辨治字漢書李廣傳顏注云辨護謂監視之此辨護亦謂辨治監視其事不定供用相禮也墨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則萊山田之野者賈疏云晉大田獵者謂王親行若田在山則山虞芟萊草木於可陳之處云及
弊田植虞旗于中致禽而珥焉者此與獸人旬祝爲官聯也依鄭義此旗不注羽與澤虞處旌異
今攷虞旌亦當爲熊旗則此旗或亦有注羽兩經互文見義耳疑不必以山澤異物也賈疏云使
民得禽牲者望見之致禽於其所注云萊除其草萊也者王制釋文引庾氏云萊草也引申之
凡芟草焚草通謂之萊詳縣師疏山田之野其地廣博山虞於其外芟草以爲田之四界毛詩小
雅車攻傳云田者大艾草以爲防是也其防之中擬田獵處不妄惟於防南別除地三四百步其
中爲四表之地南北二百五十步東西廣各容三軍又以此萊野謂芟草與焚萊別其焚萊亦山虞
言之賈疏偏據除放戰之地爲釋疏矣詳大司馬疏又此萊野謂芟草與焚萊別其焚萊亦山虞
兼掌之故牧師凡田事贊焚萊注云焚萊者山澤之虞是也澤虞職同云弊田者止也者獸人
注云弊也仆而田止詳大司馬疏云植猶樹也者田僕注義同說文木部云植戶植也引申爲
凡樹立之義方言云樹植立也燕之外郊朝鮮冽水之閒凡言置立者謂之樹植云田止樹旗令
獲者皆致其禽而枚其耳以知獲數也者即獸人云及弊田令禽注于虞中田僕云及獻此禽是
也旣通注虞中不知所獲孰多故又各校其所取之左耳以知其數而計其功云山虞是士不建物
主山得畫熊虎其勿數則短也者賈疏云案司常云師都建旗大夫士建物此山虞是士不建物
而建旗者以其主山多熊虎故得有旗禮緯旌旗之杠天子九勿諸侯七勿大夫五勿士三勿
若軍吏是卿大夫則杠長五勿今山虞是士雖有熊虎爲旗勿數則短直三勿案賈疏據大司馬
治兵軍吏載旗爲釋也蓋鄭意此官旣非帥都又非軍吏而得建旗者特取畫熊虎之義今攷大
司徒注旗與期聲義同故令虞官樹之田處以表獲因謂之虞旗猶鄉師以司徒之大旗致衆庶
送人起野役亦然蓋義取表事與乘車建旗旂旄不同又今攷定旛物爲諸旗通制則北虞旗當
卽熊旗之物鄭賈說似未塙又賈引禮緯說旌旗之杠天子以下勿數亦難信詳節服氏與人疏
鄭司農云珥者取禽左耳以效功也者獸人注義同說文刀部云珥蓋以也則珥音義相近賈疏
云必取左耳者以其聽鄉任左故皆取左耳也又云珥當爲珥案賈蓋以此珥與肆師小子羊人
犬師司約犬人諸珥字同然彼爲禮之事故鄭讀爲珥此經珥爲斷耳則與肆師小子羊人
犬則用家畜不用野性與田事之祭亦迥不相涉也賈失之引大司馬職曰獲者取左耳者證珥

為取禽左

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

民其守者平其地之

疏

掌巡林麓之禁令者麓釋文作

賈疏云此林衡兼麓者以爾雅山足曰麓雖連於山山虞不掌以麓上有林故屬林衡也案山足曰麓今爾雅無此文賈敘官及載師柞氏疏引並同未詳所據

賈疏云部分謂部伍有均人士均均地守義同以時計林麓而賞罰之

林麓者計其守之功也賞罰之

賈疏云以時計林麓而賞罰之者此林衡之官計也注云計林麓者計其守之功也者林

賞也賈疏云林衡之官既平民之守護林麓若斬木材則受灑于山虞而掌其政令

而會計民有功者賞之損麓之財者罰之注云凡竊木者有刑罰明不盜竊者有

期日之

期若斬木材則受灑于山虞而掌其政令者賈疏云上山虞官尊故設之是以此林衡若

號令萬民斬材有期日是日之期也注云法萬民入出時日之明者此亦注用今字作法也賈疏

云案山虞云仲冬仲夏春秋是時之期號令萬民斬材有期日是日之期也

之川衡掌巡川澤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舍其守犯禁者執而誅罰之

疏

掌巡川澤之禁令者荀子王制篇云汚池淵沼川澤謹其時禁故魚鼈優多而百姓有餘

用也即所謂川澤之禁也賈疏云川注瀆者皆是也水鍾日澤澤與川不同官今川衡兼

云澤者澤與川連者則川衡兼掌之謂若濟水溢為筮澤筮澤則與濟連則管濟川者兼筮澤掌

之如此之類皆是云而平其守者亦謂平其地之民守川澤者之部分也注云舍其守者時案

云如注義則當云以時戒其守不當云以時舍其守注義非也舍猶置也廣雅釋詁拾置也舍捨古通用襄十四年左傳曰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成焉此經舍字與彼同義舍成即置成以時舍其

守猶以時置其守也案俞說亦通 **祭祀賓客共川奠** 川奠籩豆之實 **疏** 祭祀賓客共川奠者與獻人隨人為

之凡薦羞通謂之奠故賓客饗食亦得有川奠國語魯語云水虞講罍罍取名魚登川禽而謂之寢廟章注云水虞掌川澤之禁則即謂川衡也注云川奠籩豆之實魚鱸蜃蛤之屬者謂川中

所產之物可以共奠者此官則共與籩人醢人實之賈疏云鄭此注皆據醢人及籩人而言案籩人職云朝事之筮有鱸鮪魚鱸醢人云饋食之豆有蜃醢醢醢醢醢是蛤則魚鱸及蜃皆川中所

生之物故引證川奠也且有 鱸鮪亦是川奠故云之屬

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爲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于玉府頒其餘于

萬民 其地之人占取澤物者因以部分使守之以時入之于玉府謂皮角珠 **疏** 澤國澤之政令

山虞林衡川衡皆不守國疆澤虞云國澤者周公設經二虞二衡文有不同皆是互見爲義故也云爲之厲禁者亦謂遮苑守之而設其禁也云以時入之于玉府頒其餘于萬民者賈疏云亦據

中所出入玉府者多故特言之無妨山虞川衡之等亦入玉府亦是互見其義也注云其地之人占取澤物者因以部分使守之者謂近澤之人隱度澤中所產財物而取之澤虞因別其部分

使各守其所占之界不得相侵也云以時入之于玉府謂皮角珠具也者于注例當作於各本並誤據獸人云皮毛筋角入于玉府廬人云凡犀者斂其皮角筋骨入于玉府又玉府云掌王之

金玉玩好此四者皆澤物之中器用者故入之也賈疏云但萬民入澤雖無正文案玉制類祭然後虞人入澤梁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則萬民入澤可同時皮謂犀皮角藥角犀角珠出於蚌

蛤在澤其貝亦出澤水故知之也云入之以當邦賦者據角人羽人掌萬皆以所征當邦賦即大宰九賦八曰山澤之賦亦即遂師入玉府之野賦此官國澤財物入玉府不云當邦賦角人等以

所征當賦不云入玉府亦皆互文見義故鄭取彼為釋但依鄭大宰九賦注義賦為口泉彼注云各入其所所有穀物以當賦泉之數是也實則九賦當為地稅非口泉此經所云當邦賦者賦又

當兼地稅及力征言之二者通得謂賦也詳大宰疏王制云名山大澤不以封注云與民同財不得障管亦賦稅而已月令云孟冬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是山澤有常賦玉藻云年不

順成關梁不租明成年澤梁有租其關市同租即賦也大戴禮記王言筮云入山澤以時入而不禁諸文無征荀子王制篇亦云山林澤梁以時禁發而不稅王制則又云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諸文

錯異皆與此經不合非周制也云然後得取其餘以自為也者謂入賦之餘所占也凡祭祀賓客取之人乃得取以自為也云入出亦有時日之期者賈疏云亦如山虞職所云也

共澤物之奠 澤物之奠亦籩豆之屬 **疏** 注云澤物之奠亦籩豆之實芹菲藁芻之屬者此冢上皆澤中所出故引證澤物之奠也兼有深蒲昌本之等故云之屬 **喪紀** 其葦蒲之事 擴蒲以

為 **疏** 月令季夏命澤人納材葦注云蒲葦之屬此時柔刃可取作器物也彼謂歲時之常共故禮云抗木橫三縮三加抗席三閒傳云既虞卒哭芻藁不納注云芻今之蒲葦也又禮記云土轄

亦當澤虞共之經止舉要紀者文不具也蒲詳註人疏 **若大田獵則萊澤野及弊田植虞旌** 亦當澤虞共之經止舉要紀者文不具也蒲詳註人疏 **若大田獵則萊澤野及弊田植虞旌**

以屬禽 屬禽猶致禽而珥焉澤虞有旌以 **疏** 若大田獵則萊澤野者凡王大田獵必於大澤其主澤澤鳥所集故得注析羽 **疏** 若大田獵則於萊蒲岐陽石鼓文是其事也東

都則於圃田詩小雅車攻吉日二篇是其事也將田之前此官則於澤田之野芟除野草為田之

大防又於防中別除草為教戰之地詳山虞疏云及弊田植虞旌以屬禽者此與獸人甸祿為官

而珥焉 **注** 云屬禽猶致禽而珥焉者賈疏云案山虞致禽之義謂輸之於公當致之於虞旗之中

而珥焉 **注** 云屬禽猶致禽而珥焉者賈疏云案山虞致禽之義謂輸之於公當致之於虞旗之中

與屬不同而鄭云禽猶致禽者鄭欲引山虞澤虞文皆不足故三見為義案賈說是也何祝致禽于虞中乃屬禽彼注云致禽於虞中使獲者各以其禽來致於所表之處屬禽別其種類是屬與致義小異鄭言此者明致屬事相因各舉一事足以相形耳若大司馬注釋獻禽與致禽屬禽為一則失之詳彼疏云澤虞有旌以其主澤澤鳥所集故得注析羽者析為旌案司常文鄭意此澤虞用旌與上山虞用旗不注羽異明以澤是鳥之所集故依其事類使建析羽之旌又案此旌亦以熊虎之旗而注析羽凡五旗皆有注羽不注羽之別詳司常疏

迹人掌邦田之辨政為之厲禁而守之
田之地者今苑也
疏
掌邦田之地政者掌公私田獵之地之政令也與均入地政政為征之借

字異注云為之厲禁而守之者賈疏云有禽獸之處則為苑囿以材木為藩羅使其地之民遮厲守之
漢時養鳥獸之地通名為苑
凡田獵者受令焉
令謂時與處也
疏
凡田獵者受令焉者亦通

則中大夫獵皆在四孟時祭之後蓋止以給乾豆不能給鮮也
四時大祭祀大賓客有用鮮者則臨時必於郊內苑而田
疏
公卿大夫以速庶民等亦有小田獵之事月令云仲冬山林藪

申豐將祭田獵者野獸教養之彼野虞即山虞澤虞蓋此官與彼同令之也
有宗祧之事而王賜以田
疏
謂夏官主田獵者受令非也四時鄉田出田法致乘庶以聽命於司馬先期虞人萊所

田之野無管令於迹人之義案大司馬大司馬定在四月中月者異處亦謂苑囿所在之地也
禁罽卵者與
宜及禽獸苗壯之時與大司馬大司馬定在四月中月者異處亦謂苑囿所在之地也

其毒矢射者
為其天物且當心
疏
禁罽卵者賈疏云此謂四時常禁案月令孟春云不麇

卵者彼以春時生乳禁之案賈說是也
非者彼以春時生乳禁之案賈說是也
疏
云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麇

麇非不得取但非時及它獸之禁
非者彼以春時生乳禁之案賈說是也
疏
云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麇

麇非不得取但非時及它獸之禁
非者彼以春時生乳禁之案賈說是也
疏
云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麇

麇非不得取但非時及它獸之禁
非者彼以春時生乳禁之案賈說是也
疏
云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麇

藥毋出九門者彼亦崇其春時彼鄭注云凡諸器及毒藥禁其出九門明其常有時不得用耳
注云為其天物且害心多也者王云不齋不卵不殺胎不妖天注云重傷未成物妖斷殺此天
與王制殲義同賈疏云且害心多釋毒矢射者也云齋麋鹿子者對文與麋為鹿子散文則麋鹿子
獸云麋其子麋鹿其子麋是麋子別名麋此以麋為麋鹿子者對文與麋為鹿子散文則麋鹿子
通稱麋曲禮孔疏云麋乃鹿子
之稱而凡獸子亦得通稱是也

升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為之厲禁以守之也
疏與秋官職金職事升人掌金玉錫

石之守禁而職金受其入征以入於諸府也此不言丹青者文不具詒讓案金五金之總名詳職
金疏彼職又有丹青即染石也又凡磬石砭石及美石可飾佩器者經言石皆足以珍之矣地其

所產之處若職方氏揚州金錫荊州丹銀雍州玉石及書禹貢青州岱賦鉛怪石徐州泗濱浮磬
揚荆金三品又揚州瑤琨荊州厲砥丹豫州礬鐵梁州鏐鐵銀鏤魯荊州球琳琅玕之屬是

也云而為之厲禁以守之者亦有藩界禁令管子地數篇云山有鐵有銀者謹封而為禁有動封
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斷右足入右足斷此所謂厲禁也賈疏云亦謂使其地

之民遮護守之注云錫鉛也者丁晏云爾雅釋器錫謂之劍郭注白錫職方氏注
錫鏘也說文金部錫銀鉛之間也劍錫也急就篇顏注錫在銀鉛之間即今白錫也若以時取

之則物其地圖而授之也授之教取者之處
疏注云物地占其形色知鹹淡也者淡釋文

足據占其形色與韋師物地事草人掌土化之注以物地義同知鹹淡似言地土之鹹淡然未詳
其說云何管子地數篇云伯高對黃帝曰上有丹沙者下有黃金土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

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有赭者下有鐵此山之見榮者也惠士奇云榮者山之精神徵為形色占
其氣知其味謂之物地知鹹淡即知金玉金鹹而玉淡故洗金以鹽案惠以鹹淡為金玉亦未知

是否云授之教取者之處者管子地數篇山海經中山經廣雅釋地並云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
山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山此取之之處也升人既物地而知金玉錫石所生之處乃以圖授其

使教使 巡其禁令 行其禁 疏 注云行其禁明其令者掌因注云巡行也禁謂厲禁及禦止爭

用而病 民也

角人掌以時徵齒角凡骨物于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 山澤出齒角骨物大者犀象其小者鹿麋

掌以時徵齒角凡骨物于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 山澤出齒角骨物大者犀象其小者鹿麋

有類象骨物等之征也 賈疏云為人止應徵齒角物兼言齒骨者以其齒骨並是類以細小之事

衡閭師言貢九穀者正賦也 賈疏云有他物亦可代之案江說是也賈以經云山澤之農故專於田稅

之則夫田之外或兼有古會山澤之地者亦別科租稅此數者或征泉穀或貢其物大總言之是謂

之賦矣 賈疏云凡骨物于山澤之農者亦別科租稅此數者或征泉穀或貢其物大總言之是謂

犀及麋鹿皆有角象則有齒四 以度量受之以其財用 賈疏云入漆浣者受之以 疏 注云骨

者受之以最者段玉裁云流當作洗字之誤也說文士部云浣以漆和灰丸而髮也從土完聲許

說也云王聘珍會黃烈說同漆蓋取碎骨以燒灰故以量受之較其多少而已不度其長

短也云王聘珍會黃烈說同漆蓋取碎骨以燒灰故以量受之較其多少而已不度其長

人所云角長二尺也

掌葛掌以時徵絺綌之材于山農凡葛征徵草貢之材于澤農以當邦賦之政令

出澤 屬可緝績者 **疏** 曰掌以時徵絺綌之材于山農者詩周南葛覃毛傳云葛所以為絺綌精曰絺

石不可穀樹之葛木以為絺綌以為材用是葛為絺綌之材也賈疏云所以徵絺綌于山農者以

其葛出于山故也其徵絺綌之材即葛是也云凡葛征者江永云葛之材惟中絺綌而而言凡葛

征蓋蔓草之類如葛者亦征之云徵草貢之材于澤農者此即謂師八貢任虞以澤事貢其物也

農當貢九穀而貢草木者澤農兼樹藝之事與常農不同也 注云草貢出澤頃紵之屬可緝績

者者典宗掌布絕縷紵之麻草之物注云草葛類之屬是草貢之 以權度受之 以知輕重長短

材即謂頃紵諸草皆澤所生故於澤農征之頃紵並詳典宗疏 云當為受 須量故以權度受之便知斤兩長短也詳大司徒疏云故書受或為授杜子春

授杜子春 云當為受者段玉裁云當為受之為當作從案段說是也杜蓋以 角人羽人及掌染草掌炭諸職並云受故定從之詳大司徒疏

掌染草掌以春秋斂染草之物 豕首紫苑之屬 **疏** 一掌以春秋斂染草之物者染草種類不

安石云掌染草至掌蠶所徵亦必當邦賦之政令而不言者則以角人羽人掌葛見之 注云染

草茅蒐藁蘆豕首紫苑之屬者首舊本誤目今據宋本正斂官注云染草藍芾象斗之屬此別言

豕蒐等者染草衆多故鄭錯互舉之茅蒐即能詳斂官疏藁蘆者說文木部云藁一曰宅藁木出

弘農山也文選南都賦李注引郭璞注上林賦云藁藁蘆玉篇木部又作枉藁藁宅藁藁盧聲

並相近皆即一物藁蘆蓋木類其葉可染故通謂之染草斂官注之象斗亦木也劉向列仙傳云

陸通食藁蘆木實是為木類之證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隱云藁今黃藁木也證類本草引陳藏器

日華子云黃藁堪染黃生商洛山谷葉圓木黃疑即是木矣豕首者賈疏云爾雅云苑藁豕首郭

注云木草曰藁蘆一名蟻蠟蘭今江東阿孫首可以燒蠶繅郭氏雖有此注不言可染何色未審

鄭之所據也。詁讓案神農本草經云：天名精一名蝦蟆藍一名豕首鍾衰謂豕首即染藍之草是也。紫荊者爾雅云：菝葜草。郭注云：可以染紫一名菝葜。廣雅釋草云：菝葜草也。神農本草經云：紫荊一名紫丹一名紫英。陶注云：今染紫者案紫荊菝葜並音近字通。說文草部別說染蘭黃之草單名菝葜。荝葜異。攷續漢書輿服志：劉注引徐廣云：菝葜草名也。以染似綠又似紫。此合菝葜與

一誤為。以權量受之以待時而頒之。權量以知輕重多。少時染夏之時。疏以待時而頒之者。莊行可云：頒

輕重多少。染草又不計長短。故不用度也。云時染夏之時者。據染人云：夏纁玄秋染夏夏為五色以草染。故知以其染之時。頒之不言染纁玄之時者。彼注謂纁玄以石染不用草染。故也。

掌炭掌灰物炭物之徵令以時入之。灰炭皆山澤之農所出也。灰給薪練炭之所共多。疏以時入之者。月令云

季秋草木黃落乃伐薪為炭。此炭物之徵。蓋亦以季秋入之。此徵令專遠徵斂之令而言。詳宰夫疏。注云：灰炭皆山澤之農所出也。者灰炭皆燒草木為之。故出於山澤之農。賈疏云：灰炭既出

山澤不云徵於山澤之農者。義可知。經略而不言也。云灰給薪練者。說文水部云：灑灑衣垢也。灑即灑之俗。謂以灰灑布。練若雜記說。灑灰為錫深衣。注謂用十五升布。灑灑灰治是也。練謂以

灰凍絲帛若慌氏凍絲以浣水。注謂用灰浣水。又凍帛以欄為灰是也。詳染人。以權量受之以

慌氏疏云：炭之所共多者若宮人共鑪炭之屬。其待用者眾。故所共者亦多也。以權量受之以

共邦之用。凡炭灰之事。疏。以共邦之用者。惠士奇云：掌炭掌灰物炭物以共邦用。掌茶掌

盪蓋皆畜聚之物。一時不可猝辦。故平時聚而斂之。以待邦用。邦事兼以共喪。

掌茶掌以時聚茶以共喪事。共喪事者以著物也。疏。掌以時聚茶者。依大戴禮記夏小正

是其時也。注云：共喪事者以著物也。者士喪禮注云：著充之以絮也。案凡衣服茵席之復者。中

空而以物充之。並謂之著。夏小正四月記：茅秀之茶。云取茶茶也。者以為君薦蔣也。又七月記：萑

葦之茶云灌茶茶葦葦之莠為蔣褚之也褚與著義同蔣即茵也據小正說則二者之茶皆可以著物矣引既夕禮曰茵著用茶者說要紀用茶著物之事賈疏云案既夕禮為茵之法用細布

謂淺黑色之布各一幅合織著以茶服未入壙之時先徵野疏材之物以待邦事凡畜聚之陳於棺下縮二於下橫三於上乃下棺於茵上是也

物 茶茅莠疏材之類也因使掌焉徵者徵於山澤入於委人

疏 以共祭祀賓客及王以下之庶羞也云凡畜聚之物者委入文同彼注云瓜瓠葵芋禦冬之具也詳彼疏江永云醫師聚毒藥以共醫事藥物草木為之多蔬材畜聚中嘗有藥物入於醫師注云茶茅莠者敘官注同云疏材之類也因使掌焉者以茶

是草亦疏材之類故并使掌野疏材之徵也云徵者徵於山澤者謂亦徵之於山澤之農也云入於委人者賈疏云以其委人掌斂野之賦凡疏材木材所斂者眾故知此掌茶所徵亦入委人也

掌屋掌斂互物屋物以共闋墮之屋 也鄭司農說以春秋傳曰始用屋炭言僭天子也

疏 使兼掌之屋物者斂之於澤漁與敵人斂人為官職也賈疏云以其互物是屋之類故因類

轉同蚌蛤並詳彼疏賈疏云案斂入云掌取互物先鄭云互物謂有甲蒿胡龜鱉之屬此後鄭互物為蚌蛤者彼下文別有龜鱉即蛤故從先鄭為龜鱉至此別為蚌蛤亦是有甲蒿胡故也云闋

適許注云闋塞也云將井稭先塞下以屋禦濕也者禦釋文作御云本亦作禦案御禦字通釋入

注亦作禦則陸本非是井稭者士喪禮既井稭注云匠人為稭刊治其材以井構於殯門外也賈疏云案士喪禮壙宅還井稭於殯門之外注云既哭之則往施之窀中是未葬前井稭材乃往施

之壙中則未施稭前已施屋炭於稭下以擬禦濕也云鄭司農說以春秋傳曰始用屋炭言僭天子也者左成二年傳云宋文公卒始厚葬用屋炭杜注云燒蛤為炭以塞壙賈疏云雖二王之後

不得純如天子亦用屋故被祭祀共屋器之屋 節祭器之屬也聖人曠曰凡四方山川用屋

之器以盥飾因名焉鄭司
注云飾祭器之屬也者賈疏云鄭摠云祭器則宗廟社稷皆用盥

歸以交諸侯之福彼則宗廟社稷之器皆盥飾之事也案
後鄭說盥器不以盥灰飾賈說未審引管子職曰凡四方山川用盥器者彼文無器字鄭彼注引

杜子春云盥水中盥也又自為說云盥畫為盥形則不為盥飾此注引以證飾盥之器則仍從杜
說與本職注義小異引春秋定十四年秋天王使石尙來歸盥者三家經盥並作盥大宗伯司徒

兩注引亦並作盥與此異者蓋鄭因盥肉盛以盥器遂改字引之詩大雅縣箋云春秋傳曰盥宜
社之肉彼引左氏說亦改盥為盥與此同左傳杜注云盥祭社之肉盛以盥器以賜同姓諸侯親

兄弟之與與之共福此引以證祭祀用盥之事云盥之器以盥飾因名焉者嫌盥器即以全盥之
甲為器故釋之明以盥甲為飾也爾雅釋器云弓以盥者謂之琮說文玉部云琮盥甲也所以飾

物也禮云佩刀天子玉琕而琕琕又云琕屬禮佩刀士琕琕而琕琕謂以盥灰飾器令白不為盥
其甲以綴祭器為文飾也鄭司農云盥可以白器令色白者先鄭直謂以盥灰飾器令白不為盥

甲飾器後鄭不從 其白盛之盥 盛猶成也謂飾牆使白之盥 疏 注云盛猶成也者盛成聲
故引其說於後 也今東萊用始謂之又灰云 同義通匠人注云盛之言

成也以盥灰聖牆所以飾成宮室義與此同丁晏云易繫辭傳成象之謂乾蜀才作盛公羊莊八
年傳成者盛也云謂飾牆使白之盥也者爾雅釋宮云牆謂之聖守祧先鄭注云聖白也王廟寢

悉為聖牆即用此盥灰為飾也云今東萊用始謂之又灰云者始即盥之小者豈人籍魚豈處盥
先鄭注云釋謂以杖刺泥中搏之又杖字同續漢書郡國志東萊郡屬青州賈疏云盥蛤在泥水

之中東萊人又取以為
灰故以蛤灰為又灰也

圃人掌囿游之獸禁

禁者其蕃衛也鄭司農云囿游之獸游牧之獸 疏 注云囿游囿之離

天官敘官注云囿御苑也游離宮也敘官注云囿今之苑蓋鄭意囿本為大苑於大苑之中別築
藩甲為小苑又於小苑之中為宮室是為離宮以其是囿中遊觀之處故曰囿游也賈疏云言離

宮者謂於王宮之外於苑中離別為宮故名離宮以宮外為客館亦名離宮也案孟子文王之園七十里芻蕘者往焉天子之園百里並是田獵之處又書傳云鄉之取於園是勇力取今之取於

澤是揖讓取是為芻蕘之常處也今此云禁故知非大園是小苑觀處也案賈說非鄭意也此園自駭郊內靈囿言之唯游別為小苑與園不同耳委人別有野園在六遂以外則似非此官所掌

詳天官敘官疏云養獸以宴樂視之者宴釋文作燕字通明此獸非徒共祭祀喪紀賓客俎豆之實亦以備王宴樂觀視之也云禁者其善衛也者謂園游皆有藩離為禁衛使內獸不得奔逸外

人亦不得私入文選西京賦薛注云禁禁人妄入也委人注亦謂苑園有藩羅蕃藩字通賈疏云即非守門者也其守門則墨者故閹人云王宮每門四人園游亦如之鄭云墨者使守門是也鄭

司農云園游之獸游牧之獸者賈疏云此與後鄭義異謂獸之游非人游觀詒讓案先鄭以游為游散繫牧為養然天官敘官閹人園游不言獸則游不主謂獸可知 牧百獸 養

眾物也今按庭有鳥獸自熊 疏 收百獸者與服不氏為官聯也賈疏云此於小園中牧養百獸虎孔雀至於狐狸鳥鸞備焉 言百者舉成數而言 注云備養眾物也者經言百獸明其種

物眾多云今按庭有鳥獸自熊虎孔雀至於狐狸鳥鸞備焉者釋文云鶴又作鶴大平御覽言庭部引漢官典職云宮中苑育麋鹿鸞鳥獸百種賈疏云雖以百獸為主其中亦有飛鳥故鄭注

引漢之掖庭有 祭祀喪紀賓客共其生獸 獸之物 疏 祭祀喪紀賓客共其生獸死獸鳥獸為證也 祭禮云四穀不升指園獸是王其膳之獸取之園

羞者白虎通養 爭篇說王者凶荒減膳之事引禮云四穀不升指園獸是王其膳之獸取之園也獸人亦云凡祭祀變紀賓客共其生獸蓋園人主牧養獸人主擣取或園中所無則獸人

別共之二官相 與為官聯也 場人掌園之場圃而樹之果疏珍異之物以時而藏之 屬 疏 果集李之屬瓜瓠之屬

掌園之場圃而樹之 疏 珍異之物者即載師云以場圃任園地是也其地在郭門之內凡種樹疏柴麻象果木以其食用者咸萃於是經唯言樹果疏者舉其一端耳文以見養果為疏材之

屬此官掌樹郭內場圃之疏材與甸師共四郊之果疏委人斂六遂以外之疏材職掌皆互相備也賈疏云場圃連言場圃同地耳春夏為圃秋冬為場其場因圃而為之故並言之也案賈據錢

而官注義也凡園地種時則為圃收刈之後則為場與田首之場圃異詳彼官及載師疏云以時斂而藏之者賈疏云宰閭師云任圃以樹事貢草木此場人又業之者此據祭祀喪紀賓客者場人

徵斂藏也其餘則閭師斂之也案賈說非也閭師總掌九職之貢場人則為掌園地之專官草木之貢當閭師以士使場人斂之非場人唯掌其祭祀喪紀賓客之物也呂氏春秋仲秋紀云乃

命有司極民收斂務蓄菜多積聚高注云有司於周禮為場人場協入也案場協入國語周語文韋注亦云場人掌場圃委積之珍物斂而藏之即本此經為說注云果棗李之屬瓜瓠之屬

者甸師注云果桃李之屬瓜瓠之屬說文瓜部云瓠瓢也棗亦木實瓠與陸同為瓜類此注與彼義同云珍果蒲桃枇杷之屬者皆果中之珍貴者文選上林賦云櫻桃蒲陶枇杷燃柿李注引

郭璞云蒲陶似無菓可作酒又引張揖云枇杷似斛樹長葉子凡祭祀賓客共其果疏享亦如杏漢書西域傳云大宛左右以蒲陶為酒蒲桃即蒲陶也

如之 享納 **疏** 凡祭祀賓客共其果疏享納性謂祭祀宗廟二禮後君迎性納之於庭時后夫人薦

朝事之豆籩豆籩中有其菓之物故云享亦如之若然上言祭祀除祭祀也案此注可疑依賈說則經云享者專指宗廟之祭即大宗伯之六享也然上云祭祀廟享當已駭於其中至祭有納性

宗廟及天地大祭所同大宰云祀五帝納享贊王牲事祀大神元亦如之鄭彼注亦以納性釋享是也今此注但云納性則無以見其必為宗廟况廟享后夫人薦朝事之豆籩雖正在迎牲之時

然薦豆籩與納性自是二事今但云納性亦無以見朝事之有豆籩又籩人四籩之實朝事之籩無果蘇用果蘇者乃是饋食之運則與納性節次尤不相當注說究不可通所未詳也今以經文

攷之祭祀之外別有所謂享疑專指宗廟薦新言之亦即大宗伯六享之以饋食享先王也凡果蘇珍異新出或薦於寢廟若月令仲夏嘗黍羞以含桃是也其禮殺於祭祀無迎尸裸獻之事故

則異爾薦新亦通稱享互詳大宗伯疏

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調賜稍食

匪讀為分頒謂委人之職諸委債也賜疏

享九穀之數者總計一年穀入之數為簿書若月令云舉五穀之要但此官總掌九穀之數要而所穀則為米故明堂位魯有米廩少牢饋食禮注亦云廩人掌米入之藏者是也賈疏云廩人掌

米倉人掌穀今廩人云九穀者以廩人雖專主米亦兼主穀故以九穀言之也云以待國之匪頒

調賜稍食者國語周語云廩協出章注云廩人掌九穀出用之數案此以待匪頒調賜稍食者即

出之事也沈彤云穀為米粟委積之通稱凡官所食與之田而令自取惟封邑頒草地為然其

於倉積委積於場以待分給也楚語觀射父云天子之田九畝以食兆民王收經入焉以食萬官

止謂是也注云匪讀為分者段玉裁云匪頒字始見於大宰九式注鄭司農云匪分也此則徑

猶豐分聲得讀為微也案段說是也匪即羹之段借字詳大宰疏云分頒謂委人之職諸委積也

者大宰匪頒之式注云王所分賜羣臣也江永沈彤金榜會鈞並謂匪頒當為羣臣之祿是也蓋

匪頒本以頒祿為最大而稍食及委積賜賚之有常秩者亦通含於其中此經雖別出稍食而祿

賜則不容略注唯舉委積者似鄭誤以百官之祿屬稍食義殊不及大宰注之咳又注云委人之

職諸委積江永曾到並謂委人無粟米疑其未第沈彤則謂委人當為遺人之誤沈校是也遺人

云掌國之委積以待施惠有鄉里門閭郊野鄙縣都諸委積鄭彼注云委積者廩人倉人計九

穀之數足國用以其餘共之與此注義相應彼職未又云凡委積之事以時頒之故鄭據以釋此

謂周急稟貧民之常科也賜者謂禮賜橫加也周與同若然賜者並為好賜詳大宰膳夫疏云
春秋季春紀高注云周賜也亦以賜釋周與鄭義略同經凡云賜者並為好賜詳大宰膳夫疏云
給好用之式也者謂賜賜當入好用之式賈疏云此即九式之中九曰好用之式是也故後注好
用燕好所賜予也云稍食祿稟者宮正注同賈疏云此即司士以功詔祿又王制云下士視上農
夫九人祿中士倍下士之類是也江永云統言匪類則稍食在其中分言之則諸臣之祿為匪類
在官工役之稟為稍食案江說是也稍食猶言稟食與祿異孟子萬章篇云廩人繼粟此即稟人
掌稟食之證鄭賈說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穀用以治年之凶豐數猶疏
並非是詳宮正疏

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者禮器云禮之厚薄與年之上下注云用年之豐凶也案周書維
匡篇有成年年儉年饑大荒四等登降之法即以年上下數邦用之事賈疏云上下即豐凶廩人
之官以歲之豐凶得稅拘多少之帳計國之用以知足否若歲凶稅物少而用多則不足云以詔
穀用以治年之凶豐者賈疏云廩人既知多少足否乃詔告在上用穀之法以治年之凶豐此則
王制云制國用必於歲之杪者是也注云數猶計也者說文支部云凡萬民之倉倉者人
數計也此云猶者鄭蓋以數本為算數引申為計算之義與許少異

四補上也人三補中也人一補下也

此皆謂一月食米也六斗四升曰

疏

凡萬民之食食者者此即上
文所謂以歲之上下數邦用

以知足否邦用之豐殺與民食之足否事常相因也賈疏云此謂給萬民糧食之法食食謂民食
國家糧食者江永云通計萬民之食非謂國家之糧食者也疏誤案江說是也會說同云人四
補上也人三補中也人二補下也者賈疏云上謂大豐年中中謂中豐年下謂少儉年此雖列三
等之年以中年是其常法孔廣森云漢食貨志曰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石半為粟百
五十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終歲為粟九十石歲有上中下孰上孰其收自四中孰自三下孰自
倍此經月食二石者為粟一石二斗八升尚未能及月一石半故謂之下歲矣注云此皆謂一
月食米也者膳夫食用六穀注云食飯也謂通計民每口一月所食米之數也賈疏謂頌祿百令
皆月食米也者膳夫食用六穀注云食飯也謂通計民每口一月所食米之數也賈疏謂頌祿百令

卷八 月餘 故知此書一月食米夫之云六斗四升日...

饒屬也重文釜謂或从金父聲左昭三年傳晏子曰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稱其四以

量即周量故據以為釋一釜凡為區者四為豆者十六通六斗四升也以此計之則月食四舖者

六升四合靈樞經云人食一日中五升與此相近月食二舖者一石二斗八升日食四升二合又

升之一是喪食日二升一合強此下歲之食倍於彼也沈彤云律呂新書漢量與周同而漢量有

案依沈說則此經上歲人日食一升七合有奇中歲人日食一升二合有奇下歲人日食八合有

釜與石同故國蓄篇云中歲之穀糶石十錢大男食四石大女食三石吾子食二石與此經四舖

三舖二舖差數雖巧合然以漢志李悝說人食月一石半計之大男月食必無四石之多管子之

說殆不可信非徒釜數與此經不相應也詳稟氏疏 **若食不能人一舖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

殺猶疏司徒大荒令移民之事云詔王殺邦用者謂殺九式之用若十二荒政之管禮及土師

荒政之注皆見也注云就穀就都鄙之有者大司徒注云辟災就有是也逸周書文酌篇云

不能人二舖之歲移民就賤當六鄉六遂及公邑純屬天子與三等采地不同者民有

也故知就都鄙者也云殺猶疏也去廣雅釋詁云殺滅也此亦引申之義故云 **凡邦有會同**

師役之事則治其糧與其食 行道曰糧謂糶也 **疏** 凡邦有會同師役之事則治其糧與其

旅望徒役大會同百官六軍從行故皆須治糧食晏子春秋問下篇孟子梁惠王篇並云師行而

食也注云行道曰糧謂糧也者說文米部云糧穀也櫛乾飯也釋名釋飲食云干飯飯而暴乾

之也孟子梁惠王篇云詩云乃積乃倉乃稷稷于稷于囊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囊囊也然後

可以受方啓行趙注云裏盛乾食之糧於囊也賈疏云尚書費誓云峙乃糗糧即糧也程瑤田

肺國子執帶糗曰吾寡君問着在外後糗未就致糗於從者何休注糗糧也疏云若今之糧米

屈原賦播江離與滋菊分願春日以為糗芳王逸注糗糧也說文糗乾也蓋即方言火乾之糗也

云止居曰食謂米也者賈疏云案書傳云行而無資謂大祭祀則其其接盛祭之扱扱以扱再

之乏居而無食謂之困是止居曰食謂此廩人米也

春人春之大祭祀之穀藉田之疏大祭祀者亦謂天地宗廟之等云則其其接盛者釋文出則

收藏於神倉者也不以給小用疏接二字云依注音扱盧文昭云陸所見本當是則接盛無共

其二字細注云扱以扱春人春之春人職云祭祀共其盛盛之米然即非廩人其之明矣注疏本

係誤衍案盧說近是賈疏云此即廩人兼掌御廩所藏藉田之收以共祭祀之用者也注疏云接

讀爲一扱再祭之扱者一宋婺州本嘉靖本作壹各本並作一與釋文合今據正惠士奇云祭體

始扱一祭又扱再祭士昏禮記文賈疏謂讀如特性少牢誤段玉裁云及聲在古音侵鹽添部姜

聲在古音覃或說凡部聲類同也云扱以授春人春之者賈疏云此蒸米與春人春之當須

扱與春人治讓案說文手部云扱收也廣雅釋詁云扱取也謂扱取穀粟於倉以授春人公羊文

十二年傳說魯祭周公盛魯公禱羣公廩何注云盛者新穀熟者故上一新也廩者連陳於新上

財令半相連爾此王廟大祭祀之盛當皆用新者其春也亦尤精潔詩大雅召晏鄭箋云米之率

糶十紳九駮八侍御七然則祭祀之盛其侍御米與云大祭祀之穀藉田之收藏於神倉者也者

月令季秋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藏帝藉之收於神倉祗敬必飭鄭彼注云重黍盛之

委也帝藉所耕千畝也藏祭祀之穀爲神倉是一國語周語說文公說藉田之禮云廩於藉東南

鍾而藏之而時布之于農章注云廩御廩也一名神倉鍾聚也謂爲廩以藏王所藉田以奉黍盛

也穀梁桓十四年傳云甸粟而納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范注云三宮三夫人也宗廟之禮

君親謂夫人親春此經無三宮春米之文依穀梁說則御廩所藏者亦已春之米鄭云穀者穀與

米散文則通御廩既歲米又與春人者或當如賈說廩藏糲米將用復與春人更精春之與云不
以給小用者明它小用之穀別廩藏之不入御廩神倉也賈疏云祭義云天子藉田千畝諸侯藉
田百畝以事天地社稷先公
敬之至也是不給小用也

舍人掌平宮中之政分其財守以灋掌其出入
之政謂用穀之政也分其財守者計其用穀
出於廩人其有空

缺則計之還入
疏外內朝完食也司祿則給百官百執事之分頒稍食也其廩各不同賈
疏云舍人掌主給米之事而掌平王宮中之政謂平其給米多少不特多其少也云分其財守
者賈疏云財即米也故輿大記云納財朝一溢米亦謂米為財謂分米與宮正內宰守禁之所使
願與所使守之人云以灋掌其出入者灋即大宰九式匪頒之式此官所掌以為官法者也賈疏
云出謂米出於廩人以出給入謂其有空缺則還入廩人皆當以法不可虛也注云政謂用穀
之政也者即後注云用穀之多少是也謂計其人數多寡爵秩高下以定祿食用穀多少之法數
云分其財守者計其用穀之數分送宮正內宰使守而願之也者大宰注云財泉穀也沈彤云古

者穀幣貨賄通謂之財此則專指穀也賈疏云必送米與宮正內宰者其二官皆有宿衛之人須
米料之數故也案鄭賈以宮正掌宮中衆寡之稍食內宰掌王正內之稍食亦各有府藏故知分
送二官使守而願之云而行出於廩人者以廩人掌匪頒稍食之穀正內宰特依數為書契願
之其穀則出於廩人也云其有空缺則計之還入者謂官吏有遷黜物故更代者未止則為空缺

不須給祿食舍人則計其
數收還仍入於廩人也

凡祭祀共實之陳之
方曰曾圍曰籩
盛黍稷稻粱器
疏凡祭祀共實籩實
之陳之者賈疏云

天地宗廟大次小祭皆有黍稷於遺籩實之陳之故云凡以廣之也江永云籩盛黍稷為正饌
盛稻粱為加饌天子八簋諸侯六簋簋之數未聞凡賓客之禮皆少於籩則祭時亦放此天

子蓋四簋諸侯蓋二簋天子用六簋有麥式蓋亦盛之於簋案江說甚嚴但祭統說天子祭禮詩
小雅伐木說天子饋食皆云八簋而盛穀無文唯秦風權輿說諸侯食禮每食四簋毛傳云四簋

子蓋四簋諸侯蓋二簋天子用六簋有麥式蓋亦盛之於簋案江說甚嚴但祭統說天子祭禮詩
小雅伐木說天子饋食皆云八簋而盛穀無文唯秦風權輿說諸侯食禮每食四簋毛傳云四簋

子蓋四簋諸侯蓋二簋天子用六簋有麥式蓋亦盛之於簋案江說甚嚴但祭統說天子祭禮詩
小雅伐木說天子饋食皆云八簋而盛穀無文唯秦風權輿說諸侯食禮每食四簋毛傳云四簋

子蓋四簋諸侯蓋二簋天子用六簋有麥式蓋亦盛之於簋案江說甚嚴但祭統說天子祭禮詩
小雅伐木說天子饋食皆云八簋而盛穀無文唯秦風權輿說諸侯食禮每食四簋毛傳云四簋

黍稷加梁玉藻注說諸侯朔月四簋義同孔疏謂天子朔月當六簋黍稷稻粱麥苽若盛食則入

注義合江氏略本皇義兩說並通未知孰是也注云方曰簋圓曰盤者賈疏云皆據外而言案

易損卦云二簋可用享損卦以離巽為之離為日日圓巽為木木器圓簋象是用木明矣案賈所

述易損象義並據鄭易注文論語公冶長皇疏說同凡器方圓並當據外言錢亦內方外圓而稱

謂外圓內方者為簋內圓外方者為盤其說與鄭正相反蓋師說不同陸氏詩秦風釋文從鄭義

禮聘禮釋文從許義案聘禮二竹篋方注云器名也以竹為之狀如盤而方依禮經文則鄭義境

不可易否則竹篋不當特言方為殊異之詞矣孟氏三禮圖引茲圖云外方內圓曰篋內方外圓

曰篋足高二寸座其四角漆赤中此說亦與鄭同至御竟器物部引三禮圖云篋受一升下足高

其四角漆赤中蓋亦龜形其飾如篋盛稻粱案此所說篋篋形制既連鄭義又與禮經不合或御

器飾以象天子飾以玉雜記注云禮篋刻為蟲獸也少牢饋食禮敦皆南首注云敦有首者尊

內圓而小似龜有首有尾有足有甲有腹今禮家作篋亦外方內圓而其形如桶但於其蓋刻為

小龜是也其說始於禮疏誤胡培暉說同云盛黍稷稻粱器者掌客注云篋稻粱器也篋黍稷器也

與鄭亦相反鄭是也詳掌客疏 賓客亦如之其其禮車米筥米芻禾 禮致養 疏 賓客亦如

禮之者賈疏云亦有簠簋實之陳之事言實之陳之則據饗餼及饗食之時也注云此致饗餼之禮者據聘禮記以致饗餼為歸大禮故知禮即致饗餼也又掌客注以煇積為致賓客之小禮亦

有車米芻禾此禮內當亦該之矣賈疏云案聘禮曰致饗使卿草弁歸饗餼米百筥設於中庭車芻薪倍禾皆言陳是其饗餼車米芻禾四十車芻薪倍禾子男米八十筥車米二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言陳是其饗餼車米芻禾所陳多少之事詒讓案國語周語云周之秩官曰敵

以舍人即廩人之屬故通言之也芻亦此官共之司馬但主其陳設之事凡賓客車米筥米芻禾

陳並詳 喪紀廿二飯米熬穀 飯所以實口不忍虛也君用梁夫人用稷士用梁皆四升實者唯

掌客疏 夫三種六筥士二 疏 喪紀共飯米熬穀者與典瑞大祝小祝為官聯也凡大喪共飯米與大祝

亦生可知熬穀則未春之穀說文火部云熬乾煎也注云飯所以實口不忍虛也者檀弓云飯

用米貝弗忍虛也不以食道用美焉爾鄭彼注云尊之也食道饗米貝美白虎通義崩薨篇云所

子飯用玉簠米不用貝並詳典瑞疏云君用梁大夫用稷士用梁者據喪大記云君沐梁大夫沐

稷上沐梁為說也賈疏云彼濂沐時所用今引證飯者但飯米沐米與重高所盛用米皆同是以

士喪禮云貝三實于窆稻米一豆實於篋據飯舍所用下即云祝淅米管人受酒養子登外御者

沐又云餘飯盛以二豆是其三者用米同故引沐法以證飯也但要大記注士沐梁蓋天子之

喪大記注及士喪禮謂天子士與諸侯士所用米異是也檀弓孔疏說同穀梁隱元年揚疏謂大

鄭意飯米雖賤所用不同然其實篋則無貴賤並用一豆故云皆四升也云實者唯盈者其實

盈鄧彼注云唯盈取滿而已是也云熬殺者錯于棺旁所以惑蚘蟣也者于注例當作於各本並誤小祝注義同鄧要大記注云熬者煎穀也將塗設於棺旁所以惑蚘蟣使不至棺也孔疏云謂火熬其穀使香欲使蚘蟣聞其香氣食穀不饑尸也詒讓案錯於棺旁者論語為政篇集解引包咸云錯置也謂大斂後殯棺於西階而置此熬於棺之四旁也引喪大記曰熬君四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加魚膾焉者賈疏云見尊卑用筐穀多少不同之意鄭彼注引士喪禮曰熬黍稷各二筐又曰設熬旁一筐大夫三種加以梁君四種加以稻四筐則首足皆一其餘設於左右若然天子當加麥或六種十筐首足亦各一筐其餘亦設於左右也

以其王后之春獻種

耕于藉則后獻其種也后獻其種見內宰職

疏

以其王后之春獻種

者賈疏云內宰注云先種後就謂之種後種先孰謂之種彼內宰上春后獻種示不敗壞且助王耕事此云歲時縣者從納禾治得子即縣之以至春獻之注云縣之者欲其風氣燥達也者凡

穀種得溼鬱則萌蘖而緻敗故必高縣之使其風氣燥達則種良而易生也齊民要術收種篇云凡五穀種子過鬱則不生生者亦尋死粟黍稷常歲歲別收選好穗純色者劇刈高縣之至

春治取別種以擬明年種子即縣種之事鄭司農云春王當耕于藉則后獻其種也者于亦當作於各本並誤此釋經春獻種之義明王所耕於藉田者即此合人所縣后所獻之種也云后獻其

種見內宰職若內宰云上春詔王后帥六**掌米粟之出入辨其物**九穀六米**疏**出者謂宮之人而牛種之種而獻之于王是也

諸穀米粟出入之事也已春者為米未春者為粟說文米部云米稟實也肉部云稟嘉穀實也孔子曰粟之為言續也米粟本專屬梁段借為諸穀之通稱程瑤田云以粟主九穀因為諸穀之總

名義與倉人職同賈不知乃云正言稟即稟也夫稟稷也以稟為稟是以稟為稷此說蓋語爾雅郭注云江東呼粟為稷孫炎注亦云稷即粟也乃漢世訓詁相承之語孔穎達於曲禮稷曰明稟

亦釋之曰稷粟也蓋承其誤矣又云說文石字注稻一稻為粟二十升禾黍為一稻為粟十六升大半升稻黍之實亦曰粟假借通稱也案程說足正賈疏之誤粟之本義即九穀之梁非稷也詳

大宰及倉人疏注云九穀六米別為書者賈疏云九穀之名已見大宰注今云六米者九穀之

也程瑤田云考小宗伯及春人注並以麥為籩籩實是麥有米明矣光武自無麥亭至南宮馮異

復進麥飯菹屑飯則米為之也說文記陳楚之間相講食麥飯曰藝方言亦曰陳楚之內相講而

食麥謂之麥說文書麥飯方言言麥謂蓋皆言麥有米也但今世麥皆礫之為物其香米炊飯

則久失其節度矣若豆大小雖異其無米則一余以為穀中無米者或指麻與大小豆耳六米斷

指食醫之六穀賈釋鄭義恐未得其審案程說是也後編人六食注云六穀歲終則會計其政

之飯膳大食用六穀先鄭注亦依食醫為釋有麥無大豆則賈說之誤明矣歲終則會計其政

政用穀多少疏歲終則會計其政者正米粟之歲會亦即此官之官成也注云政用穀之

倉人掌粟入之藏以粟為主疏掌粟入之藏者謂凡入粟於國者並藏於倉人也莊存

以下文云辨九穀而此云掌粟入之藏偏舉其一故釋之也程瑤田云禾實曰粟粟實曰米米名

曰粟鄭注大宰九穀中無粟此言九穀以粟為主則是梁即粟矣史記索隱載三倉云梁好粟其

證也案程說是也賈疏亦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若穀不足則止餘澣用有餘則藏之以

以待凶而頒之

之委積所以豐優賓客之屬

疏

以待邦用者即匪頒賜稍食之用詳厥

之穀謂減省之也云殺餘法用謂道路之委積所以豐優賓客之屬者此亦注用今字作法也賈

疏云案上遺人注委積者廩人倉人計九穀之數足國用以其餘共之所謂除法也則彼委積

是注用以此餘者為之是豐優賓客者今倉人穀不足故云之屬惠士奇云凶年則鄉里門關郊里

野鄙縣都皆不入委積蓋凶荒札喪則國無征故止餘法用而以豐年之所藏頒之詒讓案法不

能二補殺

凡國之大事共道路之穀積食飲之具

大事謂

疏

共道路之穀積食飲之具

語周語云野有度積韋注云度露積穀也此官掌倉庾故共穀積別於委人所共為芻藁之積遣

人掌道之委積十里廬有飲食三十里路室有委五十里候館有積此官與彼為官莊也注

云大事謂與戎者賈疏云案左氏或公傳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不言要事今此要戎不言祀者此

祭祀不言

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種稌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以為灑而縣于邑閭

周禮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種稌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以為灑而縣于邑閭

之稼如黍如粱箋云稼禾也謂有稷者也是斂亦可曰稼蓋散文則通矣案程說是也說文禾部

空青赤黃黑陵水高下染稷黍禾粱麥豆稻各得其理是也云以爲灑而縣于邑閭者法謂稼法

亦此官之官法也秋官斂官脩閭氏注云閭謂里門此邑閭亦即邑中之里門與小司徒四井爲

州設用爲法也者此亦注用今字作法也下同種所宜之地若大司徒五地十有二境及職方氏九

五穀所種以飲遺民必躬親之注云田謂田峻主農之官也案此經無田峻疑是冬官之屬此官

蓋亦與彼
為官聯也

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

斂法者豐年從正凶荒則損
若今十傷二三實除減半

疏

蓋亦與彼為官聯也

斂者賈疏云此觀稼亦謂秋熟時觀稼善惡則知年上下豐凶而出稅斂之法詒案斂法謂賦斂之正供亦此官之官法又即周之徵法也載師任地之法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句稍顯

都皆無過十二此以地之遠近為稅法之差也司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此又以年之豐歉為稅法之差也二官蓋互相備依漢書食貨志引李悝說百晦平歲收百五十石十一之稅十五石以

此率準之則平歲百晦之斂近郊十五石遠郊二十二石五斗甸稍縣都約三十石而歲豐所收增於平歲則所斂亦增歲歉所收減於平歲則所斂亦減蓋皆以地遠近與年上下互劑之此周

斂法雖不及殷助法而實善於夏之貢法也斂為周賦斂之正法自來說者皆止援孟子為釋而不知求其義於此遂多誤解互詳載師匠人疏注云斂法者豐年從正者賈疏云年雖豐與中

平一曾從正法十一而稅之也案正法即載師所說十一至二十三等法是也依鄭賈說蓋謂豐歲亦依平歲所斂之數不增也然此經斂法有定率而無定數與夏貢法不同則豐年之斂似宜

增於平歲穀梁宣十五年傳云古者稅什一豐年補收孟子滕文公篇龍子亦謂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是也依漢志李悝說上孰百晦收六百石則十一之斂宜六十石中孰收四百

五十石則斂宜四十五石下孰收三百石則斂宜三十石然所斂雖一倍增而於十一之率則固無所溢是亦不得謂之非正法也管子大匡篇云案田而稅二歲而稅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

下年什取一歲飢不稅此雖非周法然亦可證稅法隨年上下不無增減矣云凶荒則損者大司徒十二荒政二曰薄征先鄭注云薄征輕租稅是也賈疏云凶荒謂年穀不熟則減於十一而稅

之案依漢志李悝說小鐵百晦年所斂雖大損而於十一之斂宜十石中鐵收七十石則斂宜七十石大鐵收三十石則斂宜三十石然則饑年所斂雖大損而於十一之率則亦無所減惟大饑或當強征不必

有三石之斂耳鄭賈謂穀減於十一之率是小鐵收百石而斂不及十石似非周之本法也云若今十傷二三實除減半者賈疏云鄭舉漢法以況義十傷二三謂漢時十分之內傷二分三分

分除有七分八分在實除減半者謂就七分八分中為實在仍減去半不稅於半內稅之以凶荒所優饒民法也孔廣森云前漢成帝紀曰郡國被災十四已上毋收田租後漢和帝永元四年詔

郡國秋稼為早蝗所傷其什四已上勿收田租獨糞有不滿者以實除之不滿即謂傷十分之三
三者就其餘見減半稅之也何武為清河太守坐郡中被災貸什四已上免至安帝永初七年蝗
災傷稼十五已上乃得勿租是 **掌均萬民之食而調其急而平其興** 均謂度其多少賜粟
則漢之末造征斂稍稍重矣

疏 賦稅異周書大匡篇云數口以食食均有賦即凶荒均民食之事也漢食貨志引李悝云一
夫治田百畝歲收晦一石半為粟百五十石善平糶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孰上孰其收自四餘
四百石中孰自三餘三百石下孰自倍餘百石小饑則收百石中饑七十石大饑三十石故大孰
則上糶三而舍一中孰則糶二下孰則糶一使民適足實平則止小饑則發小孰之所斂中饑則
發中孰之所斂大饑則發大孰之所斂而糶之故雖遇饑饉水旱糶不貴而民不取有餘以補
不足也李悝平糶之法此官均民食之一也云而調其急而平其興者此即旅師與積之事凡
民食不足則以所積者關貸之其有贏餘者則案法數平其興發之政使無不均之患 注云均
謂度其多少者釋文度下有平字疑今本誤稅內宰均其稍食注云均猶調度也此義與彼同多
少若虞人所云四歸三歸二歸之屬云調稟其艱阨者 師云調萬民之糶阨是也稟謂給其食
調與周同詳鄉師廩人疏云與所徵賦者旅師注云官徵粟物曰與今云軍與是也江永云與
起也發也謂調急之時平其所與發之廩食猶旅師平願其與積也注謂與所徵賦非也案江說
本王與之是也方苞說同賈疏謂當各計十一而稅
得特多特少則仍是出斂法之事非所謂平與矣

春人掌其米物 才物言 **疏** 非一米者春人注九穀有六米此春人並共之也 注云米物言
非一米者春人注九穀有六米此春人並共之也 祭祀共其
齋盛之米 齋盛謂黍稷稻粱之 **疏** 祭肥其其齋盛之米者其謂春人共生米與饋人炊之也
屬可盛以為重靈實 釋文云齋音乘注同本亦作齋案經當作齋注當作齋陸
賈本經注並作齋或本經注並作齋皆非也詳句斷小宗伯疏 注云齋盛謂黍稷稻粱之屬可
盛以為齋靈實者阮元云當作齋案阮校是也凡經作齋注並讀為齋句師小宗伯疏師大說

賈本經注並作齋或本經注並作齋皆非也詳句斷小宗伯疏 注云齋盛謂黍稷稻粱之屬可
盛以為齋靈實者阮元云當作齋案阮校是也凡經作齋注並讀為齋句師小宗伯疏師大說

稿人掌共外內朝完食者之食

外朝司寇斷獄弊訟之朝也今司徒府中有百官朝會之殿云天子與丞相舊決大事焉是外朝之存者與內朝路門外

之朝也完食者謂留治文書者今尚書之屬諸直上者

疏

稿人者稿嘉靖本作藁今從釋文唐石經宋本余本藁本與彼本

異者此故書本不誤故二鄭不著其改讀之說唐石經敍官作藁此作稿兩文不同自是鄭本之藁凡本職字與彼官不必皆相應若上儀人敍官作藁人即其比例嘉靖本藁後人依敍官故非

其舊也若鄭本作藁則注不空無藁讀為稿之文足以明之今定從石經為正詳敍官疏云外朝司寇斷獄弊訟之朝也者即小司寇掌外朝之政朝士掌邦外朝之法是也朝士注云外朝

在庫門之外外朝之內詳彼疏賈疏云天子三朝路寢庭朝是關宗人嘉事之朝大僕掌之又有路門外朝是常朝之處司士掌之又有外朝在東門內庫門外三槐九棘之朝是斷獄弊訟之朝

朝士掌之今言外內朝明彼三槐與路門外二者以其路寢庭非常朝之處也云今司徒府中有百官朝會之殿云天子與丞相舊決大事焉是外朝之存者與者鄭畢漢法為况朝士注云今司徒

徒府有天子以下大會殿亦古之外朝哉說與此同王應麟云漢漢志熹平四年馮光陳晃言厥元不正詔以羣臣會司徒府議注蔡邕集載三月九日百官會府公殿下東面校尉南面侍中

郎將大夫千石六百石重行北面議郎博士西面戶曹令史當坐中而讀詔書公議葉惠前坐待中西北近公卿與光晃相難問是非焉又百官志注蔡賢漢儀曰司徒府與蒼龍闕對厭於尊者

不欲號府應劭曰丞相舊位在長安時府有四出門明帝本欲依之迫於大尉司空但為東西門耳國每有大議天子車駕親幸其殿殿西王侯以下更衣併存每歲州郡聽探長吏咸否民所疾

苦還條奏之是為舉議言者操屬令史都會殿上主者大書某州郡行狀周禮外朝于實注曰禮司徒府中有百官朝會殿天子與丞相決大事是外朝之存者詒讓案據劉昭所引則于注說與

鄭同疑晉時猶沿漢制也鄭言此者謂漢亦有外朝與宮內之朝為二故舉以與周制外內朝相況實則周外朝無宮室與漢大會殿小異也云內朝路門外之朝也者即大宰宰夫之治朝也對

庫門外之朝則為內朝詳大宰及朝士疏云完食者謂留治文書若今尚書之屬諸直上者者說文內部云完徹也所內人在屋下無田事周書曰宮中之完食殿玉裁云周書蓋周禮轉寫之誤

當中之完食似涉校人宮中之稍食而誤賈疏云亦引漢法說之謂以次嘗直留在朝宿不違須以食供之完食者完散也外內朝上直諸吏謂之完吏亦曰散吏以上直不歸家食妻人供之因各完食者孔廣森云尙書散屬漢時號完官申屠嘉曰外垣垣故完官居其中是也官無常員其給食亦無常例祇謂之完食成帝河平四年詔選水它郡國在所完食之文類注完散也案孔說是也此完食即在官府服公事之人以事留外內朝者故官共其食以其爲散吏故謂若饗之完食也其公卿大夫等以事留宮中不遑退食者則內饗共之非構人所掌詳內饗疏

若饗

若饗

若饗

若饗

之禮者老通四等之老言之賈疏謂專指死王事者之父說未詳外妻疏注云士庶子先鄭注夫士之子弟宿衛王宮者者明士庶子衆多不宿衛者無饗禮也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先鄭注云庶子宿衛之官後鄭注云王宮之士謂王宮中諸吏之適子也庶子其支庶也此注云卿大夫士之子弟亦即指諸吏之適子庶子也今案凡卿大夫士之子已命者爲士未命而在官者爲庶子後鄭以適庶分士掌祭祭祀之犬養犬豕曰象不於人言者共疏謂將祭之犬者此亦庶子非也詳宮伯疏

充人爲官聯也注云養犬豕曰象者說文豕部云豕以穀圈養豕也又口部云豕則也豕即豕之變也儀云君子不食困腹注云周禮作象謂犬豕之屬食米穀者也史記夏本紀集解引賈逵左傳注云象養也穀食曰象孟子告子篇趙注云草食曰犴穀食曰象是象本爲養豕之名通言之凡穀食之性皆謂之象以對草食之性謂之犴故養犬亦稱象墨子天志上篇云莫不犴

牛羊象犬彘梨爲黍盛酒醴以祭祀上帝鬼神是也此不言象豕者可空奉豕豕疑冬官別有豕人象之云不於人言者共至尊雖其潘瀟羹餘不可饗也者釋文云潘本或作養羹本亦作殘案內則云婦潘醢鄭注云潘米瀾也說文水部云潘浙米汁也瀟瀟也廣雅釋器云潘瀟瀾也瀾與瀟通羹餘者易養交辭束帛羹羹釋文引子夏傳作殘羹呂覽權勸篇高注云殘餘也說文白

部云羹禽獸所食餘也羹殘並借字賈疏云以其人於炊米爲祭祀及其王與后並是至尊故難米之潘瀟羹餘亦不得饗之與犬故於此言之也

瑞安孫詒讓學

春官宗伯第三

鄭目錄云象春所立之官也宗尊也伯長也春者出生萬物天子立宗伯使掌邦禮典禮以事神為上亦所以使天下報本反始不言司者鬼神示人之所尊

不敢主

疏

春官宗伯第三者阮元云第三唐石經作第五非鄭目錄云象春所立之官也者宗伯於六官為第三於四時當春故彙之而稱春官云宗尊也者大宗伯注同說文

一部云宗尊祖廟也白虎通義宗廟篇云宗者尊也書周官僉孔傳訓宗伯為宗廟官長與鄭義異亦通云伯長也者天官敘官注同云春者出生萬物者獨斷云春為少陽其氣始出生贊云天

子立宗伯使掌邦禮典禮以事神為上亦所以使天下報本反始者郊特牲說祭社云所以報本反始也又祭義云天下之禮致反始也致鬼神也致反始以厚其本也致鬼神以尊上也鄭注云

反始謂報天之屬也是郊社以下諸祭祀悉為報本反始之事故法春生萬物之義以名官也云不言司者鬼神示人之所尊不敢主之故也者謂地夏秋冬四官並以司為名是取典主之義春

官掌鬼神示之事以人所尊故不可以人主之故獨變其名不言司而言宗也

周禮 鄭氏注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

邦禮以佐王和邦國

禮謂曲禮五吉凶賓軍嘉其別三十有六鄭司農云宗伯主禮之官故書堯典曰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兪咨伯乃作秩宗宗

官又主鬼神故國語曰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宜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祇氏姓之所出而率舊典者為之宗春秋禘于大廟躋僖

公而傳曰夏父弗忌為宗人又曰使宗人釁夏獻其禮禮特牲曰宗人升自西階疏使帥其屬視壺灌及豆籩然則唐虞歷三代以宗官典國之禮與其祭祀漢之大常是也

以佐王和邦國者大宰六典云三日禮典以和邦國是也注云禮謂曲禮五者賈疏云案禮序

云禮者體也履也一字兩訓蓋有以也統之於心名為禮周禮是也踐而行之名曰履儀禮是也

既名儀禮亦名曲禮故禮器云經禮三百曲禮三千鄭云經禮謂周禮也曲猶事也詳禮謂今禮

也其中事儀三千若然則儀禮為曲禮今此鄭云禮謂曲禮五者對文則儀禮是曲禮周禮是經

禮散文此周禮亦名曲禮案賈說非鄭指鄭釋邦禮為曲禮者正謂今禮經宗伯特掌之耳非謂

宗伯掌此周禮鄭儀禮目錄每篇並云於五禮屬某禮即所謂曲禮五也若周禮則古經六篇不

當云五矣然鄭以周禮對儀禮為經曲其說亦不堵詳天官目錄疏云吉凶賓軍嘉其別六總三十

六者據大宗伯職吉禮之別十有二凶禮之別五賓禮之別八軍禮之別五嘉禮之別六總三十

有六也鄭司農云宗伯主禮之官者據經云掌邦禮引書堯典者玩元云釋文出女秩二字則此

注本云女秩宗也詒禮案鄭所引書為孔本入舜典又女作秩宗女作汝並非其舊史記五帝本

紀集解引鄭書注云天事地事人事之禮秩宗主次秩尊卑賈疏云案彼虞書云脩五禮下又云

典朕三禮三五不同者鄭義上云脩五禮與下五五連文五五是請侯所執玉則五禮非吉凶賓

其二曰大宗鄭注以為殷禘云漢之大常是也者賈疏述注作則漢時大常是也疑誤
章注云秩宗之官於周為宗伯漢為太常說與先鄭同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奉常秦官掌宗廟禮
儀景帝中六年更名大常顏注引應劭云常與世掌典三禮也是漢大常亦
典禮及祭祀故以况周之宗伯漢書王莽傳莽改大常曰秩宗義亦同也 禮官之屬大宗

伯卿一人小宗伯中大夫二人肆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

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肆師陳也肆師佐宗伯

陳列祭祀之位及牲器 案疏引鄭書注又謂芮伯為宗伯即此大宗伯卿也云小宗伯中大夫二人者禮官之貳也周

書言麥篇又謂之少宗乃王會篇有滿宗蓋亦即此官也云肆師下大夫四人者禮官之攷也

注云肆猶陳也者掌戮注同說文長部云肆極陳也肆即肆之隸變云肆師佐宗伯陳列祭祀之

位及牲器案盛者賈疏云案小宗伯云掌建邦之神位肆師云立大祀用玉帛牲牲之等故知左

宗伯列陳祭祀之位也知亦陳注器案盛者案其職云大祭祀展饌牲饗于牢願于楹人又云祭

之日表齋盛告梁展器陳古備 是其陳牲器案盛之事者也 鬱人下士一人府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鬱金香草 鬱人者鬱正字作鬱說文林部云

鬱為鬱賈疏云鬱人為首者祭祀宗廟先灌灌用鬱其職云掌裸器故宜先陳也云府二人也一

人者王引之謂當作府一人史二人是也詳天官敘官疏注云鬱鬱金香草者郊特牲孔疏引
馬氏說鬱草名以鬱金香草合為鬱也說文鬱部云鬱芳艸也一日鬱鬱百艸之華遠方鬱人所
貢芳草合醴之以降神鬱今鬱林郡也水經溫水注引應劭地理風俗記云周禮鬱人和鬱鬱所
芳艸也百草之華煮以合醴黑黍以降神者也或說今鬱金香是也一日鬱人所貢因氏部矣詩
謂芳草應謂鬱金香也與此注義同其百草之華鬱人所貢別為一說玉燭寶典云萬震兩州兵

物志云鬱金香屬寶國入種之色正黃而細後漢朱穆南陽宛人鬱金賦乃云歲朱明之首月
步南園以迴瞻鬱草木之紛葩美斯花之英妙草隴陽賦云草則鬱金勺藥然則南方自有此
草非必屬寶案據杜說則古中原自有鬱艸故以和酒而今無之猶古以薑桂為常食今北方絕
無桂也今藥中別有鬱金根無香出蜀中與香草鬱金華異古鬱艸用葉不用根華五詳本疏
云宜以和鬱者郊特牲云周人尚臭灌用鬱臭鬱合鬱臭陰達於淵泉所謂鬱和鬱也賈疏云鬱
人所掌者是秬米為酒不和鬱者若祭宗廟及灌賓客則鬱人以鬱酒入鬱人鬱人得之築鬱金
香煮之以和鬱酒
則謂之鬱鬱也

鬱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
下也秬如黑黍一稔二米
疏鬱人者掌其秬鬱

故次其後注云鬱釀秬為酒芬香條暢於上下也者本職注云秬鬱不和鬱者也詩人雅江漢
籥秬鬱一苗鄭箋云秬黑黍酒也謂之鬱者芬香條鬱也易震卦辭不喪匕鬱李氏集解引鄭易

注云鬱秬酒芬香條鬱因名焉白虎通義攷籥籥說秬鬱云芬香條鬱以通神靈案條暢即條鬱
暢字通說文鬱部云鬱以鬱釀鬱艸芬香攸服以降神也攸服亦當作條暢說苑脩文篇云鬱

者上暢於天下暢於地無所不暢故天子以鬱為贊所謂條暢於上下也云和如黑黍一稔二米
者說文鬱部云鬱黑黍也一稔二米以釀重文秬鬱或从禾又禾部云秬也秬也秬也秬也秬也

米案經傳皆作秬賈疏云案爾雅云秬黑黍一稔二米此爾雅上文云秬黑黍是一米之秬
直以秬為名下文云秬一稔二米亦是黑黍但無黑黍之名但二米之秬貴此秬酒用二米者故

鄭云秬如黑黍此據爾雅下文二米之秬其狀如上文黑黍者若然爾雅云秬一稔二米不言黑
黍者爾雅主為釋詩案生民詩云秬秬秬秬秬秬秬秬秬秬秬秬秬秬秬秬秬秬秬秬秬秬秬秬秬秬

秬者一稔二米案爾雅秬一稔二米未之二者同異鄭荅云秬即其皮秬亦皮爾雅重言以購人
更無異爾也鄭云重言者秬既皮復云秬亦皮是重言也恐人不知秬是皮故重言秬是一

還是秬故云更無異爾也詩大雅生民孔疏云秬是黑黍之名是黑黍之秬有二米者別名

之為二米言如者以黑黍一米者多而為正稱二米則中之異故言如以明有二等也如有一

二等則一米亦可為酒粳人之注必言二米者以宗廟之祭唯祿為重二米亦異之物粳宜當

用之故以二米解粳其實粳是大名故云釀也為酒爾雅云一稔二米粳人注云一稔二米文

不同者鄭志蒼張逸云極即皮其釋亦皮也爾雅重言以曉人然則極即古今語之異故鄭引爾

雅得以前為極也程瑤田云賈所疏及引鄭志問答之意未見分曉檢生民疏乃知孔所見粳人

注作極如黑黍一極二米以極字易爾雅之釋字也據此則是極原包一極二米者極即一極二

皮耳但一極二米不能不異其名故義取諸皮之含米者異而名之為極也然鄭釋粳用一極二

米者若但云釀極為酒則其義不顯故必須見極字而又解之云如黑黍一極二米言如一米

之極而一極二米也是爾雅釋詩之意欲見極為釋故以釋解極既上承極字可不復更見極字

鄭意欲見極亦極既直見極字而極皆皮則不妨易釋為極也此屬文之法孔氏得真義矣案

孔程疏注義是也鄭注本作一極二米故張逸以發問詩江漢孔疏引孫毓毛詩異同評亦云粳

是酒名以黑黍一極二米者作之正本鄭此注為說今本此注並作一稔陸音孚賈述注及引鄭
爾雅釋艸鄭注云此亦黑黍但中米異耳漢和帝時任城生黑黍或三四實實二米爾雅
釋文引或云今黑黍米白殼黑蓋以黍為高粱非也古九穀之黍即今之稔詳大宰疏
雞人下士一人史一人徒四人疏又雞人者賈疏云案雞人職云共雞牲大祭祀夜呼且雞
屬春官也應人注云雞屬宗伯木也月令注云雞木畜孔疏引洪範五行傳云貌之不恭則有雞
禍注云雞畜之有冠翼者屬貌賈子胎教篇云雞東方之牲也風俗通義祀典篇引青史子書說
同並賈說所本

司尊彝下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法也言為尊之法正

司尊彝者此官

與司几筵天府典瑞四職並掌五禮器物之官故亦屬宗伯司尊彝亦謂之犧人故國語周語云
犧人薦禮韋注云犧人司尊也即指此官云府四人史二人者王引之謂當作府二人史四人是
也詳天官敘官疏注云彝亦尊也鬱鬯曰芬者說文糸部云彝宗廟常器也從糸系也凡持
米器中實也力聲此與爵相似周禮六彝雞彝鳥彝黃彝虎彝象彝彝彝彝彝彝彝彝彝彝彝彝
六彝盛鬯也周禮六彝雞彝象彝象彝象彝象彝象彝象彝象彝象彝象彝象彝象彝象彝象彝象彝
也明堂位亦以雞彝象彝黃目為灌尊又曰尊爵爾雅釋器云彝由器也郭注云皆盛酒尊彝其
總名也云彝法也者爾雅釋詁云彝法常也足彝法同義云言為尊之法者正各本並作也
賈疏云祭宗廟在室先陳設乃向外東香酒之尊以彝為法故名此鬱鬯曰彝也
是以鄭云香為尊之法也案疏疏似賈所見本亦作法也嘉靖本作法正疑誤

司几筵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徒八人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疏部云几筵者說文几

名釋林張云几筵也所以廢物也云府二人史一人者王引之謂當作府一人史二人是也詳天
官敘官疏注云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者鋪陳釋文作鋪之疑涉下條之而誤燕禮賈

疏引此注不作鋪陳說文竹部云筵竹席也又巾部云席藉也禮天子諸侯席有黼黻純飾釋名
釋林張云筵衍也舒而平之衍衍然也席釋也可卷可釋也祭統云鋪筵設廟几是鋪陳曰筵藉

之謂人所坐謂則曰席賈疏云設席之法先設者皆言筵後加者為席故其職云設筵設純純加
縹席畫純假令一席在地或亦云筵儀禮少牢云司宮筵於奧是也筵先設者為鋪陳曰筵藉之

曰席也云然其言之筵席通矣者凡對文則筵長席短筵鋪陳於下席在上為人所坐藉散文則
筵亦為席故本職云掌五席實象筵言之士冠禮潘筵注云筵席也蓋席亦有鋪陳之義鄉飲酒

禮注云席敷陳也是也

天府士士一人中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此府物所藏言天者尊

注云府物所藏者說文六部云府文書藏也賈疏云府聚也凡物所聚皆曰府官人所聚曰官府

皆在藏中飲食所聚謂之六府詩云叔在幾火烈具舉注藏澤禽之府也天府至府外內府泉府

者天祖儀禮經傳通釋引鄭洪範五行傳注云受命之君承天

典瑞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瑞節信也與瑞 **疏** 典瑞者此官掌玉瑞

掌相備故次其後注云瑞節信也者本職注云瑞符信也文玉部云瑞以玉為信也白虎通

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為瑞節杜注云節信也云典瑞者今符璽郎者掌文

命謂王遷秩羣臣之書者賈疏云凡言命者皆得簡策之命秋

司服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人 **疏** 司服者冠服與禮命相將故司服亦

凶者服公羊傳云命者何加我服也再命已上得命即得服故司服列職於典命

典祀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疏** 典祀者此與守祧皆

宗伯先典祀者以其掌外祭祀有

二郊五帝之兆會於宗廟故也

守祧奄八人女祧每廟一人奚四人遠廟曰祧周為文王武王廟遷主藏焉奄如今之宦者

疏守祧者此掌內祭祀宗廟之官故次典祀金鶚云對文則祧與廟別散文則祧與廟通聘禮

祭法孔疏引襄九年左傳服虔注云會祖之廟曰祧然則祧之名通於四親廟矣云奄八人者賈

疏云以其與女祧及奚婦二人同處故須奄人通姜嫄為八廟廟一人天子故八人也案賈本張融評聖

證論說詳後云女祧每廟二人奚四人者沈彤云女祧每廟二人天子七廟通姜嫄為八廟則十

六人每廟奚四人則三十二人注云遠廟曰祧者別於四親廟為近廟也說文示部新附云祧

遷廟也御覽禮儀部引五經異義云禮祭法云天子有祧遠廟曰祧將祧而去之故曰祧鄭祭法

注云祧之言超也超上去意也許宗彥云遠廟者遠於廟自正廟而遷之於祧謂之遷故祧曰遷

廟去祧而壇則無廟矣故謂之毀壇壇鬼皆毀廟云周為文王武王廟者鄭以二祧為即文武世

室也明堂位云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鄭注云世室者不毀之名也漢書韋玄

成傳玄成等四十四人奏議曰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後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

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毀王制孔疏引石渠論白虎通

並云周以後稷文武特七廟又引盧植云二祧謂文武案此皆鄭義所本公羊成六年何注說同

賈疏謂鄭以二祧為祭法之祖宗今攷祖宗之祭固二祧之祭明矣也鄭以周二祧專為文武廟

其說亦非也文武世室不遷不毀與二祧迭毀不同周七廟二祧為遷廟當從王肅說謂王之

祖之父及祖以次遞遷非不遷不毀之廟也通典背禮載王肅非鄭云祭法云遠廟曰祧親盡之

上猶存二廟也文武百代不遷者祭法不得云去祧為壇又引馬昭非王云肅言文武不得稱遠

廟不得為二祧者凡別遠近以親為限親內為近親外為遠文武適在親外當毀故言遠廟自非

文武親外無不毀者又引孔晁申王云夫無功德則以親遠近為名文武以尊重為祖宗廟何取

遠近故后稷雖極遠以為太祖不為遠也許宗彥云韋玄成鄭康成等皆以文武為不遷之廟既

以文武為不遷廟而周制止五廟因文武不遷始有以二祧當之祧者遷廟乃以為不遷之廟名實乖矣若依鄭義是周制本止五廟因文武不遷始有以二祧當之祧者遷廟乃以為不遷之廟名實乖矣若

由來經傳不容無一語及此也且謂文武不遷者謂文王受命武王始有天下宜加尊禮異於常制今二祧言管乃止其禮既簡祧有廟而無寢其制亦殺况鄭謂二祧者遷主所藏之廟文武以

親盡而為祧凡先王亦親盡而祧其主亦藏於祧廟是文武仍與凡先王等豈為尊禮哉又鄭解祧云祧之言超也超上去意也使文武長居二祧凡祧主皆藏祧廟則何超上之有祭法去祧為

壇南史臧靈曰尋去祧之言則祧非文武之廟矣文武周之祖宗何云去祧為壇乎明遠廟為祧者無服之祖也所駁甚確金鶚云成王之時文武在四親廟中安得以為二祧乎文武居二祧必

在共王之世去周公制禮時甚遠何可以解周官乎明堂位有文武世室之說其制在懿王孝王之

之時周于是有九廟然則文武為二祧不過在穆王共王之時未幾而為世室矣何待謂文武常

為二祧乎案許金二說申王義是也明堂位以魯公之廟放文世室武公之廟放武世室明以魯伯禽及武公特立廟放周文武廟則文武於二祧之外別立廟明矣且姜嫄為先妣尚特立閼宮

之廟文武受命勛業其特立廟不亦宜乎要之七廟之制定於周初文武去祧則在懿孝以後無

論別立廟與否皆不可以消七廟之初制則固較然無疑耳云遷主藏焉者本職注亦云遷主所

藏曰祧鄭祭法注云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於二祧之中諸侯無祧藏於祖考之廟中聘禮

曰不祧先君之祧是謂始祖廟也賈疏云以其顯考以下其廟毀不可以藏遷主文武既不毀明

當昭者藏於武王廟當穆者藏於文王廟可知故云遷主藏焉若文武已上父祖不可入下子孫之廟宜藏於后稷之廟但文武既為二祧后稷為大祖廟不可復稱祧故不變本名解大祖也案鄭賈說亦非也凡遷主當從韋玄成許慎說並藏大祖廟不藏二祧無天子諸侯之異聘禮之祧即廟之通稱非謂諸侯遷主藏大祖廟遂名大祖廟為祧也金鶚云祧遷廟也大祖百世不遷豈可以遷主所藏遂名為祧乎其說是矣詳本職疏云奄如今之官者天官序官注云奄精氣閉藏者今謂之官人義與此同云女祧女奴有才智者者賈疏云亦若天官女酒女漿女祝女史之類皆女奴有才智者為之無才智者即入奚類也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后稷則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鄭注云此周制七者大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大祖后稷則

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大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祭法云王立七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遠廟為祧去祧為壇去壇曰鬼王制疏云鄭氏之意天子立七廟唯謂周也鄭必知然者按禮緯稽命徵云唐虞五廟親廟四與始祖五廟四廟至子孫五廟四廟至子孫六廟六廟至子孫七廟據此為說故謂七廟周制也周所以七者以文王武王受命其廟不毀以為二祧并始祖后稷及高祖以下親廟四故為七也若王肅則以為天子七廟者謂高祖之父及高祖之祖廟為二祧并始祖及親廟四為七故聖證論肅難鄭云周之文武受命之王不遷之廟權禮所施非常廟之數般之三宗宗其德而存其廟亦不以為數凡七廟者皆不稱天子諸侯立廟並親廟四而止則君臣同制尊卑不別禮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况其君臣乎又祭法云王下祭廢五及五世來孫則下及無親之孫而祭上不及無親之祖不亦義哉梁傳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家語云子羔問尊卑立廟制孔子云禮天子立七廟諸侯立五廟大夫立三廟又云遠廟為祧有二祧焉馬昭難王義云按喪服小記王者立四廟又引禮緯夏無大祖宗禹而已則五廟般人祖契而宗湯則六廟周尊后稷宗文王武王則七廟自夏及周少不減五多不過七禮器云周旅酬六尸一人發爵則周七尸七廟明矣今使文武不在七數既不同祭又不享嘗豈禮也哉故漢侍中盧植說云二祧謂文武曾子問當七廟無虛主禮器天子七廟堂九尺王制七廟盧植云皆據周言也殺梁傳天子七廟尹更始說天子七廟據周也漢書韋玄成四十八人議皆云周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石渠論白虎通云周以后稷文武特七廟又張融謹按周禮守祧職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自大祖以下與文武及親廟四用七人姜嫄用一人適盡若除文武則奄少二人曾子問孔子說周事而云七廟無虛主若王肅數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廟與文武而九主當有九孔子何云七廟無虛主乎故云以周禮申鄭之意且天子七廟者有其人則七無其人石渠論白虎通為證驗七廟斥言立說為長是融申鄭之意且天子七廟者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若諸侯廟制雖有其人非是別立殯廟七廟外親盡之祖禘裕猶當祀之而王肅云下祭無其義非也又王下祭廢五者非是別立殯廟七廟外親盡之祖禘裕猶當祀之而王肅云下祭無

先公以天子之禮天子作序言祀先王先公亦謂時祭植祀若禘祫則先公與先王並列自必祀以
天公之禮天子作序亦不必別言之但言禘祭宗廟可矣又司服云享先王則衰冕享先公則鷩冕
此亦謂時祭禮祀先公之尸服鷩冕故祭者亦服鷩冕不以卑臨尊也若禘祫之祭先王先公同
在一處祭者只應服衰冕何得殊服乎由此觀之成王之時先王已有四廟又有先公之廟非七
廟而何天雖不追王亦得稱先王國語云我先王后稷是稷稱王也其尸必服衰冕祭者豈得以
推以配天雖不追王亦得稱先王國語云我先王后稷是稷稱王也其尸必服衰冕祭者豈得以
鷩冕享之乎思文頌后稷則祭后稷之廟當歌思文不歌天作也若天作所祭有后稷后稷為周
始祖其功甚大何無一言及之乎大祖尊於羣廟未有不祀以天子之禮者何必特言之乎則先
公非后稷明矣許祭彥云周禮五廟二祫五廟者一祖四親服止五廟亦止五先王禮禮有節仁
孝無窮於親盡之祖限於禮不得不毀而又不忍遽毀故五廟外建二祫使親盡者禮焉行享節仁
之禮由邇而毀去事有漸而仁人孝子之心亦庶乎可已故五廟禮之正二祫仁之至此周人宗
廟之大法也夫五廟二祫禮有正文不容增減祫為遷廟必非與稷廟同制若祫是廟何為別
立此名循其通稱忘其殊義親親之殺追遠之意胥失之矣案鄭及馬昭張融孔穎達等之誤金
許兩家難之詳矣馬昭引禮器旅酬六尸一人發爵以明七廟七尸文武亦與祭若文武不在七
世室已立則旅酬當有八尸矣又此官奄八人以七廟通姜嫄廟為八廟廟一人金鵠以為此在
周公制禮時已有七廟之明證是也張融乃疑除文武則奄少二人此亦不信文武去祫在懿孝
以後此經作於成王初文武尚在親廟又何疑於奄八人之不足配哉又天子宗廟在雉門內路
門外及廟制異同詳小宗伯及本職疏其祫之所在經注無文焦循云廟制同於路寢每堂東西
九雉得四十五步七乘之得三百十五步諸禮在西堂下則堂下至壁有餘地也士冠禮適東壁
注云時母在闈門之外婦人入廟由闈門是闈門在壁而闈門之外必有巷道以居兩廟之夾中
也然則此四十五步外又加以堂下餘地及牆之厚巷之廣每廟至少約得十步共七十步並之
已三百八十九步治朝之左僅廣四丈得四百步去七廟之三五百八十九步此外宿衛官舍廡塗
豈十餘步所可受者考隸僂職掌五寢之掃除糞洒之事注云五寢五廟之寢也周天子七廟唯

就無寢詩云寢廟釋相連貌也前曰廟後曰寢若就與五廟並列而就獨無寢何以成制則二

就與廟必非一地也惟就與廟不一地故廟有寢就無寢五廟共廣三百步於朝左為可置祭

焦謂就當與廟別立豈不可易今依王義說之蓋路門外惟有五廟其就與文武世室姜姬廟皆

當別立但無正文未能定其所在要嘗在宮內而不與五廟並列則固無疑也云奚女奴也者謂

女奴之少才習者詳天官敘官疏

世婦每宮卿二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女府二人女史二人奚十有六人世婦后宮

亦用士人女府女史女奴有才知者疏世婦者此官與內外宗並婦官以禮事佐后者故亦屬

六宮漢始大長秋廢事少府大僕宗伯而次守就之後互詳天官敘官疏云每宮卿二人

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者賈疏云王后有六宮每宮卿二人則十二人也案王之六卿皆六命十

二小卿者四命此六宮十二卿不言命數亦可當小卿小司徒等十二小卿同用四命中大夫為

之以其事同十二人故也沈彤云婦官而以卿大夫士名之何也白虎通云卿之言章夫之言扶士

之語事婦人有是德則亦以是爵爵之也下大夫每宮四人凡二十四人中士八人凡四十八人

世婦當二十七大夫為說但此官備卿大夫士三等自與彼不同賈說與經例不合非也此世婦

宮卿以下並以婦人為之與天官世婦職掌畧同王與之魏校柯尙遷方苞孫志祖並謂彼世婦

為內命婦此世婦為外命婦其說甚精蓋天官世婦為內命婦故與九嬪女御為次而屬大宰以

大宰兼掌宮政也此世婦為外命婦故與內外宗並列而屬宗伯以宗伯掌禮事也外命婦當

者比於卿而終不得稱故與大夫士同家世婦之稱本職云凡內事有達於外官者世婦當

之明其非內命婦蓋世婦自有內外命婦之別經亦分列其職其異同分合自有精意而說者不

悟強為推測鄭以此官為士人賈馬又以為奄人其說皆不可通互詳天官敘官疏云女府二人

女史二人奚十有六人者沈彤云六宮女府女史凡十二人奚九十六人注云世婦后宮官也

內宰疏云漢始大長秋或府中少府大僕亦用士人者丁晏云漢書百官公卿表將行秦官景帝
 中六年更名大長秋或用中人或用士人師古曰秋者收成之時長者恒久之義故以為皇后官
 名又詹事秦官掌皇后太子家丞又中長秋私府永巷倉庫祠祀食官令長丞諸宦官皆屬焉
 長信詹事掌皇太后宮景帝中六年更名長信少府中太僕掌皇太后與馬不常置也賈疏云此
 主婦人則卿大夫士並奄人為之若然天官云內小臣奄人獨此宮卿大夫士與下女府女史奚同
 夫不用奄人者案彼天官之內職內有婦人者皆用奄人獨此宮卿大夫士與下女府女史奚同
 居不用奄非其宜但此經不言奄故鄭亦不言奄其實是奄可知是以賈馬皆云奄卿也然鄭云
 漢始大長秋亦見周時用奄之義也但天官惟有小臣是士用上士用奄人鄭即云奄卿士異其賢也
 若然小臣上士言奄此不言奄者但上天官共婦人同職皆已言奄於此略而不言耳孔廣森云
 賈馬舊說世婦為奄卿故鄭君辨之言漢初皇后宮官尚用士人則周宮卿是士人非奄可知疏
 乃以為見周時用奄之義適與注反矣後漢宦者傳曰漢與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
 人以參其選中興之初宦官悉用奄人不復雜調它士然鄭引漢法以說此經則非也官以婦名
 不但施諸士人不可即施諸奄人亦不可愚謂此等必諸臣之妻老而有德者選令治宮廟之內
 禮卿之妻即命為宮卿大夫之妻為宮大夫之妻為宮士之妻為宮士之妻老而有德者選令治宮廟之內
 從男子正謂此世婦也后妃獻廟於太廟時命世婦與君因祭而命卿大夫者同禮下文女府女
 奚冠以女字而卿大夫之等不言者正因號稱世婦其必非男子無疑耳沈夢龍云此段人所謂
 命婦亦云卿大夫士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也鄭注謂如漢之大長秋是以男子官世婦矣或疑
 奄人為之亦非周官奄人至上士止也案孔沈說是也其謂從夫之爵說本王與之孫志祖說亦
 同但此經六官之正及六卿大夫男卿止有十二人未必其妻盡為宮卿如十二卿之中有無妻
 或有妻而老病不任宮事者又將闕其數乎竊意此當兼有至仕諸卿之妻抑有非卿妻而以賢
 加命取備員數者固不容泥也云女府女史女奴有才知者亦對奚為女奴
 少才知者也與前女祿義同又此女史為府史之屬與天官女史為內官異

內宗凡內女之有爵者

內女王同姓之女謂之內宗有爵其
 嫁於大夫及士者凡無常數之言

疏

注云內女王同姓之女謂之
 內宗者別於後外宗為不同

姓之女雜記云外宗為君夫人猶內宗也注云內宗五屬之女也與此注小異服問孔疏引熊氏云內宗有二案周禮云內女之有爵謂其同姓之女悉是一也據記云內宗者是君之五屬之內

女是二也詒讓案此經內宗止取有爵者不論有服無服故鄭以同姓之女廣言之雜記內宗亦當與此同彼注謂止五屬之女熊氏遂謂內宗有二非也穆天子傳說葬盛姬事云女主即位王

臣姬姓之二十四年八月下丑夫入為大夫士妻者所謂內宗也亦依此注義互詳後疏又春秋莊二十四年八月下丑夫入為大夫士妻者所謂內宗也亦依此注義互詳後疏又春

秋莊二十四年八月下丑夫入為大夫士妻者所謂內宗也亦依此注義互詳後疏又春秋莊二十四年八月下丑夫入為大夫士妻者所謂內宗也亦依此注義互詳後疏又春

秋莊二十四年八月下丑夫入為大夫士妻者所謂內宗也亦依此注義互詳後疏又春秋莊二十四年八月下丑夫入為大夫士妻者所謂內宗也亦依此注義互詳後疏又春

秋莊二十四年八月下丑夫入為大夫士妻者所謂內宗也亦依此注義互詳後疏又春秋莊二十四年八月下丑夫入為大夫士妻者所謂內宗也亦依此注義互詳後疏又春

秋莊二十四年八月下丑夫入為大夫士妻者所謂內宗也亦依此注義互詳後疏又春秋莊二十四年八月下丑夫入為大夫士妻者所謂內宗也亦依此注義互詳後疏又春

秋莊二十四年八月下丑夫入為大夫士妻者所謂內宗也亦依此注義互詳後疏又春秋莊二十四年八月下丑夫入為大夫士妻者所謂內宗也亦依此注義互詳後疏又春

秋莊二十四年八月下丑夫入為大夫士妻者所謂內宗也亦依此注義互詳後疏又春秋莊二十四年八月下丑夫入為大夫士妻者所謂內宗也亦依此注義互詳後疏又春

秋莊二十四年八月下丑夫入為大夫士妻者所謂內宗也亦依此注義互詳後疏又春秋莊二十四年八月下丑夫入為大夫士妻者所謂內宗也亦依此注義互詳後疏又春

秋莊二十四年八月下丑夫入為大夫士妻者所謂內宗也亦依此注義互詳後疏又春秋莊二十四年八月下丑夫入為大夫士妻者所謂內宗也亦依此注義互詳後疏又春

秋莊二十四年八月下丑夫入為大夫士妻者所謂內宗也亦依此注義互詳後疏又春秋莊二十四年八月下丑夫入為大夫士妻者所謂內宗也亦依此注義互詳後疏又春

秋莊二十四年八月下丑夫入為大夫士妻者所謂內宗也亦依此注義互詳後疏又春秋莊二十四年八月下丑夫入為大夫士妻者所謂內宗也亦依此注義互詳後疏又春

象冢而為之者說文冢高墳也又土部云墳丘墳也方言冢冢晉之間謂之墳或謂之墳自爾而西謂之丘小者謂之塚大者謂之丘爾推釋山云山頂冢釋名釋喪制云冢廬也象山頂之高廬起也曲禮注云塚冢也冢冢本義為山頂山頂必高起凡丘墓封土高起為冢與山頂相似故亦通謂之冢也賈疏云案其職云以爵等為丘封之度注云王公曰丘諸臣曰封此直云丘不言封亦有封可知案禮記云適墓不登廬是泉土為冢故云墳也又禮記云古者墓而不墳又有墳稱秦漢已下天子之丘亦謂之陵也案爾雅山頂曰冢故云象冢而為之也若然云丘陵亦是象丘陵為之也

墓大夫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墓冢塋之地孝子所思慕之處**疏**

墓大夫者亦謂之司墓左昭十二年傳云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杜注云鄭之掌公墓大夫徒屬之家孔疏謂即此墓大夫是也注云墓冢塋之地者說文土部云墓丘也塋墓地植弓云古者墓

而不墳注云墓謂兆域今之封塋也又曲禮注云墓塋城方言云凡葬而無墳謂之墓案據鄭說則兆域內平地謂之墓於墓中封土為塋則謂之冢二名迥別渾言之則冢墓亦得通稱故廣雅

釋丘云墓冢也賈疏云不云冢云墓者禮記云庶人不封不樹故不謂冢而云墓墓即葬地云孝子所思慕之處者墓冢聲類同釋名釋喪制云墓墓也孝子思慕之處也

職喪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職主**疏**職喪者周

書大聚篇云立職喪以師死即此官也注云職主也者享人注同

大司樂中大夫二人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

八人徒八十人大司樂樂官之長**疏**大司樂者說文木部云樂五聲八音總名此官至司于二十職並掌樂事之官賈疏云大司樂掌國子六樂六舞等在此者以

其宗伯主禮禮樂相將是故列職於此也樂師教國子小舞與大司樂職別而同府史亦謂別王同官者也詒讓案大司樂樂師又謂之大樂正小樂正亦通謂之樂正鄉飲酒禮注云正長也王制云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詩書禮樂以教士將出學大胥小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注云樂正樂官之長掌國子之教又文王世子云大樂正學舞于戚語說命言皆大樂正授數又云小樂正學千注以為樂師大射儀亦有小樂正彼注義同凡諸樂官亦通謂之冷官毛詩邶風簡兮敘云衛之賢者仕於冷官箋云冷官樂官也冷氏世掌樂官而善焉故世多號樂官為冷官以下樂官之屬燕禮大射儀亦通謂之樂人詳本職疏注云大司樂樂官之長者賈疏云以其與樂師已下至鞀鼗氏已上為長者案典庸器司干當亦屬大司樂實未備

大胥中士四人小胥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胥有才知之稱禮記文王世子曰小樂正學于大胥佐之

疏

大胥中士四人者大率八職云胥掌官敘以治敘本職云以六樂之會正舞位以序出入舞者小胥亦云正樂縣之位二官並掌位敘之事故以胥名官云小胥下士八人者賈疏云小

胥掌樂縣之法亦與大胥別職而同官者也注云胥有才知之稱者地官敘官注同引禮記文王世子曰小樂正學于大胥佐之者佐記作贊義同鄭彼注云小樂正樂師也周禮樂師掌國學之政教國子小舞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榮合舞秋頌學合聲彼大胥即此官故引以為證

大師下大夫二人小師上士四人瞽矇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既

瞭三百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凡樂之歌必使瞽矇為焉命其賢知者以為大師小師晉杜預云曠

也大師也曠讀為虎眊之眊曠目明者鄭司農云無目

疏

此官為樂工之長故禮經通謂之工

大射儀有大師少師論語微子篇有大師樂少師陽集解引孔安國云魯哀公時樂人史記周本紀作大師疵少師彊以為商紂時樂官漢書古今人表顏注引鄭論語注以為周平王時人則亦

王官少師即此小師也云晉職上替四十人中替百人下替百有六十人者此皆樂工也以其材

甄高下分為三等禮經亦通謂之工大射儀說工升歌大師少師之下有上工蓋即此上替又有

小師官即此中替以下也云既瞭三百人為替瞭之相如上中下替之數是每替一相也其大

八人晉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者乾隆石經無此十七字賈疏云此下直云替瞭三百人無

史晉徒者以其無自不須人使是以有既瞭三百人而已又云案其職大師小師及替瞭既瞭四

者皆別職又無府史而并言之者以其大師小師為長故連類言之焉登府謂賈疏兩言無府

晉徒此十七字為後人所補阮元則謂四官分職府史晉徒就屬於四官故經文合併為一條如

大司樂樂師之例案前後諸樂官並有府史晉徒而已此疏特詳釋之與它職不同似所見本實無此四

常見疏例並止云別職同官共府史晉徒而已此疏特詳釋之與它職不同似所見本實無此四

句然唐石經及宋以來版本並有賈本實未盡善今未敢遽刪注云凡樂之歌必使替瞭為焉

考國語晉語云朦腹修聲章注云無目於聲音善故使修之案本職云大祭祀帥替登歌令奏擊

拊下管播樂器令奏鼓陳又小師掌鼓設柷致頌籥鼓歌注云教教替瞭也則替瞭亦歌器兼

以爲大師小師者明大師小師亦以替瞭為之以其實知使為替官之長故殊異之而稱師也引

晉杜蘧云曠也大師也者檀弓文彼文作杜黃注云或作屠謝大師與奏樂案左昭九年傳作屠

警師曉四者不同官實即此大師長屬隨文錯舉耳故呂氏春秋達變篇亦載此語唯云隸箴師誦無警曉之文明不必實有曉官矣

典同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耳書曰協時不以陽律名官者因其先言

以應軍聲 **疏** 師典同者通掌調樂器之官故次大師小師等官之後 注云同陰律也者據大

也亦詳大司樂疏云不以陽律名官者賈疏云謂其官不名典律而云典律也云因其先言耳者

即據堯典及大師文並言同律也王制孔疏謂以同平聲為發語之本謬說不足據引書曰協時

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者堯典文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引鄭書注云協正四時之月數及日名備有

失誤者同音律度量衡者堯典文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引鄭書注云協正四時之月數及日名備有

注尚書律為法制齊同之則同不為陰律與鄭義別也 又引大師職曰執同律以聽軍聲者亦證同先律言之義

警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疏** 警師者此官與鐘師笙

器之官以其各有專掌之器不通掌衆樂故豕典同而次之警師無禮注謂之警人國語晉語云

遷條爰琴草注云蒙戴也琴玉琴也不能俛故使之戴警蓋即此警師之工也論語微子篇有樂

當作府二人史四人也是也詳天官敘官疏 **鐘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疏** 鐘師者說文金部云鐘

之音物鐘成古者蠶作鐘經典通假鐘為鐘釋名釋樂器云鐘空也內空受氣多故聲大也案鐘

師禮經謂之鐘人燕禮實醉北面坐取其蕭脯以降奏該實所執脯以賜鐘人于門內雷注云鐘

管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

疏者鄉射記云三笙一和而

或聲注云三人吹笙一人吹和凡四人爾雅釋樂云笙小者謂之和又鄉飲酒禮笙入主人獻之于西階上一人拜注云一人笙之長者也然則此笙師中士二人者即其長王樂笙和之數無文

中下士六人
通掌之與

鐘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疏者燕禮注謂之

鐘人國語晉語云成隨直鐘草注云直主擊鐘即此鐘師之工也陳矣云大射陳設諸侯軒縣東西有鐘北無鐘疑天子宮縣鐘亦東西有之南北否皆禮序官警師中士四人鐘師中士四人此

編縣設四面故四人也鐘師中士止二人或即東西二鐘與案賈小胥疏說軒縣有三鐘則宮縣當有四鐘矣陳說與賈不合而義亦得通注云鐘如鐘而大者大射儀疏注同說文金部云鐘

也一曰田器从金尊聲詩曰序乃饒鐘此經通借鐘為鐘初學記樂部引三禮圖云鐘之上金華也

也形如鐘但大耳其在虞亦一枚而巳左傳襄十一年孔疏引鄭君禮圖及賈疏說並同案鄭云如鐘而大者鐘謂編鐘言其形如編鐘而度特大堯氏所謂大鐘是也爾雅釋樂云大鐘謂之編

其中謂之編鐘實編鐘也郭注云書曰笙鐘以閒亦名鐘案書谷陶謨之鐘據大司樂賈疏引鄭

音注即禮經之頌鐘實編鐘也郭引以證大鐘為失致而以鐘鐘為一則不可易此經及儀禮

皆注無鐘詩及爾雅則皆有無鐘實一鐘明矣江水云鄭注鐘如鐘而大國語細鈞有鐘無

在頌鐘頌鐘之南豈非笙鐘笙鐘頌鐘頌鐘為編縣而鐘為特縣與左傳鄭賈歌鐘二肆及其鐘磬國語作寶鐘其云歌鐘必是應歌之鐘云二肆必是編縣十六枚者而於鐘則言及以殊

之豈非特縣者為與與磬師擊鼓擊磬編鐘師擊金奏鐘師擊金奏之故豈非登歌用編鐘

金奏用鐘鐘小者應人聲鐘大者應鼓聲與即國語伶州鳩之言亦是以鐘為大鐘其云細鈞

有鍾無鐘昭其大也大謂金聲即細鈞之鍾也若奏細鈞而兼用鍾則鍾又大于鍾鍾聲為鐘所陵不得昭故不用鐘所以使鍾聲之昭也大鈞有鍾無鍾兩大相配為宜若不甚大則鍾不可用用鍾則絲竹細聲為所抑如不鳴故亦不用鍾所以使絲竹之鳴也章注未細釋其言而誤解耳案江說是也周語云細鈞有鍾無鍾鍾即指錡錡亦謂大鍾與此注義正同錡為特懸之大鍾故大射儀軒縣東西各一鍾說文云堵以二者即據大射儀為說也又云金樂則鼓鐘應之者謂金奏鼓鐘鍾師金奏注云擊金以為奏樂之節金謂鍾及錡是也詩大雅靈臺云賁鼓維鐘毛傳云鐘大鍾也商頌那云庸鼓有數庸與錡同二詩皆以錡與鼓同舉此與說文鼓鐘應樂之文正同亦即鍾師所謂以鍾鼓奏九夏也章注周語晉語並以錡為小鍾殊誤

誅師下士一人府一人史一人舞者十有六人徒四十人鄭司農說以明堂位曰味東夷之樂讀如味食飲之味杜子春

讀職為誅著之誅疏誅師者此官與施人箒師並掌舞事故次諸奏樂官之後置疏云案詔文謂讀如誅給之誅穆氏掌四夷之樂今此特掌誅樂是周以木德王又見樂為陽春是陽

長養之方故特建此一官也注云鄭司農說以明堂位曰味東夷之樂讀如味食飲之味者此先鄭據明堂位文改誅為味也讀如味者釋其音也說文韋部誅從未聲與味諧未聲異故必破

為味而後可讀如味明堂位注引周禮味師掌致味樂正從先鄭讀後鄭此注則不破字與先鄭及明堂位注異詩小雅毛傳白虎通禮樂篇公羊昭二十五年何注及徐疏引樂緯注說誅樂

址作味明堂位孔疏引樂元語藝文類聚樂部引五經通義又址作味諸書說其義所以暗味為訓則先鄭此讀乃古義也詩傳諸文址詳釋義疏云杜子春讀誅為味莖莖著之味者段玉裁改

為為如案此釋音不釋字段校是也莖莖著者爾雅釋草云味莖莖又釋木云味莖莖著爾雅釋文味作莖兩文小異未知杜所舉為草為木也杜讀誅字蓋與先鄭同而音微異云玄謂讀為誅給

之誅者後鄭不破字故不從杜及先鄭讀詩小雅馨彼洛矣孔疏引鄭駁異義云齊魯之閒言誅譬如茅蒐字當作誅詳鄭意齊魯方言誅聲如茅蒐蓋與未聲尤近然誅字實從未聲則不當如

此誅故正之曰字當作誅說異義說與注可互證

旄人下士四人舞者眾寡無數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旄旄牛尾舞者所持以指麾

疏

者此官掌教舞散樂而兼教舞夷樂與後棍槩氏專掌夷樂及聲歌異賈疏謂此官教而掌棍槩氏掌而不敢故二官共其事非也云舞者衆寡無數者賈疏云其職云凡四方之以舞生者屬焉以其能為四夷之舞者即為之故無數也注云旄旄牛尾者山海經北山經云潘侯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牛而四節生毛名曰旄牛郭璞注云今旄牛青膝及胡尾皆有長毛此旄即旄牛尾之長毛也旄牛樂師先鄭注作髦牛正字當作犛並詳彼疏云舞者所持以指麾者謂以旄牛尾為舞者之髣也說文於部云旄也廣雅釋器云禮謂之鴈賈疏云案樂師掌小舞有旄舞是舞者所持以指麾則此旄人舞夷樂而云旄是亦舞者所持以指麾者

箛師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箛舞者所吹春秋宣八年壬午猶釋奠入去箛傳曰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

詩云左手執箛也文王世子云箛師掌五箛師丞贊之案此箛師止中士四人無丞或文有闕說抑或四人雖同齊亦以一人為正三人為丞文王世子孔疏又謂或諸侯之禮或異代之法未知是否箛師逸周書世俘篇又稱箛人又要大記云君要狄人出壘又云狄人設階注以為樂吏書顧命亦云狄設籥良綴衣狄祭統作壘云翟者樂吏之賤者也注云翟謂教羽舞者也胡匡衷黃以周並謂翟人即箛師近是舊儀孔傳云狄下士則似以為旄人恐不精也注云箛舞者所吹者呂飛鵬云說文竹部云箛書僮竹筥也俞都云俞樂之竹管三孔以氣眾聲也案箛師之箛當從俞俞為正字箛為假字詒讓案吹箛三孔舞者所吹之箛則六孔群笙師疏引春秋及傳者宣八年經六月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釋奠入去箛公羊傳云釋者何祭之明日也高者何干舞也箛者何箛舞也其言禹入去箛何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何注云干謂柷也聖王以為武樂萬者其篇名武王以萬人服天下民樂之故名之云爾箛所吹以節舞也吹箛而舞文樂之長去其有聲者不欲令人聞之也廢置也置者不去也齊人語賈疏引鄭志張逸問箛

師注春秋傳曰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何謂鄭答廢也於去者為廢故曰廢案鄭謂去廢義與何同此引之者證籥為文舞所吹也依公羊何注義則為武舞與籥為文舞相對為文鄭義

王世子注及詩鄭風簡兮商頌那箋並同其說而簡兮毛傳則云以干羽為萬舞是萬為舞之名不專為武舞孔疏引孫毓說以傳為失陳奐云干舞武舞羽舞文舞曰萬者又兼二舞以為名

也干舞以舞大武羽舞以舞大夏逸周書世俘篇籥人奏武王入進萬孔冕注云武以干羽為萬舞也正本毛義初學記樂部引韓詩萬大舞也以干羽舞故萬舞為大舞韓傳亦同毛義宣八年

春秋經萬入去籥此萬之有籥者也公羊傳萬籥對文故以萬為干舞籥為籥舞其實萬則未有不籥也孔疏引異義公羊說樂萬舞以鴻羽取其勁輕一舉千里此乃西京嚴彭祖顧安樂兩家

舊說以萬為羽與公羊傳以萬為干互相發明最為得指又引韓詩說以夷狄大鳥羽則萬舞有羽古無異說萬舞象干羽或省言干謂干為萬其說本自可通武功者必有武舞非有武舞者即

去文舞也自何邵公不從嚴顧舊說後儒遂以萬舞為干舞之專稱而不為羽舞之兼號夏小正傳萬也者干戚舞也鄭箋亦同公羊何說孫毓從鄭駁毛於古未審矣黃以周云五經通義云王

者之樂各當其德以文得之先文樂持羽毛而舞以武得之先武樂持朱干玉戚而舞云先必有後是則文樂亦有武舞武樂亦有文舞特分先後而已故舜樂曰韶箛文王樂曰象箛箛者武舞

也以其先文樂故曰韶曰象耳禹以文得亦先文樂故大夏為文舞而公羊傳云朱干玉戚以舞大夏是則六樂皆文武舞備也詩簡兮曰方將萬舞又曰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明萬舞武舞亦用

象羽籥故傳云以干羽為萬舞是則萬者干舞羽舞之總名也宜八年春秋經萬入去籥正以萬象羽籥故別言之隱元年傳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于衆仲尤為萬有羽舞之顯證案陳

黃說是也蓋萬為大舞文武兼備即大司樂雲門大卷以下六代舞之通名夏小正之萬用入學謂大夏也商頌那之萬舞有奕謂大濶也詩春秋及周書之萬謂大武及大夏也蓋小舞或用羽

籥或用干戚不得兼備惟大舞則文舞以羽籥為主而亦有干戚武舞以干戚為主而亦有羽籥故祭統云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而公羊昭二十四年傳則兩易其文謂干戚舞大

夏八佾舞大武是即大舞文武兼備之證然則夏小正及公羊傳以干戚釋萬者明文舞而有干戚見其為大舞耳說者遂據彼以萬專為武舞則膠柱之論也至萬之名所起甚古故夏正商頌

級之衣鑼鼓漢書禮樂志顏注云香沓疾行也
也踴鼓香行蓋謂擊鼓疾行不當如賈所說

典庸器下七四人府四人史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其功也鄭司農云庸器有功者鑄器

作林鍾而疏史二人者王引之謂當作府二人史四人詳天官敘官疏注云庸功也者大司
銘魯功焉

徒注同鄭司農云庸器有功者鑄器銘其功者先鄭說與後鄭同器謂鍾鼎盤盂之屬引香秋傳
曰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者左襄十九年傳文杜注云林鍾律名鑄鍾聲應林鍾

因以為名此引之者
證鑄器銘功之事

司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干舞者所持謂盾也春傳曰萬者何干舞也

釋文作楛宋余仁仲本及宋注疏本並同阮元云盾者正字楛俗字詒議案說文戈部云戠盾也
經典通段干為戠小爾雅賣器云干盾也公羊宣八年何注云干謂盾也為人扞難而不使害

人故聖王貴之以為武樂書大禹謨舞干羽于兩階傳孔傳云干楛也孔疏云釋言云干扞也
炎曰干楛自蔽扞也以楛為人并通以干為楛故干為楛賈疏云謂者樂師云于舞則小舞也

其夏官司兵云掌五兵祭祀授舞者兵則五兵俱掌但無干耳然彼注云謂朱干玉戚者鄭連言
朱干耳案司干所掌者即朱干玉戚司兵所掌者無飾之干戚賈謂彼授舞兵無干誤也詳本職

及司兵疏引春秋傳者公羊宣八年傳文引之者證武舞持干也案公羊
以萬為干舞者對籥為籥舞也實則萬當為干舞籥舞之通名詳前疏

大卜下大夫二人卜師上士四人卜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二人胥

四人徒四十人
問也曰卜大卜
疏大卜者此官至魯人七職並掌卜簪之官以下簪為問鬼
神之事故亦屬宗伯大卜亦曰卜正左隱十一年傳滕侯

祭義云易抱龜南面鄭注云卜正卜官之長孔疏謂即大卜蓋周初肅叔肅書為此官又曰易此大卜皆卜師及卜人皆士官而卜人無別職者以其助大卜卜師行事故也其卜師則與大卜別職亦是別職同官注云問龜曰卜者說文卜部云卜灼剝龜也曲禮云龜為卜筮為筮孔疏云師說云卜筮也以覆審吉凶筮決也以決定其惑劉氏以為卜赴也赴來者之心筮問也問筮者之事赴問互言之白虎通義著龜簡云龜曰卜卜赴也燂見兆也云大卜卜筮官之長者賈疏云謂與下龜人蒞氏占人於人等為之長也

龜人中士一人府二人史一人工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攻龜疏六龜凡邦國都家

蓋並有職注云工以龜攻龜者賈疏云案其職云取龜用秋時甲戌之時也攻龜用春時風氣燥達非是之時故也論禮案此工於考工記五工無所屬疑或當用刮磨之工如雕人兼治骨角此工攻龜亦治龜骨也

蕪氏下士一人史一人徒八人蕪之類疏注云蕪按用荆蠶之類者賈疏云案其職云

云用荆蠶所以撻答人馬用荆竹為之此亦用荆故云蕪之類也阮元云此釋官名蕪氏之故也說文竹部筆蠶馬也疏云蠶用荆竹為之然則賈本作從竹之蠶轉寫誤從艸釋文序官蠶是說字而集韻因分從竹從艸為兩字案阮說是也蕪即蠶之譌變漢隸從竹从艸字多互易字又作垂詳本職疏本職蠶契注引士喪禮而云楚燂即契所用灼龜也燂謂炬其存火又云途缺其後契注云燂謂以契注燂火而吹之也是燂為炬燂為燂契鄭意二物皆以荆為之而士喪禮云燂燂不云楚燂者蓋燂以灼龜不可用它木故白虎通義燂燂為引禮三正記云灼龜以荆蕪文類聚木部引三禮燂云燂燂以荆或以它木皆為之故無楚燂之稱漢晉廷壽傳云民無蠶楚之憂則所以然火蕪燂或以荆或以它木皆為之故無楚燂之稱漢晉廷壽傳云民無蠶楚之憂

顏注云筮杖也筮刑也是筮亦多以荆為之與楚筮略同故此官掌燻燻謂之筮氏也

占人下士八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

占警龜之卦兆吉凶

疏

注云占警龜之卦兆吉凶者易繫辭云極數知來之謂占說文卜部云占

視兆問也案許專據占龜為訓鄭則據本職兼著占卦龜占兆二者言之凡卜筮各使占人占之故據記大夫卜宅與葬日占者皮弁筮則占者朝服書洪範云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士喪禮卜日云占者三人是凡卜筮無貴賤皆三人占之故人數獨多也白虎通義著龜篇云歲日天子占卜九人諸侯七人大夫五人士三人此漢人之異說不足據互詳大卜疏

蔡人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

問書曰筮其占易

疏

蔡人者筮官在下官之後者亦筮短龜長之義士冠禮士喪禮特牲饋食

禮重有筮人又有卦者注云筮人有司主三易者卦者有司主畫地識爻者胡匡衷謂卦者亦筮人之屬筮人亦稱筮史許占人疏注云問者曰筮者說文竹部云籜易卦用者也從竹外籜籜

古文巫字又艸部云著蒿屬生千歲三百莖易以為數天子著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案筮即籜之綠省蔡為梓人攬網授蔡字蓋噓之別體此段為著筮字經作筮注並作筮亦經用

古字注用今字之例也曲禮云著為筮特牲饋食禮注云筮問也取其所以問故易蒙卦云初筮告再三瀆瀆虎通義著龜篇云筮也者信也見其卦也賈疏云鄭意以筮為問故易蒙卦云初筮告再三瀆瀆

則不告是筮為問也云其占易者謂通占三易也賈疏云即易之九六爻辭是也

占夢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

疏

占夢者漢書藝文志云眾占非一而夢為大故周有其官案左哀十六年傳有衛侯占夢嬖人侯國亦有此官

也此亦占驗之官故次卜筮官之後

既祲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

既陰陽氣相侵漸成祥者魯史梓慎云吾見赤黑之祲

疏

既祲者賈疏云案其職云掌十輝之法以觀妖祥辨

吉凶亦是陰陽鬼神之事故列職於此注云禮陰陽氣相侵漸成祥者者本職先鄭注義同說文亦部云禮精氣成祥從示侵省聲釋名釋天云禮陰陽也赤黑之氣相侵也漢書匡衡傳顏注引李奇云禮氣也言天人精氣相動也師古云禮謂陰陽氣相侵漸以成災祥也荀子王制篇云占禮兆楊注云禮陰陽相侵之氣春秋祭義如天之為篇云天地之間有陰陽之氣常漸人者若水常漸魚也書禹貢傳云漸入也淮南子秦族訓云精禮有以相蕩也許注云精禮氣之侵入者也侵漸與侵入義同云魯史梓慎云吾見赤黑之禮者左昭十五年傳文杜注云禮妖氣也孔疏引服虔云水黑火赤水火相引以證禮為陰陽之氣也

大祝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祝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

徒四十人大祝祝官之長疏大祝下大夫二人者說文亦部云祝祭主贊詞者大祝至詛祝五職並祝官所以事鬼神故同屬宗伯周書王會篇云阼階之南祝淮氏案

氏次之又大戴禮記公冠篇成王冠周公使祝雍祝王盧注云雍大祝亦即此官也云小祝中士八人者周書卷麥篇謂之少祝賈疏云大祝與小祝別職而同官故共府史胥徒注云大祝祝

官之長者賈疏云以其與下小祝與祝句祝等為長也詒讓案大祝亦作泰祝晏子春秋內篇諫上齊有泰祝子游是也凡祝官亦通稱祝史燕禮祝史立于門東北而東上賈彼疏以為及大

史胡匡衷云祝史即祝官祝謂之史者周禮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亦作六辭以事鬼神疏遠近古者通謂筆文辭之官為史故祝稱祝史金縢云史乃册祝是也卜筮之官亦稱史以兆

卦亦有籍詞故也大射司射獻釋獲者大史既受獻於其位下又云祝史小臣師亦就其位而祝之則祝史不兼有史可知左傳多謂掌祝者為祝史昭十七年魯祝史請所用幣十八年鄭使祝

史徒主禘於周廟哀二十五年衛侯因祝史揮以侵衛是可證也左傳又謂祝史為祭史昭十七年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糞祭史亦即祝史也

喪祝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疏喪祝上士二人中士

四人下士八人者此官有夏殷周三代之祝此上士二人疑即周祝中士四人則夏殷祝也樂記云商祝辨乎喪禮故發主人士喪禮有商祝夏祝祝三者不同鄭彼注云商祝祝習商禮者商人教之以敬於接神宜夏祝祝習夏禮者也夏人教以忠其於養宜祝習周禮者也賈彼疏云雖同是周祝仰習夏禮則曰夏祝仰習商禮則曰商祝也此篇及既夕以夏人教忠從小斂奠大斂奠及商字舊新祖奠大遺奠皆是夏祝為之般人教以敬但是接神皆商祝為之此篇及既夕言夏祝商祝用禮以喪祝行事皆當喪祝者也胡匡衷云周禮無夏祝商祝之官而喪大記君大斂有商祝鋪綵給衾衣與士禮同蓋使喪祝兼習二代之禮因別其名以分主喪事

甸祝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甸之言田也田狩之祝也**疏**注云甸之言田也田狩之祝者小宗伯若大甸則帥有司而饗獸于

郊注云甸讀曰田又職方氏甸服注云甸田也治田入穀也是甸有治田之義故引申為田狩之稱亦以聲兼義也

詛祝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詛謂祝之使沮敗也**疏**注云詛謂祝之使沮敗也者詛沮聲類同釋名釋言語云詛阻也使人行

事阻限於言也義亦略同賈疏云言盟者盟將來詛者詛往過故云祝之使沮敗也

司巫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人司巫巫官之長**疏**司巫者說文巫部云巫祝也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者也

古者巫咸切作巫公羊靈四年何注云巫者事鬼神禱解以治病請福者也司巫男巫女巫並巫官亦掌事鬼神與祝官事相因故亦屬宗伯而次祝官之後注云司巫巫官之長者賈疏云案

其儀云掌祭巫之政令與下男巫女巫神士等為師故云巫官之長

男巫無數女巫無數其師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巫能謂神之處位次主者

洛語史遷命周公伯會服陸注文十五年傳云史佚則成王大史襄三十年鄭使大史命伯石為
 大史是右者彼亦宜行王命故居右也此論正法昔春秋之時則特置左右史官故襄十四年左
 史謂魏莊子昭十二年楚左史倚相藝文志及六藝論云右史記事左史記言與此正反於傳記
 不合其義非也詒案據陸德玉藻諸文則內史非大史之屬官蓋言矣申鑿時事篇亦作左史
 記言右史記事與漢志及六藝論同蓋皆所聞之異孔廣森國語晉語文王訪於辛尹與左史
 伯甲為大史證尹佚當為內史其說甚精若然通言之內史亦得稱大史若史逸及鄭以大史命
 伯石皆是大史證尹佚當為內史其說甚精若然通言之內史亦得稱大史若史逸及鄭以大史命
 十四年杜注亦云左史晉大史孔氏謂春秋時特
 立左右史左傳敘疏又謂諸侯無內史既非非也

馮相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

馮乘也相視也世登高臺以視天文
 之次序天文屬六史月令曰乃命大

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
 星辰之行宿離不貸
 疏 馮相氏者此官與保章氏並日曆之官左襄二十七年傳有司麻疑
 即此大戴禮記千乘篇云日曆巫祝執伎以守官俟命而作此馮相

保章皆掌日曆故屬大史而次職視諸巫之後
 注云司乘也者廣雅釋言云馮登也左傳宣十
 二年杜注云乘登也是馮乘義同云相視也者爾雅釋詁文曰部云相省視也云登高臺

以視天文之次序者賈疏云以其官有世功則以官名氏故云也天子有靈臺諸侯有觀臺皆
 所以視天文故云登高臺也云次序者謂相氏掌天文之變變則不依次序

不變則如常有次序故以次序言之也祭依鄭賈疏凡官稱氏者並為世守是職曲禮孔疏引干
 寶說亦同以全經攷之官名氏者地官春官各三夏官十有四秋官二十有三如師氏保氏之類

既非世守之事至考工諸工皆世事而稱氏者又止十有一工然則凡以氏名官者無不由決其必
 為世官矣况此經句師大史諸官不名氏而禮記左傳亦稱句師氏大史氏此又不必世官而

後可以稱氏之證也鄭干說並未增五詳天官彼官疏又案視天文必登臺者國語楚語云先王
 之為臺榭也臺不過望氛祥詩大雅靈臺敘箋云天子有靈臺者所以觀禋象察氣之妖祥也文

王受命而作邑于豐立號蓋春秋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雲物為備故也案鄭據傳
五年左傳文詩孔疏引吳義公羊說天子三臺諸侯二天子有靈臺以觀天文有時臺以觀四時
施化有園臺觀鳥獸魚鼈諸侯當有時臺園臺諸侯專不得觀天文無靈臺皆在園之東南二十
五里東南少陽用事萬物著見用二十五里者吉行五十里朝行暮反也左氏說天子靈臺在太
廟之中壘之雲沼謂之辟塵諸侯有觀臺亦在廟中皆以望嘉祥也毛詩說靈臺不足以監觀靈
者精也神之精明稱靈故稱臺曰靈臺稱園曰靈園稱沼曰靈沼護案公羊傳左氏說皆無明文
則各有所以無以正之又引鄭駁云大雅靈臺一篇之詩有靈臺有靈園有靈沼可知案左氏觀臺故即維門
所觀之臺詩之靈臺不當與太廟明堂詩應同處異義引左氏說未允但天子宮廟明堂大學蓋
皆為臺門故古書多傳合為一鄭謂靈臺不在太廟其說甚瑣而謂與辟塵同在國之西郊則仍
未安今攷靈臺當在雲園之中靈園與辟塵並在南郊其地相近而非同處至諸侯無靈臺辟塵
而有觀臺固臺其廟門或亦有臺然皆非靈臺此官掌視天文或即於觀臺或別於官寺為臺以
便觀象要與靈臺成不相涉也靈臺疏引食準正論辯賈逵等說亦甚駁互詳大司樂諸子匠人
疏云天文屬大史者國語魯語云少采夕月與大史可載糾度天刑章注云載天文也司天文謂
馮相氏保章氏與大史相儷偶也賈疏云案周語單子謂魯成公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是人文
知天道之事引月令曰乃命大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者孟春令文質釋文
作式云吐得反或音二阮元謂式是案今月令仍作貨依釋文或音則本又作式尤誤鄭彼注云
典六典法八法也離讀如儷偶之儷宿儷謂其屬馮相氏保章氏掌天文者相與宿儷當常候伺
不得過差也引之者證大史
率馮相氏等次序天文之事

保章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

保守也世守
天文之變
疏注云保守也者准
南子圭術訓高注

云保猶守也詩鬼靈孔疏引鄭易注云持一不惑曰守此保章氏亦謂守持察視不差失也云世
守天文之變者本職云掌天星以志日月星辰之變動是也鶴冠子王鈇篇云列星不亂各以序

行故小大莫弗以章此保章之義也賈疏云以其釋氏也故稱世守天文之變也月令孔疏云馮相保章雖俱掌天文其事不同馮相氏主日月五星年氣節候推步遲疾審知所在之處若今之司麻主其算術也保章者謂守天之文章謂天文遠變度數失其恆次妖孽所在吉凶所生者今之天文家惟主變異也此其所掌別也

內史中大夫一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

胥四人徒四十人 疏內史中大夫一人者宮正注謂其官府在宮中故曰內史又與大史相

月之交云案子內史又左傳莊三十二年有周內史過債二十八八年有內史叔與父文元年有內史叔服並即此官也周初尹佚亦嘗為此官互詳前疏又此官即唐虞之納言詳本職疏

外史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御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其史百有二十人府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御猶待也進也其史

百有二十人以 疏御史者此官亦掌藏書所謂柱下史也北堂書鈔設官部引漢官儀云侍御

方書索隱云周秦皆有柱下史謂御史也所掌及侍立恆在殿柱之下故老子為周柱下史案史

記老子傳止云周守藏室史曾子問孔疏引史記云老聃為周柱下史或為守藏史與今本史記

不合莊子天道篇云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

欲藏書則試往罔焉皆不云柱下史惟莊子逍遙游釋文引世本云靈寔在商為守藏史在周為

柱下史一云即老子也孔穎達司馬貞或即本於彼然則老子為柱下史即為御史也但為中下士或為百二十人之史則無可攷耳曾子問疏引鄭論語注云老聃周之大史疑非柱下蓋中祿藏書之所御史掌之與小史外史所掌內外相備故史特多本職不言掌藏書者文不具也左哀三年傳云命周人出御書杜注云周人司周書典籍之官御書進於君者也彼御書疑即御史所

掌之書凡周代文籍並掌於史官詳小史疏又案通典職官云戰國時亦有御史秦趙滎池之會命書其事又清于髡謂齊王曰御史在前則皆記事之職也依杜說則此官又掌記事與外史贊又戰國策趙策張儀曰秦王使臣致獻書於大王御史是又掌受書蓋晚周之制與此經不盡相應也注云御猶侍也進也者天官序官注同云其史百有二十人以掌贊書人多也其買疏云其職云凡治者受法令焉并掌贊書故其史特多復在府上也

巾車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王百人贊五

人徒五十人巾猶衣也巾車車官之長**疏**巾車者此官與典路車僕司常並掌王以下車旗禮次之官故

脂籍則侯國亦有此官又詩唐風彼汾沮洳有公路孔疏謂即此官胡匡衷則謂當是下典路二說並通未知孰是云府四人者掌藏公車樂記云車甲鉀而藏之府庫說文广部云庫兵車藏也

云工百人者即輸人輿人輶人車人四工之給事於官者胡匡衷云國語周語云敵國寶至工人展車疑即此注云巾猶衣也者大射儀注云巾車於天子宗伯之屬掌裝衣車者華嚴經音義

引疏云以衣被車謂之巾也賈疏云謂玉金象革等以衣飾其車故訓巾猶衣也治讓案巾以綴被器物故裝衣車亦謂之巾車云巾車車官之長者賈疏云謂與下典路車僕等為長也

典路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三十人路王之所乘車**疏**乘車者巾車注

云王在焉曰路案路為車之尊名自王以下通於侯國之卿鄭舉尊者言之耳詳巾車疏

車僕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司常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司常主王旌旗**疏**注云司常主王旌旗者大行人

注云常旌旗也是對文則日月為常總言之則常為九旗之通稱故主旌旗者謂之司常賈疏云九旗之別自王已下尊卑所建不同不專主於王鄭云司常主王旌旗者以王為主何妨尊卑皆掌

都宗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都宗人者以下二官皆都宗之臣主祭祀之禮者故次宗伯之末賈疏云此既掌祭祀不云伯而云宗人者避大官名明匡衷云宗伯魯侯以下通謂之宗人左傳晉范文子反自鄆陵使其祝宗

所死鄭公孫黑肱有疾召室老宗人立段魯叔孫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國語魯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饗其宗老章注宗人主禮樂者楚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章注宗老

也詳前疏此都宗人家宗人與夏官都司馬家司馬秋官都士家士同蓋亦都家自使其臣為之但受命於王猶侯國上卿亦王命之也以其受命於王而掌禮事本職又有王命禱祭之事有事則更迭聽政於王國故以職事附屬宗伯之末鄭於都家諸官唯以都司馬都士家士為家臣此

注不辨家出王臣未詳其指夏官都司馬注則直以為王臣賈彼疏遂以此都家宗人及都士家士並為王臣皆非經義與鄭秋官注義亦不合不足據也云上士二人中士四人者夏

官都司馬每都上士二人中士四人秋官都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注云亦當言每都此都宗人與都司馬都士同則此上士以下至胥徒之數亦當每都如是經注不言者文不

具也注云都謂王子弟所封及公卿所食邑者賈疏云案載師云家邑在稍地小都任縣地大

都任置地則大夫采地不得釋都故據大都小都而言之下文家據大夫而說也詒讓案大宰注

云都鄙公卿大夫之采邑王子弟所食邑彼都鄙兼有大夫采邑此都家宗人別官故知都內不兼大夫采邑也

家宗人如都宗人之數家謂大夫疏家宗人如都宗人之數者亦謂每家如是也少乎饋食所食采地禮云宗人奉祭東面于庭南一宗人奉匭水西面于饗

東一宗人奉簾巾西面于祭北彼即侯國家宗人蓋亦有上中士等人數匪一也注云家謂大夫所食采地者地余本注疏本並作邑即載師之家邑是也

凡以神士者無數以其藝為之貴賤之等射御書數高者為上士次之為中士又次之為

下士凡以神士者無數者士本職作仕孫志祖云施人云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屬焉則當作仕

沈凡以神士者無數者士本職作仕孫志祖云施人云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屬焉則當作仕

大士鄭云大士以神仕者其說雖不靖然可證仕士聲同字通敘官與本職字不必盡同如地官

以互見載師注畧之賈疏云此神士還是上羣巫中有學問者抽入神士以其能處置神位故以

神為名無數者有即入之故無常數在都家之下者欲見都家神亦處置之案據此知賈本亦止

作士但此神士非官名賈似忘士為仕之段字而誤釋不足據也右春官之屬御一人中大夫五

人下大夫二十四人上士四十九人中士百五十人下士二百七十五人府百八十八人史二百六十五

人下大夫二十四人上士四十九人中士百五十人下士二百七十五人府百八十八人史二百六十五

人下大夫二十四人上士四十九人中士百五十人下士二百七十五人府百八十八人史二百六十五

人下大夫二十四人上士四十九人中士百五十人下士二百七十五人府百八十八人史二百六十五

人下大夫二十四人上士四十九人中士百五十人下士二百七十五人府百八十八人史二百六十五

周禮正義卷三十三

瑞安孫詒讓學

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

建立也立天神地祇之禮者謂祀之祭之

享之禮吉禮是也保安也所以佐王立安邦國者主謂凶禮實禮軍禮嘉禮也目吉禮於上承以立安邦國者互以相成明尊鬼神重人事

神天神引出萬物者也人鬼者祭法云人死曰鬼爾雅釋訓云鬼之言歸也說文鬼部云人所歸為鬼地示者釋文云示或本作祇案說文示部云示天垂象見吉凶所以示人也祇地祇提出萬

物者也此經例用古字通借示為祇注例則用今字作祇陸所載或本與全經字例不合非也太平御覽地部引物理論云地者其神曰祇祇成也百生萬物備成也云以佐王建保邦國者佐釋

文云本或作左阮元云依說文左者正字佐者今俗字案阮說是也但經例凡佐助字並作佐不作左大宰大司徒大司馬大司寇職同或本亦非注云建立也者天官序官注同云立天神地

祇人鬼之禮者謂祀之祭之享之者天神為祀地祇為祭人鬼為享見下文賈疏云經先云人鬼後云地祇鄭也先云地祇後云人鬼者經欲見天在上地在下人藏其間鄭据下經賈疏云經先云人鬼

也先地祇後人鬼据尊卑為次故也云禮吉禮是也者明此三者專屬吉禮不通賅五禮也云保安也者地官序官注同云所以佐王立安邦國者主謂凶禮養禮軍禮嘉禮也者明建保邦國乃通

賅五禮不專承上所建之吉禮為文也云目吉禮於上承以立安邦國者互以相成明尊鬼神重人事者目舊本譌自今據余本注疏本正賈疏云互相成者王國云吉禮亦有凶禮已下邦國云

四禮明亦有吉禮矣詒讓案尊鬼神謂先特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書吉或為杜子春云舉吉祇重人事謂凶禮以下宗伯通建之

亦多為告禮者非是當為吉禮書疏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者以下五禮至六器等並祿官之官書為告禮者非是當為吉禮書疏法也說文士部云吉善也示部云風履也所以事神致祀也文

選東京賦薛注云吉福也案祭祀之禮取以善得福是謂之吉禮大祝吉祝注云祈福祥也亦此義禮以事神致福為本義故五禮首吉禮祭統云禮有五經莫重於祭注亦云莫重於祭謂以吉

禮為首也注云事謂祀之祭之享之者亦據下文云故書吉或為告者謂故書有兩本一本作吉一本作告也杜子春云書為告禮者非是當為吉禮書亦多為吉禮者段玉菴云此字之誤也

禮記緇衣尹吉即尹告之誤周易后以施命詔四方王弼本作詔四方亦是字誤云吉禮之別十有二者賈疏云天地各有三享人鬼有六故十二也阮元云注詳言此者以證絳官注所云其別

三十有六也 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燎燎祀司中司命觀師兩師 言燹之

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燹積也詩曰芼芼棫樸薪之樵之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或有玉帛燹燎而升煙所以報陽也鄭司農云昊天上帝也上帝玄天也昊天上帝樂以雲門實柴實牛柴上也

故書實柴或為實柴司中三能三階也司命文昌宮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玄謂昊天上帝冬至於圜丘所祀天皇大帝星謂五緯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或云中能

上用實柴之禮云亦疏始以禮祀昊天上帝者賈疏云此祀天神之神三禮以尊卑先後為次謂飲神

云亦祭天也郊特牲孔疏云皇氏云天有六天歲有八祭冬至至圜丘一也夏正郊天二也五時迎

氣五也通前為七也九月大饗八也雩與郊禘為祈祭不入數崔氏以雩為常祭九也案曲禮疏說天歲有九祭亦與崔同詩大雅生民箋云禮祀上帝於郊媒說與許同而月令注則謂郊媒禘

媒官不祭天崔氏不數郊媒蓋從月令注義但此九祭之中圜丘祭昊天南郊祭受命帝迎氣大饗大雩皆祭五帝雖同為祭天禮之隆然亦自不同要其用禘祀則一也云以實柴祀日月星辰

者郊特牲疏云凡祭日月之禮崔氏云一歲有四迎氣之時祭日於東祭月於西故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是其一也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是其二也此等二祭日之與月各

祭於一處日之與月皆為壇而祭所謂王宮祭日夜明祭月皆為燔祭也夏正郊天之時而主日配以月祭義云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是其三也孟冬大蜡之時又祭日月故月令孟冬祈來年

子天宗是其四也此二祭并祭日月共在一處則祭日於壇祭月於坎壇則實柴坎則壘壘西今

祭日月之祭有五崔氏所舉四祭惟二分朝日夕月為天子之正祭其主配南郊祈年天宗為從

祭它如左昭元年傳云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于是乎祭之則因祭而祭也觀禮拜

亦未舉至祭義所云祭日于東祭月于西即是二分之正祭小宗伯兆四類則又天神之別祭並

不在迎氣時詳小宗伯疏又凡祭月皆於壇所謂夜明是也其禮皆與日同用實柴觀禮鄭注謂

祭地壘即祭月說殊不靖崔氏遂謂郊蜡祭月於坎用壘埋非也云以燹燎祀司中司命燹師雨

師者釋文云燹本亦作燹案說文木部云燹積木燎之也周禮以燹燎祠司中司命重文燹柴祭

天神或從示橋柔木也非此義羊人注亦作燹燹別本誤正與彼同孔繼汾謂釋文燹疑燹之譌

亦通風俗通義祀典篇三引此文其一作柳柳蓋酒之誤西古文作邪故禮或作柳又譌為柳也

又此云祀說文引作祠者蓋亦傳寫之誤說文火部云奠祭天也燎放火也經典通段燎為奠

漢書郊祀志作燹燹用正字也燹師者九經字樣虫部云燹祭天也燎放火也經典通段燎為奠

燹師字作燹說文無此字从舊與六書例亦不合所未詳也凡祭星辰尊者亦以實柴卑者則以

燹燹燹雅釋天云祭星曰布郭注云布散祭於地爾雅釋文引李巡云祭星者以祭布露地故曰

引哀準云禮者煙氣煙燭也天之體遠不得就聖人思盡其心而不知所由故因煙氣之上以致其誠外傳曰精意以享禮此之謂也難者曰禮于文王何也曰夫名有轉相因者周禮云禮祀上

帝辨其本言煙燭之體也書曰禮于文武者取其辨精意以享也先儒云凡絜祀曰禮若絜祀為禮不宐別六宗與山川也凡祭祀無不絜而不可謂皆精然則精意以享宜施燭燭精誠以假煙

氣之升以達其誠故也秦說地亦亦有禮祀矣此皆散文通言禮節實不同也云周人尙臭煙氣箋云禮祀四方之神祈報是地亦亦有禮祀矣此皆散文通言禮節實不同也云周人尙臭煙氣

之臭聞者者郊特牲云周人尙臭灌用鬯臭彼文木指宗廟裸鬯此天神無裸而升氣亦尙臭之意故引之證禮之取義於煙也云煙積也者與說文燭訓積木燎之同風俗通義祀典篇云燭者

積薪燭柴也文選東京賦薛注云燭之言聚也謂聚薪焚之揚其光炎使上達於天也燭聚疊韻聚積亦同義引詩曰芄芄械械薪之燭之者大雅械械文毛傳亦云燭積也鄭彼箋云白椶相撲

屬而生者枝條芄芄然豫斫以為薪至祭皇上帝及三辰則聚積以燎之此引之者亦證燭訓積薪也云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或有玉帛者續漢書祭祀志劉注引吳商說同說文木部云柴

小本散材月令注云大者可析謂之薪小者合束謂之柴柴以給燭此三祭皆燭故知皆積柴也賈疏云此司中司命等言燭燭則亦用煙也於日月言實柴至吳天上帝言煙祀則三祀互相備

矣但先實柴次實牲後取煙事列於卑祀義全於昊天作文之意也但云或有玉帛則有不用玉帛者肆師職云立大祀用玉帛牲牲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彼雖摠據天地宗廟諸神今以

天神言之則二大小次祀皆有也以肆師言之燭祀中有玉帛牲牲三事實柴中則無玉唯牲幣燭燭中但止有牲故鄭云實牲體焉據三祀有其玉帛惟昊天具之實柴則有帛無玉是玉帛

於三祀之內或有或無故鄭云或耳郊特牲疏云其圖丘之祭崔氏云其初先燭柴及牲玉於丘訖次乃掃丘下而設正祭若夏正及五郊初則燭柴及牲玉於壇故祭禮云燭柴於泰壇祭天

也次則於壇下掃地而設正祭又云皇氏云祭日之且王立丘之東南西嚮燭柴及牲玉於丘上升壇以降其神故韓詩內傳云天子奉玉升柴加於牲上詩又云圭璧既卒是燭牲玉也案崔皇

二家並依鄭義推定通典吉禮說亦略同公羊僖三十一年何注云天燭地燭燭者積聚柴薪置璧與牲於上而燭與其珪寶在辨中置於柴上燒之呂氏春秋季冬紀高注云燭者積聚柴薪置璧與牲於上而燭

祭主於實牲體燿與實柴禮蓋隆殺小異然亦有燔牲但二者既不用全烝則無升煙之節此

經天神地示人鬼三祭每祭之中皆先言大祀次及中小祀禮亦由隆而殺其隆者得以下氣殺

者則不能上燿若祭天神則肆獻亦兼饋食饋食不能兼獻禮也等次甚明可以例推而鄭賈重

謂大小同禮互文見義則無復隆殺之差賈疏又謂先實柴次實牲後取煙則節次尤清提矣至

祭天地燔瘞之玉與禮神之玉亦異郊特牲疏引皇侃說圜丘之祭先燔柴及牲玉以降神及設

正祭就坐乃置蒼璧於神坐以禮神通典說亦同足證燔瘞之玉非即禮神之玉蓋禮神之玉有

一定之制度祭畢則蒼璧於神坐以禮神通典說亦同足證燔瘞之玉非即禮神之玉蓋禮神之玉有

之寶珪沈于河此則妄下大位媚神求福非常法也又案圜丘南郊禮神之玉依典瑞文皆當用

四圭有邸其燔玉經無文疑當用一圭而小皇氏依後鄭注義謂圜丘禮神之玉依典瑞文皆當用

燔者亦蒼璧也並非是通典引許敬宗等奏謂燔柴當用蒼璧正祭當用四圭有邸說亦未允蒼

璧非祀天之玉詳後疏又此祀天神禮祀實柴及下文祭地示埋沈沈等說疏以為皆欲神始郊特

牲疏引崔靈恩熊安生說略同又引皇侃說則謂燔柴在作樂降神之前說雖未是而謂在正祭

之前亦同崔熊義唯爾雅釋天郭注云燔柴既祭積薪燒之燼理既祭埋藏之詩大雅鳧鷖孔疏

注爾雅謂既祭而燔是宗廟亦當既祭而燔也。可乎。蓋奏樂致神而人鬼禮之以玉而饗也。非經注義。惠之。以玉而薦血。天神禮之以玉而燔柴。張說謂宜先祭後燔。非通論也。今案孫郭說非經注義。惠民政之是也。此經天神地示人鬼三祭並畢。祭初之重節而言如地示之血祭。人鬼之肆獻。饋食皆不在祭末。何獨於天神之禮。柴及地示之燔。獨舉祭末之禮言之乎。且鄭注於地示血祭。云陰祀自血起。貴氣臭。此言血祭之在祭始也。於天神云。周人向臭。煙氣之臭。聞者又云。燔燎而升。煙所以報陽也。陰祀既云自血起。明陽祀亦自氣臭起矣。二注蓋互文見義。是鄭意亦不以柴。燔為祭末。二節可知。况司巫守瘞。注明有祭禮未畢之文乎。唯觀禮祭天。燔柴祭山川。沈沈祭地。瘞注云。燔柴升沈。瘞祭禮終矣。備矣。賈彼疏云。燔柴等在作樂下神之後。是下神之禮。終又謂或可。則禮此二音為欲神至。祭禮之後更有此祭。瘞升沈之事。若今時祭祀。訖始有柴瘞之事者。也。賈此說。即兼采漢魏以後祭禮不知下神之後。不可以言終。若云祭後更有柴瘞。則亦非祭之重節。不過如廟享既祭。藏隋之例。乃祭之餘事。經安得特舉為諸祭殊別之禮乎。彼注云。終矣。備矣者。乃通燔柴升沈瘞五者而言。謂歷數祭事。終盡於此。終之義與備蓋略同。非謂柴瘞相等。在祭終也。賈誤會鄭意。乃自生岐注。非也。至於郊祀燔牲。當在升煙之後。於用全烝之文。本不相注。前已辯之。賈循用左胖之說。本於漢制。漢書郊祀志。王莽奏。天地用牲。一燔。祭瘞。用牲。一天用牲。左及黍稷。燔。祭南郊。地用牲。右及黍稷。瘞。于北郊。是謂用左用右。並別殺牲。故通典許敬宗奏。謂燔用蒼饋。正祭用騂饋。一祭遂用兩饋。說實大謬。不足據也。又案凡祀天。皆用騂饋。鄭後注。謂圖丘。別用蒼饋。亦非也。云燔燎而升。煙所以報陽也。者。升煙向氣臭。氣臭即陽也。賈疏云。案郊特牲。云。升首於室。以報陽。彼論宗廟之祭。以首報陽。今天神是陽。煙氣上升。亦是。以陽報陽。故取特牲為養也。鄭司農云。昊天也。者。說文。介部。云。昇。春為昇。天元。氣。昇。昇。吳。即。昇。之。緣。變。先。鄭以昊天為天之大名。不依四時異名之說。詩。周頌。昊天有成命。鄭箋。亦云。昊天。天。大。號。也。云。上帝。玄。天。也。者。典。瑞。注。同。賈。疏。云。案。廣。雅。云。乾。玄。天。易。文。言。云。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以。天。色。玄。故。謂。玄。名。天。先。鄭。蓋。依。此。而。讀。之。則。二。者。異。名。而。同。實。也。若。然。則。先。鄭。與。王。肅。之。等。同。一。天。而。已。似。無。六。天。之。義。故。以。天。解。昊。天。上。帝。為。一。也。孫。星。衍。云。司。農。上。帝。為。玄。天。蓋。謂。北。極。上。帝。立。北。方。也。故。明。堂。北。出。稱。玄。堂。則。是。康。成。所。云。北。極。大。帝。賈。以。先。鄭。與。王。肅。同。一。天。非。也。案。孫。說。

是也呂氏春秋有始覽云北方曰玄天高注云北方十一月建子水之中也水色黑故云玄天素問天元紀大論云玄天之氣經于張翼婁胃開元占經天占引尚書靈應說大有九野亦云北

方玄天先鄭此注以天釋昊天而別以玄天釋上帝者蓋謂昊天之大名上帝為北方之帝天北高而南下故獨專上帝之稱禮經凡言上帝者皆玄天也與後鄭北極天皇大帝之說亦略相

類然則先鄭說雖與後鄭小異究不同王肅一天之說疏說甚誤云吳天上帝樂以雲門者據大司樂文即冬至圜丘所祀者也云實樂實牛樂上也者亦謂實樂取實牲體為義日月星辰不用

續故云實牛但先鄭唯釋實樂為實牛樂上則似禮記燔黍而食牛矣說與後鄭異又案天神唯圜丘五郊明堂用積餘日月星辰以下皆用大牢故小司徒云凡小祭祀奉牛牲是也其祈禱

則用少牢祭法祭日月等並冢祭時理少牢為文是也郊特牲疏引崔靈恩說謂日月用犢又引皇侃說謂日月合祭用積分祭用少牢孔氏又謂日月以下常禮用羊王親祭則用牛並與禮不

合不足據也互詳小司徒羊人疏云故書實樂或為實樂者實形近而誤二鄭並不從也云司中三能三階也者北堂書鈔設官部開元占經石氏中官占引春秋元命苞云魁下六星兩兩而

比曰三能主闕德宣符德立題西近文昌二星曰上台為司命主壽次二星曰中台為司中主宗室東二星曰下台為司祿主兵書鈔引宋均注云能今之台字也占經又引黃帝占云三能近文

昌宮者曰太尉司命為孟次星曰司徒司中為仲次星曰司空司祿為季賈疏引武陵太守星傳云三台一名天柱上台司命為大尉中台中為司徒下台司祿為司空漢書東方朔傳願陳泰

階六符顏注引孟康云泰階三台也又應劭引黃帝泰階六符經云泰階者天子之三階上階上星為男主下星為女主中階上星為諸侯三公下星為卿大夫下階上星為士下星為庶人是司

中即三能又即三階也云司命文昌宮星者賈疏引星傳云文昌宮第四曰司命第五曰司中史記天官書云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

司將開元占經引黃帝占云文昌六星從斗魁第一星為上將建威武第二星為次將臨左右第三星為貴相主文理第四星為司命主賞功第五星為司中主司過詰咎第六星為司祿佐

理實風俗通義祀典篇云周禮司命文昌也司中文昌上六星也義與司農同太平御覽大部引石氏星經以司命為文昌第五星疑非祭法王立七祀別有司命鄭彼注謂小神居人閒主督

察三命者白虎通義壽命篇云司命舉過說文亦部亦引漢律有祠社司命彼並非天神祭法孔疏引皇侃說亦以為文昌宮星非也楚辭九歌有大司命少司命大司命疑即此天神少司命即祭法小神矣云風師箕也者此注用今字作風也雷舜典孔疏引後鄭書注說同風俗通義祀典篇云周禮風師者箕星也箕主簸揚能致風氣鼓之以雷霆濶之以風雨養成萬物有功於人王者祀以報功也獨斷云風伯神箕星也其象在天能與風御覽天部引荆州星占云箕舌一星動則大風至不出三日又云箕宿四星第二星一名風后開元占經東方七宿占引石氏云箕大星一名風星月宿之必有大風是箕為風師也風俗通義又引楚辭說云飛廉風伯也案此本離騷王逸注漢書郊祀志顏注同此秦漢以後之異說不可以證禮也云雨師畢也者舜典疏引後鄭書注謂同風俗通義祀典篇云周禮雨師者畢星也詩云月離於畢俾滂沛矣易卦也土中之眾者莫若水眾者師也雷震百里風亦如之至於泰山不崇朝而徧雨天下異於雷風其德散大故雨獨稱師也獨斷云雨師神畢星也其象在天能與雨義並與司農同風俗通義又引春秋左氏說云共工之子為玄冥鄭大夫子產禮於玄冥雨師也案玄冥為地前五神之一不可以滑天神楚辭天問王注又謂雨師名萍翳漢郊祀志顏注亦云屏翳一曰屏號顏又據秦祀二十八宿復祀風伯雨師者非箕畢二星此亦秦漢後異說不可以證禮也云玄謂昊天上帝冬至於圜巨所祀天皇大帝者冬至圜巨祭天神詳大司樂職公羊宣三年何注云帝皇天大帝在北辰之中主總領天地五帝羣神也御覽天部引五經通義云神之天者曰昊天上帝即耀魄寶也又云天皇大帝亦曰太一開元占經甘氏中官占引黃帝占云天星大帝名耀魄寶主天子象下世命符賈疏云元命包云紫微宮為大帝又云天生大列為中宮大極星星其一明者大一常居傍兩星巨辰子位故為北辰以起節度亦為紫微宮紫之言此宮之言中此宮之中天神圖法陰陽開閉皆在此中又文耀鉤云中宮大帝其精北極星下一明者為大一之先含元氣以斗布常是天皇大帝之號也又案爾雅云北極謂之北辰鄭注云天皇北極耀魄寶又云昊天上帝又名大一常居以其尊大故有數名也其紫微宮中皇天上帝亦名昊天上帝得連上帝而言至於單名皇天單名上帝亦得故尚書君奭云公曰君爽我問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鄭注云皇天北極大帝又掌次云張庭案設皇邸以旅上帝上帝即大帝堯典云欽若昊天皆是上帝單

名之事月令更無祭五帝之文故季夏云以供皇天上帝鄭分之皇天北辰耀魄寶上帝大微五

帝亦是上帝單號之事若然大帝得單稱與五帝同五帝不得兼稱皇天昊天也異義天號第六

今尚書歐陽說曰春曰昊天夏曰蒼天秋曰旻天冬曰上天摠為皇天爾雅亦然古尚書說云天

有五號各用所宜稱之尊而君之則曰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愍下則稱昊天自上監下

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謹案尚書堯命羲和欽若昊天摠勅四時知昊天不獨春

春秋左氏曰夏四月己丑孔子卒稱昊天不弔時非秋天玄之聞也爾雅者孔子門人作以釋六

藝之文言蓋不誤矣春氣博施故以廣大言之夏氣高明故以遠言之秋氣或殺或生故以閔下

言之冬氣閉藏而清察故以監下言之皇天者其尊大號六藝之中諸稱天者以己情所求言之

非必正順於時解浩浩昊天求天之博施蒼天蒼天求天之高明昊天不弔則求天殺生當得其

宜上天同雲求天之為當順於時此之求天猶人之說事各從主耳若察於時所論從四時天

各云所別故尚書所云者論其義也二者相須乃足此名非必紫微宮之正直是人逐四時五稱

之鄭云皇天者其尊大之號不逐四時為名似本正稱論讓案爾雅釋天云春為蒼天夏為昊天

郭注云言氣時王風黍離孔疏引李巡云夏萬物感壯其氣昊天大故曰昊天又引孫炎本亦

同許鄭所據作春昊天夏蒼與李孫郭本異白虎通義二時篇載爾雅有二說是也釋名釋天云夏

曰昊天其氣布散灑灑也與今本爾雅同廣雅釋天云東方昊天與今尚書及許鄭所據爾雅同

毛詩王風黍離傳云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說與古尚書說同此經昊天月令

別稱皇天既非東方之帝又祀於冬至則毛詩及古尚書說庶得其正矣金榜云大宗伯以禋祀

祀昊天上帝司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明

昊天與上帝殊掌次大旅上帝則張饗案設皇邸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明上帝與

五帝殊榜謂昊天垂象之天也上帝祈穀之帝也冬至禘者為昊天啓蟄郊者為上帝後鄭合吳

天上帝為一誤案金說是也此職及司服之昊天上帝當分為二昊天為圜丘所祭之天天之

總神也上帝為南郊所祭受命帝五帝之蒼帝也大司寇小司寇並云禮祀五帝則五帝皆同禮

祀此經唯云上帝者以受命帝即五帝之一義得互見也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彼云

祀天即此昊天旅上帝即此上帝二者別文明其非一帝可知而鄭賈說昊天上帝並合為一

為專指圜丘之天帝非也凡此經及禮記單云上帝者並為受命帝典瑞注以為統該五帝舉次

為專指圓丘之天帝非也凡此經及禮記單云上帝者並為受命帝典瑞注以為統該五帝掌次注又以為專指圓丘天帝亦非也月令注以皇天為北辰上帝為大微五帝彼皇天即此昊天注分釋義較長但以上帝為通五帝則仍未析耳互詳掌次及後疏又案鄭以昊天上帝為北辰所引春秋緯並據北極大星言之即今之北極帝星也然五行大義論諸神籙引甘公星經晉書天文志並謂天皇帝名耀魄寶一星在鉤陳口中則北極帝星之外別有天皇帝大帝之星史記天官書及漢書天文志並無之今天官家所測星圖則帝星外又有北極與天皇大帝兩星然古說北極四星或云五星皆不兼鉤陳及其口內之星據賈引鄭說謂昊天上帝一曰大一常居與元命包說同則鄭所謂天皇大帝者自指北極帝星非後世所測鉤陳口中星也互詳匠人疏及案鄭謂周圓丘祭天皇大帝猶漢郊祀大一即本漢制為說據史記封禪書漢武帝時以公孫卿公王帶言祠太一又堯人謬忌奏祠太一方云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孝天子以春地與禮不台蓋力士之妄也金鶚云鄭注大宗伯昊天上帝以為天皇大帝注大司樂以為天神主北辰注月令皇天以為北辰耀魄寶本於春秋緯謬也古尚書說天元氣廣大曰昊天有曰皇天者說文皇大也天道至大故稱皇天合而言之曰昊天上帝或言皇天上帝分而言之曰昊天曰上帝或曰皇天或單言天單言帝一也要不可以星象為天北辰天皇大帝皆星名未可以為天也案金說是也大戴禮記公冠篇附載祀天祝辭云維予一人某敬拜皇天之祐不祭北辰天皇帝則鄭說未可信矣云星謂五緯者保章氏注云星謂五星說文晶部云星萬物之精上為列星重文星暈或省案總言之則五星二十八宿及恒星通稱列星析言之則有謂五緯者此職及保章氏之星辰並對二十八宿而言是也有謂二十八宿者馮相氏誓蒞氏之二十八星是也五星謂之五緯者史記天官書云紫宮房心權衡咸池虛危列宿部星此天之五官坐位也為經不移徙大小有差闊狹有常水火金木填星此五星者天之五佐為經緯見伏有時所過行贏縮有度是也賈疏云五緯即五星東方歲星南方熒惑西方太白北方辰星中央鎮星言緯者二十

八宿隨天左轉為經五星右旋為緯星備云五星初起牽牛此云星明是五緯又案星備云歲星一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十二歲而周天熒惑日行三十三分度之一三十三歲而周天鎮星日行

二十八分度之一二十八歲而周天太白日行八分度之一八歲而周天辰星日行一度一歲而

周天是五緯所行度數之事云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者保章氏注同辰依字當作譽說文會部

云日月合宿為會十二次者月令鄭注云孟春者日月會於大梁而斗建辰之辰也孟夏者日月會於實沈而

斗建巳之辰也仲夏者日月會於鶉首而斗建午之辰也季夏者日月會於壽星而斗建酉之辰也

也孟秋者日月會於鶉尾而斗建申之辰也仲秋者日月會於壽星而斗建酉之辰也季秋者日月會於

月會於大火而斗建戌之辰也孟冬者日月會於玄枵而斗建丑之辰也善矣典孔疏云日行遲月行疾

星紀而斗建子之辰也季冬者日月會於玄枵而斗建丑之辰也善矣典孔疏云日行遲月行疾

每月之朔月行及日而與之會其必在宿分二十八宿是日月所會之處辰時也集會有時故謂

之辰賈疏云術書堯典云歷象日月星辰洪範五紀亦云星辰鄭者星辰合釋者餘文於義不得

分爲二故合釋此文皆上下不見祭五星之文故分星爲五緯與辰別解若然辰雖據日月會時

而言辰即二十八星也案昭七年左氏傳晉侯問伯瑕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

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是其事但二十八星面有七
不當日月之會直謂之星若日月所會則謂之宿謂之辰謂之次亦謂之辰故尚書胤征云辰弗
集於房孔注云房日月所會是也金鶚云辰爲日月所會所會即在二十八宿如孟春日在營室
是會於室宿也五星爲緯二十八宿爲經故與日月列而爲四左傳以歲時日月星辰爲六物周
語以歲日月星辰爲五位是辰與星別不得以星辰爲一物也堯典言麻象日月星辰爲六物
星四方中星辰日月所會孔疏此星辰共爲一物鄭注亦以星辰爲一果爾則左傳何以稱六物
周語何以稱五位乎星辰之解當以大宗伯注爲最確然對文則別五星非辰二十八宿非星散
文則通五星亦可言辰二十八宿亦可言星辰案金說是也此辰即二十八宿因日月所會分爲十
二次以星土言之則爲分星禮經傳通解續引尚書大傳兆十有二州鄭注云爲營域以祭十
二州之分星也即此十二次之星也云司命文昌第五四星或曰中能上能也者並詳前
賈疏云此破先鄭也何則先鄭以爲司中是三台司命是文昌星今案三台與文昌皆有司中司
命何得分之故後鄭云文昌第五四星必先言第五後云第四者案文昌第四云司命第五云

五云司中此經先云司中後云司命後鄭欲先說司中故先引第五證司中後引第四證司命故文
倒也詒讓案二鄭說司中司命雖不同而皆以爲星蓋古天官家說如是司中左襄十一年僞又謂
之司慎詳司盟疏又月令孔疏引石氏星經云司命二星在虛北司中二星在司危北此別爲小
星史記天官書及漢書天文志並無之與文昌宮星異也云祀五帝亦用實柴之禮云者賈疏云
案禮記祭義云大禘天而主日配以月祭天以日爲主故知五帝與日月同用實柴也若然五帝
與昊天其服同大裘其性同藺栗於燔柴退與日月等者禮有損之而益亦如社稷服絺冕及其
血祭即在五嶽之上亦斯類也金鶚云五帝爲五行之精佐昊天化育其尊亞於昊天天神有禮
祀實柴燔燎三等以禋祀爲首地祇有血祭醴沈醢辜三等以血祭爲首正自相當五祀尚得與
地同血祭豈五帝爲天之亞而不得與天同禮祀乎案五帝用禮祀大小司寇兩職有明文鄭說
與彼經無金氏駁之是也五帝名號詳小宗伯疏賈疏又云此經星辰與司中司命風師雨師鄭
君以爲六宗案尙書堯典禋于六宗但六宗之義有其數無其名故先儒各以意說鄭君則以此
星也辰也司中也司命也風師也雨師也六者爲六宗案異義今尙書歌陽夏侯說六宗者上不
及天下不及地傍不及四時居中央恍惚無有神助陰陽變化有益於人故郊祭之古尙書說六
宗天地神之尊者謂天宗三地宗三天宗日月星辰地宗岱山河海日月屬陰陽宗北辰爲星宗
岱爲山宗河爲水宗海爲澤宗祀天則天文從祀地則地理從祀謹案夏侯說云宗實一
而有六名實不相應春秋魯郊祭三望言郊天日月星辰河海凡六宗魯下天子不祭日月星但
祭其分野星國中山川故言三望六宗與古尙書說同玄之聞也書曰肆嶺于上帝禋于六宗望
于山川徧于羣神此四物之類也禋也望也徧也所祭之神各異六宗言嶺山川言望則六宗無
山川明矣周禮大宗伯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燎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
師凡此所祭皆天神也禮記郊特牲曰郊之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燎燎祀司中司命風師就
陽也埽地而祭於其實也祭義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則郊祭并祭日月可知其餘
星也辰也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此之謂六宗亦自明矣禮論王莽時劉歆孔昭以爲易震巽等
六子之卦爲六宗漢安卽位依虞書禋于六宗禮同大社至魏明帝時詔令王肅議六宗取家語
宰我問六宗孔子曰所宗者六埋少牢於大昭祭時相近於坎壇祭寒暑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

祭星零祭水旱孔安國注尚書與此同張融評從鄭君於義為允案月令孟冬云祈來年於天宗鄭云天宗日月星辰若然星辰入天宗又入六宗其日月入天宗即不入六宗之數也以其

祭天主日祀以月日月既尊如是故不得入宗也案六宗之義自賈所舉外其異說見於呂氏春秋孟冬紀高注晉書魏書禮志續漢書祭祀志劉注漢書郊祀志顏注通典諸書者復有數家如

以為天地四時者伏生高誘崔靈恩也以為月令之天宗者盧植韓康也以為天宗地宗四方宗者司馬彪也以三昭三穆者張髦也以為六地數主祭大社及五地者虞喜劉昭也以為天宗

大帝及五帝之神者後魏孝文帝杜佑也以為六代帝王者張迪也餘如王充李郁孟康劉劭則從歐陽夏侯說賈逵則從古尚書說顏師古則從劉歆孔光說孟康范甯吳商裴駢則從鄭君說

王莽則兩取劉歆及尚書說馬融則兩取書古今文說今討殷禮周禮知周本無六宗之祭而後文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實即古六宗之遺典亦即禮經所謂方明諸家聚訟並未得其義今

附著其略於此以血祭社稷五祀五嶽以狸沈祭山林川澤以羴辜祭四方百物此皆地祇

祭地可知也陰祀自血起貴氣臭也社稷土穀之神有德者配食焉共工氏之子曰句龍食於社有厲山氏之子曰柱食於稷湯遷之而祀棄也書祀作饌饌為罷鄭司農云稷當為祀書亦或作

祀五祀五色之帝於王者宮中曰五祀罷辜披燧牲以祭若今時燧狗祭以止風玄謂此五祀者五官之神在四郊四時迎五行之氣於四郊而祭五德之帝亦食此神焉少昊氏之子曰重為句

芒食於木該為蓐收食於金脩及照為玄冥食於水顛項氏之子曰黎為祝融后土食於火土五嶽東曰岱宗南曰衡山西曰華山北曰恆山中曰嵩高山不見四寶者四寶五嶽之匹或省文祭

山林曰埋川澤曰沈順其性之舍藏醜牲胸也謂而燔之謂燔醜及蜡祭郊特牲曰八蜡以記四方四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又曰蜡之祭也主先畬而祭司畬也祭百種畝報畬也

饗農及郵表嘏禽獸疏以血祭社稷五祀五嶽者賈疏云此一經言祭地而三等之禮尊卑仁之至義之盡也疏之次亦是歆神始也社稷五祀五嶽此皆地之次祀先薦血以歆神已

下二祀不復用血也又云五嶽歆神雖與社稷同用血五嶽四嶽山川之類亦當狸沈也案依賈說則血祭即謂薦血通典吉禮引三禮義宗則云祭地以燔血為先然後行正祭杜氏說方丘北

郊社稷之祭並云琴樂致神訖牽牲取血并玉壘之以求神謂之二始是則壘而不薦與賈說不
同今致地而血祭與天神禮祀相儗當先薦神後灌祭使其氣下達與郊特牲說宗廟血祭略
異賈唯云鷹則於義未備至地而大祭唯有牲牲而血則灌而不審五嶽亦當埋否若曰五嶽尊祭
之從血腥始何嫌不理如鄭此言祭五嶽有埋明社稷亦埋矣案孔說是也此地而三祭血祭之
兼狸猶前天神三祀禮祀得兼實未唯離辜自為一祭它祭不兼此法耳凡壘狸為祭地而之通
法親禮云祭地壘祭法云壘理於泰折祭地也爾雅釋大云祭地曰壘埋呂氏春秋任地篇云有
年壘土無年壘土是大地與社稷五祀並有狸可知賈疏謂血祭中唯五嶽四瀆兼有狸沈說亦
未核但據鄭志說則大地而有三社三稷祀之並用血祭晉書禮志引摯虞奏謂血祭者專指大社
之去足也矣又察凡王國有三社三稷祀之並用血祭晉書禮志引摯虞奏謂血祭者專指大社
非也社稷春祈秋報歲凡二祭五祀正祭蓋當在中秋與報社同時詳後及肆師疏五嶽為四望
之一則四嶽四瀆及河當亦用血祭其禮秩同也經唯舉五嶽注補其義亦唯及四瀆皆文不具
也四望正祭當在孟春南郊之後詳小宗伯疏云以狸沈祭山林川澤者狸沈兼牲玉幣言之祭
法云埋少牢于泰昭祭時也山海經北山經說祠山神云用一雄雞麤壘小子云凡沈辜侯禮節
其牲是狸沈有牲也山海經說壘祠之禮用玉者尤多南山經云用一璋玉用一璧西山經云用
百瑜用一吉玉北山經云用一珪中山經云用一藻玉左傳襄十八年云沈玉以濟昭二十四年
云王子朝以成周之寶珪湛于河定三年云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管子形勢篇亦有淵深沈玉
之文是狸沈有玉也穆天子傳說禮河有沈璧沈牛馬豕羊亦沈祭牲玉兩有之證禮運云壘玉
注云埋牲曰壘幣帛曰藉是狸有幣則沈亦有幣可知故鄭司巫注云壘謂若祭地祇有埋牲玉
者也鄭彼注不言幣者文情不具耳此經地而三祭血祭與天神禮祀相儗狸沈與天神實柴相
儗凡狸沈者無血祭而血祭則兼有狸血祭薦血之時雖不狸牲而薦血之後復有壘狸之禮則
狸牲亦猶禮祀升燔時不燔牲而升燔之後復有實柴之禮則燔牲祭地用全烝者亦據薦血之
時言之其後仍有解肆之法既解肆乃取其體之貴者狸之與祭天用全烝而實柴之燔牲則用
解肆之體亦正同也互詳前疏及案此五嶽四瀆已入血祭則狸沈之山川當為中小山川其林

澤則通大甲小言之祭之時月經注並無文月令孟春云乃脩祭與命祀山川澤又仲冬云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淵澤井泉注云順其德盛之時祭之也二文既不同禮器又云齊

也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注云配林名則似祭山林與四望同月諳文外連未職亦注云不言祭地此皆地祇祭地可知也者賈疏云社稷亦土神故舉社以表地而鼓人職亦

云靈鼓不言祭地者祭地以表地此其類也若大地方澤當用瘞埋與昊天禋相對金鶚云血祭自

社稷始不言祭地者祭地與社稷同用血祭也賈疏謂大地方澤當用瘞埋與昊天禋相對金鶚云血祭自

樂典瑞云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四望即五嶽次于社稷而與地同圭則社稷亦與地同圭可

知而地與社稷同血祭從可知矣案金說也是也賈疏謂經舉社以表地說本不誤然又謂祭地當

用瘞埋以對祭天之禮祀則似瘞埋尤重於血祭果爾則經備舉地而祭法安得獨遺其最重之

禮乎蓋由不知瘞埋即狸洸之狸乃祭地血祭後之節非其最重者也賈又謂此血祭下仍有狸

沈與禱享二祀祀具得與上天神三者相對故闕大地亦非鄭愷今並不取又案大地而雖與

社同血祭而禮秩尊卑迥殊其祭儀亦有同異金鶚云禮運云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是社

卑於地可知且祭地專於天子而祭社下達於大夫士至於庶人亦得與祭蓋祭地是全載大地

與全載之地異又地有上下為山嶽中為平原下為川瀆社雖兼五土而為農民所報當以

則別散於通凡經與郊社並稱者皆祭地之通名為社洛誥言社而不言祭地以地統於天其

祭地服哀冕十二章祭社服蠶冕五章其不同如此案金說也是也云陰祀自血起貴氣臭也者賈
疏云對天為陽祀自燠起貴臭也金鴉云血祭蓋以血滴於地如鬱鬯之灌地也血祭與禋祀
對氣為陽血為陰故以燠氣上升而祀天以牲血下降而祭地陰陽各從其類也然血為氣之凝
血氣下達淵泉亦見周人尚臭之意又云賈疏謂薦血何能使氣臭下達於地郊亦薦血而不謂
之血祭可知血祭非薦血矣通典以血祭為壘血不知牲幣有形質故須壘埋血有氣無質何必
壘乎案金說亦近是但祭地而用血疑當先薦而後灌祭賈說亦未嘗不可通也云社稷土穀之
神者依今文孝經說也賈疏引孝經援神契云社者五土之總名稷者原隰之神五穀稷為長五
穀人所食以生活也白虎通義社稷篇云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為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非
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得敬也五穀眾多不可一一而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尊也稷五穀之長
故立稷而祭之也稷者得陰陽中和之氣而用尤多故為長也是社稷為土穀之神也云有德者
配食焉者即下句龍柱稷等是也鄭言此者亦從孝經說破古文左氏說以社稷則祭此配食之
神不祭地而也通典吉禮及引崔靈恩說並同許君五經異義則依古文左氏說以社稷則祭句
龍稷等為鄭所駁王肅又申其說與鄭學諸儒相難郊特牲孔疏云異義今孝經說曰社者土地
之主土地廣博不可徧敬封五土以為社古左氏說其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后土為社許君
詳案亦曰春秋稱公社今人謂社神為社公故知社是上公非地祇鄭駁之云郊特牲云社祭土
而主陰氣又云社者神地之道謂社神但言上公失之矣今人亦謂雷曰雷公天曰天公豈上公
也異義稷神今孝經說稷者五穀之長穀眾多不可徧敬故立稷而祭之古左氏說列山氏之子
曰柱死祀以為稷稷是田正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許君謹案禮緣生及死故社稷人事之
既祭稷穀不得但以稷米祭稷反自食同左氏義鄭駁之云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嶽四瀆社稷
之神若是句龍柱棄不得先五嶽而食又引司徒五土名又引大司樂五變而致介物及土而土
示五土之神即謂社也六樂於五地無原隰而有土祇則土祇與原隰同用樂也又引詩信南
山云時酌原隰下云黍稷或或原隰生百穀稷為之長然則稷者原隰之神若達此義不得以稷
祭稷為難孔疏又云社稷之義先儒所不同鄭康成之說以社為五土之神稷為原隰之神

句禮以有平水土之功祀社記之稷有播五穀之功配稷祀之若賈遠馬融王肅之徒以社祭句

所以列地利社若是地體有形不須云定位故唯云列地利肅又難鄭云祭天牛角而用特

牲祭社用牛角尺而用大牢又祭天地大裘而冕祭社稷緇冕又唯天子令庶民祭社社若

裘尺也祭用絺冕取其陰類庶人蒙其社功故亦祭之非是方澤神州之地也肅又難鄭云召

用牲于郊牛二明后稷配天故知二牲也又云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豕一豕一豕一豕一豕

祭之人為鄭學者通之云是后稷與天尊卑既別不敢同天牲句龍是上公之神社是地祇之別

尊卑不甚懸絕故云配同姓也肅又難鄭云后稷配天孝經有配天明文后稷不稱天也祭法及

也肅又難云春秋說伐鼓于社責上公不云責地祇明社是上公也又月令命民社鄭注云社后

土也孝經注云社后土也句龍為后土鄭既云社后土則句龍也是鄭自相違反為鄭學者通之

春秋傳曰君戴皇天而履后土地解后土與句龍稱后土名同而無異也鄭注云后土者謂地祇

也非謂句龍也故中庸云郊社之禮注云社祭地神又鼓人云以靈鼓社祭注云社祭地祇

也是社為地祇也案風俗通義祀典篇亦據左氏說難孝經其稷米祭稷反自食之難與許畧同

獨斷及書召誥偽孔傳唐郊祀錄引劉向說並同賈馬許王義績漢書祭祀志劉注引漢仲長統

說中而國主社稷是國之主諸侯所首重天子之祭亦亞於天地更可其非入鬼矣王
以稷米祭反自食因取左氏說以稷為田正許氏又駁之以稷為原隰之神不得以稷米祭稷
難案社字從土明是土神稷字從禾明是穀神易云石穀艸木麗乎地故稷亦為地示之屬猶日
月星辰皆為天神也穀為土所生故社原隰原隰又什可與五土總神對乎至許氏以自食為疑其
之中既總祭五土之神何必又別祭原隰原隰又什可與五土總神對乎至許氏以自食為疑其
說尤誤夫稷者穀之神非祭稷也物必有神十之其神既十是物正宜用是物以祭且其生
育之原安得謂自食乎左氏謂稷也此言稷之所配食者為田正之官以其播殖百穀有功
於世故配食於穀神猶句龍能平水土故配食於土神也許氏即以田正為稷與賈逵等同誤案
金說亦致塙足以折衷許鄭王諸家之論稷為五穀之神白虎通義說最允鄭此注雖亦以穀神
為釋然實本援神契說以為原隰之神則仍見五土之一與社無大區別固不若班說專屬穀神
之允也云共工氏之子曰句龍今於社有原山氏之子曰柱食於稷湯遷之而祀棄者釋配食社
稷之人也釋文云厲本或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祭
十后土為社稷田正也厲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祭
法云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裔九
州也其子曰后土神平九州故神以為社鄭注云厲山氏炎帝也起於厲山或曰有烈山氏棄后
稷名也共工氏無錄而王謂之禱在太昊炎帝之間案左氏祭法並不言湯遷柱而祀棄此云湯
遷者漢書郊祀志云湯伐桀欲遷夏社不可作夏社遷烈山子柱而以周棄代為稷祠故賈疏
引鄭尚書夏社序注云犧牲既成桑盛既潔遷社以其時然而旱暵水溢則變置社稷當湯伐桀
之時旱致災明法以薦而猶旱至七年故湯遷社而以周棄代之欲遷句龍以無可繼之才於是
故止此注與書序注義並本漢志至祭法言稷繼柱在夏衰夏衰即湯與時代相接故紀載偶異
謂謂遷柱由旱欲見旱從夏起故據夏而言非也云故書祀作禋禋為罷鄭司農云禋當為祀書
亦或作祀者作禋釋文作禋盧文昭云此與為罷小子先鄭讀同徐養原云說文禋部祀于社注
亦云故書祀或作禋釋文作禋盧文昭云此與為罷小子先鄭讀同徐養原云說文禋部祀于社注

異作經然則祀誤一字也而司農讀此經子春謂小祝並稱禋當作祀者蓋禋字唯周禮故書有

決之此與司律序官韓鏗一例皆同字而疊故書者也段玉裁云司農以正字改或字故云當為

祀說文刀部云副判也引周禮副辜祭又云籛文副許亦從今書蓋本賈侍中與案段說是也

上天神諸祀故書不作禋而此五祀字獨作禋小祝郊祀小子五祀故書亦並作禋全經唯此三

祀字故書與今書不同然則故書寫定者謂此三祀字與泛言祭祀者不同矣杜及二鄭則謂禋

即祀經字不宜互異故並校定從祀許書亦與杜鄭同禋辜犬人先鄭注引作罷辜從故書也牧

人杜注作副辜則從篆文山海經中山經云其祠泰逢熏池武羅皆一牡羊副字亦作副並與許

同云五祀五色之帝於王者宮中曰五祀者掌次先鄭注云五帝五帝儀部引聖證論述鄭衆說帝作

明堂所祭之五帝以祀於宮中特稱五祀也影宋本北堂書鈔禮儀部引聖證論述鄭衆說帝作

官則與後鄭義同未知足據否攷五帝之祭無在宮中之法唯儀禮經傳通解續引尙書大傳祀

六診之禮云於中庭祀四方從東方始卒於北方鄭注云中庭明堂之庭也或曰朝廷之廷也此

祀五精之神案五精之神即五帝大傳注引或說正在宮中先鄭此說或隱據六診之禮與賈疏

云先鄭意此五祀即掌次云祀五帝一也後鄭不從者案司服云祀昊天與五帝皆用大裘當在

舊儀云祠五祀謂五行金木水火土也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皆古賢能治成五行有功者也主其神祀之是漢五祀亦祭五官與鄭說同但此五祀所祭者為五行之神五示國語魯語展禽說祀典云地之五行韋注云五行五祀金木水火土是也左氏於五行之神孔疏亦引國語晉語說虢公夢虢收人面白毛虎爪證五行之神非即重該等其說皆致稿蓋重該等五人官雖亦配食五祀而五祀主神實非五人官鄭根為一非也又謂在四郊者此謂特祭五神所謂四方之祭也曲禮云天子祭四方諸侯方祀歲徧鄭彼注云祭四方謂祭五官之神於四郊也句芒在東祝融后土在南蓐收在西玄冥在北詩云來方禋祀方祀者各祭其方之官而已孔疏云案宗伯云禋享祭四方百物知此方祀非四方百物者以大宗血祭社稷五祀五嶽五祀在五嶽之上此四方亦在山川之上故知是五官之神詒讓案五祀祭於四郊故又謂之四方凡大饗明堂及五時迎氣五示皆從食於五帝非其正祭也五示特祀惟有四方之疏謂秋功報成總祭四方依其說則祭四方當在仲秋與社同時淮南子天文訓云涼風至則報地德祀四郊高注云立秋節農乃登穀嘗祭故報地德祀四方神也御覽天部引長緯通卦驗亦云立秋涼風至報土功祀四鄉白虎通義八風篇說同四鄉即四方也二書所言當亦指四方之正祭然謂在孟秋則與詩方社同時不合蓋所傳之異也大司馬中秋禴田羅弊致禽以祀訪注云祔嘗為方秋田主祭四方報成萬物彼乃因田而祭四方其禮略殺非此五祀之正祭詳彼疏祭法云堽少牢於泰昭祭時也注云時四時亦謂陰陽之神也埋之者陰陽出入於地中也彼用埋則亦地示而主四時與此五祀略同五祀血祭亦兼瘞理但彼以祈禳降用少牢耳又鄭說此五祀與月令五祀門戶中霽竈行異彼五祀即祭法王立七祀而去司命泰厲小祝云分禱五祀是也此天子之禮既不同而皆不援月令五祀為釋而左傳昭二十九年杜注謂后土在神不當尊於五嶽故二鄭說雖不同而皆不援月令五祀為釋而左傳昭二十九年杜注謂后土在神不當祭中霽又禮器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燔柴於奧夫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注云與或作竈孔疏云按異義竈神今禮戴說引此燔柴益瓶之事古風禮說鄭氏有子曰黎為祝融祀以

為窳神許君謹案同周禮鄭駁之云祝融乃古火官之長猶后稷為堯司馬其尊如是王者祭之

但就窳陞一何陞也祝融乃是五祀之神祀於四郊而祭火神於窳陞於禮乖也案據孔引異義

是周禮舊說有謂此五祀即以五官食於月令之五祀者史記孝武本紀索隱引說文亦云周禮

以窳祠祝融是也通典吉禮引馬融及袁準正論說左傳昭二十九年孔疏引賈逵說呂氏春秋

孟冬紀高注及風俗通義祀典篇說窳神並同既與祭法天子祭北祀不合又以五官貴神下配

戶窳等尤遠禮意故鄭並不從也金駮云此五祀列社稷五嶽之中必非戶窳等五祀可知五帝

屬天五行即五神云四時迎五行之氣於四郊而祭五德之帝亦食此神焉者謂迎氣分祀五帝

地之五行即五神云四時迎五行之氣於四郊而祭五德之帝亦食此神焉者謂迎氣分祀五帝

時五人神亦從食也此非五祀之正祭因釋四郊之祭并及之賈疏云月令四時立之日迎氣

在四郊并季夏迎土氣是五迎氣故鄭云四時迎五行之氣於四郊也但迎氣迎五方天帝不言

祭人帝案月令四時皆陳五德之帝大昊炎帝黃帝少昊顓頊等五德之帝并五人神於上明知

五及五行之示亦誤云少昊氏之子曰重為句芒食於木該為蓐收食於金脩及照為玄冥食於

水顓頊氏之子曰黎為祝融子問蔡墨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鄭誤以為即五行之示故引以為

釋左昭二十九年傳云魏獻子問蔡墨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鄭誤以為即五行之示故引以為

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句芒該為蓐收脩及熙為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

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犁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為社稷田正也有

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詩小雅甫田孔疏及賈疏引鄭志云趙商問春秋昭二十九年左傳曰顓

頊氏之子犁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祭法曰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

九龍故祀以左氏下言后土為社謂暫作后土后土轉為社無有代者故先師之說犁兼之因火

土俱位南方案據鄭志所引先師說黎為祝融本專食於火句龍為后土本專食於土而左傳言

后土為社疑句龍先為后土後轉作社不宜復為后土因謂黎兼代句龍為后土故兩食火土是

鄭此注與左傳差互之故也實則蔡墨所謂后土為社以后土神社是地示職位畧同句體既為后土又兼配社非謂為社之後遂不復為后土鄭所引先師說強為遷代不足據也金鶴云五行氣行於天質具於地故在天有五帝在地亦有五神五神分列五方佐地以造化萬物天子祀之謂之五祀月令云春神句芒夏神祝融中央后土秋神蓐收冬神玄冥即五祀之神也左傳重為句芒該為蓐收備及照注以為五人神誤矣對文曰神地曰示散文亦曰神故月令五者皆曰神左傳以五祀與社稷並稱是地示非天神也大宗伯列五祀於社稷五嶽之閒而以血祭之其為地示尤明鄭注謂五祀者五官之神因引重該等解之然此乃人神安得列於社稷五嶽之中而血祭之也抑又誤矣小宗伯言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兼舉天神地示而不及五祀蓋以五帝該五祀省文也五祀亦當兆於四郊其壇與五帝同而其制小而且身皆可推而知矣案金氏謂五祀為地示即月令句芒祝融等五神之神又謂左傳顯瓊四叔及句龍等皆人神之配食於五示者其說皆是也春秋繁露求雨篇說五祀之神云春祭共工夏祭蚩尤季夏祭后稷秋祭少昊冬祭玄冥此與月令說復異非古制也又御覽禮儀部引禮合文嘉云五祀南郊北郊西郊東郊中兆正謀又引舊注云東郊去都城八里南郊七里西郊九里北郊六里中郊西南去城五里此五祀亦於四郊為兆位之證然緯注所說距國里數並與皇覽禮說迎氣郊堂同與鄭月令注不合疑不足據詳小宗伯疏云五嶽東曰岱宗南曰衡山西曰華山北曰恆山中曰嵩高山者史記封禪書云岱宗泰山也南嶽衡山也西嶽華山也北嶽恆山也中嶽嵩高也漢書郊祀志同詩大雅棣棣高孔疏引孝經鈞命決云五岳東岳岱南岳衡西岳華北岳恆中岳嵩高並同鄭義案南嶽衡山衡亦作霍爾雅釋山云泰山為東嶽華山為西嶽霍山為南嶽恆山為北嶽嵩高為中嶽說文山部云嶽東岱南霍西華北恆中泰室王者之所以巡狩所至白虎通義巡狩篇云嶽之為言嶽也契功德也東方為岱宗南方為華山西方為華山北方為恆山中中央為嵩高山俗通義山澤篇云五嶽東方泰山尊曰岱宗南方衡山一名霍西方華山北方恆山中央曰嵩高此並以南嶽為霍山說苑辨物篇說同詩崧高疏引孫炎爾雅注以霍山為誤當作衡山水經釋禹貢山水澤地所在云霍山為南岳在廬江灑馬西南衡山在長沙湘南縣南通典吉禮引三

禮義宗云唐虞衡山為南嶽周氏霍山為南嶽斯並以衡霍為二山與孫叔然說同據應仲遠說則衡霍為一山而有二名釋地臯注亦云霍山在衡陽湖南縣南今在應江澧縣西即天柱山也

水所出也漢武帝以衡山遼曠因識緯皆以霍山為南嶽故移其神於此今其土俗人皆呼之為南岳南岳本自以兩山得名非從近也而學者多以霍山不傳為南岳又言從漢武帝始乃名之如此言為漢武在爾雅前乎斯不然矣依郭說則南嶽本為衡陽之衡山衡山一名霍山漢武移南嶽於廬江之天柱天柱本不名霍山因漢武移祀遂稱天柱為霍山故嵇高疏引尚書大傳虞夏

傳云霍山為南嶽此與爾雅並在武帝移祀以前已以衡山為南嶽尤凡說不為天柱之名可知漢武號天柱為南嶽事亦見史記封禪書崔靈恩謂周以霍山為南嶽尤凡說不為天柱之名可知漢

不可易故孔氏書舜典詩崧高左傳昭四年疏賈大司樂疏並從其義然釋山別有河南華河西嶽河東岱河北恆江南衡之文大司樂注據之與此異者鄭因釋山五嶽有二文故兩存之據詩

崧高疏引鄭禮問志則鄭謂周五嶽有吳嶽無嵩高金鶚謂以吳嶽為中嶽者周初之制以嵩高為中嶽者東遷後從殷制其說甚精封禪書亦謂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間故嵩高為中嶽是中

嶽隨王都遷易之證此經作於周初則凡五嶽皆當如大司樂注數吳嶽而無嵩高此注為鄭君未定之論賈疏謂大司樂注據災異尤誤詳大司樂疏云不見四寶者四寶五嶽之匹或省文者

釋文云寶本亦作瀆下同案後注作四瀆阮元云寶者瀆字之假借也丁晏云小宗伯注四望五嶽四鎮四寶大司樂注同左傳襄十九年欽公子牙於句瀆之丘史記齊世家作句寶莊九年傳

遂殺子糾於生寶齊世家作笙瀆詒讓案史記殷本紀引尚書逸湯誥云東為江北為濟西為河南為淮四瀆已修爾雅釋水云江河淮濟為四瀆四瀆者發原注海者也風俗通義又云四瀆禮祠與

書大傳禮三正記江河淮濟為四瀆濟者通也所以通中國垢濁民陵居殖五穀也鄭以四瀆為五嶽之匹者明祭四瀆與五嶽禮等亦用血祭故以五嶽該四瀆也風俗通義又云四瀆禮祠與

五嶽同是漢祭四瀆五嶽亦同禮四瀆之濟正字當作沛四水源流詳職方氏疏云祭山林曰埋川澤曰沈順其性之舍藏者說文艸部云藎也水部云淇沒也經禮沈即藎借之借字徑注

例又並作埋即藎之俗詳覽人疏賈疏云經山林川澤總言不析別而說故鄭分之以其山林無水故埋之川澤有水故沈之是順其性之舍藏也詒讓案爾雅釋天云祭山曰庭縣祭川曰浮沈

觀禮云祭山曰庭縣祭川曰浮沈

觀禮云祭山已陵升祭川沈公羊傳三十一卑何淫亦云山縣水沈諸書說祭川與此經合而祭山則異詩大雅鸛鷖孔疏云鄭志釋天云祭山曰廢懸不言埋張逸引以問而鄭答曰爾雅之女禱非一家之注不可盡據以難周禮而於校人至人之注有廢沈之言是鄭意亦以祭山有廢懸之法鄭雖不解廢懸之義要祭山廢懸而復埋也今案管子形勢篇云山高而不崩則祈羊矣淵深而不涸則沈玉極矣祈羊即廢縣沈玉即此沈祭也但釋天祭山廢縣之文與此經祭不同孔謂祭山廢縣而復埋是也鄭其非矣不從爾雅而校人玉人注又據以爲說者蓋謂山嶽正祭以理告祭以廢縣與鄭志說微異要孔說足以通之賈疏謂爾雅或異代法鳥驚疏引孫炎說又謂廢縣即理邢昺爾雅疏遂合廢縣與此理沈爲一則不徒於經義不合并非鄭意矣至鳥驚疏又誤解鄭箋謂祭川亦沈而復埋則尤失鄭情惠士奇云左傳昭二十四年冬十月癸酉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甲戌津人得之河上沈而自出言神不歆其祭也安得有沈而復埋之說乎案惠說是也廢縣浮沈互詳校人犬人疏云禰彌牲骨也者後鄭從今書作禰釋之山海經中山經鄭注云謂破羊骨磔之以祭也案郭注骨字疑當爲骨之誤云禰而磔之謂磔禰者此亦釋辜爲磔與先鄭同禮余本及注疏本並作攘字通月令季春命國雞九門磔攘以畢春氣小子注引亦作磔禰鄭月令注云磔牲以攘於四門之神所以畢止其災也又月令季冬命有司大難勿磔注亦釋爲磔攘漢書地理志左郡四門陽有越巫禰祠孟康注云禰音辜磔之辜辜禰亦即磔攘禰辜亦謂之列大禰禮記會子天圓簞云割列禰塗盧注云割割牲也列禰辜也金鶚云禰禰四方皆有百物之神或左昭十八年傳鄭祓禰於四方之屬故在山林川澤之下舞師也此禰辜所祭蓋四方之神也

羽舞舞四方之祭祀注云謂四望也祭法云四坎壇祭四方也注云四方即謂山林川谷丘陵之神也彼廣咳四望山川澤之而與此四方小神異又上文五祀及詩小雅甫田毛傳說迎氣祭五帝尙書大傳說六沴祀五精並釋四方則與此四方之祭尊卑尤懸絕互詳舞師大司馬疏云及蜡祭者蜡亦索祭四方百物之神也引郊特牲曰八蜡以記四方四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者爲蜡祭四方鄭彼注云四方有祭也其方穀不孰則不通於蜡焉使民謹於用財蜡有八者先膏一也司畜二也農三也郵表畷四也貓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昆蟲八也此注

記字明注疏本並作祀案賈所見別本作祀故疏云彼云八蜡以記四方不作祀者誤孫志祖云祀字亦可通觀注云四方有祭也擬鄭所據本為祀字與唐初疏家所據本有不同賈氏

不達乃以為誤耳引又曰蜡之祭也主先畜而祭司畜也祭百種以報畜也祭農及郵表駘禽獸

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與水庸事也鄭彼注云先畜若神農者司畜后稷是也畜所樹藝

之功使盡饗之農田峻也郵表駘謂田峻所以督約百姓於井閉之處也詩云為下國龜郵禽獸

服不氏所教擾猛獸也案鄭釋大蜡八神獨斷及國語楚語章注說並同孔疏引王肅說則分

虎為二無昆蟲陳祥道又據記報畜之文謂當去昆蟲而增百種案陳說近是江永金鶚說並同

八神依鄭說先畜司畜農為人鬼郵表駘坊水庸為地而其貓虎昆蟲則此經百物之類也故國

語楚語云天子徧祀羣臣品物章注云品物謂若八蜡所祭羣虎昆蟲之類也章亦從鄭義先畜

司畜即籥章之田祖田峻詳彼疏惠士奇云百物者五地之物神仕職所謂以夏日至致地示物

物而物魁之祭固不止大蜡也以肆獻裸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

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宗廟之祭有此六享肆獻裸饋食在四時之上則是

薦血腥也裸之言灌灌以鬱鬯謂始獻尸求神時也郊特牲曰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所

以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灌是也祭必先灌乃後薦腥薦孰於禴逆言

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玉而禋焉彼先奏是樂以致其神則天神地祇人鬼皆以樂為下神始也
彼鄭云禮之以玉據天地而禋焉據宗廟則此上下天神言燂地而言血此宗廟六享言禋是其
一天地宗廟皆樂為下神始燂血與禋為祭神始也又案禮器與郊特牲皆言郊血大享禋三獻燂
一獻就齊皆是薦饌始也以其郊是祭天而言用血大享是禘祭先王而言用腥三獻是社稷而
言用燂一獻是祭羣小祀而言用孰與此是其先彼是其後後為薦饌可知故郊言血大享言腥
三獻言燂一獻言孰也吳紱云肆獻禋者享先王之隆禮饋食者享先王之殺禮以二者統冒於
上而以四時之祭分承於下肆獻禋食諸節故司尊彝說祠論嘗烝及閒祀追享朝享皆有禋燂
凡禘於及時祭皆兼有肆獻禋食諸節故司尊彝說祠論嘗烝及閒祀追享朝享皆有禋燂
二禋九獻禮無不備鄭賈以肆獻禋食分屬禘祫非經義鄭魯人注謂始禘自饋食始於經
亦無可徵竊謂此云肆獻禋者亦兼有饋食此統舍禘祫及時祭也云饋食者則唯自饋食始於特
牲饋食禮為大夫士祭禮皆三獻因以饋孰為始謂之饋食若然天子諸侯亦當有大牢饋食禮
牲饋食禮為大夫士祭禮皆三獻因以饋孰為始謂之饋食若然天子諸侯亦當有大牢饋食禮
饋食雖有甯尸之獻然在食後與禋獻在祭前不同也凡王禮廟享皆九獻而告祭及祈禱禮殺
容有自饋食始者故此經以為六享之一也又江永謂天子諸侯每月朔朝廟之祭當用饋食禮
方苞注有可又以此饋食為薦禮經亦宜舍此諸義凡天子諸侯獻新物皆用薦禮故公羊桓八
年何注云無牲無祭謂之薦天子四祭四薦諸侯三祭三薦大夫士再祭再薦月令仲春天子鮮
羔開冰季春薦鮓孟夏以銚嘗麥仲夏以雛嘗黍孟秋農乃登穀天子嘗新仲秋以犬嘗麻季秋
以犬嘗稻季冬嘗魚皆云薦寢廟是也薦不用成牲則不成肆解又不迎尸則無禋獻之節直饋
新物而已大戴禮記曾子天圓篇云大夫之祭牲羊曰少牢士之祭牲豕曰饋食無禋者稷饋
稷饋者無尸無尸者厭也彼凡謂饋食者即指特牲饋食禮所謂稷饋者則無尸之饋也此經饋
食蓋兼彼饋食稷饋二禮言之禮既夕云朔月若薦新不饋于下室注云以其殷奠有黍稷也是
薦新無尸之厭亦有黍稷故通謂之饋食矣凡庶人無祭禮止有薦而已士以上有祭禮而獻新
物則用薦禮其禮雖殺而獻於祖考則一故亦謂之享詩周頌潛序云季冬薦魚春獻鮓也而其
詩云以享以祀此薦亦得為享之證也又天子諸侯每月朔朝廟當亦用薦禮詳司尊彝疏云以其

祠春享先王者此辨周時祭之異名爾雅釋天云春祭曰祠郭注云祠之言食說文亦部云春祭曰祠品物少多文詞也春秋桓八年公羊傳云春曰祠何注云祠猶食也猶繼嗣也春物始生孝

子思親繼嗣而食之故曰祠因以別死生云夏曰禘何注云禘與禘同爾雅云春曰禘郭注云禘新菜可灼說文云灼夏祭也公羊傳云夏曰禘何注云禘與禘同爾雅云春曰禘郭注

先王者肆師注云嘗者嘗新穀爾雅云秋祭曰嘗郭注同公羊傳云秋曰嘗何注云嘗者先辭也秋穀成者非一黍先熟可得薦故曰嘗云以烝冬享先王者爾雅云冬祭曰烝郭注云烝進品物

也春秋桓八年春正月己卯烝公羊傳云烝者何冬祭也冬曰烝何注云烝聚也氣盛貌冬萬物畢成所薦眾多芬芳備具故曰烝御覽禮儀部引白虎通義說同案烝國語魯語大戴禮記千乘

篇並作蒸聲同字通以上說時祭並與此經同王制云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禘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注云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改之春曰祠夏曰禘以禘為殷祭詩小雅天保孔疏引鄭

禘禮志亦謂祠禘嘗烝為周公制禮所改郊特牲祭義又有春禘秋嘗注以禘為禘之誤又以為夏殷之禮以其與此經不合知非周法也又此經時祭不言何月王制注云祭以禘為禘之誤又以為

孔疏云晏子春秋云天子以下至士皆祭以首時故禮記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周六月是夏四月也又漢記云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也譏其用七月明當用六月是也魯以

孟月為祭魯王禮也則天子亦然大夫士無文從可知也其周禮四仲祭者因田獵而獻禽非正祭也服虔注桓公五年傳云魯祭天以孟月祭宗廟以仲月非鄭義也此薦以仲月謂大夫士也

既以首時祭故薦用仲月若天子諸侯禮尊物熟則薦之不限孟仲季故月令孟夏薦麥孟秋薦黍季秋薦稻是也大夫既薦以仲月而服虔注昭元年傳祭人君用孟月人臣用仲月不同者非

鄭義也南師解云祭以首時者謂大夫士也若得祭天者祭天以孟月祭宗廟以仲月其禘祭給祭時祭亦用孟月其餘諸侯不得祭天者大祭及時祭皆用孟月既無明據未知孰是按春秋桓

八年正月己卯烝夏五月丁丑烝嘗者左氏見其瀆桓十四年八月乙亥嘗書以御廩災左氏公羊以為不應嘗此等皆不用孟月者以春秋亂世不能如禮故參差不一難以禮論也案孔說是

也國語楚語云日月會於龍蛇神類行國於是乎烝嘗章注云龍蛇尾也謂周十二月夏十月也烝冬祭也嘗嘗百物也春秋繁露四祭篇云祠者以正月始食非也酌者以四月食麥也嘗者

七月嘗委稷也燕者以十月進初稍也公羊桓八年何注云祭必於夏之五月者取其見新物之月也通典吉禮引高堂隆云天子諸侯月有祭事其孟則四時之祭也其仲月季月皆薦新之

祭也此並與鄭孔說同左桓五年傳云始殺而嘗閉蟄而烝杜注以始殺為建酉之月閉蟄為建亥之月孔疏引賈服則以始殺為孟秋是亦以五月也唯蔡邕集月令問荅云宗廟之祭以中月

說與鄭異而杜氏春秋釋例烝嘗例云周禮祀號日以四時仲正之也又云周禮祭宗廟以四仲蓋言其下限也斯又誤據大司馬中夏中冬初烝之文不知其為告祭獻禽非正禮也上天子薦

新無常月月朔之薦則比月行之不必在孟仲月管子輕重己篇云夏至而麥熟天子祀於大祖其盛以黍依其說則祭其盛以麥以夏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夏盡而秋始而黍熟天子祀於大祖其盛以黍依其說則祭

禮詳彼疏注云宗廟之祭有六享者說文高部云高獻也孝經曰祭則鬼言之篆文作享享即享之隸變以此六者並云享先王故知為宗廟之祭經例凡祭享字作享饗字作饗禮

記則祭享字亦通借饗為之與此經字例不同也國語魯語云嘗禘蒸享草注云春祭曰享享禮物也彼以享專為春祭非此經之義云肆獻裸饋食在四時之上則是禘也禘也者鄭以此文在四時之上則其禮宜大於時享故以為禘也然其說非也此肆獻裸為廟享之隆禮凡殷祭時祭

所同雖中含禘祭而非專據禘禘言之至饋食為廟享之殺禮則惟告祭祈禱及薦新朔時行之不關時祭殷祭也禮書引陸淳云禘以肆獻裸為主猶生之有饗也禘以饋食為主猶生之有

食也案陸說亦以此首二享為殷祭而與鄭義正相反並非經義云肆者進解牲禮謂薦孰時者賈疏云薦孰當朝踐後燔祭時故禮運云腥其俎孰其殺鄭云孰其殺謂禮解而燔之是其饋

獻以盎齊之節故云薦孰時但禮解之時必肆解以為二十一體故云肆也論讓案小子羊肆注云肆讀為鬻羊鬻所謂豚解也此訓肆為解牲蓋亦讀為鬻大司徒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

注義略同惟禮經有豚解又有禮解二者不同士虞記豚解注云豚解解前後脰脊脅而已孰乃體解升於鼎也凡豚解者為七體體解者為二十一體解肆雖同體數則異廟享二解兼有但薦

腥則豚解薦孰則體解小子注以羊肆為豚解典瑞裸圭以肆先王注云謂肆解牲禮以祭因為名彼注亦不專屬薦孰則是兼腥孰二解矣而此注專舉薦孰者鄭以經云肆獻裸為逆言則

肆當獻後而薦腥在二禋之後三獻之前於次不合故以四獻之後薦孰為釋然則鄭意係解體

解通謂之肆而此經之肆則專屬豚解無體解賈疏謂肆解為二十一體是也但此經肆獻禋為

祭祀之隆禮文次先後蓋無定例此肆亦當為豚解體解之通名不必專屬體解也任啓運謂肆

為薦血腥與薦孰對文黃以周亦據郊特牲記用牲有六節毛血腥肆燔膾謂腥肆為一類經凡

肆者皆專屬薦腥義亦得通豚解體詳內喪疏又案典瑞肆先王御覽珍寶部引馬融注訓

肆為陳書牧誓商王紂昏棄厥肆祀為孔傳同詩周頌雖於薦廣牲相子肆祀箋云陳祭祀之饌

馬意蓋亦謂陳饌以祭然是內外大小羣祀之常法不宜與獻禋並舉故鄭不從也云獻禮謂

薦血腥也者以上下文例校之薦血腥下當有時字此謂當三獻四獻之節也賈疏云此是朝踐

節當二灌後王出迎牲祝延尸出戶坐於堂上南面迎牲入豚解而腥之薦於神坐以玉爵酌醴

齊以獻尸后亦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故云謂薦腥也詒讓案鄭以經文逆言則獻在祿後肆前

故惟據朝踐三獻四獻為釋實則經文通該朝踐饋獻朝獻再獻等為文鄭說亦非經意云禋尸

言灌者小宰注同云灌以鬱鬯謂始獻尸求神時也者司尊彝注義同謂當初獻二獻之節獻尸

虞禮未迎尸陰厭時有祭酒於苴之節王祭禮尸未入以前或亦先以鬱鬯灌茅以降神而後迎尸二祿故說文艸部亦有束茅灌鬯為舊酒之說但禮經無正文未能質定也引郊特牲曰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所以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陰謂合樂在灌後與降神之樂別賈疏引熊氏以為殷人先求諸陽謂合樂在灌前周人先求諸陰謂合樂在灌後與降神之樂別賈疏義同云灌是也者釋邠特牲所云先求諸陰即指灌言故彼上文說灌鬯於陰達於淵泉又云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即求諸陰之義也云祭必先灌乃後薦腥薦孰於始逆言之者與下共尸入室乃有黍稷是其順也今此經先言肆肆是饋獻節次言獻是朝踐節後言灌灌是始在先之事是於迎言之也言與下共文明六享俱然者賈疏云如向所說具先灌訖王始迎牲次腥其俎腥其俎訖乃燔燔祭訖始在禮固給禘時享所同然經實不專據給言饋食之享則無肆獻祿之節鄭謂六享所同亦非也云給言肆獻祿禘言饋食者著有黍稷互相備也者祭義云薦黍稷羞肝肺首心鄭彼注云薦黍稷所謂饋食也鄭意此經肆獻祿饋食四者實止三節皆備肆獻祿為一節獻為一節薦黍稷與薦黍稷同在一時則肆與饋食共為一節禘給同為大祭則三節皆備肆獻祿為一節獻為一節薦黍稷亦為一節饋食則為殺禮本不屬禘又饋食不可通今以經文攷之肆獻祿亦非無黍稷實兼給禘時享而饋食則為殺禮本不屬禘又饋食雖亦有肆獻而與盛禮不同鄭說並非也云魯禮三年要畢而給於大祖者此釋周給禘之通制王制注及詩商頌文鳥箋義並同賈疏云此亦周衰禮廢無文可明春秋左氏傳云周禮盡在魯即以春秋為魯禮今言魯禮者指春秋而言也春秋三年喪畢而給於大祖謂若文公二年秋八月大事於大廟躋僖公以僖三十年薨至文二年秋八月於禮雖少四月猶是三年喪畢而為給祭也大祖謂周公廟云明年春禘於羣廟者據春秋閏二年書吉禘于莊公彼在夏不在春者鄭禘給志謂因懼難而速非禮也云羣廟者謂大祖及四親廟各分祭詩商頌長發孔疏引鄭禘志十五年將禘于襄公禘皆各就廟為之故云羣廟云自爾以後率五年而再殷祭者舊本無率

字賈疏述注同余本及注疏本有與釋文合今據增五年而再殷祭公羊文二年傳文賈疏云殷

大也除明年春從四年以後四年五年六年七年八年八年之中四年五年六年為三年禘七年

八年添前為五年禘是五年再殷祭也詩玄鳥禮記王制曾子問孔疏並引鄭禘志云魯莊公

以其三十二年秋八月薨閔二年五月而吉禘此時慶父使賊殺子般之後閔公心懼於難不得

時葬葬則去首經於門外乃入務自尊成以厭其禍若已練然免喪又速至二年春其間有閔二

十一年禮除喪夏四月則禘既禘又即以五月禘於其廟比月大祭故其速其速者明當異

歲也經獨言吉禘于莊公閔公之服凡二十一月於禮少四月又不禘云吉禘其無恩也魯閔

公二年秋八月公薨僖二年除喪而禘大廟明年春禘于羣廟自此之後乃五年再殷祭六年禘

故八年經曰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然致夫人自魯禮因禘事而致哀姜故護焉僖公八年

春當禘以正月會王入于洮故七月而禘魯僖公以其三十三年冬十二月薨文二年秋八月禘

僖要至此而除閒有閔積二十一月從閔除喪不禘故明月即禘經云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

僖公於文公之服亦少四月不刺者有恩也以其逆祀故特讓之魯文公以其十八年春二月薨

宣二年除喪而禘明年春禘於羣廟自此之後亦五年而再殷祭與僖同六年故八年禘經曰

夏六月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說者以為有事謂禘為仲遂卒張本故略之有言有事耳魯

昭公十一年夏五月夫人歸氏薨十三年夏五月大祥七月而禘公會劉子及諸侯於平丘公不

得志八月歸不及禘冬公如晉明十四年春歸乃禘故十五年春乃禘經曰二月癸酉有事于武

宮傳曰禘于武公及二十五年傳將禘于襄公此則十八年禘二十年禘二十三年禘二十五年

禘於茲明矣儒家之說禘也通俗不同學者競傳其聞是用駁論爭論從數百年來矣竊念春

秋者魯天子諸侯中失之事得禮則善違禮則譏可以發起是非故據而述焉從其禘禘之先後

考其疏數之所由而粗記注焉魯禮三年之喪畢則禘于大祖明年春禘于羣廟僖也宣也八年

皆有禘禘祭則公羊傳所云五年而再殷祭禘在六年明矣明堂位曰魯王禮也以此相準况可

知也案此鄭所考魯禘禘疏數之說二疏所引互有刪易今參合校補著之於此鄭依春秋經

傳所書禘禘之年互相參校以其所書推其所不書雖不甚場然所定三年禘五年禘之說則不

誣也詳後云一禘一禘者賈疏及其詩魯頌閔宮孔疏並謂是禮識文漢書韋玄成傳亦有此說謂

云諸侯夏禘則不禘秋禘則不嘗唯天子兼之通典吉禮引崔靈恩云禘以夏者以審諦昭穆序

列尊卑夏時陽在上陰在下尊卑有序故大次第而祭之故禘者諦也第也始以秋者以合聚羣

主其禮最大必秋時萬物成熟大合而祭之始者合也此與鄭夏禘秋始之說同者也曾子問云

禘祭於祖則視迎四廟之主公羊文二年傳云大事者何大禘也大禘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

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穀梁傳說同漢書韋玄成傳云禘祭者毀廟

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父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古之正禮也御覽禮儀部引五經通義

云禘皆取未遷廟主食食太祖廟中又引白虎通義云禘者合也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也此

與鄭始合祭己毀未毀之主於太祖廟之說同者也至其說之異者尤衆綜而論之約二十一

家引鄭以禘為二祭而或合為一之通典吉禮引賈逵說禘非兩祭之名論語八佾集解引孔安國

說王制疏引杜預說左傳僖三十三年疏引劉炫說並同此與鄭義異者一也鄭以始大禘小禘

王制疏云王肅張融孔晁皆以禘為大始為小唐郊祀錄引馬融云禘大始次之公羊閔二年徐

疏述何休義亦云禘大於始此與鄭義異者三也又閔宮疏引禘始志云或云歲始終禘漢書韋

而通典引徐禪虞喜議據左氏說歲時及壇終禘及郊宗石室又引袁準正論說同則謂雖及

毀中而有遠近之殺此與鄭義異者十九也鄭司勳注以冬大烝祭功臣而公羊文二年何注云

禘所以異於後皆禘先禘後而公羊何注謂三年要畢遭禘則禘遭禘則禘禘先禘後無定此

與鄭義異者二十一也以上諸說歧異亦當如禘通合於大祖廟逸禮詩五經通義諸家之

說實為允厥鄭說以文為二禘凡文武以諸義則並綜貫經傳不可易蓋春秋有禘有

於文武庶此與禮制不合詳敘官及守禘疏此外諸義則並綜貫經傳不可易蓋春秋有禘有

吉禘而文二年大車于大廟左傳不云何祭不穀則以為禘而禘經獨書大事明禘大而禘小則

謂禘小於禘者非也通典亦申鄭說云以禮經及春秋所書皆禘大於禘按春秋公羊傳云大事

子大廟大事者禘也至於禘則云禘於公禘於僖公既於大廟則小於禘也又按禮記禘於

大廟之禮云毀廟之十升今合而一曰又按詩內傳云禘取雙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大祖則

禘小於禘也於則禘廟之主亦升於大祖廟禘者於其廟而行祭禮二祭俱及毀主禘之與禘同

得為股禘則小於禘而大於四時也魯語云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漢人因而為歲時禘小

春秋文二年八月大禘此禘在秋之明證王制三時之禘與禮不合比時股祭尤為煩澁鄭以為夏股法雖無禘然其非用制固無可疑則漢以後制以冬禘及徐邈一皆禘之說非也禘夏年再殷之數必有超越尤不可通則徐邈每三十月之說非也三年終要必有禘明禘後有禘自是三年禘後復有禘距前禘自是五年則謂禘三年禘五年者非也五年再股公羊有明文斷無周年再股之理則謂禘同禘三年者非也春秋閔二年吉禘于莊公昭十五年再股有事于武宮左傳昭二十五年禘于襄公定八年禘于僖公並特祭於其廟則謂禘合祭於太祖者非也禮亦明文則漢光武時議者謂禘不及毀主者非也司勳凡有功者祭於大烝烝為冬祭既不在夏秋則非禘禘可知况功臣配食乃禮之小者不容禘禘二祭專以此為區別則何休禘惟功臣與祭之說非也禘禘之祭聚訟已久今以鄭義為本而條列唐以前諸家之說辯證其是非宋以後異說尤繁並不復論其郊丘明堂之禘與廟享不同別詳大司樂疏

周禮正義卷三十四

以凶禮哀邦國之憂

凶禮之別有五疏以凶禮哀邦國之憂者五禮之二也說文凶部云凶

之事故哀用之禮謂之凶禮注云哀謂救患分也釋名釋言語云凶空也就空也說文凶部云凶

說文口部云哀困也救患分也據左傳元年邢遷于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傳文彼以刑彼狄

伐諸侯救之與此後經論恤事相類鄭以五凶禮通有救以喪禮哀死亡焉疏者含送疏

禮哀死亡者說文與部云喪凶也白虎通義崩薨篇云喪者凶也人死謂之喪何言其喪凶不可

復得見也生者哀痛之亦稱喪禮曰喪服斬衰易曰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孝經曰孝子之喪親也

是施生者也鄭喪服注云不忍言死而言喪者棄凶之辭若全存居於彼焉已凶之具注云

哀謂親者服焉疏者含送者釋文云含本亦作哈案哈即含之俗詳大宰疏賈疏云據上文云哀

邦國之憂則此亦據諸侯邦國之內而言但天子諸侯絕傍期傍期已下無服若始封之君不臣

諸父昆弟亦有服今云親焉服焉者鄭廣解哀義不專據天子諸侯之身也案土喪禮親者不將

命注云大功已上有同財之義無歸含法鄭云親者服焉據大功親以上直有服無含注若小功

瑞安孫詒讓學

於其諸父及兄弟之為諸侯者則有服要服應云尊同則得服其親服義亦通於此也通典凶禮

引謙周云諸侯降旁親旁親若為諸侯及女子嫁於諸侯服如以荒禮哀凶札荒人物言害也

國人此即鄭所謂親者服焉之義賈說未據含送詳小宰疏以荒禮哀凶札香遭凶札既損振數之禮

縣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札讀為截截謂疫癘疏謂之荒禮者大司徒十二死政及周書大

匡饗匡二篇所紀是其略也注云荒人物有害也者賈疏云禮云荒以為目下云凶札則荒中

有凶是物有害荒中兼有札是人有害案司服云大札大荒則素服注云札疫癘荒能饑者彼不

以荒為目以荒管凶虛故彼注荒為飢饉不為物有害也引曲禮者鄭注云登成也登為自貶

損憂民也禮食殺牲則祭先有虞氏以首夏后氏以心股人以肝周人以肺不登肺則不殺也不

治道為妨民取蔬食也縣樂器鍾磬之屬也樂加食也不樂去琴瑟此並遇荒自貶損之禮故引

以為證據小行人云國札喪則令贈補之國凶荒則令賜委之是當有賜補之事注不具也云札

讀為截截謂疫癘者廣舊本作國今據毛晉本校改膳夫注云大札疫癘也大司樂注亦作禱阮

元云札者古文假借字也故注易其字作截截者斷也至字林乃有疫字从步止聲丁晏云札截

聲相近釋名釋天札截也氣為人如有所斷截也段以吊禮長編裁禍裁謂遭水火災大水善莊

玉裁云札字已屢見矣此乃云讀為截者互見也

於案盛如何不弔廢焚孔子拜鄉人之道疏義為用喪引申為弔焚之通語公羊昭三十五年何

火來者拜之士大夫亦相弔之道疏義為用喪引申為弔焚之通語公羊昭三十五年何

注云弔亡國曰弔弔死曰弔弔喪曰弔弔執紼曰弔弔死以下三事並謂問終於此經當

入喪禮之科與此弔禮異也通言之五凶禮並得稱弔詳天府疏注云禍謂遭水火者小行

人注發同義注例亦當作災言正注可證說文亦部云禍害也又火部云天火曰災水火皆為人

之患害故通稱禍裁掌客禍裁殺禮注云禍裁新有兵寇水火也此文則云以恤禮哀寇故

注不兼兵寇也云宋大水魯莊公使人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菜盛如何不弔者據左莊十一年

以禮禮哀圍敗

同盟者合會財貨以與其喪春秋疏以

記文鄭波注云言拜之者為其以禮禮哀圍敗三十年冬會于澶淵宋城故是其類疏以

禮哀圍敗者賈疏云此經本不定若馬融以為國敗正本名為圍敗謂其圍入而國破禍敗

喪失財物則同盟之國會合財貨歸之以更其所要也洪頡煊云小行人若國圍役則令槁之

此當從馬融作國為當案洪包說是也依賈說蓋唐時鄭注本亦有作國敗者與馬本正同賈大

行人疏及野石經小行人注引此經並傳國敗可證也國敗義實同也注云同盟者合會財貨以

敵所勝言之則曰國勝據國見敗於敵言之則曰國敗義實同也注云同盟者合會財貨以

其所要者謂論之義猶言合會也論會豐類同小行人橋論注亦云使鄰國合會財貨以與之

雅釋言云更債也賈疏云必知是會合財貨非會請侯之兵救之者若會合兵當在軍禮之中

故知此論是會合財貨以濟之也故大行人云致禮以補諸侯之失小行人亦云若國師役制命

死疏云春秋喪三十年冬會于澶淵宋殺故者春秋經文公羊傳云諸侯相聚而更未之所喪日

是其類者澶淵之會為宋火災雖非國敗然歸財與禮類相同故云是其類以恤禮及寇亂於外為寇作於內為亂疏注云恤

爾雅釋詁文云鄰國相愛者賈疏云亦上云襄邦國之憂據諸侯為說故鄭以鄰國解之哀之者

既不損財物當遣使往請問安不而已云兵作於外為寇作於內為亂者約左傳文七年魯叔仲

惠伯以賓禮親邦國親謂使之相親附也賓禮之別有八也賓禮之別有八者曰亦具下文春見日

朝聘之禮使諸侯親附王亦使諸侯自相親附也云賓禮之別有八者曰亦具下文春見日

朝夏見日宗秋見日親冬見日遇時見日會殷見日同此六禮者以諸侯見王為文六服

夏或親秋或遇冬名殊禮異更遞而循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宗尊也欲其尊王親之言也欲

其勤王之事遇偶也其禮若不期而俱至時見者言無常期諸侯有不願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

則既朝親王為壇於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殷親眾也十二

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初禮既畢王亦為壇合諸侯以命政焉所命之政如王巡守成見四

方四時分來疏春見日朝夏見日宗秋見日親冬見日遇時見天子及相聘皆曰朝以朝時行禮

終歲則徧疏引五經異義云朝名公羊說諸侯四時見天子及相聘皆曰朝以朝時行禮

卒而相逢於路曰遇古周禮說春曰朝覲曰宗秋曰覲冬曰遇許慎案禮有覲經詩曰朝侯入覲

書曰江漢朝宗于海知有朝覲宗遇之禮從周禮說鄭駁之云許慎有似不為古昔案覲禮曰諸

侯前朝皆舍于朝朝通名案翼義相聘聘書為朝不為古昔義不可通疑當作不為左鄭志

散文則朝覲亦可通禮說與春秋說義相成也云時見曰會覲見曰會覲見曰會覲見曰會覲見

有四一是王將有征討會一方之諸侯時見曰會是也一是王巡守諸侯會於方岳齊周官

曰同是也此二者皆行於境內者也一是王巡守諸侯會於方岳齊周官篇所謂王乃時巡諸侯

各朝於方岳也禹會諸侯於塗山亦是巡守會同一是王不巡守而殷國諸侯畢會於近畿此二

者皆行於境外者也時見時巡所會皆止一方諸侯覲見殷國所會則四方六服諸侯畢至故曰

設會同對文則別散文則通同亦可言會亦可言同總之皆曰會同諸侯亦曰會同林喬蔭云

會同之禮掌舍云掌王之會同之舍設楹桓再重設車宮轅門為壇壇宮棘門為帷宮設旌門無

宮則其人門牛人云凡會同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牲以載公任器縣師云若將有會同之戒則

受法於司馬以作其眾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稍人云若有

會同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徒積大祝云大會同造於廟省於社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反行舍奠

子見諸侯之義圖天下之事比邦國之功皆據天子為主故以天子見諸侯為文此則諸侯依四時朝天子故以諸侯見天子為文云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或朝春或朝夏或朝秋或朝冬者依大行人文九州之外夷鎮蕃三服世一見無分年朝觀之法故專據九州以內侯甸男采衛要六服言之四時分來謂六服每服名分四方每方又分四部依四時更迭而來也詩大雅韓奕篇韓侯入覲箋云諸侯秋見天子曰覲孔疏云駭異韓侯是北方諸侯而得秋覲王者諸侯之朝天子以韓侯秋來見于時行覲禮也下文奄受北國則韓侯是北方諸侯而得秋覲王也鄭意子四時節其文不明說周禮者賈遠以為一方四分之或朝春或朝夏或朝秋或朝冬藩屏之臣不可虛力俱行故分週四時助祭也馬融以為在東方者朝春在南者朝夏在西者朝秋在北方者朝夏或朝秋或由經無正文故先儒為此二說鄭於大宗伯注云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或朝春或朝夏或朝秋或由冬名於禮異更遞而循秋官大行人注云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更遞而循二注並言分來則是從賈之說一方而分為四時也韓侯雖是北方諸侯其在北方為西便蓋於時分之使當秋觀也若然明堂位注云魯在東方朝必以春似東方諸侯皆朝春者正以彼記魯之祭禮云夏杓秋嘗冬蒸燭無春祀明為朝王闕之故云朝必以春魯在東方尤為東便蓋亦分之使春朝故嘗秋嘗祭也案孔說是也大行人注云其朝貢之歲四方各四分赴四時而來或朝春或朝夏或朝秋或朝冬依彼注云四方各四分之則鄭意於六服之中分為四方一方之中又分為四部以四時分來部近東者則朝春部近南者則朝夏部近西者則朝秋部近北者則遇冬是東方亦可以秋觀西方不必無春朝蓋與賈說正同賈疏釋四時分來謂春東方六服當朝之歲盡來朝夏南秋西冬北皆然是則一方盡來無四分之事與韓奕疏引馬融說正同實非鄭指又大行人賈疏謂馬氏之義六服當面各四分之假令東方侯服四分之東方朝春南方宗夏西方觀秋北方運冬餘方皆然是馬季長亦主四方各四分赴四時而來之說則賈馬鄭三君義本不異與韓奕疏所述馬說不同未知孰得其實又公羊桓元年傳何注說五年一朝之謂云分四方諸侯為五部部有四輩輩主一時蓋謂於四方諸侯之中分為五部部主一年五年而循又於一部之中分為四輩輩主一時四時而循此則與經注之義並異不足取證者也陳汲謂朝覲不分方分時云以春來則曰朝以夏來則曰宗以秋來則曰覲以冬來則曰遷魯漢梓春曰

朝秋曰諸侯入應門右則是康王初即位四方諸侯以朝適者在京師也王與之說同金鵠云諸侯

必拘其時將廢朝乎案陳金說亦通但漢人說朝禮者並謂分方分時既有無正文未敢輒疑謹附

其說於此其四時朝現之月經注亦無文御覽禮儀都引白虎通云朝用何月皆以夏之孟四月

因留助祭則謂以夏正四孟月詩周頌臣工箋云周之季春於夏為孟春諸侯朝周之春故晚春

省曲禮云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寧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鄭

注云諸侯春見曰朝受摯於廟門外而序入王南面立於依寧而受焉夏宗依春冬依秋春秋時齊

侯魯昭公以遇禮相見取易略也孔疏引崔靈恩說朝宗之禮云諸侯春夏來朝各乘其命車

至臯門外陳介也天子車時在大門內傳辭既訖則乘車出大門下車王迎入至文王廟門天子

還服朝服立於路門之外諸侯更易服朝服執贊而入應門而行禮故王當寧以待諸侯次第而

進謂入應門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案以上並鄭據曲禮解朝覲名殊禮異春夏與秋冬不同之說

六朝諸儒及唐人經疏說並略同然鄭覲禮記注則云四時朝覲受之於廟是鄭亦有兩解公羊

隱十一年何注亦云禮朝受之於太廟不別朝覲之異與曲禮文不同萬斯大涉廷堪並謂覲

之時或先行常朝之禮故有東面西面之位金鵠又駁鄭說云朝宗覲遇特以時而異其名其禮

必不有異均是諸侯乃春夏來者寬以待之秋冬來者嚴以接之果何義邪凡諸侯見天子無

總之朝觀天子必無迎賓之禮諸侯亦必無不乘墨車者也皮弁每日常朝之服乃諸侯初見天子受摯而以此服相接可乎竊謂諸侯既入廟行覲禮次日天子祔朝諸侯又行朝禮蓋觀以正君臣之分故北面朝以通上下之情故東西面案萬凌金三家並謂四時朝觀禮當不異足正鄭賈之誤曲禮所謂天子嘗依階侯北面才與覲禮合自是朝覲宗遇之通禮而所謂天子當正鄭公東面諸侯北面者則於經無徵萬凌金並謂王每日常朝之禮於義得通而萬凌謂先朝人朝金謂先覲後朝說又互異未能決定考司士常朝之位止云孤東面卿大夫西面無諸侯射人朝位與司士同而云諸侯在朝則皆北面朝士三詢外朝之位則五等諸侯並東面此皆與曲禮不能強合者故江永以曲禮為記人之異說黃以周亦謂覲禮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是尙左也曲禮諸公東面諸侯西面則是尙右疑其為異代禮間疑載疑不敢曲為傅合也云更遜而徧者謂一歲而嘗朝之服徧六歲而六服徧即大行人注云六服以其朝歲四時分來更迭知此而徧是也云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者賈疏述注作朝之言朝也爾雅釋詁云朝早也是朝取來早之義也御覽禮儀部引白虎通云朝者見也因用朝時見故謂之朝說與鄭小異云宗尊也欲其尊王者宗尊義詳目錄疏御覽引白虎通云所以制朝聘之禮何所以尊君父重孝道也夫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欲至臣子之恩一統尊君故必朝聘也是朝有尊君之義云觀之言勤也夫欲其勤王者宗尊義詳目錄疏御覽引白虎通云所以制朝聘之禮何所以尊君父重孝道也夫字義此據聲訓義亦相成也云遇偶也欲其若不期而俱至者遇偶鄭雅釋詁文春秋隱四年公及宋公遇于清亦取不期之義而與冬見天子之禮迥異左傳隱四年孔疏引劉歆買達說並以於路曰遇者雖亦取不期之義而與冬見天子之禮迥異左傳隱四年孔疏引劉歆買達說並以辭亦用冬遇之禮則杜氏釋例已難之矣云時見者言無常期者謂有大事之時則來見不依六年傳子產曰小適大共其職賈從其時命杜注云從朝會之命此時見義與彼同云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者明時見亦先行朝覲常禮既朝覲乃行會禮但時會人衆必於國外為壇與常朝在廟異也國外謂王城之外近郊爾雅釋詁云會台也故合諸侯謂之會禮詳司儀疏賈疏云此司儀及覲禮所云為壇合諸侯是也又云

既朝觀者若不當朝之歲則不須行朝觀於國中直據朝而已其當朝之歲者則於國中朝案賈

意蓋謂時見會當方六服諸侯其適當朝歲者則先朝於國復朝於壇其不當朝歲者為見而

來者則無先朝國中之事觀禮疏亦同此說然依後注說殷同雖不當朝歲亦先朝國中復朝增

則此時見當方諸侯常朝歲與不當朝歲疑皆先行常朝之禮惟時見止合當方其當朝歲而不

當征討之方者則不與命事之列或但朝國中不復更特見於壇耳賈說恐非鄭意又案時會殷

同並先朝國中後朝於壇則有兩次將幣其致享及禮禱亦然故司儀經注說事及禮並於壇以

五爵分為三等是其證也命事謂命以征討之事即大行人云時會以發四方之禁禁是九伐之

也論語先進皇疏云時見曰會亦隨其方若東方不服則命與東方諸侯共征之曲禮疏說亦

與皇同又云朝竟王乃為質於國外與之會盟春於國東夏南秋西冬北會則隨事無有定期有

時而然故曰時見曰會也案依皇孔二說則時見亦分方會盟之壇隨四時而異金鶚云鄭不言

會即為有征伐之事云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者左昭二年傳鄭子太叔語引以證時

同云十二歲上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禮儀舉土亦為壇台諸侯以政為者大行人歲同注
義同說文門部云同合會也賈疏云案大行人云十二歲上乃巡守放國若王無故則巡守王
及尚書所云者是也若王有故則此云說見曰同及大行人云殷國是也云殷同者六服衆皆同
來言殷國者衆來見於王國其事一也詒讓案十二歲侯甸男采要五服皆當朝歲其衛服雖不
當朝歲亦因王不巡守而來見則六服當同先朝於廟侯朝於壇其禮與時見大同但時見無常
期殷見則必在十二年王不巡守時見合當方諸侯殷見則六服四方萃於一年以此為異
般見大行人謂之殷同至大行人又有殷國雖亦十二歲因王不徧巡守而行其禮然與殷見正
禮迥異鄭賈說並未析詳職方氏及大行人疏云所命之政如王巡守者賈疏云巡守命政則王
為所云命典禮考禮命市納價之類又尚書所云歲二月東巡守已下修五禮五玉及臨時方正
日之等皆是也云般見四方四時分來終歲則徧者大行人注義同亦謂六服分為四方每方一
守之年四時六服分來一歲則徧以此為異也賈疏謂與上同為四方各總一時來玉疏亦

云每當一時一方總來不四分也通
典寶禮引崔靈思說同並非鄭意
時聘曰問殷覲曰視
之焉竟外之臣既非朝歲不敢積

為小禮殷謂一服朝之歲以朝者少諸侯乃使
卿以大禮舉聘焉一服朝在元年七年十一年
賈疏云此二經者是諸侯遣臣聘問天子之事論讓案此經無聘視年數依注說聘無常期視則

十二年三視王制云諸侯之於天子也此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鄭注說聘無常期視則
朝晉文霸時所制也蓋鄭意比年小聘五年大聘為諸侯邦交之法聘義注據大行人歲問殷聘

證小聘大聘是也諸侯於天子則不用是法故王制注庶為霸主所制明非周公所制禮也而王
制孔疏引五經異義春秋公羊說及公羊桓元年何注則並依王制說說文見部亦云諸侯三年

大相聘曰祭祭視也視瞻也段玉裁謂許以周禮之規即三年大聘故大行人曰王之所以擯侯三年
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規五歲徧省與同周禮之規即三年大聘與此經殷聘究不相應蓋五年一

曰規許說與周禮不相違也案段說亦得通但王制三年大聘與此經殷聘究不相應蓋五年一
朝上時見而言大行人注同云天子亦不足取證可知互詳大行人注云天子有事諸侯使大夫來聘者

天子無事則已也賈疏云上時是當方諸侯不順服其順服者當云天子有事無遣臣來之法其餘
三方諸侯不來諸侯聞天子有征伐之事則遣大夫來問天子故云天子有事無遣臣來之法其餘

事之臣既非朝歲不敢積為小禮者賈疏也積數也天子無事不敢敬遣大夫聘問天子以是故有
乃遣大夫問也必知時聘遣大夫不使卿者以其經稱問案聘禮小聘曰問使大夫此經云曰

問一明使朝之歲也案小聘使大夫亦詳大行人疏云覲謂一服朝之歲以朝者少者大行人注義
同規為見與許訓為視同規亦作眺國語齊語云重為之皮幣以驟聘眺於諸侯規眺聲類同云

諸侯乃使卿以禮聘焉者此亦釋殷為與殷見義同六服皆來聘故謂之累賈疏云鄭知
使卿以禮聘焉者此亦釋殷為與殷見義同六服皆來聘故謂之累賈疏云鄭知

為使卿以禮聘焉者此亦釋殷為與殷見義同六服皆來聘故謂之累賈疏云鄭知
為使卿以禮聘焉者此亦釋殷為與殷見義同六服皆來聘故謂之累賈疏云鄭知

為使卿以禮聘焉者此亦釋殷為與殷見義同六服皆來聘故謂之累賈疏云鄭知
為使卿以禮聘焉者此亦釋殷為與殷見義同六服皆來聘故謂之累賈疏云鄭知

但不每方分為四耳所以殷觀不須分見四時者小聘不須更見四時法也云一服朝在元年七

朝一服朝當此三年以其候服元年七年十一年無朝法是使卿觀也男服三年朝六年朝九年朝十二

年從天子巡守於元年七年十一年亦無朝天子之法是亦使卿以六禮聘天子也采服四年朝八年朝

年從天子巡守則元年七年十一年亦無朝天子法是亦使卿以大禮聘天子也一服朝在元年朝十二

年從天子巡守則元年七年十一年亦無朝天子法是亦使卿以大禮聘天子也故知一服朝在元年朝十二

年也 以軍禮同邦國 同謂威其不協僭差 疏 以軍禮同邦國者五禮之四也夏官敘官注云

差貸史記禮書云奢溢僭差威而之所以和其爭競一其制度賈疏云既云同邦國則使諸侯

邦國和同故鄭云同謂威其不協僭差者使之和協不僭差僭謂若禮記郊特牲云宮縣自杜

朱干設錫之類皆是諸侯之僭禮也云軍禮之別有五者即下大師大均大田大役大封五者是

也 大師之禮用衆也 用其 疏 大師之禮用衆也者大司馬注云大師王出征伐也賈疏云大

法用衆 注云用其義勇者謂 大均之禮恤衆也 均其地政地守地 疏 大均之禮者按比

因其義勇之志率勸而用之 大均之禮恤衆也 均其地政地守地 疏 大均之禮者按比

之事事止於畿內賈疏謂此大均亦據邦國循天下皆均之非也邦國雖亦有大均之事然皆

地政地守地職等不均則 **大田之禮簡衆也** 古者因田習兵 **疏** 大田之禮者賈疏云此謂天

民病故大均以憂恤之 夏注云秋網冬狩通謂之田禮具大司馬職之左傳隱五年孔疏引白虎通云王者諸侯所以田

司馬注云兵者凶事不可空設因蒐狩而習之 注云古者因田習兵者小司徒注云田猶獵也

田而習之亦具大司馬職云因其車徒之數者其釋文作衆小宰注云簡猶閱也公羊桓六年傳

徒也簡閱義同 **大役之禮任衆也** 築宮邑所以 **疏** 注云築宮邑者大司馬大役與慮事

云城者各舉一隅為釋邑謂都邑築宮邑即匠人建國營國之事大與徒役亦以軍法部署之故

屬軍禮也云所以事民力強弱者大司馬注云任猶事也事以其力之所堪謂因民力之強弱任

之以立其功賈疏云論語云為 **大封之禮合衆也** 正封疆溝塗之固 **疏** 注云正封疆溝塗

力不同科是事民力之強弱也 兵而正之則其民合衆故云大封之禮合衆也鄭兼言溝塗者古境界皆有溝塗而樹之以為阻

固則封人云為畿封而樹之者是也 論議案大下注云下大封謂竟界受制下以兵征之若魯昭

元年秋叔弓帥師疆鄆田是也 左昭三十年傳云吳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田定其徒注云大封

與土田定其所徒之居與此義同但據鄭大下注則是大封者謂邦國疆界有侵越者備帥師以

定之如左傳文元年云晉侯疆成田襄八年云莒人伐我東鄙以疆鄆田皆正封疆而用師故屬

軍禮經云合衆疑亦兼關軍旅之事大下注校此為審當據以補其義溝塗即五溝五塗見後人
司險職經注例皆作塗此作塗者塗之俗變傳寫之誤詩小司徒疏又後經云王大封則先告后
土彼疏以為封建邦國蓋邦國初建容亦有封疆溝塗錯互不正當合軍以治之此 **以嘉禮親**
經與彼事小異而實相因此疏與大祝注境界侵削之說則專據建國後言之耳
萬民 嘉善也所以因人心中所善者 **疏** 以嘉禮親萬民者五禮之五也賈疏云餘四禮皆云邦
而為之制嘉禮之別有六 國獨此云萬民者餘四禮萬民所行者少故舉邦國而

言此嘉禮六者萬民所行者多故舉萬民其實上下通也注云嘉善也者爾雅釋詁文云所以

因人心所善者而為之制者謂飲食昏冠等禮並人心所嘉善者故順而制設其禮使相親樂也

賈疏謂設禮節以裁制之非鄭指云嘉禮之別有六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親者使之相

者即下飲食昏冠實射饗燕賸賀慶六者是也

宗族飲酒之禮所以親之也文王世子曰族食世降一等大傳白繁疏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

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

伯再食子男壹食是四方賓客亦有飲食也射人小臣注以賓射為與來朝諸侯射是四方賓客

亦有賓射也國語周語云親戚宴饗則有殺烝又毛詩小雅伐木序云燕朋友故舊也是宗族兄

弟故舊朋友通有飲食饗燕之禮也經各舉一端互文以見義耳賈疏云此經云飲食亦尊卑通

也注云別有饗燕則經云飲者非饗燕是私飲酒法其食可以通燕食俱有以其下不別云食故

不飲其禮以飯為主故曰食也其禮有二種一是禮食故大行人云諸公食之禮有飯有殺雖設酒而

大夫禮之屬是也二是燕食者謂臣下自與賓客且夕共食是也案人君以下族食蓋亦當用禮

宰為主人公與父兄齒特牲饋食禮祝告利成徹庶羞設于西序下注引尚書傳云宗室有事族

人皆侍終日大宗已侍於賓奠然後燕私燕私者何也巳而與族人飲也彼注又云白尸祝至於

兄弟之庶羞宗子以與族人燕飲於堂內賓宗婦之庶羞主婦以燕飲於房毛詩小雅湛湛傳云

夜飲燕私也宗子燕有事則族人皆侍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燕宗也鄭箋云夜飲之

禮在宗室同姓諸侯則成之於燕注云一時之罔必有宴禮宴燕字通蓋即指時享後之燕言之

燕之法國語周語云時宴不淫注云一時之罔必有宴禮宴燕字通蓋即指時享後之燕言之

其卿大夫以下則宗子主其禮又月令季冬命樂師大合吹而罷注云歲終與族人大飲作樂

於大寢以經思也王居明堂禮季冬命樂師大合吹而罷注云歲終與族人大飲作樂

飲於廢之禮不徒時祭矣引文王世子曰族食世降一等者賈疏云鄭彼注云親者稠疏者稀假
令親兄弟歲四度從父昆弟歲三度從祖昆弟歲二度從昆弟歲一度是其一世降一等又引大
傳曰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者弗別釋文作不別今
禮記作弗鄭彼注云姓正姓也始祖為正姓高祖為庶姓繫之弗別若今宗室屬籍也賈疏云引
之者證此經以飲食相親之事鄭注引文王世子禮也

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

觀其性

即昏冠之禮親成男女者若士冠士昏禮是也天子諸侯昏禮亡其冠禮惟大戴禮記有公冠節
蓋始加緇布冠玄端服再加皮弁三加衮冕也士冠禮賈疏則云公冠四加者緇布冠皮弁衮弁
後加玄冕天子亦四加後常加衮冕矣家語冠頌篇王注冠義孔疏又謂天子當四加玄冕五加
衮冕與賈說不同案盧說公冠三加本不瑋而玉藻說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明不上達於天
子齊弁於天子為吉凶參半之服則不宜列加服之數玄冕衮冕異服同冠又不可分為兩加王

孔賈諸家之義亦並錯互難通未能定也賈疏云此一節陳昏姻冠弁之事上句直言昏冠專儀
男而言亦有姻弁故下句兼言男女也若然則昏姻之禮所以親男女使男女相親三十之男二
十之女配為夫妻是也冠弁之禮所以成男女男二十而冠女子許嫁十五而弁不許亦二十而
弁皆責之以成人之禮也論讓案男女必冠弁而後昏嫁二禮相因故以親成合言之注云

其恩者謂昏禮也哀公問云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又昏義云降出御婦車而婿授綏御
三周先俟於門外婦至婿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合昏而禮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親其恩言
合其恩禮云成其性者謂冠禮也士冠禮士冠始加祝曰棄爾幼志順爾或德鄭彼注云既冠為
成德又冠義云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鄭責為人
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者之禮行焉白虎通義

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

射禮雖王亦立賓

友為世子時其在學者天子亦有友諸侯之義武王誓

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也王之故舊朋
曰我友邦家君是也司寇職有議故之辟議賓之辟

國中射彼疏謂天子賓射在朝是也其禮亡蓋當與大射禮略同詳射人疏賈疏云謂若射人王以六耦射三侯三養三容五正是賓射之候也以此賓射之禮者謂行燕飲之禮乃與之射所以

申歡樂之情故云親故舊朋友也案射人所說乃大射禮彼注以為賓射非也賈疏亦沿其誤詳彼疏注云射禮王亦立賓主也者賈疏云案大射禮以大夫為賓主案此云王以賓射之禮既

行燕飲之禮明知王亦立賓主也云王之故舊朋友為世子時其在學者者賈疏云若據即位為王以後亦有以臣為朋友不得云故舊今云故舊朋友明據未為王時案文王世子周公居攝成

王與伯禽在學與學子同居又王制有王太子是為世子時其在學者射是也云天子亦有友諸侯之義者欲見此賓射內兼有諸侯之賓小臣注云賓射與諸侯來朝者射是也云武王誓曰我友邦

家誓是也者書牧誓文論孔傳云同志為友言同志滅紂又為古文泰誓亦襲此文非鄭所見賈引泰誓為釋非也賈疏云言此者欲見經云朋友亦含諸侯在其中案洛誥周公謂成王云孺子

其朋彼以成王以臣為朋友則此朋友之中可以兼之矣云司寇職有議故之辟議賓之爵者小司寇八辟之二彼注云故謂舊知賓謂所不臣者三恪二代之後與然則彼賓謂賓恪諸侯與故

舊朋友義不相涉此牽連引之證天子有友諸侯之義非謂此朋友專指三恪二代之後也 **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 賓客謂疏以

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者說文食部云饗鄉人飲酒也引申為饗食賓客之饗又說文食部云宴安也案燕飲正字當作宴經通借燕為之燕即今燕禮是也饗又盛於燕故大行人注云饗設盛

禮以飲賓也左宣十六年傳云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王曰王享有體薦宴有酒俎公當享卿當宴國語周語亦云王公立侯則有房烝親戚宴饗則有殺烝案左傳享亦即饗假借字周

語立飲亦即饗禮也其禮今亡互詳酒正疏注云賓客謂朝聘者皆賓謂來朝諸侯客謂其來聘卿大夫燕禮記有與四方之賓燕之說彼賓為聘使司几筵國賓注亦兼朝聘賓客言之散文

通也賈疏云此經饗燕並言殊食於上者食無獻酢之法故別言於上與私飲同科此饗燕謂掌客云上三公三饗三燕侯伯再饗再燕子男一饗一燕饗享大牢以飲賓獻依命數在廟行之燕者

其牲狗一獻四舉旅降脫履升坐無算爵以醉為度行之在寢此謂朝賓若聘客則皆一饗其燕與時賜無數是親四方賓客也陳壽祺云考儀禮聘禮曰公於賓壹食再饗燕與羞俶獻無常數

賈介皆明日拜於朝上介壹食壹饗據此則聘賈再饗聘介壹饗王禮與侯禮宜同禮記以版聘義大饗禮朝事儀皆云壹食再饗燕與時賜所以厚重禮也賈疏謂聘客皆一饗失之以版

膳之禮親兄弟之國

張腦社稷宗廟之肉以賜同姓之國同福祿也兄弟疏以版以親兄弟之國

者孔廣森云與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互文異姓亦有版腦其兄弟之國當有賀慶益可知矣且歸版雖諸侯於異姓大夫通有之故子以圖俎不至去魯論語記祭於公不啻肉案孔說是也

公羊定十四年何注云禮諸侯初天子助祭於宗廟然後受俎實亦通同異姓言之注云版社稷宗廟之肉者說文亦部云版社肉盛以盤故謂之禘天子所以親遺同姓春秋傳曰石尚來

師版又炙部云燔宗廟火熟肉春秋傳曰天子有事焉以饋同姓諸侯案說文肉部無版腦二字而別有曆字訓曰尚非此義此乃腦即版疑之俗量入又作燔疑當為難詳彼疏賈疏云鄭

云禮社稷宗廟之肉分而言之則版是社稷之肉禘是宗廟之肉是以左成十三年公女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諸侯伐秦成子受版于社不敬注云版宜社之肉也盛以盤器故曰

版劉子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器戎有受注云尚祭肉又案異義左氏說版社祭之肉盛之以盤宗廟之肉名曰腦以此言之則宗廟之肉曰腦社稷之肉曰版之驗也而公羊穀梁皆

云生居俎上口版熟居俎上口猶非鄭義耳對文版為社稷肉禘為宗廟肉其實宗廟社稷器皆飾用盛蛤故掌璧云祭祀共盛器之璧注云飾祭器是其祭器皆飾以璧也案賈說是也腦之

義公穀與左氏說不同公羊定十四年傳云版者何祖實也腥曰版熟曰燔穀梁傳文略同此並謂版為腥孰異名無廟社之別其左氏說則以版為祭社肉腦為祭宗廟肉故閔二年傳梁餘

子養曰帥師者受命于廟受版于社又禮二十二年傳鄭公孫僑曰公孫夏從寡書以朝于君見于嘗耐與執燔焉是並以版腦為廟社異名諸鄭及國語晉語草注漢書五行志服虔注並從其

說惟昭十六年傳子產曰孔張為嗣大夫娶祭有職受版歸版傳無祭社之文杜注則云受版謂君祭以肉賜大夫歸謂大夫祭歸肉於公皆社之政祭也孔疏云先儒皆以版為祭社之肉劉

炫以為版亦祭廟之肉以規社氏今案版腦對文則廟社有異散文祭廟亦通稱版劉炫說不誤惠士奇亦云受版歸版非指社杜預謂大夫祭社歸肉于公孔疏乃云大夫奉君命攝祭於社

按禮說也大行人歸以交諸侯之福掌鬯祭祀共鬯器亦非獨盛社肉則鬯鬯社互舉通稱審矣互詳量人疏云以賜同姓之儀者聘禮記云若兄弟之國則問夫人注云兄弟謂同姓若

昏姻甥舅有親者則兄弟之國亦兼有異姓此昏姻甥舅別入下文異姓中故知惟據同姓諸姬之國也云同福祿也者少牢饋食禮祝嘏主人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

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是祭祀木以受福祿於神今同姓諸侯與王同祖故以福致之明與彼同受此福祿也云兄弟有共先王者釋同姓之國有稱兄弟之義賈疏云謂若魯與周同

承文王鄭與周同承周王如此之類與周同立廟是其先王也此文雖上兄弟之國至於二王後及異姓有大功者得與兄弟之國同故傳九年夏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

賜伯舅胙注云胙猶肉周禮以嘏之禮說兄弟之國不以賜異姓故齊侯比之賓客又傳二十四年宋成公如楚還入于鄭鄭伯將享之問禮於皇武子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為客天子有

事焉有變拜焉是一王功及異姓有大功者亦得賜也云魯定公十四年天王使石尚來歸侯之福不辨同姓異姓亦容有非兄弟之國亦得賜也云魯定公十四年天王使石尚來歸侯

者春秋經文引以證其先王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異姓王昏疏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有歸服之事詳掌儀疏

也說文貝部云賀以禮相奉慶也又心部云慶行賀人也月令注云慶謂休其善也賈疏云賀慶者謂諸侯之國有亨可賀可慶之事王使人往以物賀慶之也施異姓之國所以親之也雖

主異姓其同姓有賀慶可知故舉異姓包同姓也是以大行人云賀慶以長諸侯之喜不別同姓異姓則兼同姓可知注云異姓王昏姻甥舅者爾雅釋親云始之父為姻始之父為婚始之父

母婚之父母和謂為婚姻婦之黨為婚兄弟婚之黨云姻兄弟又云母之昆弟為舅母之從父弟弟為從舅謂我舅者吾謂之舅也又云妻之父為外舅郭注云謂我舅者吾謂之舅然則亦宜呼

女之父曰昏婿之父曰姻言甥舅者嫁女與之則為甥王娶女來則為舅總是以親言之則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每命異儀貴賤之位乃正春疏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者此與秋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致大小行人為官也

儀與彼略同但彼專據侯國賓客之禮此則通該內外諸臣諸侯言之所包尤廣也此亦即小宰

所云聽祿位以禮命先鄭彼注云禮命九賜也後鄭不從曲禮孔疏云案含文嘉九賜一曰車馬

禮九命與九賜是一也康成以九命與九賜不同九賜謂八命作牧九命作伯之後始加九賜不

義許慎說九賜九命鄭康成以為不同案依孔引異義則許與先鄭義同今攷九命與九賜迥不

相涉而漢諸儒或合為一漢書王莽傳張純等曰謹以六莧通義經文所見周官禮記宜於今者

九命之錫顏注引張晏云周禮上公九命九命九錫也是西漢時已有是說即許君所本公羊

莊元年何注亦以九錫說九命穀梁莊元年楊疏疏其非是至先鄭雖以九賜說禮命而此職注

絕無一語涉九賜者其說與許何諸家蓋又小異互詳小宰疏注云每命異儀貴賤之位乃正

者若典命九命禮儀以九為節七命禮儀以七為節五命禮儀以五為節各依命數為差所以正

貴賤之位次使不滑損差僭也引春秋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者左莊十八年傳文彼上文云

王命諸侯改引以證每命異儀明彼云禮即此經九儀也

壹命受職 始見命為正吏謂列國之士於子男為大夫疏 壹命受職

者職與爵相兼故曲禮注云凡仕者一命而受爵通典職官云周禮爵及命一命而受爵不

有受爵有受命者必有職故周禮云一命受職明一命之士職爵俱有也一命而受職再命不

命宜為上中下士也鄭此及下注皆先舉侯國之臣次及王臣之非鄭指也鄭司農云受職治職事者謂始

疏謂以上云正邦國之位故以諸侯為首以王臣亦之非鄭指也鄭司農云受職治職事者謂始

受王之官職治其所掌之事也先鄭義與後鄭再命受服鄭司農云受服受祭衣服為上士玄

略同但以此一命為王之中下士與後鄭異再命受服謂此受玄冕之服列國之大夫再命

於子男為卿大夫自玄冕而下如疏再命受服者通典職官云再命受服於君不自為也然

孤之服王之中士亦再命則爵弁服疏則一命者其服自為也注鄭司農云受服受祭衣服

為上士者賈疏云祭衣服雖不指斥服名以義推之先鄭云為上士則服爵弁服也此言再命為

上士則王之中士下士同一命可知也詒讓案受祭衣服謂受助祭於君之服亦即錫爵時所受

命服曾子謂云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大廟是也蓋命服必受於君乃得有之故禮運以冕

弁藏於私家為非禮明未受命及黜退者不得有也其自祭及朝服則自作之故國語魯語云命

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詩周南葛覃毛傳亦云孔疏云大夫助祭受之於君故

大宗伯再命受服是也妻所成者自祭之服少牢禮朝服玄冠緇布衣素裳章昭云祭服玄衣纁

裳謂作玄冕之服非也又月令孟夏后妃獻繭乃收繭稅注云收繭稅者外命婦雖就公桑蠶室

竊謂此注直引與命文無分別無孤國卿服之義疑鄭君自易其說與玉藻注不必同也互詳內
司服司服疏云王之中士亦再命者亦典命無文以次推之也云則蕭弁服者賈疏述注則上有
士字云凡言士者無問天子士諸侯士則皆爵弁以助祭也若然司服不見爵弁者以其王之助
有九自公以下轉相如其爵弁於天子諸侯非吉所用故不言案士冠禮皆有爵弁服是士之助
祭服故士以爵弁為正也任大椿云卿大夫以玄冕士爵弁蓋專以大夫士之上服為命服也次服所施等
皮弁以下其次也大宗伯注謂大夫玄冕士爵弁蓋專以大夫士之上服為命服也次服所施等
殺或嗔乎命數如天子大夫四命則以爵弁祭諸侯大夫再命則以朝服祭以爵弁朝服皆
大夫次服故也若命服高下則惟嗔乎爵不嗔命數如天子之士雖三命與諸侯之卿同而三命
之士惟得爵弁子男之大夫一命與天子之下士同而一命之士大夫得服玄冕於此見命服與爵
不從命數大夫士命服惟助祭得服之雖朝朔及家祭皆用命服之次又云據注則再命受服兼
含士受爵弁服但致玉藻一命緼黻幽衡注謂公侯伯之士一命疏謂緼黻當爵弁韎韐大宗伯
疏謂無問天子士諸侯士例皆爵弁以助祭據此則諸侯之士一命疏謂緼黻當爵弁韎韐大宗伯
爵弁矣又何待再命之士也今致月令疏謂禮再命受服其夫亦當有祭服官家所給故輪商禮
以供造之然則爵弁郊廟之服必再命之士乃得受其一命之士雖得服爵弁不得受服內司服
凡命婦共其衣服注臣之命者再命以上受服則下士之妻不其也然則不受服者公家不供其
服非不得服也案任述注義深得鄭指依鄭此注及士冠禮注詩周頌絲衣箋說是子及五等
諸侯之士命數不同皆以爵弁為上服則雖三命上士亦不得服冕而禮器說冕旒云士三命
有服冕矣鄭彼注以為夏殷禮殊無稽證鄭陸佃並謂天子上士三命玄冕冕文絜黃以周說
同王昭禹孫希旦則謂天子中士再命亦玄冕吳延華孔廣森金鶚則謂天子中下士並得服
玄冕以尊卑之等論之王臣陪臣服有隆殺而士獨一爵弁非其差也說苑脩文篇云士服爵
此與玄冕一章之服適合但上士三命服章視命數則宜得有希冕三章之冕是不止玄冕矣
若然王臣命服蓋不以爵為別異而兼以命為差次弁師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各以其等為之
言冕之等不及士司服士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及士冠禮士以爵弁為三加之尊服並專
據侯國之制不得以概天子之士也說文同部云冕大夫以上士冠荀子富國篇及大略篇皆云大

夫裨冕白虎通義辨冕篇云諸侯九旒大夫七旒士爵弁無旒言冕者不及士者
以唯天子士乃得服冕不服冕者多亦容據侯國氣言之也互詳典命司服疏
鄭司農云受下大夫之位玄謂此列國之卿始

有列位於王為王之臣也王之上士亦三命
疏注鄭司農云受下大夫之位者賈疏云先鄭
王制云次國之下卿位當大夫則中大夫亦得名為上大夫矣故先鄭以下大夫則諸侯之五大夫有

命即典命大夫四命者是上大夫也後鄭不從者以侯伯子男名位不同侯伯猶同七命子男猶
同五命況中大夫下大夫名位既同何嫌不得同命也是以典命唯見大夫四命是兼中下大夫

故不從先鄭也云玄謂此列國之卿始有列位於王為王之臣也者典命云公之卿三命侯伯之
卿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此云列國之卿即指公侯伯之卿也左成二年傳說晉欒黶有駟司

於王室杜注云非命卿名位不達於王室是命卿以上乃受位於王也賈疏云諸侯之卿大夫若
得聘天子今於三命乃云始有列位於王為王之臣者以其再命已下卑雖得聘天子不得言位

於王朝是據列國之卿而言故曲禮云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注引春秋晉士起亦據
晉國之卿三命而於天子稱士與天子三命之士同稱士即為王臣也詒讓案依此注說則小國

之卿再命未得受位即不命於天子故王制云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而白虎通義封公侯篇引
王皮記則云小國三卿一卿命於天子王制注依其說謂彼記文似誤脫是鄭謂小國亦三卿一

卿命於天子今攷典命注引王制依其元文絕無改易以相參證疑此注義乃鄭君後定與王制
注說自不同也黃以周云王制二當作三小國三卿皆命於其君不列位於天子王制所言命於

天子皆謂受位於王國大宗伯三命受位於天子而後可謂之卿其未受位於王二卿固命於其君一卿亦
非命於天子也列國之大夫必受位於天子而後可謂之卿其未受位於王二卿固命於其君一卿亦

夫也故晏子曰惟卿為大夫小國三卿皆未受位於天子故孫穆子曰諸侯有卿無軍自伯子
男有大夫無卿章注國語有卿有命卿也案黃說亦通但此注依典命侯伯之卿同四命為已受

位而魯語謂伯無卿下同子男則與此經義究不合古稱岐互未能決定也云王之上士亦三命
者上注以王之下士一命中士再命以次推之則王之上士當三命與列國之卿同故詩衛風蓼

者上注以王之下士一命中士再命以次推之則王之上士當三命與列國之卿同故詩衛風蓼

天子之上士是也。四命受器。禮運曰：大夫受祭器為上，大夫立謂此公之孤始得有祭器者也。天子之

命。疏：注鄭司農云：受祭器為上，大夫者，鄭師注云：祭器者，重簋鼎俎之屬，先鄭以器為祭器。與後鄭說同，而云為上，大夫者，先鄭上注以王之下大夫三命差而上之，則四命者當

為上大夫與後鄭說中下大夫同四命異也。沈夢蘭云：上大夫即序官中大夫，康成謂中下大夫皆四命，按司士大夫以其等旅，掛中下大夫不同等，非皆四命可知。先鄭是也。案沈申先鄭說亦

通云：立謂此公之孤始得有祭器者也。者，典命云：公之孤四命，通典職官云：謂公之孤卿受祭器於公，四命始受器三命以下皆自為之也。賈疏云：曲禮云：大夫有田者，先為祭服，後為祭器，則儀

禮少牢用成牲，皆是有地大夫則自祭，祭器今云公之孤四命始得有祭器者，但未四命已前，有地大夫雖得造祭器，祭器未具，猶假之使足，至四命即具有言始有祭器者，據始得具祭器而

言案受器義與受服同，蓋器之大者受之於官，其小者則自造之，杜說最允，但受器者受大造小則無不具矣。未受器者唯得自造小器而大器不具，是具器即受器，猶之六命賜官而後得具官

賈疏與杜義亦足補輔也。引禮運者，鄭以彼云：大夫即指侯國卿大夫三命以下者而言，明未受器者器既不具，則須假不假而自具，則為非禮，故曲禮云：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為祭

服。鄭注云：祭器可假，祭服宜自有孔。疏云：若大夫及士有田祿者，乃得造器，猶不具唯天子大夫四命以上者得備具。若諸侯大夫非四命無田祿，則不得造，故禮運云：大夫祭器不假，非禮也。據

諸侯大夫言之也。熊氏以禮運據天子大夫得造不得具，非也。又王制：大夫祭器不假，孔疏引皇侃云：此謂有地大夫故祭器不假。若無地大夫，則當假之。禮運謂無地大夫也。案孔說足申鄭義

云：王之下大夫亦四命者，典命云：王之大夫四命，注云：四命，中下大夫。然則王之中大夫亦四命，此及下注正云：下大夫者，文不具也。五命賜則，鄭司農云：則者，

玄謂則地未成國之名，王之下大夫四命，出封加一等，命賜之以方百里，二百里之地者，方三百里以上為成國，王莽時以二十五成為則，方五十里，合今俗說子男之地。獨劉子駿等議古有

此制。疏：注鄭司農云：則者，法也。者，大宰注：同先鄭之意，蓋謂此賜則與大司馬九法均守平焉。則以安邦國義同，謂賜以土地，并受自土之法也。天問云：地方九則，王注云：謂九州之

地凡有九品漢書敘傳云坤作陸教高下九則顏注引劉德云九州土田上中下九等也

夫四命及其出封加一等是也云云謂則地未成國之名者賈疏云對下文七命賜國是成國則

軍謂據公五百里而言以其侯伯等次國二軍故也若以執圭為成國而言可及伯即下經七命

賜國者是也若以千乘為成國言之惟公及侯以其伯三百里不得出千乘故鄭注論語云公侯

之封乃能容之是也論語案王制注云方五百里者謂之大國方四百里方三百里者謂之次國

方二百里及方百里者謂之小國然則男方五百里以上已得為國故典命大行人以子男為小國

之君此注謂侯以上乃成國者以下文七命賜國及左傳成國天子之軍諸文參互定之故與

彼異云王之下大夫四命出封加一等五命者賈疏云亦是典命文案此亦流兼中大夫言云賜

之以方百里二百里之地者謂賜爵為子男也大司徒云諸子方二百里諸男方百里云方三

百里以上為成國者賈疏云此據下文七命賜國而言也左傳襄十四年孔疏引此注作賜之以方

百里二百里三百里之地者方四百里以上為成國又釋之云知鄭之言或國惟公與侯耳伯

雖與侯同命地方三百里未得為成國也何紹基云七命賜國注不相應矣案何說是也此下文云七命

而子男賜則其名則同故引以為證惠棟云王莽傳云公一里有眾萬戶土方百里侯伯一國眾戶五千土方七十里子男一則兼戶二千有五百土方五十里附城大者食邑九成眾戶九百土方三十里自九以下降殺以兩至於一成五差備具台案一則案十里為成或百戶故方百里為萬戶方七十里以下降殺以兩至於一成五差備具台案一則案十里為成或百戶故方百里猶周之附庸自九成至一成降差以兩五差計之合一則二十五成之數云合今俗說子男之地者賈疏云時有孟子張包周及何休等並不信周禮有五百里已下之國以王制百里七十里五十里等為周法故鄭指此等人為俗說也論讀案鄭意則為子男受地之名而所受地數自據俗司徙子二百里男百里為正王輩謂子男同五十里鄭以為殷制故斥謂周子男五十里者為俗說即大司徒先鄭注所云今五經家說也莽制子男地止二十五成台於俗說而子男受則正合此經義足互證也詳大司徒疏云獨劉子駿等識古有此制焉者賈疏云劉子駿等則有馬融鄭司農杜子春等皆信周禮有五百里已下之國周公太平禮所定法故云識古有此制也引此諸文者證時有解則為五十里者故也案據後鄭說蓋劉歆等知周有五百里以下之國又知此經一則有百里二百里之制莽制兼采俗說蓋與歆六命賜官鄭司農云子男入為卿治一官等不同先鄭未據莽制則亦同而異也賈說未析

六命賜官 鄭司農云子男入為卿治一官者使自得置其臣治家邑如諸侯春秋襄十八年冬晉侯以諸侯圍齊荀偃為疏注鄭司農云子君禱河既陳齊侯之罪而曰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疏男入為卿治一官也者先鄭意此賜官與前壹命受職義略同謂為六官之卿治其當官之專賈疏云案典命唯有出封邦一等無入加之文則出有入無加今以子男五命入加一等為王制六命卿於理不可故後鄭不從也先鄭之義出加入亦加若毛君之義出加入減故晉詩云豈曰無衣六兮毛傳云天子之卿六命車旗衣服以六為節是出加入減也後鄭不從者諸侯入為王卿大夫其尊如故以為築何得入則減之乎指如鄭武公桓公入為王之司徒詩人美之若減何美之有乎明入不減鄭君之義出加入不減依於在國若言六兮者以晉侯入為王卿謙不敢必嘗七命之服卿者據典命文云賜官者使得自置其臣治家邑如諸侯者此破先鄭子男為卿治一官之說說

文一部云官吏事君也家臣亦事其主若君故謂之官賈疏云案據師有小都大都大都謂三公

王子母弟所食邑小都王之卿六命所食邑如此六命已上賜之官使得自置其臣治家邑如諸

侯此則大宰云施則於都鄙建其長立其兩已下是三公子母弟得立官如畿外諸侯但少一

卿不足於諸侯而已言家邑雖與大夫家邑同名此則大都小都也卿大夫稱家故言家邑以表

大小都耳案三公采邑有兩卿五大夫等詳大宰疏此則官即所謂具官也禮運云大夫具官非

禮也蓋王朝三公采邑得立二卿五大夫卿采邑得立二大夫五士皆具立兩設伍之制所謂具

官也若大夫家邑雖亦有設官屬然不得具兩伍之數故此經六命卿而後賜官諸侯之卿仍不

得具官故論語八佾篇孔子以管仲官事不攝為非儉蓋侯伯之卿與天子大夫同禮運以大夫

具官為非禮即指諸侯卿大夫言之也引春秋襄十八年冬晉侯以諸侯圍齊荀偃為君禱河既

陳齊侯之罪而曰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杜注云彪晉平公名曾臣猶未臣官臣守官之臣賈疏云

濟河中行獻子以恭絲係玉二轂而禱曰齊靈枯特其險負其乘庶棄好背盟陵虐神主曾臣彪

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杜注云彪晉平公名曾臣猶未臣官臣守官之臣賈疏云

七命賜國

王之卿六命出封加一等者

疏注云

引春秋者證諸侯以臣為官故荀偃自為晉侯稱官畿內諸侯臣亦稱官此經是也

卿六命出封加一等者據典命文鄭司農云出就侯伯之國者據典命

云侯伯七命以侯伯始為成國對上五命賜則為出就子男未成國也

八命作牧 謂侯伯有功德者加

命得專征伐於諸侯鄭司農云疏注云以侯伯有功德者加命作州長

一州之牧王之三公亦八命疏注云謂諸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於諸侯者大宰云乃

謂之牧是也苟悅申鑒時事篇云古諸侯建家國世位權柄存焉於是置諸侯之賢者以為牧總

諸侯亦從征伐但不專耳鄭司農云一州之牧者謂牧為一州之長九州則牧有九命作九人亦詳大宰疏云王之三公亦入命者據典命文王之三公不得作牧但命數同耳

伯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為二伯得征五疏注云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為二伯者上公即三公也侯九伯者鄭司農云長諸侯為方伯

封加一等知為二伯者據王制天子之老為左右二伯注云老謂上公是也王制又有八伯即上文八命之州牧與東西二伯異公羊隱五年傳云天子三公稱公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天子之相則何以三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自虎通義封公侯篇云王者所以有二伯者分職而授政欲其亟成也王制曰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

分天下以為左右曰二伯春秋公羊傳曰自陝已東周公主之自陝已西召公主之不分南北何東方被聖人化日少西方被聖人化日久故分東西使聖人主其難賢者主其易乃俱致太平也

又欲令同有陰陽寒暑之節其法度也案班說東西二伯雖義多牽傳然亦謂二伯以三公為之與鄭說同云得征五侯九伯者明不止得專征諸侯也左傳四年傳管仲曰昔召康公命我先

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賈疏引賈服云五等諸侯九州之伯案杜注亦同左傳所云據太公而言太公封齊雖為侯蓋然亦以三公為二伯故得膺此殊典五侯九伯之說鄭

與賈服杜異詩邶風旄丘孔疏引鄭志荅張逸云五侯為州牧也九伯為州伯也一州一牧二伯佐之太公為王官之伯二人共分陝而治自陝以東常四侯半一侯不可分故言五侯九伯

則九人若主五等諸侯九州之伯是天子何異向云夾輔之有也依鄭志說則九州州以一侯為牧即上八命之牧每一牧又以二伯佐之九州通有九侯十八伯二伯中分天下每一大伯分統

四侯半及小伯九以整數言之故云五侯九伯賈服杜說為九州之長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又云非復人情殆非過論竊謂左傳九伯當從賈服杜說為九州之長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又云

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八州八伯其所謂方伯八伯即上文作牧及掌交之九牧與左傳九伯亦同左傳伯有九彼云八者王制孔疏引鄭志荅張逸云畿內之州不置伯有鄉遂之吏主之

雖八九校數少差要之周之州伯即州牧之通稱始無疑義鄭以王制為殷法彼注謂殷之州長白伯處夏及周皆曰牧實則周之州牧亦未嘗不稱伯也考之經傳周時止有東西二大伯及一

州之牧伯並無州牧下更立二小伯九州十八伯之說詩施氏序云責衛伯也衛伯蓋亦為一州之牧自鄭後箋說以周制使伯佐牧謂之州伯賈孔疏亦於其說糾紱殊甚今不悉論鄭司農

云長諸侯為方伯者爾雅釋詁云伯長也宰客云諸侯長十有再獻注云諸侯長九命作伯者也公羊莊四年傳云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曲禮云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鄭彼注云謂為三公者周

禮九命作伯職主也是伯分主東西者先鄭蓋依彼文謂方伯為即分陝二伯以其東西分主各長一方之諸侯故謂之方伯也然王制方伯與八州八伯之文相屬是又以方伯為即州伯又云

侯子使其大夫為三監暨於方伯之國而後鄭聘禮注謂牧有三監是後鄭亦以彼方伯為即牧伯也詩施氏敘上云責衛伯下又云責衛不能備方伯連率之職則詩敘方伯亦指牧伯而言故

孔疏云方伯皆謂州長周謂之牧而云方伯者以一州之中為長故云方伯又左哀十三年傳云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杜注云伯王官伯侯牧方伯此亦謂二伯為王官伯方伯為侯

牧王制毛詩左氏義與曲禮異後鄭謂殷制八州牧為八伯周制九州十八伯為佐牧之伯皆非分陝之伯與先鄭說亦異賈疏謂方伯可及州牧并二伯蓋欲為曲禮王制及二鄭作調人然非

先鄭指也又案依先鄭此注義則二伯方伯並取長為稱北堂書鈔設官部引五經異義云王者已有州伯所以復設二伯何欲使述職也何為二伯乎曰以三公在外稱伯東西分為二所以解

伯欲抑之也三公臣之最尊者也又以王命而行天下為其威故抑之明有所屈迫也許以伯為屈抑之稱義殊牽強不及先鄭說之允也

周禮正義卷三十四終

周禮正義卷三十五

瑞安孫詒讓學

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

等也

疏

以玉作六瑞者御覽珍寶部引馬融注云瑞信義與敘官注同此六瑞即書堯典之五瑞彼不數鎮圭故數少其一

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引鄭書注云執之曰瑞白虎通義文質篇云五瑞謂珪璧琮璜璋也則又即下文六器之屬蓋玉器之通名矣互詳典瑞疏云以等邦國者賈疏云此有王之鎮圭而言邦國

者以邦國為玉也注云等猶齊等也者廣雅釋詁云王執鎮圭蓋以四鎮之山為瑑飾圭長者齊也齊等邦國者詳以瑞信齊一之無使有差僭也

尺有二寸 **疏** 王執鎮圭者御覽珍寶部引馬融注云鎮圭尺有二寸王者執以祀天地曲禮孔疏云天

廟亦執之是朝日既執鎮圭則夕月亦當然也案鄭孔說此鎮圭亦所以鎮安四方故象彼為文云所以安四方者職方氏注云鎮名山安地德者也王執此鎮圭亦所以鎮安四方故象彼為文

國語周語云為繫幣瑞節以鎮之章注云鎮重也重與安義亦相成也云鎮圭者蓋以四鎮之山為瑑飾者玉人注云象文飾也六瑞之瑑飾經無文鄭皆依其名義推之云鎮圭者蓋以四鎮之

山之重大者謂揚州之會稽青州之沂山幽州之醫無閭冀州之霍山是也職方氏九州有九鎮內含有五嶽鄭意此鎮圭即瑑刻為山形以山莫大於鎮故以為名非謂必分象會稽等四山也

依鄭說六瑞並有瑑禮器云大圭不瑑者謂玉笏之 **公執桓圭** 公二王之後及王之上公雙

安其上也桓圭蓋亦以 **疏** 公執桓圭者以下皆五等諸侯朝見於王及自相朝所執之瑞也玉

桓為瑑飾圭長九寸 **疏** 人謂之命圭觀禮謂之瑞玉穀梁定八年傳謂之封圭說文土部云圭瑞玉也上圓下方公執桓圭九寸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皆七寸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皆五寸以

封諸侯男重圭楚壽有執圭重文圭古文圭玉案許說本此經又說苑修文篇云諸侯以圭為

贊圭者玉也薄而不撓廉而不刻有瑕於中必見於外故諸侯以玉為贊瑞義同桓字亦作獻

說文玉部去獻桓圭公所執依許義則獻為公圭正字經典通段桓為之鄭以桓圭取雙植為義

則桓非段字與許義異注云公二王之後及王之上公者賈疏云案孝經援神契云二王之後

稱公大國稱侯者千乘是二王後稱公云及王之上公者與命上公之禮及此上之九命作伯皆

是主之上公也通典寶禮引高堂隆云周禮公執桓圭公謂上公九命分陝而理及二王後也八

命之公與王論道則執璧案高堂隆說是也三公之執有九命者執桓圭故書金縢說周公秉圭

入命者唯執璧故射人云三公執璧互詳彼疏云雙植謂之桓者賈疏云桓謂若屋之桓榑案榑

弓云三家說桓榑彼注四植謂之桓者彼據柱之雙者而言桓若登之則有四榑故云四植植即

榑也此於圭上而言下二榑著圭不見唯有上二榑故以雙言之也檀弓孔疏云案說文桓亭郵

表也謂亭郵之所而立表木謂之桓即今之橋旁表柱也周禮桓圭而為雙植者以一圭之上不

應四柱但榑為二植象道旁二木又宮室兩榑故雙植謂之桓也黃以周云鄭注檀弓云四植謂

之桓此云雙植蓋據一面言之案黃說是也桓圭蓋兩面而各象二榑合之為四榑正與四桓榑

相似賈似誤以為一柱而有四榑孔疏亦未析云桓宮室之象所以安其上者也者圭上圓銳下獲

文 侯執信圭伯執躬圭

信當為身聲之誤也身圭躬圭蓋皆象以人形為疏注云信當為

身聲之誤也

者釋名釋形體云身伸也可屈伸也案信伸古今字士相見禮注云古文伸作信是也此信圭鄭

必破為身者以信圭躬圭取象當相同故定為身之聲誤云身圭躬圭蓋皆象以人形為象飾者

說文呂部云躬身也是身躬義同並指人之形體也御覽珍寶部引三禮圖云信圭謂圭上琢為

人頭身之形躬圭謂圭上琢為四體之形案信圭蓋僅具頭身躬圭則氣琢四枝為別異也云文

有纒縵耳者鄭意謂信圭文縵躬圭文縵以此為差猶玉人注以加文飾殺文飾為大璋中璋之

是也... 疏引江浦... 疏云直者... 疏云直者... 疏云直者...

以信圭為信仲通段玉裁云信古仲字仲圭躬圭同像人形為璋飾而仲圭人形直躬圭人形微

而保其身案崔讀信如字非鄭義也云欲其慎行以保身者此釋破信為身之義明身躬同象人

身欲見侯伯皆嘗慎行以保其身也崔靈恩以此為專釋躬圭未析云圭皆長七寸者御覽珍寶

部引馬注亦云信圭七寸躬圭七寸躬圭七寸躬圭七寸躬圭七寸躬圭七寸躬圭七寸躬圭七寸躬圭七寸

執圭者未成國也注云穀所以養人者說苑修文篇云五穀者以奉宗廟養萬民也鄭意穀為民食

王氏訂義引崔靈恩云執蒲璧以象天地所生之物御覽珍寶部引馬注云蒲璧柔滑義與鄭異

荀子不苟篇云與時屈伸柔若蒲葦男於五等最卑故取柔順為象馬傳義亦得通云二玉蓋或

也其飾若粟文然此穀璧當亦與穀圭同又山海經西山經云瑾瑜之玉堅粟精密郭注云玉有

粟文所謂穀璧也案欲堅粟疑堅粟之譌郭妄說不足據云璧皆徑五寸者御覽珍寶部引馬注

亦云穀璧清璧五寸並據大行人文云不執圭者未成國也案賈疏云據上文五命賜則是未成國也

以禽作六摯以等諸臣執以自致疏以自致疏以自致疏以自致疏以自致疏以自致疏以自致疏以自致疏

則古文又以多為主也案莊公傳男贊大者玉帛小者禽鳥尚書五玉亦云贊則玉亦是贊此上下

文玉為瑞禽云贊者此以相對為文天子受瑞於諸侯受瑞於天子諸臣無此義故以贊為文

摯至也士相見禮注云摯所執以至者君子見於所尊敬必執摯以將其厚意也說苑修文篇云贊者所以贊也白虎通義文質篇云臣見君有贊何贊者執也質己之誠致己之悃也王者緣

臣子之心以為之制差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鷩工執雞者皮帛

帛而表以皮為之飾皮虎豹皮帛如今璧色繪也羔小羊取其羣而不失其類鴈取其候時而行雉取其守節而死不失其節鷩取其不飛遷雞取其守時而動曲禮曰飾羔鴈者以禮謂衣之以

布而又畫之者自雉以下執之無飾士相見之禮卿大夫飾摯以布不言績此諸侯之臣與天子之臣異也然則天子之孤飾摯以虎皮公之孤飾摯以豹皮與此孤卿大夫士之摯皆以畜不以

命數凡摯疏孤執皮帛卿執羔者此辨孤以下見君及自相見之摯也王國與侯國諸臣並同通無庭實疏與賓禮引高堂隆云孤謂天子七命之孤及大國四命之孤卿謂六官六命之卿及

諸侯三命再命之卿也案高堂並用鄭義云大夫執鴈士執雉者通典引高堂隆云大夫謂天子中下大夫四命及諸侯再命一命之大夫也士謂天子三命之士及諸侯一命再命之士也府吏

以下至于比長庶人在官亦謂之士案此當作鄉此亦用鄭義彼謂鄉長等不命之士亦執雉於義得通但謂府史胥徒得與士同摯恐非云庶人執鷩王商執雞者說文戶部云庶屋下眾也案

庶人即齊民賈後疏謂指府史胥徒則在官在野其摯同也御覽禮儀部引五經異義云謹案周禮說五玉摯自公卿以下執禽鷩卑有差也禮不下庶人工商又無朝儀五經無說庶人工商有

摯此許駁此經庶人以下有摯之說也陳壽祺云士相見禮言庶人見於君曲禮亦言庶人之摯小司寇詢萬民之位百姓北面則庶人工商有朝儀有摯明矣案陳說是也注云皮帛者東帛

而表以皮為之飾者賈疏云案聘禮束帛加幣又云束帛乘馬故知此帛亦束帛者十端每端丈八尺皆兩端合卷總為五匹故云束帛也言表以皮為之飾者凡以皮配物皆手執帛以致命而

皮設於地謂若小行人圭以馬璋以皮皮馬設於庭而圭璋特達以升堂致命也此言以皮為之飾者瓜相見之時以皮設於庭手執束帛而授之但皮與帛為飾耳案鄭云束帛而表以皮為之

飾者謂以皮包裹帛之表為飾也賈謂若小行人璋以皮等為皮設於庭不知小行人馬皮等皆為庭實此後注明云凡摯無庭實何得援彼為釋邪賈說不可從云皮虎豹皮者賈疏云見禮記

郊特牲云虎豹之皮示服猛且皮中之貴者勿過虎豹故知皮是虎豹皮也王氏訂義引崔靈思

云執虎豹之皮者養取有文而能服猛論讀案行人六幣璋以皮注亦釋為虎豹皮管子揆度

篇云分諸侯之子將委質者皆以雙武之皮武即虎字彼蓋亦謂以皮為璋也尹知章注釋為裘

失之云帛如今璧色相也者聘禮受享束帛加璧夫人玄纁束帛加琮鄭注亦云帛今之璧色相

也說文帛部云帛相也糸部云緇帛也二字互訓凡璧以白為貴漢之璧色相即白色也黃以周

云鄭云帛如今璧色相也者聘禮受享束帛加璧夫人玄纁束帛加琮鄭注亦云帛今之璧色相

注意同案黃說是也聘禮受享束帛不著色享夫人束帛則著其色曰玄纁明上束帛如其本質

為白色此注即隱據彼經為釋亦象明此經凡帛不言色者並是白繪不染者也孔廣森則謂此

帛當為玄纁束帛教繼公胡培暉並謂聘禮享君帛不著色當為玄纁於義亦通至書舜典修三

帛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引馬融云三帛三孤所執也書孔疏引王肅云三帛纁玄黃也附庸與諸

侯之適子公之孤執皮帛其執之色未詳問或曰孤執玄諸侯之適子執纁附庸執黃偽孔傳說

以王同級漢祭祀志執注引范甯書注云玄纁黃三孤所執王孔謂公之孤執玄帛不及王之孤

范則謂三孤分用三色帛似皆以意推之據舜典疏引鄭書注以三帛為纁玉之帛則不如馬王

說孟子滕文公篇趙注又云匪厥玄黃謂諸侯執玄纁二之帛願見周王此亦以束帛為玄纁

而謂諸侯適執帛與此經五等之學尤不合皆不足據云羔小羊者羊人注同說文羊部云羔羊

子也云取其羣而不失其類者士相見禮注云羔取其從帥羣而不黨也說苑修文篇云羔者羊

也羊羣而不黨故卿以為贊白虎通義文質篇云卿以羔為贊羔者取其羣而不黨卿職在盡忠

率下不阿黨也春秋繁露執贊篇云羔有角而不任設備而不用類好仁者執之不鳴殺之不語

類死義者羔食於其母必跪而受之類知禮者故羊之為言猶祥與故卿以為贊公羊莊二十四

年何注云羔取其執之不鳴殺之不號乳必跪而受之類死義知禮者也案董何說與鄭異云

取其候時而行者士相見注云臆取知時飛翔有行列也春秋繁露執贊篇云臆乃有類於長

者長者在民上必旒然有先後之隨必俶然有行列之治故大夫以為贊說苑修文篇云臆者行

列有長幼之禮故大夫以為贊白虎通義文質篇云大夫以臆為贊者取其飛成行止成列也大

夫職在奉命適四方動作當能自正以事君也公羊何注云臆取其在上有先後行行列說並與

列有長幼之禮故大夫以為贊白虎通義文質篇云大夫以臆為贊者取其飛成行止成列也大

夫職在奉命適四方動作當能自正以事君也公羊何注云臆取其在上有先後行行列說並與

列有長幼之禮故大夫以為贊白虎通義文質篇云大夫以臆為贊者取其飛成行止成列也大

夫職在奉命適四方動作當能自正以事君也公羊何注云臆取其在上有先後行行列說並與

列有長幼之禮故大夫以為贊白虎通義文質篇云大夫以臆為贊者取其飛成行止成列也大

夫職在奉命適四方動作當能自正以事君也公羊何注云臆取其在上有先後行行列說並與

夫職在奉命適四方動作當能自正以事君也公羊何注云臆取其在上有先後行行列說並與

夫職在奉命適四方動作當能自正以事君也公羊何注云臆取其在上有先後行行列說並與

夫職在奉命適四方動作當能自正以事君也公羊何注云臆取其在上有先後行行列說並與

鄭異王引之云鄭蓋以鴻鴈釋之鴻鴈春去秋來故曰候時也其實大夫所執之鴈直謂鴈耳古者謂鴈為鴈故厲夫六牲有鴈堯典二牲一死贊馬注曰二牲羔雁卿大夫所執一死雉士所執

若非常畜之鴈不得謂之牲也羔鴈皆常畜之物而雉則野物不畜於人得之則死故曰一死若以鴈為鴻鴈則中於婦繳繫於網罟與雉皆為死物書何以稱謂雉為一死乎且鴻鴈春北去

仲秋始來中開數月無鴈之時大夫將何以為贊乎然則謂大夫執鴻鴈非事實也自董仲舒春秋繁露始以鴈為鴻鴈而說苑曰虎通因之則其誤久矣蓋執贊之禮漢世已廢故不知大夫所

執之鴈為鴈而以為鴻鴈也不然則在野之鴈或曰鴈或曰鴻或曰鴻鴈或曰候鴈稱名至無定矣而執贊之意何以經傳皆言執鴈絕無言執鴻者乎以是言之殆非鴻鴈案王說是也江永方

苞孫志祖黃以周說並同士昏禮納采用鴈亦稱盛用大夫摯也凡此經禮並為鴈詳食醫疏云雉取其守介而死不失其節者釋文云介或作分家分介亦字形相近而誤詳內宰疏士相見禮

云士和見之禮摯冬用雉夏用鴈注云士摯用雉者取其耿介交有時別有倫也雉必用死者為其不可生服也夏用鴈備腐臭也說苑修文篇云雉者不可指食籠狎而服之故士以雉為贊白

虎通義文質篇云士以雉為贊者取其不可誘之以食醬之以威必死不可生者士行耿介守節死義不費移轉也公羊何注云雉取其耿介云雉取其不飛遷者賈疏云庶人府史胥徒新升之

時執贊即今之鴨執之者象庶人安土重遷也案曲禮云庶人之摯四鄭注云說者以匹為鷺孔疏云野鴨曰皇家鴨曰鷺鷥不能飛騰如庶人但守耕稼而已爾雅釋鳥云舒莫鷺舍人及李

巡云鳥野鴨名鷺家鴨名某氏云在野舒翼飛遠者為鷺說苑修文篇云鷺者鷺鷥也鷺鷥無他心故庶人以鷺為贊云雞取其守時而動者說文佳部云知時畜也新序雜事篇云雞守夜不

失時信也此謂工商執業通貨欲其不失時故取雞之守時而動者以為贊也云曲禮曰飾羔鴈者以績謂衣之以布而又畫之者引以證天子之臣所執羔鴈當飾以績也鄭彼注云績書也

諸侯大夫以布天子大夫以畫孔疏云飾覆也畫布為雲氣以覆羔鴈為飾以相見也云自雉以下執之無飾者賈疏云欲見天子士諸侯士同者無布飾以其土卑故不異公羊隱八年徐疏引

鄭何書如五器注云如者以物相授與之言授器者有五卿大夫士中士下士也器各異飾周禮改之飾羔鴈飾雉執之而已詒讓案注有飾雉與此不同未知孰是云士相見之禮

必執羔矣安在於諸侯之卿當天子之大夫乎傳文之乖於禮者壽是謂也皆當執羔趙缺可寅

不應執鴈此是當時之失失於偏下以晉卿失於偏下魯卿不應僭上益明賈言魯卿舊執皮帛

非其義矣魯人於是始知執羔為尊或亦效晉唯上卿一人獨執羔耳未必即能如禮諸君皆執

羔也案依賈說則摯以爵兼以命數依先鄭說則王臣與侯國之臣降殺一等其說其此經及士

相見禮並不合宜孔氏之糾其誤也但晉三卿爵同摯與魯羔俱尊卑俱降殺不視所見之人

沿襲之失司約所以有治摯之約與又案依鄭賈義凡摯皆依執者之爵為降殺不見於國君周禮心

尊位為次惟聘禮卿大夫勞賓云大夫奠鴈注云不言卿即其大夫司執鴈下見於國君周禮心

諸侯之卿見朝君皆執羔彼注兼據掌客職文而謂卿摯有降用鷹則與禮例不合恐不備也云

凡摯無庭實者別於小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書曰周公植璧秉圭是也疏以玉

器者說文器部云器皿也此引申為凡禮神玉器之稱賈疏云此據禮神則曰器上文人執則曰

瑞對此文義爾若通而言之禮神雖不得言瑞人執者亦曰器故聘禮云圭璋璜琮凡四器者唯

其所實以聘可也高書亦以五瑞為五器卒乃復是其人執亦曰器也注云禮謂治告神時薦

於神坐者唐郊祀錄引五經通義云禮神用玉者猶臣子為質也賈疏云此以玉禮神在作樂下

攷定此六器別為禮方明之玉非正祭時禮神之玉詳後疏云書曰周公植璧秉圭是也昔書金
文彼文云既克商二年王有疾非豫周公為三壇同渰為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為植璧秉圭
乃告大王王季文王圭彼從古文作圭此經注並作圭為孔傳云璧以禮神植璧也置於三王之
坐周公秉桓圭以為贊孔疏引鄭書注云植古置字則鄭說與孔同故引以證用璧禮神之事但
彼植璧為禮三神之神與下經者璧禮天不同其璧之色未聞
又依後賈疏義則宗廟無禮神之玉金縢所說或非常法也
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

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

此五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也禮地以夏

至謂神在崑崙者也禮東方以立春謂蒼精之帝而大昊句芒食焉禮南方以立夏謂赤精之帝而
而炎帝祝融食焉禮西方以立秋謂白精之帝而少昊蓐收食焉禮北方以立冬謂黑精之帝而

顯頊玄冥食焉禮神者必象其類璧圓象天琮八方象地圭銳象春物初生半
圭曰璋象夏物半死琥象秋嚴半璧曰璜象冬閉藏地上無物唯天半見

者觀禮云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立下黃設六玉上圭下
璜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敖繼公謂此六器即禮方明之玉金榜云六器文次六端六贊

下六端諸侯執以朝六贊諸臣執以見此六器則會同諸侯祀方明所設其事相因文故曰次小
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典瑞駟圭璋璧琮璜琥之渠用疏

琮以斂尸是皆六玉有琮與大宗伯文合製禮不云上璧下琮而云上圭下璧記者文誤耳鄭以
六器為圓丘方澤及四時迎氣所用之玉據典瑞祀天以四圭地以兩圭其旅上帝亦以四圭與

大宗伯禮天地四方異玉牧人陽祀用騂牲毛之禮記亦云郊之祭也牲用騂
又與大宗伯牲幣各放其器之色者異性然則六器為祀方明所用甚明案放金說是也惠士奇

秦憲田盛世佐凌廷堪孫希且莊有司說並同唐虞有六宗之祭六宗者天地四方之神
祭祀志劉注引尚書大傳說六宗云萬物非天不生非地不載非春不動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

冬不藏書舜典孔疏引馬融說亦以六宗為天地四時伏焉說與天地四方略相類但四時所
迎者即五帝五神雖未嘗不駭於四方天地之中而六宗實非專祀五帝五神也周無祭六宗之

文而朝覲會同有方明漢書律志又引伊訓說伊尹祀于先王謬實有收方明蓋商周方明之神即唐虞六宗之遺典觀禮以方明為盟神楚辭九章惜詭說督事云帝以折申分戒六神

與齊服王注以六神為即六宗以禮致之亦即方明之神彼於六神之外特舉五帝明方明禮與衆神不專屬五帝矣况五帝有黃帝而方明不及中央六天純天神而方明兼及地示名殊禮異

不辨可知又國語越語越王誓范蠡封地云皇天后土四鄰地主正之律注云鄰方也四方神主蓋誓盟事相因其神同皇天后土即禮天地四鄰地主即禮四方彼此亦可互證推校禮意蓋大會同會合羣神以盟盟誓其神衆多不可盡設其主位故為方明通舉六方之神合而告禮之以

其神之尊貴言之則云六宗以其神之著明言之則云方明其養一也其禮無所專主本與二郊四時之特祀及明堂大饗之祭不同且因事告禮當有牲幣而無迎尸獻酬之節其祭禮隆殺亦迥異故不謂之祭而謂之禮觀禮又有禮日月四瀆山川丘陵之等亦禮是也觀禮注云六色象

其神六玉以禮之又云設玉者刻其木而著之蓋誓告禮殺則不可以用常祭之牲玉故特依方色作此六器而牲幣亦放而制焉此其差次之精不容淆捏者也續漢祭祀志注引司馬彪按此

經以說六宗云天宗日月星辰靈星之屬也地宗社稷五祀之屬也四方之宗者四時五帝之屬也案司馬彪雖不以此六玉為禮方明然以六宗舉神為釋則正協古義是正鄭誤又案觀禮注

說方明六玉云上宜以蒼璧下宜以黃琮而不以者則上下之神非天地之至貴者也賈彼疏據司盟注謂彼上下四方之神專指日月山川說殊迂曲以越語四鄰地主之文證之則方明六玉

上蓋通破天神下及四方則分禮地示日月山川雖亦在其中而義無專屬殆無疑義觀禮上與東方同用圭實則止五玉自不若此經六玉之完備金定為文誤實為允當典瑞斂尸六玉有琮

注亦以爲取象方明則鄭亦謂禮方明玉宜有用琮矣六宗詳前疏方明互詳司盟司儀疏又案蒼璧者廣雅釋器云蒼青也毛詩小雅采芑傳云蔥蒼也爾雅釋器云青謂之意郭注云淺青也

據毛部說則蒼蔥並青之淺者玉藻云大夫佩水蒼玉此蒼蔥即水蒼玉與下青圭色小異賈疏云易云天玄而地黃今地用黃琮依地色而天不用玄者蒼玄者是天色故用蒼也注云此禮

祭吳天上帝即北辰耀魄寶詳前疏賈疏云青玉已下有五天明此蒼蔥禮天者是冬至祭圜丘

祭吳天上帝即北辰耀魄寶詳前疏賈疏云青玉已下有五天明此蒼蔥禮天者是冬至祭圜丘

時迎氣亦用四圭有邸與南郊同以迎氣亦正祭不宜與方明同玉也云禮南方以立夏謂赤

精之帝而炎帝祝融食焉者月令孟夏云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又云立夏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

卿大夫以迎夏於南郊注云迎夏祭赤帝赤熒怒於南郊之兆也云禮西方以立秋謂白精之帝

而顯頊玄冥食焉者月令孟秋云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又云立秋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

大夫以迎秋於西郊注云迎秋者祭白帝白招拒於西郊之兆也云禮北方以立冬謂黑精之帝

以迎冬於北郊注云迎冬者祭黑帝叶光紀於北郊之兆也賈疏云知皆配以人帝人神者亦據

月令四時十二月皆陳人帝人神彼止為告朔於明堂及四時迎氣配天帝而言告朔於明堂告

五人帝告五人神配以文王武王必知迎氣亦有五人帝五人神者是迎五天帝明知五人帝五人神亦

祭於明堂皆以五人帝五人神配天若然迎氣在四郊還是迎五天帝明知五人帝五人神亦

秋緯運斗樞云大微宮有五帝座星文耀鉤亦云靈威仰之等而說也此經神不見中央含樞紐

者此四時迎氣皆在四郊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注云黃帝亦於南郊是也案或鄭賈說則
迎氣卻祭五帝而以五人帝五人神配唐郊祀錄云馬融盧植王肅賈逵皆以迎者迎四時之氣
祭者五人帝大昊等是也且令孔疏引蔡邕說與賈馬同此並謂迎氣不祭五天帝又分迎與祭
為二與鄭說異不足據也又玉燭寶典引月令章句云季夏迎中郊玉用黃琮郊特牲孔疏云五
時迎氣其中央無文先師以為亦用黃琮熊氏以為亦用赤璋禹崇義云案祀五精之帝玉幣各
如其色季夏土王而祀黃帝禮用赤璋獨不如其色於理未允準孔義依先師所說用黃琮九寸
為常案大宰賈疏亦謂禮中央之玉用赤璋蓋依熊安生說通典吉禮及孔疏則並依蔡邕說謂
常用黃琮但此經禮方明之玉本無中央其季夏迎祀黃帝玉當亦用四圭有邸不用黃琮赤璋
等也云禮神者必象其類者即下幣圓象天等是也云璧圓象天者說文玉部云璧瑞玉圓也白
虎通義文質篇云璧者方中圓外方中陰德方也圓外陰繫於陽也陰德盛於內故見象於內位
在中央璧之為言黃也中央故有天地之象所以據用也內方象地外圓象天也唐郊祀錄引三
禮義宗云祀昊天五精帝圭璧琥璜皆長十二寸以法十二時之義禹崇義云隋潘徽江都集禮

依白虎通說璧好方案鄭玄阮禮梁正等禮天主璧皆長九寸蓋遵周禮玉人職每九寸之好
好三寸而圓取以為法也知璧好圓而不方者爾雅云肉倍好謂之璧今以九寸之璧三寸之好
言之若好方則四角侵璧肉而不成其倍矣爾雅之義也又引阮鄭二圖云蒼璧九寸厚寸案班
說璧好方殊認孟氏庠之是也崔以此六玉為祀昊天及五精帝亦依鄭義說圭璧尺度與阮鄭
圖不同黃以周云玉人云璧好三寸爾雅云肉倍好謂之璧故鄭阮禮圖云蒼璧九寸崔氏以四
圭尺有二寸以祀天例之故云圭璧皆長尺有二寸爾說各有依據今從崔說云琮八方象地者
說文玉部云琮瑞玉大八寸以車釦徐鍇繫傳云謂其狀外八角而中圓也黃以周云地分八方
始於易八卦方位琮有角取諸此漢碑所圖或作五角或作十角陳祥道說四角認案黃說是也
白虎通義文質篇云圓中牙身方外曰琮琮之為言宗也象萬物之宗聚也故謂之琮案鄭云西方
功於內陰出成於外內圓象陽外直為陰外牙而內湊象聚會也故謂之琮案鄭云西方者謂為
純角八氣班云牙身則似據玉人大琮射四寸言之牙為銳角非琮之恆制也又班氏以琮為西
方之玉與此經義亦不合五代會要引阮氏圖云黃琮無好廣郊肥錄引三禮義宗云祭地之琮
長十寸以放地效之十孟氏禮圖又引義宗云黃琮十寸有好焉崇義云江都集禮依白虎通說
琮外方內圓有好案黃琮八寸而無好玉人職云象琮八寸其黃琮取寸法於此其玉人職說諸
琮形狀並不言好故知諸琮本無好也又云黃琮比大琮每角各刻出一寸六分長八寸厚寸案
番從阮說與崔禮不同琮有好與否經注並無文依許君說似車釦車釦中空以齒軸琮形似
之則是有好矣白虎通以琮中對璧方中則亦似謂有好番說殆不誤以下玉再義並與
崔異疑皆本阮鄭圖也黃以周云白虎通義圖中方外曰琮謂牙以內其形本圓也又云內圓外
直外牙而內湊外牙申言直內湊申言圓牙雖裂刻視內圓為直內圓非孔故曰內湊湊皆合也
豈孔之謂乎案黃據阮圖舊義申白虎通說似亦可通今并存以備攷云圭鏡象春物初生者難
記贊大行云圭刻上左右各寸半白虎通義文質篇云珪首於上象物始生見於上也萬物之始
莫不自潔珪之為言潔也上兌陽也下方陰也陽尊故其禮順備也位在東方陽見義於上也始
角故聘禮記注亦云刻玉象天圓地方也是許鄭義不违也禹崇義云青圭亦九寸厚寸博三寸

剡上各十半云半圭曰璋者說文玉部云半圭為璋公羊定八平傳云璋判白何注云判半也半圭曰璋白藏天子青藏諸侯白虎通義文質篇云璋半圭位在南方南方陽極而陰始起璋之為

言明也南方之時萬物莫不章故謂之璋焉崇義云赤璋九寸案公羊何注又云璋者所以郊事天詩云奉璋峨峨髦士攸宜是也春秋傳於四祭篇亦以奉璋為文王之郊彼並謂南郊祭受命

帝用璋與土經不合不足據云象夏時菁麥死是半死云號猛象秋嚴者賈疏云謂以玉為虎形猛屬西方是象秋嚴也再氏三禮圖引鄭圖云白號以玉長九寸廣五寸刻

伏虎形高三寸孔廣深云再氏圖號作虎形疑未必然六玉之名半圭曰璋半璧曰璜號當是半琮耳蓋琮之制外為捷盧若鋸齒半之則背上有龜刻者似伏虎故謂之號猶爵之象爵亦非作

鳥形也鄭司農說牙璋像以為牙牙齒象故以牙璋發兵若今時以銅虎符發兵然則刻齒即虎象似矣案孔說是也號作虎形之說左傳昭三十二年孔疏亦同但六瑞五玉未有刻為物形

者雖古說以不可信說文玉部云號發兵瑞玉為虎文瑞瑞早玉也為龍文二篆相次攷御覽珍寶部引呂氏春秋段成式酉陽雜俎並有戰國用號大早用龍二語今呂覽佚此文許蓋別本彼

書與此經典瑞玉人清玉義不相應也云半璧曰璜者賈疏以為逸禮記文說文玉部云璜半璧也白虎通義文質篇云璜者半璧位在北方北陰極而陽始起故象半陰陽氣始施徵召萬物璜

者廣也陽氣廣于黃泉故曰璜璜之為言光也陽光所及莫不動也再氏崇義云玄璜九寸云象冬閉藏地上無物唯天半見者璧圍象天全見今璜半之故象天半見 皆有牲幣

各放其器之色 幣以從爵若人 依省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蓋天以蒼幣蒼牲地以纁幣黃牲東方牲

幣與天同南方以朱幣驛牲西方以素幣白牲北方以玄幣黝牲公羊僖三十一年何注引禮祭六宗牲角尺此牲約與彼同孫希且云此謂大朝覲之時所以禮方明者非祀天之禮也方明非

正祭嫌不用牲幣故曰皆有牲幣案孫說是也牧人云凡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望祀各用其方之色牲明用方色牲唯四望為然天地五帝五神皆尊於四望則牲用騂黝不依方色然則園

三祭昊天當與南郊受命帝同用騂牲方丘祭大地當與北郊后土同用黝牲不用蒼牲黃牲也論語堯曰需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書湯誥孔疏引鄭論語注謂用玄牡者為總告五方

唐書禮儀志長孫無忌等議祭天地燔瘞之牲依此經用蒼黃壇牲依牧人用騂牲此亦索傳鄭

義不知此經為禮方明之牲與正祭無涉強生分別並誤五時迎氣則五帝當用騂牲五示當用

天有邪陰記用騂牲為祭地北郊不及園三方非也知五示牲用騂牲者詩小雅大田云

方為祈報四方之神不為迎氣義並未允史記封禪書秦襄公作西時祠白帝其牲用騂駒黃

牛羝羊騂黃並與騂色近秦蓋沿周制故雖祀白帝而不用白牲此亦五帝牲不必依方色之

證也郊特牲及詩周頌我將孔疏又謂大饗五帝於明堂及大雩並用五色之牲經注並無文恐

管不禱也互詳牧人疏注云幣以從爵者公食大夫禮賓三飯後公受宰夫束帛以侑彼食禮

禮神者在牲上以其禮神幣與玉俱設若肆師云立大祀用玉帛牲牲是帛在牲上今在下明非

之幣非從爵之幣注說不可從通與吉禮說郊天禮神之玉以蒼璧其牲及幣各隨玉色引此經

文為釋杜以此為郊禮雖與鄭異而亦非經義云若人飲酒有酬幣者賈疏云獻尸從爵之幣無

幣既非禮神之幣則獻尸後酬尸亦非幣之從爵也

文故以生人飲酒之禮况之案聘禮饗時有酬幣明此

幣既非禮神之幣則獻尸後酬尸亦非幣之從爵也

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

鄭司農云陰德謂男女之情天性生而自然者過時則奔隨先時則

令無失德情性隱而不露故謂之陰德陽德謂分地利以致富富者之失不驕奢則吝吝故以和

樂防之樂所以蕩滌邪惡道人之正性者也一說地產謂土地之性各異若產性舒緩性急悍

則以和樂防其失令無失德樂所以移風易俗者也此皆賢見於外故謂之陽德陰德不夫

其正則民和而物各得其理故口以諧萬民以致百物玄謂天產者動物謂六牲之屬地產者植

之物謂九穀之屬陰德陰氣在人者陰氣盈純之則陰氣虛純之則劣故食物作之使靜過則傷性制和樂以節

陰陽平情性和 **疏** 民物也大宗伯云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以六樂防民之情而教之

和彼以禮樂教此以禮樂成德其事略同凡云防之者皆以防其德之過使有所止也 **注** 鄭

司農云陰德謂男女之情天性生而自然者說文心部云情人之陰氣有欲者白虎通義情性

所稟云性者陽之施情者陰之化也人稟陰陽氣而生故內懷五性六情情者靜也性者生也此

貪故情有利欲性有仁也稟先鄭意此陰德與大司徒陰禮義略同然亦兼取陽性陰情為義故

釋為男女之情樂記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陰禮義之欲也是情性雖有陰陽之殊而情

發於性有生所同故云天性生而自然者即釋經天產之義後鄭亦訓產為生而義異云過時則

奔隨先時則血氣未定者過時謂男女年過三十二而嫁娶先時謂未及年而嫁娶也血氣

未定論語季氏篇文云聖人為制其中令民三十而嫁媒氏文云情性隱而不露故謂之陰德者釋名釋

釋文作失云本亦作佚三十而娶二十而嫁據媒氏文云情性隱而不露故謂之陰德者釋名釋

天之陰德也云陽德謂分地利以致富者謂若農圃陰然男女之情尤隱在內而不宜露故經獨謂

之陰德也云陽德謂分地利以致富者謂若農圃陰然男女之情尤隱在內而不宜露故經獨謂

宣露於外故以屬陽德先鄭蓋以地產為地生之物大戴禮記四代篇云辨歷大道以時地性與

齊詩曰子之營道我禮之閒又曰埃我於著平而亦其舒緩之體也論衡率性篇云齊舒緩樂促急云則以和樂防其失令無失德樂所以移風易俗者也者孝經云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樂記云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是樂所以移風易俗者也云此皆露見於外故謂之陽德者釋名釋天云陽揚也氣在外發揚也先鄭謂分地利以致富及或說土地異性之類二者皆露見於外者故經曰之陽德對陰德為隱而不露者也云陽德陰德不失其正則民和而物各得其理者明以禮樂正陰陽之德而民物各得其所也云故曰以諧萬民以致百詳膳夫疏云取下文釋此也云立謂天產者動物謂六牲之屬者此動物據人所食者而言六牲食者而言九穀詳大宰疏曾子天圓篇云天之所生上首阮元云天動物故人物屬天其所食者而言六牲地上空虛無土之處皆天故凡動物皆天所生云地產者植物為九穀之屬者此植物亦據人所食者而言九穀詳大宰疏曾子天圓篇云地之所生下首阮元云地靜故艸木靜者屬地其首恒在下艸木甲圻而生以根為首枝為末也詒讓案後鄭說天產地產之義深得經旨呂氏春秋上虞篇云是故天子親率諸侯耕籍田大夫士皆有其業是故當時之務農不見於國以教民尊地產也高注云地產嘉穀也義與此同云陰德陰氣在人者陰氣虛純之則劣故食物作之使動者此言食陽以劑陰也邪特性注云性陽也賈疏云以其陰主消內是虛純則劣動物是陽故須食動物六牲作之使動也云過則傷性制中禮以節之者賈疏云過謂氣太過則傷性傷性則奢泰僭濫故制中禮以防之禮言中者凡人奢則僭上儉則逼下禮所以節中使不奢不逼故以禮為中也云陽德陽氣在人者陽氣盈純之則躁故食物作之使靜者此言食陰以劑陽也邪特性注云庶物陰也賈疏云案禮記玉藻云顛實陽休是陽主盈滿故云陽氣盈純之則躁者陽氣主動不兼陰氣純之則躁故食物作之使靜知植物陰者此以動靜相對故動為陽植東臨在碑西臨是穀之所為是穀物為陽之義也而此云植物陰者此以動靜相對故動為陽植為陰彼以鹽醢相對故醢為陽醢為陰也其陰德陽德後鄭又不從先鄭者但言德者謂在身為德今先鄭以陽德為分地利以致富以身外解之與陰德為不露見自相違即知陰德為男女之情亦非故後鄭皆據人身陰陽之氣解之云過則傷性制和樂以節之者賈疏云謂太靜為代性樂為陽故制和樂以節之詒讓案後鄭釋天產地產之義是也而釋陰德陽德則未允竊謂此經

之義當以大司徒十二教章證明彼經云以禮教讓則民不曠女不怨此陰德即謂昏禮注云陽禮謂鄉射飲酒之禮也陰禮謂男女之禮昏姻以時則男不曠女不怨此陰德即謂昏禮注云德亦即謂鄉射飲酒之禮本於性情之謂德制其節文之禮其性而宜道之以天產作陰德者謂同陰德謂主陰事陰命也與此義亦略同作之云者謂順其性情而宜道之以天產作陰德者謂同昏禮之禮有牲半而用食禮也以地產作陽德者謂鄉射飲酒亦有牲而以獻酬為大經各舉其重者而昏禮同半雖有三醑而無獻酬則牲半為主鄉射飲酒亦有牲而以獻酬為大經各舉其重者而

以禁其淫泆於陽德云以和樂節之所以禁其爭競兩經互證其義昭然而二鄭以來皆未達其所

指宋以後釋此經者惟王安石王昭禹謂陰德所以行陰禮湯德所以行陽禮其說較長而謂天

產養精地產養形則仍未究其本此外異論紛互率皆虛陳陰陽之理失之彌遠今悉無取焉云

如是然後陰陽平性情和而能育其類者賈疏云謂陰氣虛濟之使盈陽氣盈

損之使虛故云陰陽平性情和也能育其類者下文合天地之化已下是也

以禮樂合天地

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

禮濟虛樂損盈並行則四者乃得疏

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者此亦通論禮樂之用也天地之化謂金玉錫石之等本無生理皆由純氣微質凝積變化以成形者聘禮記注云貨天地所化生謂玉也即其義也百物之產則謂大司徒五地動植諸物種類蕃華自有生理者聖人制作禮樂合聚萬物為牲牢黍稷酒醴器服之等以待祭祀賓客之事而用之也賈疏謂以禮樂並行萬物感化則能生非類又能生其種非經義也云以致百物者即地元之物鬼神所致者與百物之產異注云禮濟虛樂損盈者賈疏云此樂記所云禮減而進以進為文者是禮濟虛進謂濟益是禮當濟益其虛使之實滿又云樂盈而反以反為文者是樂損盈反謂自抑止是樂當自抑止使盈而不放溢也云並行則四者乃得其和者賈疏云言並行謂禮樂並行以效世則天地之閒使不盈不虛折中得所則四者乃得其和也言四者謂天地之化百物之產共為一以事鬼神為二以諧萬民為三以致百物為四也知化產共為一者以其化與產氣類相似故為一也案鄭賈說並非也天地之化百物之產

即上文之天產地產不得與下三者並列為四注說甚誤又審鄭疑誤以百物之產與以致百物為一賈亦未得其指云能生非類曰化者此亦誤以化與產相對為文謂物生而變其本類者也說文七部云匕變也化教行也經典通借化為匕楚辭離騷王注云化變也荀子正名篇云狀變而實無別而為異者謂之化楊注云化者改舊形之名淮南子齊俗訓云夫蝦蟆為鶡水蠶為蟄皆生非其類唯聖人知其化即鄭所本也云生其種曰產者說文生部云產生也此兼動物植物言之

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曰齋既滌濯滌玉匱省牲饗奉玉齊詔大號治其大禮詔相王之天禮於祭者宿申

戒也滌濯既祭器也玉禮神之玉也始滌之祭又奉之饗享牲器也號六號之大者以詔大祝以爲祝辭治猶簡習也豫簡習大禮至祭嘗以詔相玉羣臣禮為小禮故書滌作立鄭司農讀為

澼澼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者自此至職末並大宗伯當官專領之職事祝也疏所謂官常也此卜日既滌濯並與大宰為官聯帥執事而卜日謂大宗伯祀大宗伯澼卜

大卜注云大事宗伯澼卜是也御覽禮部引五經異義云今春秋公羊說祠宗廟筮而不卜傳曰禘禘不卜古周禮說大宗伯曰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祇率執事而卜日大鬼謂先王也孔廣

森云鄭說膏肓云膏下祀日月耳不當卜可祀與否其意以為魯郊常祀不須卜但卜祀日則宗廟常祀亦不卜可祀與否仍卜日不謂祀宗廟用筮不用卜也故周禮大祭祀命龜凡國之大事

先筮而後卜鄭皆無祭不用卜之解而學記未卜禘不視學鄭亦不以記文為誤是從古周禮說矣王紹蘭云少牢饋食禮鄭注引禘于大廟禮曰日用丁亥此即公羊禘禘不卜之說所本謂禘

丁亥有定日故不卜也鄭說之曰不得了亥則己亥辛亥亦用之無則何亥焉可也是與公羊小異矣公羊說宗廟筮而不卜亦是華少牢禮有筮無卜為義但少牢大夫禮略鄭注筮人先筮

而後卜云當禘者先筮之即事漸也於祭之凶則止不卜是筮不言乃不卜明筮言仍當卜也亦與公羊說異龜人祭祀先卜鄭司農云祭祀先卜者卜其日與牲則先鄭亦以祭當卜日也

案孔王說是也云省牲饗者釋文云省本又作省後省牲饗皆同案省正字皆假借字此省牲即充人之辰牲在祭前之夕省饗則在祭日之晨故小宗伯大祭祀省牲祭之日省饗二事分別甚

明此文偶省并耳賈疏謂省視烹牲之饌是謂大宗伯直省饌不省牲非也此卜日以下凡十

八也治其大牲九也詔相王之大宗伯疏以省牲別為一事則不誤注云執事諸有事於祭者

者賈疏云案大宰云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注云執事宗伯大卜之屬此注云執事諸

有事於祭者二注不同者以其大宰不掌祭事故云執事大宗伯大卜之屬此注云執事諸

主祭祀之事故總諸有事於祭者也詔讓案大宰帥執事下止云卜日故為宗伯大卜之屬此帥

執事下為宿既澼濯等故廣咳詔有事於祭者也云宿申戒也者公食大夫記注義同謂申戒百

官也江永云宿既澼濯宿字為句祭前三日申戒也大史及宿之日即此後字案江說是也凡王

禮大祭祀祭前十日則戒大宰云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及執事既澼濯是也祭前三日

則宿故大史云戒及宿之日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是戒宿不同日宿在戒之後故云申戒鄉

飲酒記注云再戒為宿戒禮將有事先戒而後宿申戒即再戒之義禮祭祀戒宿或前十日戒三

宿案士冠宿賓少牢饋食禮尸及官皆先戒後宿申戒即再戒之義禮祭祀戒宿或前十日戒三

日宿戒前三日戒一日宿要其不同日也大祭祀卜日之後既澼濯之前大宰有戒而無宿此

謂祭前一宿既所澼濯祭器蓋用肆前注宿先卜祭之夕義然非經義也特牲饋食禮乃宿尸注

云宿讀為肅凡宿或作速記作肅周禮亦作宿即指此經及肆師世婦大史諸字而言宿戒散

大宰云祀五帝贊玉幣簡之事注云三者執以從王至而授之彼所執據五帝此所奉據昊天與
崑崙故不同又云天地有禮神之玉無鬱鬱宗朝無禮神之玉而鬱鬱宗廟雖無禮神玉仍
有圭璋璋亦非是玉故曲禮注玉曰嘉玉郊特牲云用玉氣是也詒讓案蒼瑩黃琮等非正祭禮
神之玉詳前疏此經子鬯玉登連文亦非禮神之玉引之云鄭以泚玉鬯三句總承祭享祀言
之而祭天地無鬱鬱且器用陶匚若以玉鬯為圭璋瓊玉鬯為玉敦祭稷則但為祭前之祭而
與大神大元無涉故以玉為禮天地之玉與鬯鬯別釋也然鬯與齋皆始泚之祭又奉之可以鬯
但言泚齋但言奉獨至於玉而已言泚又言奉乎今案泚玉鬯三句專謂享大鬼也玉鬯圭瓊也
周書有神降于莘王使大宰忌父帥傅氏及祝之奉犧牲玉鬯往獻焉注曰玉鬯鬯酒之圭長
尺二寸有瓊所以灌地降神之器是玉鬯為圭瓊之明證典瑞所謂琖圭有瓊以肆先王也玉齋
與九鬯同其皆為玉敦可知九鬯之贊玉齋大宗伯之奉玉齋者所以享人鬼也上文祭享祀
並列而此獨言享者上文卜日宿既滌滌已總祭享祀言之則泚玉鬯云無嫌專指享廟之
事下別言享大鬼者上文已云享大鬼故不待列言之也肆師大祭祀展犧牲繫于牢頒于職人
凡祭祀之卜日宿為期詔相其禮既滌滌亦如之祭之日表齋盛告潔展器陳告備此總天地宗
廟言之也而其下遂云及果築醴則專謂宗廟之祭大祀凡大禮祀肆享祭示則執明水火而號
祝隨登牲逆尸令鍾鼓右亦如之執明水火而號祝禮禮肆享祭示言之也至逆牲逆尸
令鍾鼓右則專謂肆享之事皆連類而及不復區分是其例也案王說是也方苞將載康莊有可
說同但玉齋當為玉簪非玉敦也詳九鬯疏玉鬯即鬱人之禪玉玉齋齋亦當讀為黍詳甸師及
小宗伯疏云始泚之祭又奉之者賈疏云鄭據上文所泚者齋謂社稷天地當盛以瓦甒但齋與上
玉故云祭又奉之又云奉玉齋者此玉還是上文所泚者齋謂社稷天地當盛以瓦甒但齋與上
鬯互見為義皆始時禱之祭又奉之案鄭以玉鬯之玉與玉齋之玉為一故以泚與奉皆指禮神
之玉特事有先後為異其說非也賈謂齋為瓦甒亦非方苞云於玉齋曰奉於玉鬯曰泚者小宰
贊禋宗伯惟泚玉鬯而已云鑊享牲器也者享人注云鑊所以糞肉及魚膳之器小宗伯注云省
鑊視享腥孰案省鑊者省既三牲及魚膳之鑊於禘也云大號六號之大者者謂大祝六號中

之大者若神號則以皇上帝為大除天神為小示號則以后土為大除地祇為小它皆放此賈疏謂六號即是大號非鄭指云以詔大祝以為祝辭者即大祝云掌六祝之辭是也云治猶簡習也者喪服注云治猶理也小宰注云簡猶閱也閱習大禮所以理之故謂之治云豫簡習大禮至祭當以詔相王者賈疏云大禮者謂天地人之鬼神祭禮王親行之為大禮對下小宗伯治小禮為小也詔相者君未至之時詔告之及其行事則又相之案賈說非也鄭言此者見治與大禮與詔相王之禮同未祭之前豫簡習大禮俾無差誤至臨祭時即以此禮詔相王明簡習為備詔相也云羣臣禮為小禮者據小宗伯云詔相祭之小禮凡大禮佐大宗伯肆師亦云相治小禮小宗伯注義同注文云經云祀大神享大鬼祭大子治其大禮則中有小禮可知經云詔相王之禮大禮屬王則小禮為羣臣之禮亦可知云

若王不與祭則攝位王有故代其祭事疏

故書泚作立鄭司農讀為泚泚視也者鄉師注並同

注云王有故代其祭事者謂凡祭祀王宜親祭而有故不與也祭統云君子之祭也必身親泚之有故則使人可也國語晉語云烝於武公稱疾不與使奚齊泚事即祭祀君不與而使人代行之事賈疏云攝訓為代有故者謂王有疾又哀慘皆是也量人云凡宰祭其鬱人受服歷而皆飲之注云言宰祭者冢宰佐王祭亦容攝祭此宗伯又攝者冢宰貳王治事宗伯主祭事容二官俱攝故兩言之俞樾云王之祭祀自有等差大祭不與則冢宰攝之貳王治事自是冢宰之職他官不得攝也中祭小祭其禮較輕王或不與則宗伯攝之故云王不與祭祀則攝位下文王后不與特言大祭祀則此但言祭祀為凡祭祀非大祭祀明矣案賈云容二官俱攝自謂或冢宰或宗伯皆可代王行祭事非為一時二官並攝也俞謂祭祀有大小冢宰宗伯或當依官之尊卑分別攝祭於義可通與

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薦徹豆籩王后之事

賈義亦無逆也

天地及社稷外禱等后夫人不與此言凡大祭祀王后不與謂后應與而不與又云大祭祀明非草小祀則大祀者唯宗廟而已云則攝而薦豆籩徹者賈疏云是王后有故宗伯攝為之凡祭祀皆先薦後徹故退徹文在下也詒讓案薦豆籩徹謂攝薦豆籩而并徹之也此與九嬪云凡祭祀替后薦徹豆籩同變文則云薦豆籩徹以薦徹通貫豆籩猶漿人清醴醫醢醢以清糟通貫醢醫

皆先薦後徹故退徹文在下也詒讓案薦豆籩徹謂攝薦豆籩而并徹之也此與九嬪云凡祭祀替后薦徹豆籩同變文則云薦豆籩徹以薦徹通貫豆籩猶漿人清醴醫醢醢以清糟通貫醢醫

賈義亦無逆也

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

王后之事

不與者賈疏云

雅廣言云棧行也禮弓鄭注云為行也是禮為義同云果讀為禠者禠果聲類同大行人王禮再

禠而酢注亦云故書禠作果段玉裁云此古文假借字也禠從亦果聲古音在歌戈部鄭云禠之

言禮與禮之即大行人所云禮與此禠皆用鬱鬱也云君無酌臣之禮者即燕義云臣莫敢與君亢

禮也賈疏云見燕禮大射諸侯禮皆使大夫為賓宰夫為主人是諸侯君不酌臣此大賓容遣大

宗伯代禠是天子君亦不酌臣也詒讓案天子燕以膳夫為獻主詳膳夫職云言為者攝酌獻耳

拜送則王也者申釋酌謂為之養明攝為禠不攝送禠也酌謂實鬱鬱於圭瓊璜獻謂授之於

賓二者皆攝為之大行人注禮上公西面之禮云使宗伯攝酌圭瓊璜而禠王既拜送爵又攝酌璜

階上拜送此王待大賓客禮親親拜送禮著與彼略同但彼禮聘使宰夫酌酌公不酌酌而親獻

此王禮朝賓大宗伯親酌王酌獻並不與彼異充賈疏云以言代而為禠即是直禠不拜案

鄉飲酒燕禮大射賓主獻酢皆拜送也送是王自為之以其恭敬之事不可使人故也鄭司農云

王不親為主者與後鄭義同朝覲會同則為上相大車亦加之于王哭該侯亦加之相詔王禮也出接

相相者五人卿為上攝大喪王后及世子也哭諸侯者謂薨疏注云相即王禮也者大行人詔

於國為位而哭之禮弓曰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經材衣疏注云相即王禮也者大行人詔

此經周書王會論云相者太史魚大行人皆統有繁露彼大會同止二相又有太史大行人而無

大宗伯疑文有闕說賈疏云此則大行人云上公之禮擯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是也依大

行人據上公而言此大宗伯為上擯若大朝親則肆師為承擯四時來朝小行人為承擯案觀禮

膏夫為末擯若待子男則三人足矣若侯伯四人者加一士上公五人者加二士今鄭云相者五

人卿為上擯據此大宗伯是卿故指此上擯而言也云大喪王后及世子也小喪夫人以下與此注義同賈疏云以其

與王為上相則王在矣而云大喪明是王后及世子矣亦得見大喪所相或嗣王則大喪中兼王

喪也后及世子喪王為此主哭及拜賓則宗伯亦為上相也云哭諸侯者謂薨於國為位而哭之

廟同姓則為位於廟異姓則為位於外也左襄十二年傳云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姓於宗

位哭之大宗伯亦為上相與王為擯耳若來朝薨於王國則王為之擯麻不應直哭之而已引禮

弓曰天子之哭諸侯也擯弁經射衣者釋文射衣者純檀弓釋文亦云射衣者純檀弓之者證天子

哭諸侯之事鄭彼注云服士之祭服以哭之明為變也天子至尊不見尸柩不弔服麻不加於采

此言經衍字也時人問有弁經因云之耳周禮王弔諸侯弁經衰也案爵弁經射衣即司服職

王命諸侯則償

償進之也王將出命假祖廟立依前南鄉償者進當命

受策以出此其略也諸疏王命諸侯則償者此謂諸侯始封或嗣位而來朝及有功而進爵王

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范注云當召而錫也周禮大宗伯職曰王命諸侯則償之是來受命

也此王命諸侯大宗伯儀疏管子小問篇東郭郵至桓公令償者延而上尹注云償謂贊引賓客者

說外朝三詢之事云小司寇擯以敘進而問焉並與此償義同云王將出命假祖廟者釋文云假

功必賜爵祿於大廟示不敢專也白虎通義緝籍云封諸侯於廟者示不自專也明法度者祖之制也舉事必告焉徐幹中論爵祿篇云先王將建諸侯而錫爵祿也必於清廟之中陳金石之樂

宴賜之禮宗人擯相內史作策也即據此經義毛詩周頌賁敘大封於廟也孔疏引皇甫謐云武王伐紂之年夏四月乙卯祀於周廟將率之士皆封諸侯國四百人兄弟之國十五人同姓之國

四十人即假廟封諸侯之事賈疏云若諸侯命臣則因祭宗廟命之則祭統十倫之義六曰見爵賞之施焉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者再拜受書以歸又云古者於禘也發

爵賜服順陽義也諸侯命臣必於祭時若天子命臣不要在祭時欲命臣當特為祭以命之故洛誥成王命周公後云烝祭歲文王辟牛一武王辟牛一王命作策逸祝策惟告周公其後注云告

神周公宜立後謂封伯禽是非時而特假祖廟故文武各特牛也案賈引洛誥注即鄭書注佚文詩周頌烈文敘孔疏引鄭書注賈疏同蓋鄭意以歲為成王元年正月朔日特為此祭而假廟與

上文烝祭文不相冢偽孔傳則謂即仲冬烝祭之日特加文武各一牛以告是與祭統諸侯命臣同非鄭義也祭統又云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書也出田邑順陰義也賈孔禮疏並

謂彼為諸侯因時祭命臣法月令孟夏之月行賞封諸侯注引祭統駁之云今此行賞可也而封諸侯則違於古封諸侯出土地之專於時未可以失之歸釋月令注蓋謂當夏非封國之時故

據祭統文正之實則鄭意天子命諸侯皆特假祖廟非徒不於孟夏即秋嘗亦非其時也又案依鄭書注義假祖廟蓋用特牛告祭其禮殺於時祭祖廟者謂於祖王廟洛誥成王命伯禽於文王

廟而兼告武王國語周語說宣王命魯孝公於夷宮堂注云夷宮者宣王祖父夷王之廟古者爵命必於祖廟皆其證也云立依前南鄉者賈疏云此案司几筵云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

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是立依前南鄉之事也云儀者進當命者延之命使登內史由王右以策命之者策釋文作策案策册之借字策即策之俗鄭說注云從後詔禮曰延延進也知內史策

命之者內史云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是也賈疏云此案覲禮天子使公與史就館賜侯氏命服時史由公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天子無降立之事其餘則同命諸侯之史當王右以策

史由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天子無降立之事其餘則同命諸侯之史當王右以策命之詒讓案覲禮策命為大史與此經內史策命小異或禮經通稱內史為大史與互詳敘官疏

云降再拜稽首登受策以出者此兼約左傳及觀禮文左傳僖二十八年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與父策命晉侯爲侯伯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又觀禮天子賜侯氏以車服侯氏升西面立大史述命侯氏降兩階之閒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大史加書于服上侯氏受凡禮之通例臣與君行禮皆降拜登受左傳不云降拜登受者文略也詳司儀疏云此其略也者命諸侯之儀禮經無專篇鄭據觀禮及祭統左傳推其大略不能得其詳也云諸侯爵祿其臣則於祭焉者祭謂四時祭若祭統禘嘗是也經唯云命諸侯而此注則通舉諸侯爵祿其臣以見天子不用此法又小宗伯云賜卿大夫士爵則宿注云宿之如命諸侯之儀彼注亦無殊異之文然則鄭意天子賜卿大夫士爵亦特假廟未知是否互詳小宗伯疏

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

故謂凶災旅陳也陳其祭事以祈焉禮不如祀之備也上帝四望日月星海玄謂四望五嶽四瀆

注云故謂凶災者宮正先鄭注義同災舊本作規今據宋婺州本正凡經作戎注例用今字皆作災詳膳夫疏云旅陳也者爾雅釋詁文論語八佾篇季氏旅於泰山泰山即魯三望之一其解引馬融云旅祭名也字亦作臘漢書敘傳大夫臘倍顏注引鄭德云季氏旅於泰山是也師古云臘亦陳也史記六國表云位在藩臣而臘於郊祀蓋兼據此經旅帝爲說旅臘聲近義同書禹貢云荆岐既旅又云蔡蒙旅平又云九山刊旅並即旅羣望之禮僞孔傳云祭山曰旅望文爲訓義殊未賅云陳其祭事以祈焉禮不如祀之備也者賈疏云但祈謂祈禱求福得福乃祠賽之祠賽則備而與正祭同故知禮不如祀之備也云上帝五帝也者典瑞注同孝經注疏引論語鄭注云皇皇后帝並謂太微五帝在天爲上帝分王五方爲五帝又公羊宣三年何注云上帝五帝在太微之中說重奪重案謂上帝詳小宗伯疏金榜據掌次大旅上帝則張摠案設皇邸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奪重案謂上帝詳小宗伯疏金榜據掌次大旅上帝則張摠案設皇邸祀五帝則張大次小赤白黑四帝梁書許懋傳云大旅於南郊者非常祭也引此職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彼以此經考大旅蓋亦以此上帝爲南郊所祭之蒼帝也詳掌次疏鄭司農云四望日月星海者漢書郊祀志又云四望道氣出入與此注自相違悖未審厥義從禮儀部引大祝馬注以爲日月星辰則

統天神無山川淮南子人閒訓郊望諦嘗許注云望祭日月星辰山川也此亦謂望祀有日月星辰與馬鄭略同而謂廣及眾山川則異公羊僖三十一年傳天子有方望之事何注云方望謂郊

時所望祭四方羣神日月星辰風伯雨師五嶽四瀆及餘山川凡三十六所何氏所說尤廣案四望不得有日月星辰亦不得及餘山川先鄭與何說皆非也惟四望為大山川之祭川以海為大

不宜遺之先鄭謂四望有海則足補後鄭義詩周頌敘云般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即巡守望祀之禮也金鷲云學記言三王祭川者先河而後海公羊以三望為泰山河海則四望當有海矣云

立謂四望五嶽四鎮四瀆者小宗伯注同殷梁僖三十一年傳范注引鄭君云望者祭山川之名也賈疏云山川稱望故尚書云望秩于山川是也案大司樂有四鎮五嶽崩四瀆又與五嶽相配

伯四類四望疏云天子四望諸侯三望境內山川案傳三十一年夏四月籍三望服氏云三望分故知四望中有此三者言四望者不可一往就祭當四向望而為增遙祭之故云四望也又小宗

野星國中山川又上文先鄭云四望日月星辰海後鄭必知望祭中無天神者案哀六年云初楚昭于有疾卜曰河為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爾雅

又云梁山晉望又案尚書云望於山川則知望祭中無天神可知若天神日月之等當入四類之內也若然尚書云望於山川必知四望非山川是五嶽四瀆者以其下云兆山川丘陵之等山川

既在下故知此四望是五嶽之屬山川之大者莫如五嶽四瀆禮記王制曰五嶽禘三公四瀆祫諸侯諸侯祀竟內山川蓋無定數山川之大者莫如五嶽四瀆禮記王制曰五嶽禘三公四瀆祫諸侯

望祭山川豈可舍此有五嶽四瀆等則四望非限以四事乃謂四方之望也公羊傳言方望無所不通是也王制又曰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祭法曰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

之亡其地則不祭公羊傳曰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說並同公羊傳又曰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太山河海此公羊說以河海岱為三望也左傳僖二十一年正義賈逵服

度以為三望分野之星國中山川大宗伯疏引許氏異義謹案春秋魯郊祭三望言郊天日月星河海岱凡六宗魯下天子不祭日月星但祭其分野星國中山川故言三望此左氏說以國之分

野及山川三者為三望也分星不涉於望河又魯境所不及說者咸失其義詩魯頌閟宮正義引康氏駁異義細據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謂魯即徐地而以淮易河其義審矣知其餘諸祀祀竟

內山川無定數者五經自魯外他國無三望之稱爾雅曰梁山晉望也禮器曰晉人將有事於河

必先有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左傳昭七年晉韓宣子曰並走羣望昭

十三年楚共王大有事於羣望哀六年楚昭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雖薄楚之望也由此

言之他國諸侯之望不必限以三明矣賈許服等亦知河非魯竟故不從公羊說然不察三望之名

為魯所專而欲通於諸侯之制故以分星強配其數左傳正義因云天子四望諸侯三望失之

矣案陳說是也四望者分方望祭之名通言之凡山川之祭皆曰望於山川之中舉其尤大者別

祭之則有四望天子統治宇內則四望之祭亦外極四表北堂書鈔禮儀部引尸子云天子祭四

林諸侯祭山川四極即四望也後鄭釋四望略本公羊三望義其說甚允惟不及海蓋文偶不具

耳前疏引五經異義及左傳疏引賈服說並以魯三望為分星及山川左傳僖三十一年杜注說

亦同春秋釋例亦云天子郊祀因望祭四方眾神諸侯不得依天子唯望祭其封內山川分野之

星是謂之望儀諸說則天子四望亦當有星辰蓋與漢書王莽說大同小異今攷左傳三十一年

傳云望郊之細也宜三年傳又云望郊之屬也此並謂望禮輕於郊耳非謂望祭及天神也莽說

殊不足據賈許服杜諸儒咸贊其說疏矣 王大封則先告后土 后土土神也 黎所食者 疏 王大封則先告后土者謂封

諸侯之土也詩周頌敍云賈大封於廟也鄭箋云大封武王伐紂時封諸臣有功者與此義同大

多言社后土因寫此云后土社故鄭者趙商云句龍本后土後遷為社王太封先告后土云后

封則先告后土注云后土土神也若此之義后土則社社則后土云后土土神不云后土社也田

邑或曰君舉而祭於后土注云后土社也前蒼趙商曰當言后土土神言社非也禮弓曰國亡大縣

事上帝也注云社祭地神不言后土省文此三者皆當定之否蒼曰后土土官之名也死以為社

不須案據賈孔說蓋此注有別本土神作社神大祝后土注云社神即指社故疑而發問通校諸經注義后土蓋

有三一為大地之后土即左傳履后土是也一為五祀之上神即此經告后土是也一為社則因

為社是也據周書作維篤王封諸侯取大社之土授之則謂告大社亦未嘗不可通但此經通例

凡言社者皆不云后土故鄭釋此土為土神禮弓國亡縣邑君哭於后土之文據侯國而言曲

禮諸侯方祀容有不祭后土者故鄭別以社釋之說自不誤公羊傳二十一年傳云諸侯祭土何

注云土謂社也亦與鄭同但經后土本為五行之元而鄭所謂土神者則以人神之黎當之固非

以黎兼食火土其說尤牽強賈謂左氏所云后土與此后土同亦非凡五祀非人神詳前疏

乃頒祀于邦國都家鄉邑

頒讀為班班其所當祀及其禮都家之疏乃頒祀于邦國都家

之大祝所謂祀命是也注云頒讀為班者大宰匪頒之式先鄭注云頒讀為班布之班此讀與

彼同云班其所當祀及其禮者謂建邦國及建都家鄉邑時大宗伯則以祀典頒之墨子明鬼下

篇云昔者武王天下於前代故國則有分祭之命其後新建邦國亦隨時各以當祀者班之左傳三

十一年傳云成王周公之命記是也都家則大宰八則治都鄙一曰祭祀以馭其神注云祭祀其
 先君社禮五祀又都宗人注云都或有山川及因國無主九皇六十四民之神王子弟則立其祖
 王之廟家宗人注亦云大夫采地之所祀與都同若先王之孫亦有祖廟者是也賈疏云但名
 位不同禮亦異數既班其祀明亦班禮與之故連言禮也班禮謂若諸侯不得祭天地唯祭社稷
 宗廟五祀之等二王後與魯唯祭天仍不得祭地大都亦與外諸侯同其禮者若獻尸上公九侯
 伯七子男五皆大宰之屬是也其小都與家則依卿大夫之獻亦大半也云都家之鄉邑謂王子
 弟及公卿大夫所食采地者王子弟公卿采地為都大夫采地為家邑詳載師及敘官都宗人家
 宗人疏賈疏云鄭恐經鄉邑六鄉六遂非都家之內鄉邑故以明之謂都家之內鄉邑耳其都家
 之內鄉邑未必一如六鄉六遂家數但采邑之內亦有二十五家為里以上以相統領故一成之
 內得有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發兵及出稅之法即謂之鄉邑也謂王子弟者以親疎分於
 大都小都家邑三處食采邑言及公卿大夫采地者謂若載師職公大都鄉小都大夫家邑也易
 疏謂鄉邑即六鄉六遂李光坡云鄉邑鄉遂公邑鄉邑之中亦有祀如社祭釀之類先邦國次都
 家次鄉邑自外至內之序也案馬李說是也李鍾倫方也沈彤說同鄉遂公邑各有所當
 祀之神大宗伯則頒其禮與治鄉邑之吏使奉其祀也鄭以鄉邑為都家之鄉邑未安

周禮正義卷三十六

瑞安孫詒讓學

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

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故昔位作立鄭司農云立讀為位古者立位何字古文春秋經公

即位為

疏

掌建國之神位者通建國中及四郊廟兆之位位與辨方正位義同凡天神地祇祀公即立於非人鬼社於廟經唯云神位者散文通也置疏云建立也言立邦之神位者後內

向外故據國中神位而言對下經在四郊等為外神也云右社稷左宗廟者據王宮出路門向外言之士冠禮出門左注云左東也出以東為左入以東為右獨斷云左宗廟東曰左右社稷西曰

右賈疏云案匠人亦云左宗廟右社稷彼掌其營作此掌其成事位次耳案禮記祭義注云周尚左又案桓公二年取郟大鼎納於太廟何休云質家右宗廟尚親親文家右社稷尚尊尊若然周

人右社稷者地道尊右故社稷在右是尚尊尊之義此據外神在國中者社稷為尊故鄭注郊特牲云國中神莫大於社祭義注周尚左者據內神而言若據衣服尊卑先王袞冕先公鷩冕亦貴

於社稷故云周尚左各有所對故注不同也詒讓案右社稷者謂大社大稷也其王社王稷在南郊社稷之中不與宗廟同處戒社在廟門外又不在右經文不具也焦循云獨斷云天子社稷在南

郊方五丈諸侯半之社稷二神同功故同堂別壇俱在未位未位者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門正午社壇在右是為未位乾鑿度謂坤貞於六月未右右行陰時郊特牲謂社祭土

而主陰氣土與陰並坤象故位於未此社稷居右之義也案焦說是也社稷在未位則宗廟當在巳位矣御覽禮儀部引五經通義亦云文家右社稷左宗廟何文家據地而王地道長右得事宗

廟以有社稷故右之也質家左社稷右宗廟蓋即何劭公所本此並以右為上鄭祭義注則云尚左二說不同惠士奇駁何云周書武順曰天道尚左地道尚右吉禮左還順天以利本武禮右還

順地以利兵詩裳裳者華毛傳云左陽道朝祀之事右陰道喪或之事然則小宗伯建神位右社稷陰道也故秋殺於右左宗廟陽道也故春生於左金鵬云地道雖尚右而宗廟神尊於社稷鄭

注大司樂以闕丘方丘宗廟為三大禘大宗伯職云祀大神祭大元宮大鬼大鬼謂宗朝大祭也社稷非大元而宗廟與夫地並列其尊於社稷可知故享先王袞冕先公鷩冕祭社稷則衮冕諸

侯祭宗廟大率社稷則少牢豈可謂爵尊而社稷於右乎牧人職云陽也社稷屬陰故在右牲鄭注謂陽祀祭天及宗廟陰祀祭地及社稷宗廟屬陽故在左左為陽也社稷屬陰故在右

為陰也案惠金說明禘是申鄭震之義矣注云庫門內庫門外也朝士注云郊特牲譌釋於庫為中門其外為庫門社稷宗廟皆在中門外故云庫門內庫門外也朝士注云郊特牲譌釋於庫

門之內言遠當於廟門前在庫門之內見於此矣說與此同書韋玄成傳玄成奏議云禮廟在大門之內不敢遠親也案韋據侯國三門言之故云在大門內大門內即中門外也禮廟在大

稷者在中門之外外門之內何尊而親之與先祖同也不置中門內何敬之示不褻瀆也續漢書祭稷志劉注引馬融注云社稷在右宗廟在左或曰王者五社大社在中門之外惟於東社八里惟

柏西社九里惟栗南社七里惟梓北社六里惟槐東馬氏黨王者有五社白虎通義社稷篇引尚書逸篇亦同其說不經殊不足據至宗廟社稷在中門外之說韋馬與兩通義並同即鄭所本魏

晉以後祿家咸依其義然實非也劉敞云天子諸侯左宗廟右社稷皆夾治朝此春秋所云閒於兩社為公室輔者也廟在治朝之左雅門之內郊特牲曰釋之於庫門內失之矣釋當於廟即廟

在庫門者無失也又曰獻命庫命之內戒百官也太廟之命戒百官也百官疎故戒之於外朝百姓親故戒之於太廟陳祥道說同戴震云宗廟作宮於路寢之東社稷設壇壝於路寢之西天子

諸侯君臣口見之朝謂之內朝在路門外廷斷獄蔽訟及詢非常之朝謂之外朝在中門外廷聘禮曰公出送賓及大門內司儀曰出及中門之外廟在中門內明矣春秋桓宮燹宮災火自司鐸

踰公宮至桓僖二廟廟還公宮也季桓子至御公立於象魏之外立當遠火也穀梁傳曰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闕門在外祭門在內不出闕門者得出祭門者也左

傳曰閒於兩社為公室輔以朝廷執政所在為言宜繫君臣曰見之朝社在中門內明矣金鶚云司儀凡諸公相為賓及幣幣交積每門止一相及廟惟上相入又云諸公之臣相為國客及將幣

傳曰閒於兩社為公室輔以朝廷執政所在為言宜繫君臣曰見之朝社在中門內明矣金鶚云司儀凡諸公相為賓及幣幣交積每門止一相及廟惟上相入又云諸公之臣相為國客及將幣

旅指每門止一相及廟惟上相入聘禮亦云公室賓於大門內每門每曲揖及廟門公揖入夫惟
廟在中門內賓客之入必歷外門中門而後及家故得有每門若在中門外則入大門即得及廟
何以有每門乎韋命言康王即位於廟當在既祔之後上云諸侯出廟門下云王出在應門之內
是廟在應門內可知也古者女子十歲即不出中門士冠禮適東壁北面見於母鄭注母在閨門
外婦人入廟由閨門夫婦外是也呂氏春秋慎勢篇云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擇國之
金諸家說並謂廟不在雉門外是也禮宗廟必時至廟門尚不敢入况可出中門乎案劉陳戴
中而立宮擇宮之中而立廟又墨子明鬼下篇云昔者虞夏及商周三代之聖王其始建國營都
曰必擇國之正壇置以為宗廟必擇木之脩茂者立以為敢社蓋王宮方九百步三分之廟社與
王寢適在中三百步之內儻如鄭說則廟社在雉門外天子廟在應門內是也依後鄭圍人注義天
中正之義矣又劉戴金三家並謂諸侯廟社在雉門內天子廟在應門內是也依後鄭圍人注義天
子五門今廟社並在路門外夾治朝其外有應雉庫皋四門諸侯在雉門內則即中門之內也詳
大宰闡人疏又匠人賈疏云按劉向別錄云路寢在明堂之西社稷宗廟在路寢之西又云左明
外明堂辟雍在郊社稷皆不相涉而劉謂東西並列是謂皆在路門內矣說苑修文篇又謂天子
路寢有三曰承明承乎明堂之後者也此說與引錄復異並華謬不可信宜鄭之不從也云故書
位作立鄭司農云立讀為位古者立位同字者段玉裁云謂別無位字也徐養原云此古文假借
字也古借立為位篆加人傍云古春秋經十二篇是也謂左氏春秋也志以古經十五篇別於公羊穀梁二
秋經者漢藝文志云春秋古經十二篇是也謂左氏春秋也志以古經十五篇別於公羊穀梁二
家經十一卷說文曰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 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 兆為壇之營域五帝蒼曰
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 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 靈威仰大昊食焉赤曰赤
標怒炎帝食焉黃曰含樞紐黃帝食焉白曰白招拒少昊食焉黑曰汁光紀顛頊食焉黃帝亦於
南郊鄭司農云四望道氣出入四類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民咸祀之玄謂四望五嶽四鎮四寶
四類日月星辰運行無常以氣類為之位兆曰於東郊兆 兆五帝於四郊者段玉裁云於當
月與風師於西郊兆司中司命於南郊兆雨師於北郊 兆五帝於四郊者段玉裁云於當

尊至卑故先云五帝此不云大帝者此文上下唯論在因郊以對國中右社稷左宗廟其大帝與

崑崙自相對而在四郊之內有自然之國丘及澤中之方丘以其不在四郊故不言也案賈謂二

丘不在四郊者謂不定在某方之郊也大司樂疏說同今改置丘亦當在南郊方丘亦當在北郊

賈說非是此兆五帝於四郊謂於王城外近郊五十里之內設兆位也漢書郊祀志王商師丹翟

方進等議云兆於南郊所以定天位也祭地於太折在北郊就陰位也郊處各在聖王所都之南

北書曰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周公加牲告徙新邑定郊禮於雒天地以王者為主故聖王

制祭天地之禮必於國郊文選東京賦季注引白虎通云祭天必於郊者何天體至清故祭必於

郊取其清潔也此並釋祭天地於郊之義其實四望四類等亦各兆於近郊義並通也又案五帝於

四郊之兆每帝各於當方之郊黃帝則在南郊其青帝迎氣之兆自於東郊而在周尊為受命帝

則亦別設兆於南郊周書作雒篇云乃設丘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日月星辰先王皆與

食蓋其壇兆特大足以容配食衆神與四郊迎氣之兆不同此經通舉四郊迎氣之兆以略南郊

秦壇以受命帝亦五帝之一故不別出也其二丘及北郊秦折諸兆亦此官所掌經文並不具也
云四望四類亦如之者四望為地而四類為天神次於郊正者亦分營壇兆於四郊也但祭各有
時不與五帝同舉崔靈恩以四類與五帝連文謂此四類即因迎氣而迎日月等故祭義孔疏
駁之云崔氏云迎春之時兼日月者今案諸文迎春迎秋無祭日月之文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
郊四望四類亦如之謂四望四類之祭亦如五帝在四郊不謂兆五帝之時即祭日月崔說非案
孔難崔說甚當但四望四類專祭時月經無明文春秋僖三十一年經云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
免牲猶三望宣三年成七年經亦並云不郊猶三望江永據彼謂祭四望之禮行於郊後其說是
也以類推之四望之祭當在南郊之後四類之祭當在北郊之後而皆與郊同月蓋南郊祭受命
帝天神皆與食演書郊祀志所謂祀天則天文從也日月星辰既與食於天郊而四望地而則不
與故南郊之後特祭四望而不祭四類北郊祭地而皆與食漢志所謂祭地則地理從也山川
海嶽既與食於地郊而四類天神則不與故北郊之後特祭四類而不祭四望此先王制禮斟酌
於疏數之閒其意至精也漢郊祀志王莽奏以四望為日月星海而謂冬至祭南郊後望祭陽夏
至祭北郊後望祭陰玉燭寶典引易通卦驗云冬至成天文鄭注云天文謂三光也運行照天下

冬至而數訖於是時也祭而成之所以報之者也此與葬說略同並與春秋禮不合至四望類
用樂及冠服牲玉經注亦無文金鶚云四類亦天神大司樂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鼓
人以雷鼓鼓神祀此天神兼五帝日月星辰等神言之與瑞云兩主有以祀地於四望四望可
與地同圭則日月星辰亦可與天同樂矣四望服衾冕司服有明文而四類之服不見然觀祀五
帝服大裘冕十二章日月與五帝同為昊天之佐亦當服之魯語云天子六采朝日少采夕月大
采當是十二章大裘冕服少采當是九章衾冕月既降於日則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又當降
於月殆服鷩冕七章也四類尊于四望故四望服希冕三章也牧人云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而
四類之牲不見然上文云陽祀用騂牲四類皆天神亦為陽祀則用騂牲可知也圭璧祀日月星
辰則司中等可知血祭祀五嶽則四鎮四瀆亦可知矣案金氏所推定於差次頗相合足補注義
又管子輕重己篇云以冬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春至天子東出其國九十二里而壇號曰祭
星案冬至後九十二日則是當春分也此祭星亦非四類之正祭附識以備攷注云兆為壇之
營域者賈疏云案封人云社稷之壇謂疆土為之即此壇之營域一也不言壇者外營域有壇
可知王聘珍云說文土部兆作兆云兆之為四畔界祭其中周禮曰兆五帝於四郊從土兆聲又
卜部附重文作兆云古文土部兆作兆云兆之為四畔界祭其中周禮曰兆五帝於四郊從土兆聲又
本用正字也說文宮部云營市居也漢書禮樂志顏注云域界也蓋封土為壇於壇之外四圍周
而為界畔即說文所謂為四畔界祭其中者是為營域後注云兆蓋堊域蓋凡壇墓之營域通謂
之兆兆亦作肇詩大雅生民以歸肇祀箋云肇郊之神位也是也祭法云燔柴於泰壇祭天也壘
埋於泰折祭地也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瘞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
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彼泰壇以下鄭注並謂壇儀禮經傳通解續引尚書大
傳云壇四與注云與內也安也四方之內人所安居也為壇祭之謂祭四方之帝四方之神也依
鄭彼注亦即四郊之壇則對文壇各異名散文則天地百神之兆通謂之壇亦通謂之兆矣云五
帝蒼曰靈威仰大昊食焉赤曰赤熛怒炎帝食焉黃曰含樞紐黃帝食焉白曰白招拒少昊食焉
黑曰汁光紀顓頊食焉者賈大宗伯疏云案春秋緯遷斗樞紐黃帝食焉白曰白招拒少昊食焉

耀鈞云春起青受制其名靈威仰夏起赤受制其名含樞紐又元命包云大微為天庭五帝以台時此等是五

帝之號也郊特牲孔疏云鄭氏謂天有六天天之功其別有五以五配一故為六天據其在六者指

謂之天為體解故說文云天顛也因其生育之功謂之帝帝為德稱也故毛詩傳云審如帝

故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五帝若非天何為同服大裘又小宗

伯云兆五帝於四郊禮器云饗帝于郊而風雨寒暑時帝若非天焉能令風雨寒暑時又春秋緯

紫微宮為大帝又云北極耀魄寶又云大微宮有五帝坐星是五帝與天帝六也又五帝亦稱上

帝故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下即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帝若非天何

得云嚴父配天也而賈逵馬融王肅之等以五帝非天唯用家語之文謂大緯炎帝黃帝五人帝

之屬其義非也又先儒以家語之文王肅私定非孔子正旨祭法孔疏又引王肅難鄭云天唯一

而已何得有六又家語云季康子問五帝孔子曰天有五行木火金水及土分四時化育以成萬

物其神謂之五帝是五帝之佐也猶三公輔王三公可得稱王輔不得稱天王五帝可得稱天佐

不得稱上天而鄭云以五帝為靈威仰之屬非也郊特牲疏又引張融云圜丘是祭皇天孟春祈

穀於上帝及龍見而雩此五帝之等並是皇天之佐其實天也孫星衍云司服云祀昊天上帝則

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假令五帝不配南郊祭非夏正月何時可服大裘若以為五人帝則

天帝也鄭注月令以五帝為人帝其亦誤矣周官注引春秋緯文耀鉤謂蒼帝靈威仰赤帝亦靈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拒黑帝汁光紀以此為五帝正名而不知其怪妄不足據也案五方天大皞句芒等王肅本其說遂謂五帝即五人帝無所謂五天帝與古不合必不足據孔孫兩家雖之是也但以史記封禪書及漢書郊祀志攷之西漢以前止有五帝為大微五帝座星後漢書明帝紀李注止稱五靈唯玉藻孔疏引五經異義漣子登說始以五帝為大微五帝座星後漢書明帝紀李注引五經通義始有靈威仰等之號並與鄭說同蓋皆本天官志緯為說實非古制金氏謂凡祀五帝即祭月令大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五天帝而以伏羲神農軒轅金天高陽五人帝為配其說致鳩楚辭九章惜誦令五帝以折中兮王注云五帝謂五方神也東方為太皞南方為炎帝西方為少昊北方為顓頊中央為黃帝則漢人已行以大皞等為五方帝之名者足與金說互證詳與瑞疏云黃帝亦於南郊者鄭以四時各於當方之郊土寄王四時無當方之郊故特釋之謂亦在南郊凡迎氣祭五帝依月令四帝皆在四立之日惟黃帝無文六藝流別引尚書大傳則云土王之日迎中氣於中室以意推之或當在季夏之下辛與又案凡五帝兆位所在依鄭義並在近郊故月令孟春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注云迎春祭蒼帝靈威仰於東郊之兆也王居明堂禮曰出十五里迎歲蓋殷禮也周近郊五十里然則除帝並在當方近郊五十里為兆可知故郊特牲疏謂是天之郊去國皆五十里是也御覽禮儀部引皇覽逸禮云距冬至四十六日則天子迎春於東郊堂距邪八里堂高八尺堂階八等自春分數四十六日則天子迎春於南堂距邪七里堂高七尺堂階七等自夏至數四十六日則天子迎春於西堂距邪九里堂高九尺堂階九等自秋分數四十六日則天子迎春於北堂距邪六里堂高六尺堂階六等六藝流引尚書大傳同案逸禮所謂四郊之堂者當即壇兆然距邪里數各依四時五行之數為之則又與王居明堂禮不同魏書劉芳傳芳上疏論置五郊去城里數引賈逵云東郊木帝太昊八里南郊火帝炎帝七里西郊金帝少皞九里北郊水帝顓頊六里中央黃帝之位并南郊之季故云兆五帝於四郊也此蓋賈君周禮注佚文正本逸禮說鄭所不從芳又引鄭別注亦云東郊去都城八里南郊去都城七里中郊西南未地去都城五里西郊去都城九里北郊去都城六

里則又同賈義與月令注不合惟云中都在西南表地則與此注黃帝在南郊義同宋知劉氏所據劉又引盧植許慎王肅說及續漢書祭祀志劉昭注引蔡邕月令章句呂氏春秋高注說並與

賈同劉芳又引宋氏合文嘉注云周禮王畿千里二十分其一以為近郊近郊五里倍之為遠郊迎王氣蓋於近郊漢不設王畿則以其方數為郊處故東郊八里南郊七里西郊九里北郊六

里中郊在西南未地五里據宋說則應禮及書傳疑皆後人依漢詞附益之此經為周法言當從鄭月令注義也又晏子春秋練上篇云楚巫微見景公曰請致五帝以明君德景公再拜稽首楚

巫曰請巡國郊以觀帝泣至于牛山而不敢登曰五帝之位在于國南諸齊而後登之致祭祭五帝於壇唯有天子大雩疑齊僧大雩弟子所言五帝之位即壽壇故同在南郊與四郊分祭之兆

異也鄭司農云四望道氣出入者受瑞云案上注司農以為日月星海後鄭不從矣今此云道氣出入與上注不同者以無正文故兩注有異若然云道氣出入則非日月星海謂五嶽之等也故

後鄭就足之還為五嶽之屬解之案賈說非也道氣蓋即謂迎氣四郊說文寸部云導導引也道導字通迎氣亦導引之意後鄭以迎氣即祭五帝故不從也若五嶽等則不得以道氣為說云四

類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民咸祀之者三皇五帝詳外史疏賈疏云案史記云九皇氏沒六十四民與六十四民沒三皇與彼雖無三皇五帝之文先鄭意三皇已祀之明并祭五帝可知後鄭不

從者以其兆五帝已下皆據外神大吳句芒等配祭而已今輒特祭人帝於其中非所宜故不從案賈所引史記劉恕通鑑外紀引同今檢無其文都宗人疏亦引史記伏羲以前九皇六十四民

是上古無名號之君未知何據御覽禮儀部引漢舊儀云祭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民皆古帝王凡八十一姓是漢時有九皇六十四民之祀故先鄭據以為說九皇者史記封禪書云天子欲放

黃帝上接神僊人蓬萊士高世比德於九皇漢書郊祀志顏注引張晏云三皇之前有人皇九首又引韋昭說同案九皇亦見鷓冠子秦鴻篇春秋繁露三代改別質文篇云周人之王尚推神農

為九皇又云聖王生則降天子崩遷則存為三王細滅則為五帝下至附庸細為九皇下極其為民有二謂之三代故雖絕地廟位祝牲猶列於郊號宗於代宗據董子說九皇即帝之以遠而遷

者與張章說異其所云下極其為民蓋即謂六十四民也以此推之六十四民當在九皇之前而賈引史記謂六十四民在九皇之後復與諸說差迕又管子封禪篇史記封禪書並云古者封泰

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竊疑六十四民并五帝三王是為七十二代皆列於郊號荀子禮論篇所謂郊者并百王於上天而祭祀之者也民亦古帝王之號鄭坊記注云先民謂上古之君也劉恕引作六十四氏蓋謂即管子封禪篇所云無懷氏莊子陸德明所云容成氏大庭氏之屬然與董子說不合恐不足據也云玄謂四望五嶽四鎮四寶者寶瀆之借字四寶即四瀆與大宗伯注同大金鶚云王制云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是四望以五嶽為尊四瀆為卑為四鎮然學記言三王祭川皆先河而後海公羊以三望為泰山河海則四望當有海矣設壇之位四嶽各隨其方中嶽當兆于北郊以乾南坤北天地之正位祭地示以北方為尊也周以嶽山稽為揚州之鎮當兆于南霍山為冀州之鎮當兆于西醫無閭為幽州之鎮當兆于北各隨其方也史記引古文湯誥云東為江西為河南為淮北為濟四瀆已脩萬民乃有居則當兆于東郊之河而後海或原或委是祭海與祭河不同時蓋四瀆祭畢然後祭海當別位於一處可知矣中嶽尊于四嶽海尊于四瀆皆當別位於中嶽位於西北海位於東南正自相對矣四嶽為四望之壇壇當居正中四鎮四瀆之壇列于兩旁各自相稱矣又云四望亦可謂四方祭法云四坎壇祭四方也此四方亦當有四望凡小祀不為壇四方祭以壇又與日月寒暑等連言知其非小祀矣壇而曰坎蓋先為坎而于坎中為壇如澤中之方丘也四望為地之屬故為坎壇案金據逸書定四望方位於義通續漢書祭祀志載漢北郊地示從食之位亦海在東而四瀆河西濟北淮東江南與書說小異云四類日月星辰運行無常以氣類為之位者明此類為日月以下天神之正祭與大祝六祈之類異也曲禮注云類猶象也謂依陰陽方位象類為壇祭之金鶚云四類謂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以氣為類者云兆日於東郊者賈疏云案祭義云日生于東故觀禮亦云拜日於東門之外玉藻又云朝日於東門之外也詒讓案祭義云祭日于壇祭法云王宮祭日也注云王宮日壇也王君也日稱君宮壇營域也此云兆日即為日壇之營域也管子輕重

已篇說祭日壇在國東四十六里方位亦與鄭同觀禮別云禮日子南門外此會同告禮之事非常祭之兆御覽禮儀部引五經通義據彼說祭日之位非也云兆月與風師於西郊者謂二兆同在西郊而各為營域也祭義云月生於西又云祭月於西王訂義引崔靈恩云兆日於東郊兆月於西郊象日月之生兆風師於西郊不從箕星者箕星天位爾賈疏云知風師亦於西郊者以其五行金為陽土為風風雖屬土秋氣之時萬物燥落由風故風亦於西郊也金鷄云祭義云祭月於坎以月為陰象恆有虧缺故為坎壇以祭之非有坎而無壇也祭法云夜明祭月也此夜明當即是坎壇崔氏以夜明為秋分之祭以坎為大蜡時之祭非也案金說是也觀禮云禮月與四瀆於北門之外彼會同告祭之禮亦非常祭之兆御覽引五經通義據彼說祭月之位非也管子經重已篇說祭月壇在國西百三十八里方位與禮合而謂壇在遠郊百里之外則在甸地矣於義亦難通又風俗通義祀典篇說漢制祀風伯於西北漢書郊祀志載王莽奏定郊祀之制兆風伯於東郊御覽引通義亦云祭風伯於東門外皆鄭所不從通典吉禮又謂周祭風師於國城北則誤以北周制為周制尤謬云兆司中司命於南郊者賈疏云以其南方盛陽之方司中司命又是陽故在南郊也訂義引崔靈恩云兆司中司命於南郊既無風雲取故直以天神是漢郊于南郊案通典吉禮謂周祭司中司命於國城西北亦誤據北周制也云兆雨師於北郊者漢郊祀志王莽奏兆雨師於北郊鄭說與彼同訂義引崔靈恩云兆雨師於北郊者水位在北也賈疏說同案御覽引五經通義說祭雨師亦於南門外風俗通義祀典說漢制祀雨師於東北皆與鄭不合通典吉禮謂周祭雨師於國城西南亦誤據北周制也又鄭釋四類壇兆之方位獨不言星辰之兆蓋文不具江永謂星辰之兆歲星與蒼龍七宿兆於東太白與白虎七宿兆於西癸惑填星與朱鳥七宿兆於南辰星與玄武七宿兆於北案五星本主五行二十八星分列四官則兆位當如江說漢郊祀志王莽奏定星辰辰位亦以五星及四方之宿分兆四郊正與江同管子輕重已篇說祭星壇在國東九十二里

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

順其所在 **疏** 兆山川丘陵墳衍則謂星辰總為一壇疑不足據

示次於四望者亦兆之神也分方祭之故亦通謂之四方祭法云四坎壇祭四方也注云四方即謂山林川谷丘陵之神也祭山林丘陵於壇祭川澤於坎每方各為坎為壇丘陵墳衍詳大

司徒疏賈疏云案大司徒職地有十等不言林澤原隰亦順所在可知故略不言也詒案大司徒五地十等此不見林澤者大宗伯以狸沈祭山川澤經言山以咳林言川以咳澤也

墳衍祭蓋亦用狸與山林禮同又不見原隰者原隰為穀土與平地同蓋不別祭郊特牲孔疏載鄭駁異義引司徒五土名又引大司樂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土示五土之總神即謂社也六樂

於五地無原隰而有土祇則土祇與原隰同用樂也又引詩信南山云均均原隰下云黍稷或或原隰生百穀稷為之長然則稷者原隰之神案鄭以稷為即原隰之神則謂原隰不別祭明矣今

攷大社國社當為五土之總神王社侯社置社則為平地原隰之神平地廣大無垠固不必別設兆而祭之也至稷為穀神鄭謂原隰神則未瑋詳大宗伯疏注云順其所在者若在東之山

川丘陵墳衍則兆之於東方是也餘方放此 **掌五禮之禁令與其用等** 用等牲器尊卑之差鄭司 **疏** 注云用等

之差者司動注云等指差也賈疏云謂若天子大夫已上大牢士少牢諸侯之大夫少牢士特牲之等其器謂若少牢四敦特牲二敦士二豆三俎大夫四豆五俎諸侯六豆七俎天子八豆九俎

其餘尊鼎彝勺及饗食之等各依尊卑之差 **辨廟祧之昭穆** 祧遷主所藏之廟自始 **疏** 廟辨鄭司農云五禮吉凶賓軍嘉者依大宗伯文 **辨廟祧之昭穆** 祖之後父曰昭子曰穆 **疏** 廟辨

祧之昭穆者昭葉鈔釋文作祀案即邵字與昭聲類同小史釋文亦有此字詳彼疏廟祧謂五廟二祧通為七廟辨昭穆者別其昭穆而書之四時以敘享祀其禘祫殷祭則兼辨遷廟主之昭

穆亦以敘合食也國語魯語云夫宗廟之有昭穆也以次世之長幼而等胄之親疏也故工史書世宗祝書昭穆章注云宗宗伯祝太祝也宗掌其禮祝掌其位案此雖據王七廟而言其諸侯公

卿大夫士之朝二穆與太祖之廟而書之賈疏云案禮記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案祭法適士二

廟王制不言之者取自上而下降殺以兩故略而不言二廟者故此意云廟祧之昭穆也許宗彥云廟至四世必迭遷祧至六世必迭毀故昭穆皆宜辨也注云祧遷主所藏之廟者敘官守祧

悉以昭穆藏於其中今攷周文武廟遷主藏焉是也鄭意周二祧即文武廟不毀其文武以後毀主

云自始祖之後父曰昭子曰穆者漢書韋玄成傳云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為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父為昭子為穆祭復為昭古之正禮也論語八佾皇疏說禘祫禮云列諸主在太

祖廟堂太祖之主在西壁東向太祖之子為昭在太祖之東而南向太祖之孫為穆對太祖之子而北向以次東陳在北者曰昭在南者曰穆所謂父昭子穆也昭者明也尊父故曰明也穆敬也

子宜敬於父也賈疏云周以后稷廟為始祖特立廟不毀即從不室已後為數不室父為昭鞠子為穆從此以後皆父為昭子為穆至文王十四世文王第稱穆也詒讓案昭穆者所以辨廟祫之

序次不以此為尊卑凡廟及神位並昭在左穆在右故家人掌公墓云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左右注云昭居左穆居右廟位與墓位同也宋史禮志何洵直議云古者葬附以其班祫以其班

為尸及賜爵以其班故昭常為昭穆常為穆廟次雖遷昭穆之班一定不移左氏載富辰之語曰管蔡邺霍魯衛毛聃邴雍曹滕畢原鄭郇文之昭也邶晉應韓武之穆也宮之奇謂太伯虞仲為

太王之昭毓仲毓叔為王季之穆夫文王太王其子對父皆稱昭武王王季其子對父皆稱穆其為子一也對父或稱昭或稱穆知昭穆為定班而廟次世次未始異也案何說義據明瑞可為昭

穆之定辨吉凶之五服車旗宮室之禁五服王及公卿大夫士之服疏辨吉凶之五服車旗宮室之禁者吉論矣

五等與喪服五服異賈疏云謂者典命云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以九以七以五為節言禁者謂五服及車旗宮室皆不得上僭下逼當各依品命為法注云五服王及公卿大夫士之服

者據典命為釋也賈疏云案尚書五服五章才鄭注云十二也九也七也五也三也又云子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注云此十二章天子備有公自山而下孝經云非先王之法服注云先王制

五服天子服日月星辰諸侯服山龍華蟲卿大夫服藻火士服粉米皆據章數而言今此注五服以為王及公卿大夫士之服不據章數為五者以其喪服自天子達於士唯一而已不得數服為

五則知吉之五服亦不得數服故皆據人為五也案賈引鄭孝經注刪節不完文復有舛誤今據北堂書鈔衣冠部所引補正注中云吉服五十二章九章七章五章三章是也凶服五齊斬大小

功麻是也案注說吉服五即本鄭書掌二族之別以辨親疏其正室皆謂之門子掌其注惟凶服五別為義亦通莊有可說同

政令

三族謂父子孫人屬之正名喪服小記曰親親以三為五以

疏

者掌辨章族姓之事兼

以治宗法也大戴禮記禮三本篇云大夫士有常宗是王族至異姓命士皆立宗則皆別其族

則兼九族矣辨親疏者據己上至高祖下至玄孫傍至總麻重服者則親輕服者則疏也注云

治並以此統之廣推之則為九族左傳桓六年孔疏引五經異義云今禮戴尚書歐陽說九族乃

異姓有屬者父族四五屬之內為一族父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為一族已女昆弟適人者與其

祖至玄孫凡九皆同姓謹案總麻三月以上恩之所及禮為妻父母有服明在九族中九族者從高

但施於同姓鄭駁云玄之間也婦人歸宗女子雖適人字猶繫姓明不得與父兄為異族其子則

然婚禮請期辭曰唯是三族之不虞欲及今三族未有不億度之事而迎婦也如此所云三族不

當有異姓異姓其服皆總麻禮雜記下總麻之服不禁嫁女取婦是為異姓不在族中明矣周禮

昭然察矣據駁異義此文則鄭依古尚書說以九族為自高祖至玄孫則三族為父子孫矣又白

虎通義宗族篇云族者何也族者湊也聚也謂恩愛相流湊也上湊高祖下至玄孫一家有百

家聚之合而為親生相親愛死相哀痛有會聚之道故謂之族尚書曰以親九族族所以九者何

昆弟適人有子為二族也身女昆弟適人有子為三族也身女子適人有子為四族也母族三者

母之父母為一族也母之昆弟為二族也母之女昆弟為三族也母昆弟者男女皆在外親故合

如舊注大戴禮記保傳篇盧注並用其義然與士昏記不合鄭所不從也漢書張晏注以三族鄭

父母兄弟妻子亦徵誤引喪服小記曰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者證三族引而為五九之義鄭

彼注云己上親父下親子三也以父親祖以子親孫五也以祖親高祖以孫親玄孫九也賈疏云

若然不言以五為七乃云以五為九者齊衰三月章云為曾祖鄭注云服之數盡於五則高祖宜

孫為之服同也重其衰麻尊尊也減其日月恩殺也以此而言曾祖高祖服同齊衰三月則曾孫玄

孫為之服同也重其衰麻尊尊也減其日月恩殺也以此而言曾祖高祖服同齊衰三月則曾孫玄

切經音義引字書云嫡正也嫡適字同文王世子云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正室守大

廟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鄭彼注云正室適子也此正室與彼同亦謂王族及

公卿大夫之適子也正室者對庶子為側室左桓二年傳云卿置側室杜注云側室衆子也云將

代父當門者也者明以父老則適子代常門戶故尊之曰門子要服童子推當室總注云當室為

父後承家事者當門猶當室也常門謂之門子當室亦謂之室子戰國策齊策有齊孫室子陳舉

是也左襄九年傳盟於戲鄭六卿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杜注云門子卿之適子國語晉語云

育門子韋注云門子大夫適子韓非子亡徵篇云羣臣為學門子好辯蔡邕集明堂月令論引古

惟所用之是其役事案宮伯職云掌士庶子又有八次八舍宿衛之事是其守之事故按云政令役守之事也案賈意役事即甲兵之事大司馬云大會同則帥士庶子而掌其政令大會同亦兵車之會大司馬通掌士庶子小宗伯則唯掌門子二官為事也但詔審注意役事似不唯甲兵之事蓋當兼有賓祭禮事若燕禮大射儀咸有庶子給事是也王族門子則宗廟祭祀亦共其職

事故文王世子云公族在廟中宗人授事以爵以官侯國之宗人猶王國之宗伯授事即令役矣 **毛六牲辨其名物而頒之于五官使共奉**

之 毛擇毛也鄭司農云司徒主牛宗伯主雞司馬主馬及羊司寇主犬司空主 **疏** 毛六牲辨其名物者以下掌天地宗廟犧牲

下六畜六豮六尊並云辨名物性豎之物謂種類之別彝尊之物謂形制之別賈疏訓物為色謂六牲皆有毛色若宗廟用騂之等則不可通於彝尊非達詰也云而頒之于五官使其奉之者賈

疏云謂充人養之至祭日之且在廟門之前頒與五官使共奉之助王牽入廟即祭義所云卿大夫贊幣而從之彼雖諸侯法可況天子也 注云毛擇毛也者牧人云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

用勤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色之牲毛之注云毛之取純色也墨子明鬼下篇云聖王必擇六畜之勝膈肥倂毛以為犧牲祭義說祭牛云擇其毛而卜之此注即用彼文詳牧人疏鄭司農云

司徒主牛宗伯主雞司馬主馬及羊司寇主犬司空主豕者證五官奉六牲之事大司徒云祀五帝奉牛牲大司馬云喪祭奉馬牲大司寇云大祭祀奉犬牲宗伯司馬雖不云奉雞牲羊牲而

雞人屬春官羊人屬夏官亦奉之可知司空主豕詳小宰疏又此五官奉牲雖以大祀為主其實中祀亦同唯無馬牲耳其小祀則五官之貳奉之故小司徒云凡小祭祀奉牛牲小司寇云小祭

祀奉犬牲以此推之則小祭祀奉牲亦小宗伯主雞無馬牲小司馬唯主羊小司空亦主豕此經五官或通正貳言之與賈疏云六卿應言六官而云五者以其天官貳王治事尊而不使奉牲故

辨六牲之名物與其用使六宮之人共奉之 禮讀為黍六黍謂六穀之名及其種類也若黍稷為籩盛禮黃白黑為簋實之屬皆是也云使六宮之人共奉之者後世婦職云祭祀帥六宮之人共登盛六宮奉登與五官奉牲職掌內外互

相備也國語魯語敬姜曰天子日入盥九御使潔奉禘郊之黍盛草注云九御九嬪之官主黍盛祭服者並六宮之人掌祭祀梁盛之事六宮詳內宰疏注云蓋讀為黍者鄭意蓋非穀名故依

聲類讀為黍詳甸師疏云六黍謂六穀黍稷稻粱麥菽者釋文下云凡祭禮實客以時將鄭注云六穀除黍稷稻粱麥菽餘即稻也黍本為稷因以為祭穀之通稱亦詳甸師疏辨六藝之

名物以待果將六辨雞彝鳥彝尊彝黃**疏**辨六彝之名物以待果將者六彝盛饗以裸尸及

瓊果是也詳後疏注云六彝雞彝鳥彝尊彝黃彝虎彝**辨六尊之名物以待祭祀賓客**待者

象尊盥尊著尊大尊山尊**疏**辨六尊之名物以待祭祀賓客者六尊盛齊酒以獻尸及賓也

此兼言賓客則在廟饗賓客時陳六尊亦依祭禮四時所用惟在外野饗不用祭祀之尊故春秋

辨之而不言祭祀賓客者舉下以明上故略而不言案賈說是也國語周語說晉隨會聘于周定

尊彝職其賓客所用經注無文蔣載康云司尊彝祭祀所陳用各不同春祠夏禴秋嘗冬烝

朝夏宗彝尊當準祠論秋觀冬遇彝尊當準清烝同亦四時分來皆按時祭陳設惟非時之會當

給也說文才部云待矜也豫辨其名物俟有事時而給之故謂之待賈疏云上二經皆云使共奉

云六尊獻尊象尊盥尊著尊大尊山尊者亦據司尊彝文**掌衣服車旗宮室之賞賜**王以賞

服以庸**疏**賜亦通邦國及卿大夫士言之賈疏云衣服謂若司服袞冕以下唯有大裘不可

以賞賜以其諸侯不合用之是以魯祭天用袞冕則二王後祭天亦不得賜與大裘同是以魯用殷車金路象路革路木路及夏簑已下亦得依所乘者賜之唯玉路不得賜與大裘同是以魯用殷

之大者也詒讓案宮室之賞賜謂賜宅里也注云王以賞賜有功者明平時好賜不得有衣服車旗宮室等也有功者若司勳六等之功是也大宗伯九儀再命賜服則是常典不在賞賜之

科又白虎通義及黜篇引禮說九錫有車馬衣服云車者謂有赤有青之蓋朱輪特熊居則左右寢棄也以其進止有節德綏民降車乘馬以安其身言成章行成規袞龍之衣服表顯其德案漢

人九錫之說於經無徵白虎通所說賜車之制亦與巾車五路不相應疑皆非古詞引昔曰車服以庸者堯典文偽古文入舜典孔傳云功成則賜車服以表顯其能用引之者證有功有賞賜車

服之事掌四時祭祀之序事與其禮序事下曰省牲視滌濯疏例當作敘石經及各本並誤

詳小宰疏注云序事下曰省牲視滌濯饗饗之事次序之時者賈疏云此以經云掌四時祭祀之序事謂次第先後故取上大宗伯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祗帥執事而下曰已下之事下亦有

省牲已下故取以證序事唯饗饗之言出於特牲即大宗伯云牲饗一也若國大貞則奉玉帛以詔號疏神號幣號鄭司農云

注云號神號幣號者凡卜必就鬼神以下故有神號當亦有示號鬼號等注文不具也賈疏云案大祝有神號幣號又案下天府職云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嫩惡鄭云問事之正曰貞謂問於龜

以禮神也鄭司農云大貞謂卜立君卜大封者大卜云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則既言玉帛亦必有幣也又卜師注云大貞小宗大祭祀省牲既滌濯祭之日逆盥省鑊告時于王告備于王

伯命龜則不徒詔號矣逆盥受饌人之盛以入省鑊視享疏大祭祀省牲既滌濯祭之日逆盥省鑊告時于王告備于王

腥熟時薦陳之晚早備謂饌具省牲既滌濯省鑊與大宗伯文同謂佐大宗伯其大宗

伯省牲者察其不如法其逆盥即大宗伯泣玉登者是大宗伯泣之小宗伯迎之是相佐也其告時告備是其專職耳詒讓案省牲即充人之展牲在祭前之夕者也漢禮疏謂之夕牲充人疏

云告時于王告備于王者即郊特牲云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彼注云風與朝服以待百祭事者乃後服祭服而行事是也注云逆齋受饋人之盛以入者聘禮注云逆齋受也饋人云掌凡

祭祀共盛故知受饋人也蓋依鄭讀亦當為案注當作逆齋盛對文義異散文得通詳甸師疏賈疏齋盛經作齋注亦作案可證此逆齋即小祝之逆齋盛齋盛對文義異散文得通詳甸師疏賈疏

云案少牢饋饗在廟門之外明天子諸侯饗饗亦在廟門外今言迎齋為已炊之盛故賈小祝疏謂饋堂東實之於簋也案饋人共盛注云炊而共之則鄭意此逆齋為已炊之盛故賈小祝疏謂饋

獻後尸將入室食小祝乃迎饋人之盛盛以入蓋食醫食齊視春時明必將食乃出爨而實之也但此逆齋文在省饋之前小祝逆齋盛文在逆尸之前江永謂當在饗祭之晨其說甚精竊謂逆

齋當有二一期祭晨饗饋陳昏人共米實於筐篚二課之後小祝復迎之以入實於簋篚而後付饋人炊之此未炊之齋盛也及饋獻之後炊饋已熟小祝復迎之以入實於簋篚而後付饋人炊之此

已炊之齋盛也蓋祭禮盛與牲並重第一次迎齋告畢與迎牲告頌之節相準第二次迎齋與亨餼迎鼎之節相準而迎小宗伯皆泣之鄭賈據後迎江氏據前迎二義相兼乃備也五詳小祝疏

云省饋視亨腥孰者說文曰部云省視也謂就朝門外東方饗饗視三牲魚帶之饋饋獻前則視腥孰孰時則視孰也凡祭祀殺牲薦血腥後乃付享人享之朝踐祭腥時牲尚未入饋鄭言視享

腥孰者未飪則為腥耳賈疏謂鄭兼言朝踐而不言饋孰非也云時薦陳之晚早者賈疏云陳謂祭前陳饌於堂東薦謂薦之於神坐皆有晚早云備謂饌具者廣雅釋詁云備具也賈疏云此饌

具即堂東所陳陳備即告王祭時已至當行事也詒讓案此告備即禮經之告具特牲饋食登既陳設之後云主人及賓兄弟率執事即位于門外宗人告有司即其事也特牲禮宗人視饗

之後又告饌具亦與告備事相類又覘牲時宗人舉獸尾告備少牢凡祭祀賓客以時將饋饋食禮亦云宗人告備則即充人職展牲告怪之事與此告備異也

果 將送也猶奉也祭祀以時奉而授王賓客疏 凡祭祀賓客以時將饋果者祭祀謂內祭祀以時奉而授宗伯天子圭瓊諸侯璋瓊

也者小宰注云將送也天府注云奉猶送也是將與送奉展轉相訓義並通也進裸必奉環而送之故鄭兼二義為釋云祭祀以時奉而授王者謂初獻之節也賈疏云案小宰職云凡祭祀贊玉

幣爵之事課將之事注云謂贊王酌鬱鬯以獻尸以人道宗廟有裸此小宗伯又奉而授王者此

據授王彼小宰據授尸謂環既在王手小宰乃贊王授尸故二官俱言也云賓客以時奉而授宗

伯者以賓客王不親送裸也賈疏云大宗伯云大賓客攝而載裸者是也云天子圭瓚者賈疏述

注天子下有用字典瑞云裸圭有瓚以肆先王以裸賓客玉人云裸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是

也云諸侯璋瓚者玉人云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是也賈疏述注諸侯下亦有瓚字云諸侯用

璋瓚此謂未得圭瓚之賜者故王制云諸侯賜圭瓚然後爲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是用璋

瓚謂未得圭瓚賜者也是以祭義云君用圭瓚灌大宗用璋瓚亞灌鄭云大宗亞灌容夫人有故

是諸侯亦用圭瓚也若然天子用圭瓚則后亦用璋瓚也其諸侯未得圭瓚者君與夫人同用璋

瓚也 詔相祭祀之小禮凡大禮佐大宗伯 小禮羣臣之禮 疏 凡大禮佐大宗伯者賈疏云大宗伯

未至職未輒言此者此已下皆小宗伯專行事不佐大宗伯故於申言之以結上也 注云小禮

羣臣之禮者大宗伯注義同以對大宗伯職詔相王之禮爲王親行之禮也賈疏云 注云小禮

不親行事使臣攝祭則爲小禮 詔相祭祀之小禮 凡大禮佐大宗伯 臣之禮 疏 凡大禮佐大宗伯者賈疏云大宗伯

賓 賜猶命也 賓之如命 諸侯之儀 春秋文元年天王使 疏 賓進之也 王賜卿大夫士爵則賓者大宗伯注云

祭統所謂賜爵祿於大朝是也 詩大雅常武云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祖師皇父毛傳云王命南仲

說近是王臣命士以上員數以萬計而謂王者特假廟以命之亦不勝其煩矣竊意王命三公孤卿或當特假廟其中大夫以下宜如諸侯爵臣禮因祭施命其小宗伯猶之則同注云賜猶命

也者對大宗伯云王命諸侯則儀彼言命此言賜其義略同曲禮三賜不及車馬注亦云三賜三命也賈疏云但命謂以簡策以辭命之并加以服賜自是以車馬賜之則賜命別矣而言賜猶命

者欲見賜命相將之物故親禮賜侯氏以車馬及命書與篋服詞時也云篋之如命諸侯之儀者命諸侯儀見大宗伯注亦內史策命之賈疏云諸侯尊故大宗伯演卿大夫士卑故小宗伯演之

儀法雖同禮數則異也詒讓案鄭意天子賜卿大夫士爵亦皆特假祖廟也詳大宗伯疏引春秋經傳者公羊傳文莊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傳亦同何注云賜上與下之辭加服增加其衣

賜令有異於諸侯引之者證小宗祀掌事如大宗伯之禮大賓客受其將幣之齋謂所齋賜錫文同及賜猶命之義

之物財 **疏** 小宗祀掌事如大宗伯之禮者賈疏云謂王玄冕所祭則小宗伯專掌其事其法如大物宗伯也詒讓案小宗祀即司服所云羣小祀也詳彼疏云大賓客受其將幣之齋者釋

文云齋本又作實案說文無實字後漢書蔡邕傳李注云齋持也與實通今攷實即齋之俗經文不當有此字陸校別本不足據周書王會篇云堂下之東面郭叔為天子菜幣焉孔注云菜錄諸

僕之幣也此賓客受將幣之齋即菜幣之事服不氏云賓客之事則抗皮校人云凡賓客受其幣馬蓋皆此官液而受之也注云謂所齋來貢獻之財物者說文貝部云齋持遺也齋來猶言持

來鄂此義與許合觀禮云三享皆束帛加璧庭實惟國所有鄭注云此地物非一國所能有唯所有分為三享皆以璧帛致之即此貢獻之財物也賈疏云此謂諸侯來朝覲禮畢每國於廟貢國

所有行三享之禮諸侯以玉幣致享既訖其庭實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自司之物則小宗伯受之以東故云受其將幣之齋也

也王出軍必先有事於社及遷廟而以其主行社主曰軍社遷主曰祖春秋傳曰軍行祗社豈鼓視奉以從會子問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

于社社之主蓋用**疏**者與大師者大司馬注云大師王出征伐也云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石之奉謂將行

主及社主行大司馬職奉之凡行主皆每舍奠焉而後就館主車止於中門之外外門之內廟主居於道左社主居於道右已克敵入設奠以反主反社主如初迎之禮此即奉社主遷主之事依孔叢子說則在軍立社主與行主蓋亦如國中左祖右社之制社則為壇位於軍舍之右祖則為帷次於軍舍之左但依劉倣陳祥道說廟社在路門外治朝左右則在軍饗之亦嘗於中門內內門外左右設主位孔叢子謂在中門外門內蓋沿漢儒舊說之誤彼書為王肅私定故與古制不甚合也此云立軍社猶大祝云設軍社謂舍而封土立壇位奉主車則兼社祖二主言之據軍行時也大司馬奉主車注兼廟社為釋肆師凡師不功則助牽主車彼疏亦謂主中有二則此經主車亦兼二主明矣凡軍行社與祖主各一車賈疏謂皆載以齊車是也而謂奉主車專崇遷主則與肆師疏自相抵牾非經注義也注云有司大祝也者賈疏云見大祝職云大師設車社故也詒讓案大司馬注云凡師既受甲迎主於廟及社主祝奉以從是軍社及遷廟主皆大祝奉之也以其為專主神事之官故謂之有司詳宰夫疏云王出軍必先有事於社及遷廟而以長主行者社謂大社有事即大祝云宜乎社造乎祖是也爾雅釋天云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詩大雅縣孔疏引孫炎云大事兵也什事祭也王制云天子將出征宜乎社造乎禘受命於祖是出軍之先必先有告祭之事於社及祖也依王制之文則祖禘並告聘禮使者行時禘幣于禘注亦云天子諸侯將出告羣廟大夫告禘而已是王禮太祖以下至四親崩皆當有事可知此唯云遷廟者據以其主行者言之若餘廟則直造告而已不以主行也云社主曰軍社者量人注云軍社社主在軍者以其大社在國有壇位今載以從軍則謂之軍社依毛詩大雅皇矣傳及司馬法宜社皆於冢社則軍社亦即載大社之主晉書禮志摯虞奏則云周禮有軍旅宜乎社則王社也大社為羣姓祈報所報有時主不可從云遷主曰祖者明主車有廟主亦兼為下引尚書發義為王社則與毛詩及司馬法不合不可從云遷主曰祖者明主車有廟主亦兼為下引尚書發義七廟自禘廟以外並得稱祖故出軍伐遷主亦稱祖也又謂之宗肆師云凡師甸用牲于社宗是也祖宗義亦同史記周本紀云武王東觀兵至于盟津為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敵自專此亦載主以行而奉禘廟主者蓋一時權宜用變禮文王世子云其在軍則守於公禘注云公禘行主也所以遷主言禘在外親也彼公禘亦遷主非禘廟主也引春

秋傳曰軍行社燾鼓祝奉以從者左定四年傳術祝佗語杜注云師出先有事祝禱於社謂之宜社於是殺牲以血塗鼓燾為器鼓祝奉以從奉社主也鄭引之者證大祝立軍社奉主車之事引會子問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乎孔子答以此語明大師禮與巡守同故引以為證也又彼遷廟主鄭君無注孔疏引皇氏云謂載新遷廟之主案凡禮經所謂遷廟者並主二祧言即君之高祖之父及祖之廟是也故會子問下又云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蓋言天子七廟其太祖及四親廟皆不可虛主惟二祧為遷廟則可虛主故出則奉以行也若鄭說周制則以二祧為文武廟而謂天子之高祖之父及祖並以次迭毀而藏其主於文武廟則其所謂遷廟主者謂遷廟所燾之毀主而非當廟之主非經義也曾子問又有天子諸侯師行無遷主廟則主命之說蓋謂諸侯不祖天子而非當廟之主非經義也曾子問以下五世皆無遷主則別有主命之法記廣論變禮故兼及天子耳其實三代之王咸無是事也引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者甘誓文書序云啓與有扈戰於甘之野作甘誓是亦大師有軍社遷主之證故引之也今書不用命不作弗大司寇注引同史記夏本紀述書文亦作不蓋都所據本異賞於祖戮於社詳大司寇疏云社之主蓋用石為之者賈疏云案許慎云今山陽俗祠有石主彼雖施於神祠要有石主主類其社其社既以土為壇石是土之類故鄭注社主蓋以石為之無正文故云蓋以疑之也案賈引許說御覽禮儀部引五經異義有此文唐郊祀錄引崔靈恩云社主以石取堅實之義案此石主謂神主與大司徒樹木為田主異淮南子齊俗訓云有虞氏社用土夏后氏社用松殷人社用石周人社用栗呂氏春秋貴直篇亦云拔石社則似以田主與社主為一殆不足據云奉謂將行者前注云將猶奉也國語晉語韋注云奉行也是奉兼二義主車在道小宗伯奉之以行以戰事危宜致謹也大司馬云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注云奉猶送也送主歸於廟與社與此不同者彼據師敗還而言故奉主車謂送主歸廟社此據若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將事于初出軍而言則奉主車宜為將行義非一端各有當也

四望

軍將有事則與敵合戰也鄭司農云則與祭謂軍祭表禡軍社之屬小宗伯與其祭事立謂與祭有司謂大祝之屬蓋司馬之官實典焉

疏

若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將事

于四望者王引之云于四望三字當在若軍將有事之下寫者錯亂耳大祝云國將有事于四望則前祝此云若軍將有事于四望則與祭有司將事正相合也與讀與共之與泉府曰凡民之貨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節長曰若歲時簡器與有司數之掌固曰有移甲與其役財用與國有司帥之與祭有司將事者士昏禮記某既得將事矣鄭注將行也謂與掌祭祀之有司共行事也先後鄭不察經文之誤遂讀與為預而或以與祭絕句或以與祭有司連讀或以有事為祭表務軍社或以有事為合戰皆失之矣案王說是也四望詳大宗伯疏賈疏云但四望之神去戰處遠者不必祭之王之戰處要有近之者祭之故以四望言之也注云軍將有事將與敵合戰也者謂敵軍既近將有戰事後鄭以有事為有戰事今審校經義實當為祭事春秋宣八年經有事于大廟左傳杜注云有事祭也鄭司農云則與祭謂軍祭表馮軍社之屬小宗伯與其祭事者此讀與祭句絕言軍有祭祀則小宗伯與其事以別於四望則有司將事小宗伯不與也表馮即表務詳肆師句祝職賈疏云先鄭以與祭以上絕讀之若然則與祭者與祭何神乎其有司將事於四望則有司自有事於四望矣不于小宗伯概於此言之見何義也於義不然故鄭合為一事解之也云玄謂與祭有司謂大祝之屬者此後鄭讀與如字又以與祭有司連屬讀之不從先鄭釋也祭有司亦謂專主祭事之官猶國語魯語有宗有司草注云有司宗官司事也賈疏云案大祝職云大師國將有事於四望與此義同故知有司大祝王引之云祭儀云掌受命于王以既祭祀而警戒祭祀有司鄭彼注云祭祀有司有事于祭祀者即此所謂祭有司也不直曰有司而曰祭有司者以大司馬曰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大司馬之屬亦有司帥有司此將事四望唯云與祭日祭有司也云蓋司馬之官實典馮者以上經立軍社奉主車云帥有司此將事四望唯云與祭有司明別有典帥之者司馬也若大甸則帥有司而饁獸于郊遂頒禽之屬饁饋也以禽饋四典軍事故疑其并典軍祭也

若大甸則帥有司而饁獸于郊遂頒禽

方之神於郊郊有犛神之兆頒禽謂以予羣臣詩傳曰禽雖疏田也云則帥有司而饁獸于郊多擇取三十焉其餘以予大夫士以習射於澤宮而分之

疏

者賈疏云謂田在四郊之外田訖以禽獸饋於郊者將入國過四郊四郊皆有天地日月山川之位便以獸薦於神位以款神非正祭直是野饁獸於郊云遂頒禽者賈疏云因事曰遂以在郊饋

獸訖入至澤宮中而射以主皮行班餘獲射之禮故云遂願禽論讓案饁言獸願言禽者獸與禽通稱亦以大獸公之小禽私之私之者不饁則饁郊者皆大獸故變文以見義與注云句讀曰田者甸田聲司殺官注云甸之言田也田為田狩正字甸為借主田事者也賈疏謂郊外曰甸大田稱甸餘取獵在甸地失之云有司大司馬之屬者此有司專主田事者也賈疏云以其軍事是司馬之事故大司馬職云徒弊致禽饁獸於郊故知大司馬之屬但小宗伯不可帥大司馬身故知所帥者司馬之屬官故以之屬言之也語讓案鄭言此者別於上祭有司為春官之屬也據甸祝云及郊饁獸則經有司內當亦含有句祝注文不具也云饁饋也者爾雅釋詁文句祝注亦同云以禽饋四方之神於郊者鄭意饁獸與大宗伯六享饋食義畧同士虞禮注云饋猶歸也謂以所獲獸歸薦於四郊羣兆蓋其禮甚簡與大司馬彌田致禽祀訪異云郊有羣神之兆者賈疏云上文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兆山川丘陵各於其方是羣神之兆也云願禽謂以子羣臣者祭義云願禽隆諸長者鄭彼注云願之言分也此願禽亦謂分子之羣臣即大夫士也願注例用今字當作班詳宮伯疏引詩傳者毛詩小雅車攻傳文賈疏云證願禽之義書傳亦云焉詒讓案詩傳以習射於澤宮下云田雖得禽射不中不得取禽田雖不得禽射中則得取禽此云以習射於澤宮而分之者槩括其義非其原文也穀梁昭八年傳云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乘以習射於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鄉射禮注引尚書傳云凡祭取除獲陳於澤然後卿大夫士相與射也中者雖不中也取不中者雖中也取並與詩傳略同此願禽事在祭前故書傳云凡祭取除獲陳於澤也賈氏鄉射禮疏誤謂在祭後魏了翁儀禮要義引書傳凡祭作已祭非也射義孔疏引書傳亦作凡祭不誤擇取三十者鄭詩箋云每賓三十也穀梁范注云取三十以其乾豆

大戔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示 執事大禱及男巫得求曰禱謂曰禱爾于上下神祇

疏 大戔者司服注云水火為害案此大戔當兼天地之大戔鄭司農云小宗伯與執事共禱祠

及大荒大札言之互詳後疏 注云執事大祝及男巫女巫也者賈疏云鄭知者見大祝職云國有大故天戔則彌祀社稷司巫云國大戔則帥巫而造巫恆男巫職中雖無事其司巫所帥者即帥男巫也女巫職云凡邦之大戔歌哭而請是以鄭君歷

而言焉以充事也論讓案上大師軍將有事大甸三者並云有司此大戔及下文王崩三言執事者胡匡衷云特牲饋食禮有司奉執事分言之凡職有專司者謂之有司無專司而臨事來助祭者謂之奉執事士虞禮有賓執事者注云賓者來執事者是也云求福曰禱者說文亦部云禱告事求福也禱即禱之隸變云得求曰祠者女祝注云祠報福也謂既得所求則祠以報之也引禱曰禱禱于上下神祇者論語述而篇文何晏集解本謂作誅大祝先鄭注引同說文言部引禱語作禱與後鄭此注同此引證有禱祠上下神祇之事也詳大祝疏鄭司農云小宗伯與執事共禱祠者此說與後鄭同也後不釋

王崩大肆以相鬯

鄭司農云大肆大浴也杜子春讀鬯為疏

王崩大肆以相鬯鬯者曲禮云天子死曰崩注云自上顛壞曰崩穀梁隱三年傳云高曰崩厚曰崩尊曰崩天子之崩以尊也大肆在崩日未襲前詳大祝疏注鄭司農云大肆大浴也者凡浴

尸必肆而後浴故先鄭即以浴釋肆此經據陳言之則云大肆肆師據浴言之則云大鬯其義同也白虎通義崩薨篇云人死必沐浴于中靈何示潔淨反本也禮檀弓曰死于牖下沐浴于中靈

王喪大肆亦同但大鬯用鬯蓋浴之一節其勞辱之事自有掌之者非此官所掌也女御注謂王喪亦女御浴則不瑋詳彼疏云杜子春讀鬯為泯者段玉裁云泯說文從水弭聲古音在支佳

部泯說文不載從水民聲在真臻部杜以雙聲易其字也泯取泯滅之義以相鬯浴尸其中泯滅然也許叔重云泯飲也按許義蓋亦周禮說謂以相鬯鬯尸口鼻如飲之然也許不從杜案段據

注通例凡破字皆云讀為也然此疑當作讀泯如泯乃擬其音非破其字小祝注云故書泯為攝杜子春云當為泯彼經不作泯而杜讀為泯則此經作泯者杜不宜轉破為泯矣云以相鬯浴尸

者據肆師云大喪大泯以鬯則築蠶是泯當用鬯鬯經云相鬯浴尸使之香也大祝職云大喪始崩以和鬯者得通稱相鬯也賈疏云以死者人所惡故以相鬯浴尸使之香也大祝職云大喪始崩以

肆鬯泯尸小祝又云大喪贊鬯彼二官已掌之此言之者察其不如儀也

云玄謂大肆始陳尸伸之者敘官注云肆猶陳也廣雅釋詁云陳伸也

及執事泚大斂小

及帥異族而佐執事大祝之屬泚臨也視斂者蓋事官之屬為之喪大記曰小斂衣十九稱君大夫士一也大斂君百稱大夫五十稱士三十稱異族佐斂疏者可以相助

疏

及執事位大夫小斂者公羊定元年何注云禮天子五日小斂七日大斂諸侯三日小斂大夫五日

二日小斂案天子小斂之日班何不同攷天子七日而殯王制有明文大斂與殯同日則小斂必五日也若如班說則小斂與大斂相去為日太多殆不足據又曲禮云生與來日死與往日注云

與斂數也死數往謂殯斂以死日數也此士禮斂於大夫者大夫以上皆以死日數王制孔疏引鄭箴膏肓說亦云人君殯斂來日然則天子小斂數死日為第六日大斂數死日為第八日矣

注云執事大祝之屬者賈疏云案大祝職云大喪贊斂明大祝執事小宗伯涖之詒讓案云之屬者以尚有喪祝等亦主斂事要大記云君之喪大胥是斂眾胥佐之大夫之喪大胥侍之眾胥

是斂士之要胥為侍士是斂注云胥當為祝是也喪羣祝咸與斂又射人云大喪與僕人遷尸注以僕人為大僕彼二官蓋亦在執事之列此官與彼為官聯也云涖臨也者州長注同云親斂者

蓋事官之屬為之者鄭意小宗伯與大祝等但涖斂事仍不親斂也賈疏云以其諸處更不見主斂事者事官又主工巧之事以無正文故疑事官之屬為之也引喪大記者賈疏云以天子之喪

大斂稱數無文故約諸侯法推出天子斂之稱數也案喪大記注小斂十九稱法天地之成數故尊卑同至於喪與大斂乃異大斂五等諸侯同百稱天子蓋百二十稱也天子大夫士約與諸

侯之卿大夫士同以其執贊同故祿與廟數及喪斂亦無嫌也喪大記孔疏云案鄭注禮記篇以為襲禮大夫五諸侯七上公九天子十二稱則大斂天子當百二十稱案孔疏亦與賈同要大記

云小斂衣十有九稱不著君大夫士之異故鄭說之曰君大夫士一也此補成其義非喪大記原文云異族佐斂疏者可以相助者對親者各就哭位不助斂也據士喪禮大斂時主人及親者升

自西階出于足西面袒而後士與商祝同斂是主人之親者不與斂事也大喪 縣衰冠之式于則凡王之親者皆就哭位故助斂必以異族也賈疏云此異族據姓而言之

路門之外

齊制色宜

疏

縣衰冠之式于路門之外者與大僕為官聯也說文工部云式法也左昭二十三年傳有冠法即冠式也路門之外即治朝所在故縣衰冠之

式於彼以示百官賈疏云大僕云制色宜齊同者司服云凡喪為天王斬衰衰冠之制具喪服經與此不同故彼別縣之也注云制色宜齊同者司服云凡喪為天王斬衰衰冠之制具喪服經

實疏云式謂制及色案禮記開傳云斬衰貌若直齊衰貌若京齊斬之衰其色亦如貌故鄭知式
中氣有色也但冠不據色是以喪服傳云冠六升鍛而勿灰明不色如苴也江永云今時之喪冠
與古吉冠略相似冠以梁得名冠圈謂之武梁屬於武但古喪冠用繩為武今用布為武耳古吉
冠以黑縹為梁亦以黑縹為武梁之廣無正文喪冠廣二寸見喪服篇賈疏則吉冠當亦如之非
若後世之帽盡舉頭而蒙之也吉冠之異於喪冠者吉用縹而喪用麻布也吉冠之武用縹而喪
冠之武以繩也吉冠之梁兩頭皆在武上從外向內反屈而縫之不見其畢喪冠外畢前後兩頭
皆在武下自外出反屈而縫之見其畢謂之厭冠也吉冠纓武異材喪冠纓武同材也喪冠三辟
積於二寸之梁上縮縫之大功以上右縫小功以下左縫般以上吉冠亦三辟積向左縫周始變
為橫縫辟積無數冠形穹隆當長尺有數寸橫縫可十餘
辟積古冠之廣止二寸非用一幅之材舉頭而蒙之也
屬至將葬獻明器之材又獻素獻成
皆於殯門外王不親哭有官代之

疏

及執事既葬獻器遂哭之者賈疏云此文承衰冠之下
卜葬之上謂既殯之後事故禮記檀弓云既殯而

材與明器謂獻明器之時小宗伯哭此明器哀其生死異也注云執事蓋梓匠之屬者明與上
文洩大小斂之執事異也梓匠者木工之長梓人記有梓師鄉師職有匠師此官與彼為官聯也
兼自它工官故言之屬以核之云至將葬獻明器之材又獻素獻成皆於殯門外者賈疏云亦約
檀弓云既殯而布材故知將葬獻材也又士喪禮云獻材于殯門外西面北上楹主人偏視之
如哭序獻素獻成亦如之注云形法定為素飾治畢為成是其事也案鄭檀弓布材注云材序材
也士喪禮獻材注云材明器之材則二材不同然據士喪禮主人先有哭序之事此小宗伯代王
哭獻明器當亦代哭序故賈疏引檀弓以補其義云王不親哭有官代之者優王故有代哭也
節哀也賈疏云按士喪禮主人親哭以無官此王不親哭以其有官有官即小宗伯哭之是也
葬兆甫窆亦如之
兆墓埜域甫始也鄭大夫讀窆皆為穿杜子春讀窆為
喪皆謂葬穿塋也今南陽名穿地為窆聲如腐施之脆
疏 卜葬兆者
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月而葬荀子禮論篇及左隱元年傳並略同唯左傳
云士踰月葬為異王弼孔疏引何休公羊膏肓以為士禮三月而葬左氏為短鄭籛之云禮人君

之喪殯葬皆數來月來日士殯皆數往月往日尊卑相下之差數故大夫士俱三月其實不同士

時天子諸侯之葬皆數死月故文八年八月天王崩九年二月葬襄王又成十八年八月公薨十

二月葬傳曰書順也是皆數死月也故鄭又云人君殯數來日葬數往月據春秋為說語讓案依

鄭箴膏肓說則王七月葬為不數死月若數死月則是八月矣然與春秋經不合禮無明文未知

孰是下兆者下王墓之兆域也凡天子至中大夫並下兆下大夫士則筮宅詳大卜疏云甫審者

始於兆域穿地就其所而下也既夕禮云筮宅人營之掘四隅外其壤掘中南其壤又云指中

封而筮彼掘地出壤即此甫審明甫審與筮同時並舉筮即就此所穿之審而行事王禮用卜當

亦然故經以二事連言也云亦如之者既夕禮筮宅主人往兆南北面免經筮主人經哭此天子

卜兆亦卜宗伯代王哭其禮約與士筮宅同賈疏云亦如上明器哭之但明器材哭於殯門外此

卜葬地在曠所則是亦與在殯所哭之相似故云亦如之兆筮域葬地也兆兆之正字筮域即營

也義本爾雅釋詁文說文士部云塋墓地廣釋云亦如之兆筮域葬地也兆兆之正字筮域即營

域凡墓外皆四圍周而為界畔與祭祀壇壝營域同故亦通謂之兆也詳前疏賈疏云孝經云卜

其宅兆注兆以為龜兆解之兆兆為墓塋兆者彼此義得兩含相兼乃具故注各據一邊而言也

請本並誤哈今依岳本正宋整州本注疏本下胞字又作粹釋文云腐胞之胞七歲反舊作碎誤

劉清劣反或倉沒反字書無此字但有胞字音于劣反今注本或有作隱字者則與劉音為協沈

云字林有碎音半碎者牛羊脂臄者與易破恐字誤案如沈解義則可通聲恐未協碎已下皆非

鄭義駁琳云說文肉部胞小與易斷也凡肉从絕省隱與易破也凡肉從聲據注云皆謂葬穿城

也南陽人名摩地為窳其義當用易破字但釋文定從胞字易斷易破義得相通陸云今注本或

有作隱字者知故作胞字作隱者蓋後人依字書所改未足據也陸云舊作碎沈重云碎者牛羊

脂恐字誤然注疏本作腐胞之粹正從舊作碎其上一字作胞乃衣釋文竄改耳古人或以聲借

通用不得以字書未收而疑為誤也義則可通聲恐未協疑當作聲則可通義恐未協段玉裁云

此與胞人注今河開名豚脊聲如鍛鏃文法正同子春正用南陽語耳聲如腐胞之胞釋文以為

絕七歲反舊作如腐粹之粹粹者牛羊脂沈重謂不當施於此但胞字字書所無惟有臄字音千

劣反與劉昌宗胞音清劣倉沒二反相合似作臄為得也此條香義大旨如此古去入不闕分七歲

千劣二反即一音也胞隱音義皆相近陸云字書有臄無胞攷說文皆有之案臄段說是也依釋

文蓋陸本作聲如腐胞之胞舊本或作如腐粹之粹別本又或作如腐臄之臄俗本胞字錯出則

云粹兩本之不可通者釋文如沈解以下十九字今本譌舛不可通當從臄校正之其 既葬詔

相喪祭之禮 喪祭虞祔也檀弓曰葬曰虞弗忍一日雖也是日也以虞 疏注云喪祭虞祔也者

鄭目錄云虞猶安也士既葬其父母迎精而反口中祭之於殯宮以安之公羊文二年何注云禮

禮奠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士三案王喪祭宗伯詔禮猶士喪祭宗人詔禮也士虞禮云主

人即位于門外宗人即位于門西東面南上宗人告有司具入門主人即位于堂東宗人西階前

北面注云當詔主人及賓之事又設禮尸升云宗人詔踊陰厭云宗人詔降者詔禮之事禮蓋

與虞略同賈疏云鄭知喪祭是虞祔也者以文承卜葬之下成葬之上其中唯有虞祔而已故以

虞謂解之也引檀弓曰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者雜記鄭注云天子至士葬即反虞是天子亦以葬歸之日虞也賈疏云自始死至葬前未忍異於生故無尸而設奠象生時薦

羞於坐前也既葬送形而往迎魂而反日中而虞虞者鄭注士虞禮云虞安也所以安神是也葬之期為大遣奠反日中而虞是不忍一日使父母精神離散故云不忍一日離也士虞禮云男男

尸女女尸為神象鬼事之是以虞易奠也云卒哭日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禘于祖父者鄭彼注云既虞之後卒哭而祭其辭蓋曰哀薦成事成祭事也祭以吉為成又士虞記云三虞

卒哭日哀薦成事注亦引檀弓說之云如是虞為喪祭卒哭為吉祭與檀弓注說同檀弓孔疏云以虞祭之時以其尚凶祭禮未成今既卒無時之哭唯有朝夕二哭漸就於吉故云成事祭以

吉為成故也其虞與卒哭聲卑不同案雜記士三月而葬是月而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約此天子七月而葬九月而卒哭案曲禮孔疏引五經異義云古

春秋左氏說既葬反奠天子九虞九虞以柔日九虞十六日也既虞然後禘死者於先死者致士虞記云始虞用柔日三虞卒哭他用剛日注云丁日葬則己日再虞後虞改用剛日士則庚日三

虞壬日卒哭若然天子禮則丁日葬八虞並用柔日其九虞改用剛日則壬日也故許總計之云十六日孔引異義云九虞用柔日與許鄭所說並不合蓋傳寫之誤此注舉虞禮則其中兼有卒

哭之祭士禮未虞後開日即為卒哭之祭天子卒哭在葬後兩月則其九虞之日相去甚遠與士禮不同也其禘祭天子至士同在卒哭之明日詳大祝疏賈疏云此喪中自相對為喪祭卒哭

即為吉祭以卒去無時哭哀殺故為吉祭若喪中對二十八日復平常為吉祭則葬已前皆為喪祭也若然喪中自相對為喪祭卒哭為吉祭而鄭云喪祭處禘并禘祭亦為喪祭者此鄭欲

引檀弓并禘祭揄釋故喪中之祭揄為喪祭而言其實卒哭既為吉祭附祭在卒哭後是皆不可知也案賈說是也以禮之正論之則喪終以後乃為吉祭故士虞記於禘後云是月也吉祭注云

是月是禘月也當四時之祭月則祭殺梁明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傳云喪事未畢而舉吉祭故非之也是喪中之祭皆不得為吉祭若就喪中之祭分別言之則虞為喪祭卒哭後為吉

祭檀弓有明文此注既據彼為釋而又以附為喪祭者順文便因附與喪成葬而祭墓為位葬畢後之吉祭別故兼及之耳喪祝掌喪祭祝號注云喪祭虞也不數附祭

成葬而祭墓為位

巳封也天子之家蓋不一日而畢位壇位也先祖形體託於此
地祀其神以安之家人職曰大要既有日請度甫窆遂為之尸

者謂巳封也者小爾雅廣名云墳窆謂之封巳封既畢則葬之事成故謂之成葬云天子之家蓋

不一日而畢者賈疏云案檀弓云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反日中而奠注云所使奠墓有司來

歸乃虞也則虞祭在奠墓後以其土之墳蓋高四尺故日中虞祭待奠墓有司來歸者由天子之家高

大蓋不一日而畢故設經要祭在成葬之上也云位壇位也者謂封土為壇以設神位及主祭者

之位也凡經云為位者不在宮廟則為壇位此及下文禱祠肆儀等是也在此地祀其神以安之者

立拜獻之位下文類宗廟及射人云祭侯則為位是也云先祖形體託於此地祀其神以安之者

欲使先祖形體託此而安故祭其地后土之神嫌此祭墓為祭所葬者
故特釋之引家人職者賈疏云證祭墓為位時家人為尸以祭后土也

役之禱祠肆儀為位 肆儀為位者甸亦讀為田即大宰云田役謂王大田獵而起徒役也詳大宰疏禱祠謂因事之祭

也注云肆習也者說文肆部云肆習也重文肆篆文肆經典皆從篆文謂將禱祠豫肆習禮儀

若左莊三十二年傳專講于梁氏杜注云講肆也賈疏云言王有會同軍旅甸役之事皆有禱祠

之法皆須豫習威儀乃為之云故書肆為肆儀為義杜子春讀肆當為肆義為儀者義為儀不云

當者冢上文省義儀古今字大司徒注引故書及杜讀同段玉裁云肆當為肆字之誤也義讀為
儀見肆師鄭司農注云謂若今時肆司徒府也者孔廣森云史記淮南王傳諸侯王列侯會肆丞
相諸侯儀言因肆儀會丞相府而議也後哀帝定三公官以丞相為司徒司徒府中有百官大朝
會殿故肆儀者就焉楊惲傳太僕戴長樂嘗使行事肆宗廟還謂掾史曰我親面見受詔副帝肆
服虔曰兼行天子事先肆習威儀也注援漢況問容肆儀時亦宗伯攝王事云小宗伯主其位者
禱祠肆儀有神位亦有與祭執事者之位蓋皆此官為之說文艸部云朝會束茅表位曰藉漢書

叔孫通傳說朝儀云為縣叢野謂有所禱祈國有禍裁則亦如之謂有所禱祈國有禍裁則亦如之者大

外習之肆儀為位蓋狻是矣謂有所禱祈國有禍裁則亦如之謂有所禱祈國有禍裁則亦如之者大

掌客注云禍裁新有兵寇水火也賈疏謂兼有凶荒義亦凡天地之大裁類社稷宗廟則為

位謂祈禱輕類者依疏樂注云天地之大裁者即天地奇變若星辰奔竇及震變為害者是也云類

社稷宗廟者類禮蓋殺於正祭而重於常禱故唯天地大裁乃行之注云禱祈禮輕類者依其

正禮而為之者大祝六祈一曰類是類亦禱祈之祭依正禮者據大祝注類亦用牲蓋依放祭社

稷宗廟之正禮而略殺亦取象類正祭之義故謂之類淮南子本經訓云類其社高注云祭社曰

類以事類祭之也肆師類造上帝注云類禮依郊祀而為之者彼為師祭天故依郊祀為之與

此類社稷宗廟事異而義同前四類祭日月星辰非禱祈之祭與此禮別又國語楚語云先王日

祭月享時類歲祀章注云以事類曰類時類於二禋案彼時類似即指時享此類宗廟無定時與

彼異也賈疏云求福曰禱禱禮經得求曰祠祠禮重則凡國之大禮佐大宗伯凡小禮掌事

祠者依正祭之禮也禱禮輕者雖依正禮祭饌略少凡國之大禮佐大宗伯凡小禮掌事

如大宗伯之儀凡小禮掌事如大宗伯之儀者賈疏云小禮小宗伯專掌其事其法如大

周禮正義卷三十六終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